

經濟學入門

朱鏡我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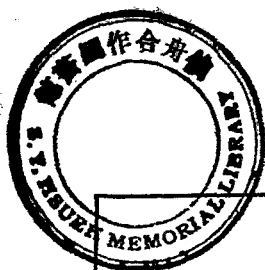
米哈列夫斯基著

1
1
4

中國合作學社
仙舟先生紀念合作圖書館
(簡 稱)
仙舟合作圖書館



書位號數 550
834
登記號碼 1553



MG.
FO-0
42

經 濟 學 入 門

上 下 合 卷

米 哈 列 夫 斯 基 著

朱 鏡 我 譯

言 行 出 版 社 刊 行



3 2167 9338 4

550
834

經濟學入門目次

著者序言

前篇 實際之部

第一章 資本家的社會之生產……………一

第一節 機械

第二節 燃料，電氣

第三節 運輸

第四節 廣義的機械生產

第五節 大量生產

目次

第六節 舊生產方法之遺制

第七節 生產底集積

第八節 資本主義與生產力底發展

第二章 勞動力……………四七

第九節 勞動者與生產

第十節 勞動立法，勞働組合

第十一節 世界大戰的初期及大戰後的勞動立法

第十二節 勞動底強度，勞働之科學的組織

第十三節 勞動工資

第三章 經營主……………八一

第十四節 個個的資本家及股份公司

第十五節 資本家的結合

第四章 貨幣及信用……………九五

第十六節 貨幣之諸形態，金屬貨幣

第十七節 紙幣（鈔票）

第十八節 商品信用，票據

第十九節 貨幣信用，商業及不動產抵當銀行

第二十節 銀行券發行銀行，信用貨幣

第二十一節 國際貸借

第二十二節 國家的信用

第五章 商業……………一五七

第二十三節 世界經濟

第二十四節 殖民地

第二十五節 躉賣商業，商品交易所

第二十六節 證券交易所

第二十七節 零賣商業，協同組合

第二十八節 恐慌

經濟學入門下卷目次

第六章 價值……………一

第二十九節 市場與社會之階級的樣相……………一

第三十節 商品……………一〇

第三十一節 價值……………五一

第三十二節 交換社會之均衡……………一九

第三十三節 形成價值的勞動……………二四

第三十四節 簡單并複雜勞動，商品之物神崇拜性……………三六

要約……………四〇

第七章 貨幣……………四三

第三十五節	作為價值的尺度與價值的表現之貨幣	四三
第三十六節	貨幣商品	四六
第三十七節	價格	四八
第三十八節	作為流通手段的貨幣	五〇
第三十九節	作為支付手段的貨幣	五三
第四十節	鑄幣	五五
第四十一節	流通所必要的貨幣之量	五八
第四十二節	紙幣	六〇
第四十三節	不完全價值貨幣	六六
第四十四節	信用貨幣	六七
要約		七三
第八章	剩餘價值	七七

第四十五節	勞動價值法則與勞動力底販賣	七七
第四十六節	價值界上的榨取	八一
第四十七節	資本	八九
第四十八節	超過剩餘價值	九四
第四十九節	絕對的並相對的剩餘價值之生產	九八
	要約	一〇三
第九章	利潤 生產價格	一〇七
第五十節	利利價值率與利潤率	一〇七
第五十一節	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資本底有機的組織	一一四
第五十二節	生產價格	一二〇
第五十三節	商業利潤	一二五

第五十四節	貸款利子	一二九
第五十五節	紅利及創業利潤	一三〇
	要約	一三九
第十章	地租	一四三
第五十六節	剩餘價值之一部分的地租	一四三
第五十七節	等差地租與絕對地租	一四九
第五十八節	地租諸形態之相互關係	一五七
	要約	一六一
第十一章	勞動工資	一六三
第五十九節	價值與勞動力底價格	一六三
第六十節	工資之諸形態	一七〇

第六十一節	工資額之評價方法	一七六
第六十二節	俸給生活者底工資(薪俸)	一八〇
	要約	一八一
第十二章 資本家的蓄積與恐慌		
第六十三節	再生產	一八三
第六十四節	再生產底構造	一八九
第六十五節	社會關係之再生產	一九七
第六十六節	本來的蓄積	二〇二
第六十七節	勞動力販賣者底基礎是怎樣造成的呢?	二一一
第六十八節	市場	二一四
第六十九節	恐慌	二一九

要約……………二二五

第十三章 資本主義成熟與崩壞……………二二九

第七十節 金融資本……………二二九

第七十一節 金融資本時代的資本家的社會之根本法則……………二三四

第七十二節 帝國主義……………二四二

第七十三節 資本主義底崩脅壞……………二四八

第七十四節 蘇維埃俄羅斯，國家資本主義，共產主義。……………二五七

要約……………二六九

經濟學入門

米哈列夫斯基著

朱鏡我譯

著者序言

倘若讀者諸君完全沒有做前篇實際的部分的系統的研究之時間，而因此不由不即從理論的部分的後篇着手研究之時，我勸諸君用次揭的前篇的諸節來補充後篇的諸章。

第七章之前補充第十六，十七及二十之三節。

第八章之前補充第一第六兩節。

第十一章之前，補充第十二，第三兩節。

序

言

第十二章之前，補充第五，第七，第二十八之三條。

第十三章之前，補充第八，第十五，第二十三之三節。

不消說的，除了萬不得已之時，決不可胡亂的把我在理論之部的前面所說的實際之部刪除的。因為前篇是後篇的基礎的。P. E. 米哈列夫斯基女史是本書的共著者，她因她自身的謙遜心不欲在這書的封面上寫她自己的名字。又C. J. 芝列基曾在校正與材料之搜集上援助了我，V. O. 馬里尼氏幫助我蒐集圖解。

R. 米哈列夫斯基。



第一章 資本家的社會之生產

第一節 機械

『不是造了出來的物品，而是怎麼樣及以怎樣的工具去製造的是區別經濟上的各時代的尺度。』——馬克思

近代資本家的社會之最典型的工具是機械。

不問何種工廠，例如往呢絨工廠去看一看吧。先從機械部來開始觀察；這裏我們可以看到龐大的蒸汽機關或者一排列的蒸的機關，但不能看到任何的纖維，紡絲及織物。諸種的機械在這裏不曾操作什麼特別的紡績作業；這等機械只不過把潛藏於燃料（柴木，煤炭，泥炭）中的勢能（Potential）轉變到運轉勢

能去而已。所以蒸汽機關只是一種動力機（後面我們會曉得諸他的動力機）。再往工廠內的別一部門去看。看吧。在紡績部方面，我們能看見紡績機械。這些機械使纖維變為紡絲。在紡機部，可以看見織物機械把紡絲變為織物。在完成部分方面，可以看見由完全的機械之組合而完成各式的織物。即第一的機械將呢絨梳櫛起來，第二的機械使呢絨的毛平均起來，而第三的機械則將呢絨伸長起來。

紡織機械，織物機，完成機——這一切纔真是作業機。這些機械與被製造的材料有直接的關係，且使此等材料發生必要的變化。作業機是由傳導帶，軸，齒車及挺來與動力機連結起來的。因此，我們可將呢絨工廠中的諸機械之組合分為動力機、作業機及傳力機或配力機。

作業機自體更可分為向直接加工物體起作用的器具（紡績機械之紡錘，裁縫機械之縫針）和結合這種器具的機構。

還沒有紡織機械之前，紡織這件事是已經有了的。又裁縫機械之前，衣服也老早就有了的。製造生產物之器具從前不是由機構所組成，而是由手工業者之手所操作的。手工業之技能第一要算什麼呢？即用器具來作工，正確的來操作這器具之技能是第一緊要。人們底手，足及指可以向四面八方運動的。手工業者的織人在這種時候，無論何時必須在他所能夠的數千的動作之中選擇只一種的必要的動作。因為這種動作是需要熟練與學習故。而作業機之力則在於能把器具傳達一定的運動。

正惟因此，學習操作機械的方法比使用器具要容易得多。在手工業底勞動上，生產過程依存於工作者（職人）的地方是非常之大；在機械時代，勞動者代職人而生，經驗與熟練在勞動者方面是沒有什麼多大的必要。關於這一點，馬克思有這樣的話：

「人類同時地能够使用的工具之數是被人類底天然的生產器具，即被他自

已的身體器官之數所限制的。德國曾企圖以一個工人來踏二台紡車，即使一個工人同時用二手二足來作工，但是這需要過大的努力。到了以後，發明了具有二個紡錘的踏紡車，於是習得了同時能紡二條絲的紡績工就好像二頭人一樣是罕有存在了。機械 Jenny (一七六四——七年之間由英人 Hargreaves 所發明的紡織機) 最初就有能紡十二乃至十八個紡錘那樣的結構，又編襪機底結構則一次能够編幾百條的編針。這樣，以同一作業機同時能運轉起來的器具之數才最初解放了使手工勞動者所能使用的器具狹窄的身體器官上的限制。『器具數量底夥多馬上對於有機械設備的一切產業部門之大量生產給與一種強大的刺戟。』

紡績生產上出現作業機(紡績機與機構的織物機)這種東西還是在十八世紀的後半紀及十九世紀之初頭，作業機之出現對於從前早已發明了的蒸汽機關之發達有一個很大的刺戟；蒸汽機關從此就為一切的資本家的生產所使用了。

這世紀之工廠建築物中的最特色的部分，即巨大的煙突實際就是蒸汽機關部門中之一部。

最初在生產上去應用蒸汽機關的人是英國的鐵工紐康民 (Newcomen)。紐康民的機械是用於吸出鑛坑之水。在一七一二年的紐康民的機械上，蒸汽還只是一邊來運轉 (Piston) 活塞子而已。蒸汽底倒行是由大氣底壓力來引起的。瓦特 (Watt) 的蒸汽機關(一七八四年)方才有往復作用。蒸汽使活塞 前後運動，可以交互的使用這個活塞之三方。瓦特的機械比較紐康民的機械能節約很多的燃料。瓦特把自己的機械免費的借給鑛坑之所有者們，而祇領取由節約燃料所得的三分之一。從前祇有若干馬力(一馬力是一秒鐘之內將十五葡特(Pond)重的物件提高一呎時所必需的力量)的蒸汽機關之最大限度的力量，從瓦特時代以來已經發達到有數千馬力了。在巨船內，裝置着約有二萬馬力的蒸汽機關。近代的蒸汽機關中的最初的蒸汽底壓力比瓦達的蒸汽機關要大到十二倍。

從前只有一個作業汽筒 (Cylinder) ，現在諸機械之全組合都被使用着。蒸汽從汽罐 (Boiler) 走入最初的最小的汽筒，在這裏做完了工作之後，再移遷蒸汽到較廣闊的其他的汽筒去，在這裏壓力也相對照的減小起來（壓力底差異使蒸汽不由不從小的汽筒進向大的汽筒去。）在第二的汽筒內做完了工作之後，蒸汽更被移送到再大一些的第三的汽筒去，這裏再做完了工作之後，方才走出到冷却部去。這樣的機械叫做三重擴大的機械。像這樣反復的利用蒸汽，使燃料有很大的節約。為這個目的，在建設爐竈及建設為製出蒸汽的汽罐上施行了許多的改良。所以，瓦特的機械每一時間的馬力要花費三乃至四噸囉格蘭姆的燃料，而近代的最經濟的機械則僅僅消費二分之一噸囉格蘭姆就夠了。

蒸汽機關有許多根本缺陷。要裝置牠就是很複雜而且很占地位。又要不絕的貯藏水量來作為氣罐的營養物。若在作業中有必須休止作業之時，非胡亂的儲蓄蒸汽而無益的消費燃料，就非在再開始工作之際，為再使機械運轉起來起

見不得不耗費時間與燃料。爲什麼呢？因爲蒸汽機關只使添加燃料的熱量中之僅少的熱量（百分之六至九，在反復擴大機上需百分之一五至一七）動作而已。

至十九世紀之末葉，內燃機關開始與蒸汽機關相競爭。

在內燃機關也像在蒸汽機關一樣，沿着汽筒而運動的活塞是完成工作的東西。不過在內燃機關裏，活塞不是由水蒸汽來運轉，而是由燃料之燃燒將所發生的瓦斯（Gas）所運轉的。這等瓦斯像鎗之火藥當爆發之際發生瓦斯而推動彈丸一樣，能够推動活塞。在蒸汽機關裏，水蒸汽演着燃料與活塞間的仲介者之任務，而在內燃機關，除去了這種仲介物。因爲要使在汽筒內焚毀的燃料必須全部燃燒起見，這種燃料就必須是瓦斯狀的東西或者是液體的（Benzin, Kerosin, 油，煤油）。爲使燃料能全部燃燒，必須將必要的氣流與燃料一塊兒送到汽筒內去。

內燃機關有二衝程和四衝程的二種。在二衝程發動機，有使對於活塞底各

個的兩衝程的可燃性物一度發火之必要。這種發火是在第一衝程之初用特別的燃燒裝置來引起的。在二個衝程之中，一個轉動着（由在汽筒中進行下去的瓦斯底壓力來運轉活塞），另一個是休止着。（汽筒內的活塞之復歸運動）。而這休止的衝程是由慣性車底慣性來完成的。在四衝程發動機上，同樣的作業運動消費於四衝程之內。這樣，在奧德（O.H.V.）的發動機（一八七〇年）上，最初的衝程吸收汽筒中的可燃物與空氣之混合物，在第二的衝程上，這混合物祇壓榨着。而第三的衝程（作業）則用電氣的火花來使可燃物發火，在第四的衝程方使完成了工作的瓦斯走出到外面去。四個衝程在這裏有三個衝程是依慣性車底慣性而完成的。所以，這慣性車是必須要較大的東西。

內燃機關最初只使用於小規模的裝置之間。還不到驅逐蒸汽機關於大產業之外。但自內燃機關由台裁爾（Daimler）而完成了以後，情勢却為之一變。台裁爾的四衝程發動機之運轉如下所述。由慣性車底慣性而運行的活塞之第一衝程

爲吸取清淨的空氣的東西。第二的衝程——也同由慣性而運行的——因用非常強力來壓搾空氣，使灼熱到六百五十度。在活塞的第三回目的衝程之初，將開始燃着的煤油注入於汽筒之中，使與灼熱的空氣相接觸而發火。由燃燒而發生的瓦斯之膨漲力來完成第三的作業衝程；第四的衝程將完了工作的瓦斯放出於外面。

台裁爾發動在燃料上不需要特別的燃料（這種發動機使用着諸多種類的液體及半液體燃料之諸形態）。這發動機是非常經濟的。因爲全熱量之百分之三五變爲工作，而這熱量隨着汽筒內的燃料燃燒之際而上升。因爲台裁爾發動機極爲有利，所以到二十世紀以來，已經在許多大企業中驅逐了蒸汽機關。

他方面，蒸汽太瓶（Tahin）亦與蒸汽機關底汽筒相競爭。在這蒸汽太瓶上，蒸汽對於固著於太瓶之輪周圍的沙勃兒從釜直接向着太瓶，恰如流水轉廻水室的水車一樣來廻轉太瓶。單輪的太瓶因爲輪廻轉得非常急速（一秒可

達五〇〇回)，所以被多輪的太瓶代替了。一切的車輪皆固著於共通的車軸 (Shaft)。蒸汽由特別「裝置」的沙勃爾從一個輪移轉到他的輪去，押推「動着」的沙勃爾，使這些沙勃爾與車軸同時的輪廻起來。蒸汽太瓶能使百分之二五熱量變為工作，而這熱是不外是燃燒了的燃料。蒸汽太瓶在現今已經能製造幾萬馬力的力量。在發電所及軍艦中，蒸汽機關完全被蒸汽太瓶所驅逐了。

第二節 燃料電氣

熱汽發動機 (蒸汽並內部燃燒底) 有不能補足的缺陷。

各發動機個別的能使用的範圍並不怎樣廣大。配力機 (從中央之釜傳導蒸汽到作業部內的個個的汽筒去的管) 要吸取非常高率的勢能 (Energy)，要占工廠之廣大的地位。蒸汽機關使空氣腐敗，屢為惹起事變之原因。

因熱汽發動機之量和力有了長足的發達，於是在近代資本主義諸國家之前出現了燃料飢饉的妖怪。

鑛山，工廠都市及鐵路的附近之森林的大部分，很久以前就被採伐了。澈底的採伐了森林之結果，使河川變爲淺湍，使沙地漸次擴大，又會惹起種種不如意的氣候之變化。因此，歐洲諸國的採伐森林是計算了由成長所得的利益的來補償採伐底損失之後，漸逐的採伐着。大抵的木材燃料已經不用了，煤炭補充，這個地位。最強的資本主義諸國家（英國、德國及北美合衆國）因有煤炭貯藏而贏得了內國產業之隆盛。但是，煤炭之貯藏也和煤炭代用品的煤油底貯藏一樣，漸次感覺着涸竭。（註一）汽車，航空運送及機械化的耕種也同樣使用着這有價值的多量的燃料。（註二）煤炭層和煤油的源泉成爲資本主義列強間不和之原因。

（註一）根據英國的資料，則世界之硬質燃料之全貯藏額爲七兆五千億噸。

而每年的消費爲十二億五千萬噸。若消費不見增大，則足有六千年可用。然若以消費爲每年增大的去計算，則爲盡行涸竭這些貯藏只需極端的期間就够了。若以增大率每年爲百分之五，則這一期間只有一百十七年。——基於合成率約略式算定。（拉狄鐵格氏）

（註二）依照華盛頓內務省的地質學局之資料，則合衆國一年要消費四億樽的煤油，所以以自國的煤油則僅能保證十八年的消費。如能想到合衆國現在每十二人用一台汽車之事，那末很容易理解上面所引用的數字吧。

自第十九世紀之末葉及二十世紀之初頭以來，電氣發動機始見廣泛的普及。發電機不是特別用一種從來所不曾曉得的勢能的源泉，只不過將發動勢能變爲電流，其次電流又由電氣發動機而變爲發動勢能而已。發電機底運轉是由蒸汽機關的發動機，蒸汽並水力太瓶而成的。發電機不過利用從前就周知的勢能底源泉而已。落下的水力比蒸汽還更早以前就在製粉所及漂布場等利用

了。但是，只有設置在水力源泉地的企業能夠利用水力勢能之時，產業上水力所演的任務不過是第二位的東西。發電機只不過把落下的水力變爲『白炭』就是水力——譯者註），而這白炭應是補充作將消盡的黑的煤炭之貯藏。

發電所對於利用所謂『在地的』燃料即泥炭，（註三），可燃質片岩，劣等的煤炭及柴木等都極便利而有益。把這等東西轉送到遠地去是不合算的。因此，在有劣等的燃料的地方建設發電所，而將勢能傳導到需要勢能的地方去，這種方法是極爲有利。

（註三）泥炭因爲採掘牠的方法已經完備所以開始演着愈大的任務。用強力的水流去融溶泥炭，再用 *Pomp* 唧筒把牠吸出來之後，搾取泥炭中的水分。

戰前俄羅斯的產業所使用的假定的燃料（註四）爲十五億葡德（*Ptd*），若我們俄羅斯的產業集中了於小地面的場所，且已經使用了電氣勢能（即電氣化

了），那末只有八億葡德就十足了吧。又若在只利用凱拉西油的燈火的都會建設一所有台裁爾發動機設備的發電所，則為分配電光給這都會，台裁爾發動機只要消費八分之一的凱拉油就够了。

（註四）種種的燃料諸形態當燃燒之際並不發出同量的熱量。若以董巴斯之中等煤炭一葡德為單位而計之，則莫思科近郊的褐炭一葡德為七分之二，乾燥的柴木一葡德為二十分之九，煤油一葡德為同單位之七分之二。故當計算一國的燃料之富厚之際，祇在煤油之葡德量之上加算泥炭，柴木等的葡德量是不充分的；必須把以上的種種東西換做一個單位，即計入於所稱為『假定的燃料』之中。俄羅斯則以董巴斯的中等煤炭為假定的燃料。

電氣勢能可分作極細。由傳導同一的電氣，能使之運轉巨大的機械鎗，亦能使之運轉為削鉛筆的微小的器具。在一切機械及一切作業機上，都可設置特

殊的電動機 (Motor) ，這時候電流只流通於運轉着時間。因此，能將配力機減少到最小限度。

第三節 運輸

運轉爲使用熱汽發動機 (蒸汽機關及內燃發動機) 的生產中之最重要的部門之一。運輸與商品相關是生產過程之一部分。機械生產有大量生產之特色。所以若運搬原料與燃料的 給及運搬既成生產物於市場的方法，依舊是承繼手工業時代，即陸地上的手挽運搬及水上的帆船與小船的運搬方法，那末上述的大量生產的特色完全沒有意義了吧。若現在以鐵路所運搬的一切商品來使馬匹去運搬，則資本主義諸國的馬匹之數將不得不上莫大之數，而飼草的播種將凌駕其他一切的播種了吧。

自機械侵入生產而經過了數十年之後，方才被普及於運輸界。克蘭姆普東（Crampton）完成紡績機械是一七七九年。但是，機構的織物機漸至十九世紀初頭纔廣泛的在英國使用起來的，其時，傅東（Foulton）建設輪船（一八〇七年），史的文遜（Stivenson）建造了機關車（一八一四年）；蒸汽機關因其龐大只能使用於巨大的運輸。補助的並小規模的運輸，又小距離的移送，則很久之間仍專由動物來運送的。然從十九世紀之終，因輕便而小型的內燃機關發達了的結果，遂見汽車之急速的普及。牠不僅與運物車及備馬車相競爭，而且像世界戰爭底實例所表示的那樣實能與鐵路相競爭。

施行特別的車輪裝置（毛虫的走法）的汽車能在砂上或石上自由的運轉。現在用這樣的汽車能橫斷從前只有隊商用駱駝來旅行的大沙漠地方了。又其走法像毛虫那樣的汽車現在能代拖曳巨大的大砲的馬匹之勞了。

台裁爾發動機因其龐大不能適用於汽車，然被海運所利用着。有台裁爾設

備的輪船能在五十七日之間不添加燃料而繼續航海。反於此，使用着煤炭的（即設置蒸汽發動機的）輪船到十五日以上若不重新添加燃料就不能繼續航行。

蘇維士運河底開鑿對於歐羅巴與亞細亞之接近及東部阿非利加與澳大利亞的接近有廣大的意義。又巴拿馬運河把大西洋與太平洋兩洋結合了。又開鑿了許多的海洋運河，人工的使許多河川的河床深化起來，擴大起來了。這一切的事實使海洋並河川的航行發展到未曾有的大規模。

汽車萬能主義使內燃機關完成其作用，終至比空氣爲重的機械，即由飛行機來航行空中之事也見諸實現了。在航空界，Propeller 是由 Motor 所運轉的，而且這 Propeller 恰如輪船的推進機在水中動作着的原則一樣在空中起動。空中飛行至最近在輸送旅客，郵件及火急的小貨物上已經開始演了重大的脚色。

同時運輸界使用電氣力之事愈見增大了。首先第一電氣力普及於市內並市

外運輸（電車，地下鐵路等等）之上。隨巨大的發電所之數之增大，電氣已開始驅逐蒸汽與普通的鐵路了。

交通底發展與運輸底發展平行地進展着。普通的藉氣（註一）及航空郵送就是其一斑。普通的 Cable 及 Radio（無線電話及電信）也是其中之一。因運輸和交通之技術急速地進步了的結果，蒙着各個資本主義諸國家之特殊性這種假面具的世界經濟之統一愈見尖銳化起來了。

（註一）貨物由壓搾的空氣之壓迫來移送之事謂之藉氣。

第四節 廣義的機械生產

作業機之出現使生產隸屬於勞動者的身體器官這件事絕滅了，這我們已在第二節上指摘過了。廣義的機械生產，以有利的利用，理學上及化學上的法則

爲基礎的) 進步非常之速。生產之隸屬於「天然的」物理學並化學的過程愈見微弱了。

電力變爲燈火。

電燈不僅從都會驅逐出蠟燭與凱拉西油，最近已伸張其觸手於農村中了。在有蒸汽機關設備的一切大工廠中，爲這燈火而建設了特別的發電機。

電氣也能使用於準備食料方面一事(電氣鍋，燈鍋等等)。自電氣熱驅逐爐蓋以來，雖爲時不久，然這已成爲採熱的中心。

長足的進步是由製鐵產業界底技術所達成的。鑛鐵是鐵與養氣之化學的化合物。爲取得生鑛必須從鑛鐵中排除一氣。這件工作是很複雜的，先將搗成屑片的鑛鐵與煤炭混合起來，使之燃燒，且使鑛鐵中的養氣與煤炭中的炭氣互相化合，然後纔可取出生鑛。一直到十八世紀爲止，一作業是在鍛冶匠底鑛鐵爐上用原始的方法來採取的。即從鑛鐵中直接來取得鐵的。使用十八世紀之初

所適用的鑄鑛爐這種方法是一個長足的進步。在鑄鑛爐或鑄鐵爐，從混着煤炭的鑛鐵裏流出來鑄解態的但含着百分之二乃至五的炭氣的鉄鐵。這種鉄鐵之部分被使用於鑄造車輪及食器等種種東西，另一部是被再鑄鐵的。即由減少炭氣之含有率而製成爲鋼（炭氣之含有率爲百分之二分之一乃至二），或製爲可鍛鐵（炭氣之含有率爲百分之二百分之一以下）。製鐵法在十九世紀中達到了高度的完成。以前用過打氣箱法，用這方法，則鉄鐵要經過三回的鑄解始變爲鐵，而其結果要存留鐵之小片。鉄鐵可不與可燃物相接觸，且爐內的多量用生鑛由機構的葉籠所混合的鍊鐵爐也到了期的進步。白賽馬（Bessemer）一八五五年）的方法在製鐵之際使勞動生產力獲得了激增。白賽馬的轉爐將燃燒過剩的炭氣之氣流吹進於鑄解了的鉄鐵之中。即由白賽馬法可使六百葡德的鉄鐵於二十分鐘之內變爲鋼鐵。但若使用練鐵法則爲這件工作需要三天功夫，向在風爐法則更多了，需要三星期時間才能完成。至十九世紀之末 馬爾丁（Martin）

法被廣泛的應用，其法以混合鉄鐵與可鍛鐵，鐵屑來取得鋼鐵與鍛鐵。最後，多瑪思 (Thomas) 法也演了很大的脚色。且由這個方法能精製含磷的鋼鐵。多瑪思的發見 (一八七八年) 以前，含磷的鑛石是沒有價值的。因為含有燃質的東西使金屬脆弱故。多瑪思氏利用石炭與養化錳，一方面取出不含磷的鋼鐵，他方面可以收得含有磷的酸味的鑛渣；而這鑛渣磨碎了以後能成爲字好的肥料。(多瑪思的磷粉)

爲精製鑄解了的鉄鐵而不再回加熱就能直接傳送到轉爐去的事實是有重大的意義的。由鑄爐所分離的瓦斯可以當作燃料可以利用於瓦斯發動機。

現在最優等的鋼鐵是由變電氣勢能爲熱汽勢能的方法所加熱的爐中製造出來的。電氣爐可以裝出同樣高度的熱度，這樣高度的熱度決不能直接由燃燒燃料所能得到的。由使用電氣可從劣等的鉄鐵及鐵之中製出鋼鐵；若用其他的方法去製造這種鋼鐵，就完全沒有利益可得。在一九一七年，北美合衆國已經製

得了五千萬葡德以上的電氣鋼鐵。

電熱亦使鋁 (Aluminium) 底生產上發生了完全的變革。鋁之存在漸到一八二八年始被認識。然而現在已經是最普及的金屬之一了。粘土或許會被看作是鋁的鑛石 (最初鋁是這樣的，被稱為粘土製的銀)。法國前世紀五十年代所取得的最初的三十噸囉格蘭姆的鋁，其價為七萬二千法郎。鋁之大量生產由使有高度的熱度的電氣爐之後才見可能。現在一 Pound 的鋁底價值為四〇乃至五〇哥貝克。鉛在今日已是必要的金屬，尤其被使用於鞏固而輕快的建築材料方面。(飛行機，汽車，電氣鑄導管) 我們的時代裏，廉價的，輕便而且不會生鏽的鋁製食器已經非常普及了。

電氣勢能不僅可變為發動機，燭光及熱汽勢能，而且可變為生產上廣泛地所適用的化學勢能。(例如製革，打錫，鍍鍍金，打引亞鉛，從鑛石抽出金屬) 在農耕上，除機械驅逐了器具(鋤，鎌及穀 等等) 以外，勞動生產力由

精選種子，播種之正確的交代（多圃制度），青草及人工的肥料等而向上發展。

家畜業也是同樣。除精製家畜業生產物（註一）而使用機械之外，家畜之蓄殖法，飼養法以及看管方法等也漸漸湊於完成了。然還不止此一端。農村經濟的意義在於植物及動物底有機體可以利用於製出有必要於人的物質之化學實驗室這一點上。為取得蛋白質及澱粉，人們栽培穀類及馬鈴薯。人們從甜菜及甘蔗製造出糖來。牡牛底 Organism 為使麩變為牛乳而像化學器具那樣被利用着。羊的 Organism 也被看作為生產羊毛的器具。

一般在纖維工業上所精製的一切纖維物除了僅小的例外都是有有機的起源的（Origin——即植物或動物的起原）。樹木在其成長過程中被使用於製造用具，家具及建築物，又為燃料製出材料。不過生產方法是絕漸的轉移到別的路途去。若把金屬器具代替了木製器具這件事除外不說，則技術征服「天然的」產物之獨佔之第一成功的領域為染料生產界，從植物並動物所製出的染料很久

以前就在織軟工業上被人工的亞尼林 (Aniline) 染料所驅逐了的。

(註一) 在設備完全的經營上，以機械來搾壯牛的乳，分離 Cream，攪動

牛酪 (Butter)。近代的屠殺場凡關係屠殺家畜，鹽漬肉類等一切工作

都由機械來做的。

若干的有機酸素及一系列的花與果實元素是由化學的方法所生產的。從全體講，生產對於植物並動物之生活力之依存是愈益縮小而微弱的了。

機械不僅侵入於以前手工業所確立了的領域，並且侵入了所謂「家內勞動」的領域。主要的採熟方法及電燈就是這樣。洗濯及使衣服挺直的機械，拂塵機械，關於掃洒，調備食物的一切工作，洗食器機等等都是機械做的，所謂機械化的廚房，也都是其證據之一。

生產方法底改良這件事現在好像帶着「工廠的性質」。不管自己的負擔與危險，積聚經驗，製作模型的，但孤獨地工作着的發明家因生產改良這個特殊

部門而被毀沒於黑暗的後方了。這種特殊部門可在大規模的企業上看到，在這裏，所謂發明是技師們的集團所「製造出來的」。

第五節 大量生產

資本家的生產是大量的生產。大量的同種的商品由企業家投放到市場去。即同種類且同模樣的幾千阿辛（參照貨幣及度量衡對照表——譯者）的綿布，同名稱及同寬闊的幾萬的食器都投放到市場。幾十萬枝的鎗也同樣的被製造出來。機械之生產也帶着大量的性質。美國的福特（Ford）汽車工廠每月要製造出千台的汽車。大量生產之意義不是只說完成製品底多數就可說盡。倘若汽車工廠要適合其各自的趣味，依照十乃至十五個的模型來製造汽車，則各個的模型第一必須要有各自詳細的特殊的研究，更要有其生產之特殊組織與特別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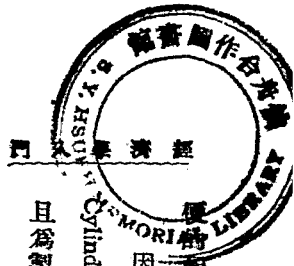
備等等的必要。我們前面所說的福特工廠則不然，牠只製造一個模型的汽車。他不去考慮需用者底一切趣味，而由自己的模型之實際的且廉價的這個特色來向需要者命令這是他們所必要的汽車。加之，福特工廠使從前視為『奢侈品』而夢裏都不曾想使用的人們也能有接近的機會了。福特汽車因為只有一種模型，所以無論什麼部分被毀壞之時，可在隨意的地方由新的東西來補修的了。即車輪抑制物，螺旋針等祇製造出小數的種類。在近代的機械製造工廠，同種的車輪抑制物不僅可適合於同種機械之種種的部分，而且對於種種的機械也同種可以應用。這使諸附屬部分底生產能夠價廉且極易於修理。假若俄羅斯的運輸上的機械之諸部分也是那樣的標準化了的，則戰爭破壞後為其修理恐不要現在那樣的困難了吧。

工廠中的機械設置之整頓，對於大量生產有極重大的意義。在完備了的企業上，不是把機械個別的配置起來的，而是以短縮製造物之工作過程為目的而

順應製造物底動向那樣去配置的。

教授爵爾諾夫思基關於福特汽車工廠，在他自身的著述中這樣寫着：

『在極度發達了的機構的製造所中，實行特殊的機械之使用以副下述的目的。即由同時實行相互有關而不可分開的多種作業，更具體的說，即使一個『半熟練的』勞動者在機械之傍所操作的各種作業能同時實行的這個方法，使儘可能的在廣泛的範圍內得以取得能率增進，所謂實行特殊的機械之使用就是以這爲目的的。如此，由有四組式的Cylinder的電動機一度能旋四方同時鑽成四十九寸的孔穴。所謂『器具之操縱者』的勞動者之事務不也將這些製成了的鑄物整頓一下及依配力機去使機械運轉而已。無數有軸的鑽孔機械及自動的機械，諸用具之標準化（劃一諸用具於一定的型式之中謂之標準化）底諸原則，和只詳細修得局部的作業的勞動者底半熟練勞動之使用……一言以蔽之，大量的製造之一般的一切方法都在這裏完全地適用着。又考慮運搬製品時的利便 很方



優的配置着機械。

因適用了這一切的方法，得到了下述那樣長足的進步。即當製造四組式的 Cylinder 之際的生產過程本要四千 Feet，而已減少到三百三十四 Feet 了，且為製作能做八十四的作業的 Cylinder 的機械之時間，全部僅需四十五秒。

第六節 舊生產方法之遺制

只是職人，或者師父與徒弟一塊兒用器具作工的手工業的製作所與勞動者用機械作工的工廠之間有一個過渡的階段，這就是工廠手工業 (Manufacturer) (註一)。在這裏也使用着手工業製作所所用的器具，但是生產已經以資本主義的原則為根據，是一種大規模地組織了的企業。工廠手工業在其發生的當初已經對於手工業職人有非常大的優越了。因為這裏利用着協業這利益。

(註1) Manufactur 出自拉丁語的 Manus 手之義。

『在同一的生產過程又或在雖有差異而仍互有關聯的各生產過程上，相共相協力而計劃地勞動着的多數勞動者之勞動形態謂之協業。

騎兵一個中隊底攻擊，又或步兵一個聯隊底防禦，這兩者與各一人的騎兵及步兵由個別地所展開的攻擊力及防禦力之總和是本地不同的，和這事相同，個別的各勞動者所發揮的機械的力的之總和也與多數的勞動者在同一不可分割的作業來同時共同勞動的時候，例如舉一重物，迴轉一次重的卷揚機，又或為除去某種障礙物之時所展開的社會的力量是不相同的。

聯合多數之力而使之成為全一力之結果，不僅能生出一種新的力量，而且在大抵的生產的勞動上，只這社會的接觸這一事實就能創出競爭心和精神之特殊的刺戟了。而這又能增進各人之個別的勞動能力，所以十二人的勞動者在同一的勞動日內各以十二小時來共同作業之時，其所能供給的總生產物比之十二

人的勞動者個別的以十二小時來作業之時和一人勞動者以每日十二小時來連續作十二日的工作時所能提供的要大得許多。」馬克思

同時，又能節約設備，探熱，採光等等的費用。

「二十個職工在二十具的織物機械作工的房子不消說是比使用二個職工的一個獨立職工所使用的房子來得廣大些；但為建築容二十人的製作所所費的勞動却要比建築每個製作所只容二人的十個製造所的要鮮少得多了。」

但是協業底最大規模的技術的利益却在於廣泛的分業之可能性上。在這分業上，只為分配一種簡單的作業給與各個勞動者去做就夠了。十八世紀的英國經濟學者雅丹斯密斯關於當時通行着的 *Wool* 製造的事實這樣的寫着：

「一人拉着綱絲，另一人把這引長起來，第三的人切斷牠，第四的人加上尖端，第五的人摩尖有頭的一端。要做 *Wool* 的頭也需要二三的特殊操作。把牠製於針上也是一種特殊的工作。漂白 *Wool* 是別的一種工作。把製成了的 *Wool* 刺

入紙上，將牠納入起來，皆爲特殊的勞動部門。一言以蔽之，一切「底生產」分爲互相分離着的十八種的作業。」

像這樣的分業，勞動生產力能由二種原因而昂騰。第一各個的勞動者能馴熟自己的工作。第二勞動者可不因器具及勞動方法之變更而很費時間。

工廠手工業在改良器具及區分各種複雜的勞動過程爲一系列的簡單的勞動過程上演着甚大的脚色。加了改良的器具和簡單的過程這兩件事到了後來使容易設置作業機來做工。發達到機械來生產機械爲止，機械自身最初是在工廠手工業上準備的。

但是那時爲止工廠還不會驅逐工廠手工業。例如在那時候，裁縫，製點心及家具工廠等與其說是工廠的，毋寧說還是工廠手工業的好。不消說後進諸國是這樣，就是在資本主義發展了的諸國，手工業在若干的生產部門上依然保持其意義。又若干的奢侈品的生產到那時爲止也尚保持着手工業的性質。往往

有用手製造的這件事使這生產物成爲奢侈品；例如花邊絲。更兼手工業在新物品底生產界上雖被驅逐了，但在修補舊物品一方面却很容易絕滅。

在某種情景裏，工廠手工業不向次代的發展階段發展而轉移到工廠去，反而技術上保持其舊態而卽行沒落下去的也有。所以有代替這種工廠手工業而出現那種庫斯塔里又或所謂家內勞動。鄰近的農民當他們學會了工廠手工業的勞動方法之後，他們能在自己家裏工作，從資本家方面領取原料，而將製成的物品販給資本家。

總之，不問家內生產是從工廠手工業中發生出來或獨自的發生出來，在大抵的情景牠是一種資本主義的生產。家內勞動者或是領取勞動工資，或是扣除原料底價值而領取生產物底工資，這在本質上是沒什麼差異的。事實上家內勞動者底勞動比工廠勞動者底勞動在報酬上是要少得多。因爲前者大部分沒有與農耕斷絕關係。因此，他爲與其他的家內勞動者競爭起見，能以極廉的價去

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故。庫斯塔里及『家內』勞動不僅是家內勞動者自身做着，而且沒有其他的工作之時，他的全家族為幫他的忙來做家內勞動。無論怎麼樣的勞動法總沒有束縛家內勞動者底勞動之能力，家內勞動底勞動時間也是非常之長。這件事使家內勞動底製品之供給增大，因為使家內勞動者底勞動力減價。

第七節 生產底集積

機械增大勞動底生產力，且由此減少了商品底成本（註一）；因此機械生產驅逐了手工業底勞動和工廠手工業。由這同一的原因，一切資本主義的企業得有同樣的生存能力。

（註一）當計算成本之際，企業主計算投下於商品的一切費用，即原料，燃料，補助材料，勞動者及管理人底勞動力，機械及房屋底損耗等等。從

商品底販賣價格中扣除了成本之後的剩餘，就是企業家之利潤。

資本家爲追求利潤不由不去改良生產工具。生產工具愈見完備，則商品一個的生產費愈減少，且愈能很快的獲得商品底購買者，因而企業家能取得更多的利潤。但是爲要不至在技術底進步上落了人後，更爲實施一切新式的改良起見，資本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這不是小企業家所能做到的。

即使小企業購入了必要的機械，但那時候小企業也不必定能永續的利用這種機械。若使機械停着不用，這是徒招完全的損失。第一，機械在不被使用之時，會發鏽，會不生產的被消耗，反於此，運轉着的時候，機械是生產的被使用着，而其價值能漸次的轉移於生產物之上。第二，機械是在運轉也好，不運轉也好，但是機械是跟隨新的發明與改良而失却其價值的東西，換言之，機械要變爲廢物的。除此以外，機械是資本。機械在不運轉的時候，那末由機械所體現着的資本是沒有效能，不會產生利潤。資本不生利潤這件事在資本主義的

世界看來是一個損失（試以製書的切紙機械為例吧。這種機械只在比較大規模的企業中能每日繼續的工作。若小規模的製作所備了這種機械，則這機械在一天底大半部將沒有工作而休息了。）

小規模的企業家關於原料也在較惡劣的條件之下。因他只能每次購買少許的材料，所以就少了這些的利益。他要得人信用比較要困難些，對於這信用比較要多出些費用。

如以上所說明那樣，一切生產部門中小企業是被集積着資本和勞動方的大企業所驅逐着。

「在德國——列寧這樣說——產業的企業每千個之中，大企業即使用五十人以上的工資勞動者的企業在一八八二年有三，一八九五年有六，而一九〇七年有九。而勞動者每百人之中，被雇傭於這等大經營的是二二，三〇，三七。但生產底集積比勞動者底集積更爲強度些。因爲大規模經營中的勞動更爲生產

的些故。關於蒸汽機關及電動機的資料證明這個事實。

近代資本主義的他一個先進國，即在北美合衆國裏，生產集積底增大更有力的進一步。美國的統計把狹義的產業分離起來，將企業由年生產底價值總類來分類如下。即在一九〇四年，有百萬金元以上的年生產的大經營在總企業數二十一萬六千八百八十之中占千九百，即相當於百分之零點九（0.9%）。且這等大經營占總企業底勞動者數五百五十萬人中之百四十萬人，即相當於百分之二五點六（25.6%）。經過了五年以後的一九〇九年，則有百萬金元以上的年生產的大經營數在總企業二十六萬八千四百九十一之中占三千六十，即相當於百分之一點一（1.1%）。而這等大經營在總企業底勞動者數六百六十一萬人之中占二百萬人，即相當於百分之三十點五（30.5%）。且占年生產額二百零七億金元中的九十億金元，即相當於百分之四三點八（43.8%）。

所以德國底企業之生產總類之約半數是常握在企業總數百分之一的大經營

之手。而這三千之巨大的經營包括着二百五十八個產業部門。」

在一八七〇年，紡績及織物生產在英國每一企業有一萬八百四十個的紡錘。經過了三十年之後，其數爲一萬四千四百七十四個，即增加了百分之三三點五(33.5%)。結團的製糖產業之集積更爲顯著。即在一八八〇年，法國有生產三十三萬七千噸的精製糖的工廠四百八十六個。然在一九〇一年，則工廠之數減少而爲三百三十四個，然而生產則增至百四萬噸了。一工廠之平均生產昂揚到六百九十三噸至之千百十三噸。即其增加爲百分之三四九。

某經濟學者以爲電力可被細分，是對小企業家開拓一條新的將來之路。這樣的期待不是正確的。即使小企業能與大企業同一價格來獲得發電力，但是大企業之其他的諸種優越是非常重大，使小企業底後落成爲不可避免的現象。

第八節 資本主義與生產力底發展

由資本主義下的技術所造成的發達雖屬可驚，然資本主義在今日已不能使技術發展，反而阻止其發展了。

在資本家的社會之下，生產之完全的電氣化（由電氣勢能 Energy 事實所生產）這問題遭遇着不能征服的障礙。

資本主義諸國對於這方面的企圖之一切嘗試皆惹起了對於個人及個個的企業之私有財產的利害之矛盾。爲什麼呢？因爲他們自己已經在攫取某種的勢能之源泉地上成功了。例如當敷設鐵路之際，資本主義諸國必須施行他們所實行那樣的強制的徵收。但當實行這樣的『徵收』之際，通常對於所有主要支付許多金額，而且這支付金額的百分率決不會比被徵收的財產以前所能生產的收入來得惡劣吧。買收金在許多情系要使電氣勢能變爲非常的高貴，使牠與蒸汽或內燃發動機相比而成爲無利益的東西。企業自身在生產有必要於企業之勢能之時，比這企業和其他種的企業必須一塊兒向中央發電所去購買電氣勢能之時確

更有獨立性的。而這種獨立性使他永久能與自己的競爭者相鬥爭，且這獨立性對於全體的生產全然沒有利害關係的資本家是非常貴重的。

在電氣化了的經營裏，勞動者很容易實行總罷工。要使一國的生活都皆麻痺起來，只須把發電所中的工作停止就夠了。因為有這種配慮，所以使資本家中止廣泛的電氣化計劃，在以勞動者底榨取及個個的企業之於互競爭為基礎的資本家的經營之下，電氣化是不能完全成功的實行。而此祇能在計劃的經營（在這樣社會底一切生產上的活動將在一個計劃之下來實行），即在共產主義之下方才能夠的。

資本主義妨害技術的改良之廣泛的普及。在有廉價的勞動者存在着的後進諸國，許多的機械——為設置機械必須投放必要的資本——同樣不能廣泛的變改起來。為什麼呢？因為這不能獲得利益，而且不能與廉價的勞動力相競爭。

若干的生產方法已成爲有秘法專賣特許（註一）的唯一的企業之獨占。

(註一) 專賣特許即是說在一定的年限以內，允許發明家對於其發明有例外的擷取的權利這件事。即使專賣特許不入於最初發明出來的企業之經營主的資本家之手，但通常總是賣給資本家的。

企業家同盟排除了競爭的地方(請看「托辣斯」就可知道)，比發明之爲利用發明而消費資本，更把從前的機械像廢物一樣丟棄不顧，還是放棄買進了的專賣特許爲有利。在資本主義之下，要把全世界的製品的型式都標準化起來，把部分品都定式化起來是完全不可能的。

即使在工業(註二)上已經使資本家向上到改良生產工具之最高階段，但此事並不能應用到農村經濟一般，尤其是耕作方面。土地上的私有財產成爲實行農村經濟之電氣化和實行爲順應氣候並地質之正當的耕地整理之際的不能克服的障礙。

(註二) 工廠產業之一切部門是與工業有關係的。工業可用加工的產業這句

話來代替，而農村經營，採鑛，狩獵，漁撈等等可用採取的產業這名稱來代替。馬克思只把鑛業，狩獵，撈漁等等當作採取的（抽出的）產業研究過。『耕作若制限於開拓處女地之內，則耕作爲被採取的產業』——資本論第一卷。通常稱冶金業，機械製造，同樣還有採掘煤炭煤油爲金產業。

在大抵的情境裏，資本與土地之間介在着土地所有者，他收取農村經營企業之利潤中的一部分作爲地租。土地在一定的期間內租借出去，而經過了這期間之後，土地復完全歸於土地所有者之手。因此，資本案對於改良土地這件事常以所租借期中能够充分利用的程度爲止境。稍廣泛的工人的土地改良（例如人工的灌溉之實行，埋填淤沼之地的正當的組織等以改善耕作條件爲目的）一般在大經營上也極困難，而個個的經營格外難於實現。土地改良公司及土地改良信託社，只不過多少能助成這種事業，而不能給與全地域的計劃的事業之設計。

資本主義下廣泛的妨害耕作之機械化的有數種原因，第一，勞動底賤廉；鐮刀能與刈稻機相競爭，鋤頭亦與 *Tractor* 競爭着。第二，機械不能應用於小規模的農民經營。小經營在農村經營雖在減少，但仍不像其他的產業部門那樣急進的消失其形影。因為，農村經營上，其工作帶着季節的性質，所以小規模的生產者能在農閑期中當作產業勞動者到別地去工作。因此只有少數的分讓地的農民實在對於資本主義的農業企業是非常歡迎的鄰人。少許的私有土地會使農民緊咬着塊土地而不放手，並且農民常想當作一個工資勞動者到資本主義的土地去工作。

這樣，從資本家的立場看來，完全的消滅小規模的農民經營是不利益的。要有利的設計農村經營，在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無計劃的資本主義的經營是不可能的。

這個問題只有社會主義才能解決。

第二章 勞動力

第九節 勞動者與生產

機械之下工作着的勞動者之任務與用工具工作的職人之任務是完全不同的。職人爲工具底主人翁。這不僅是說工具是他自身的所有物，同時是說由工具所發的運動是出自他底手之作用。然而勞動者呢，他實際上不過是機械底附屬物，或者就是構成着工廠與作坊的全生產組織中的一種螺旋釘。（註一）勞動者只補充機械組織所不及的地方，只作不能自動化（即機械化——譯者）的工作。

（註一）在工廠手工業及手工業上，勞動者使用工具，在工廠裏，則勞動者

服務機械。在前者，爲勞動用具底運動之起點的是勞動者，在後者，則勞動者必須跟從勞動用具底運動。在工廠手工業方面，勞動者爲活的機械之組成器官，在工廠方面，則死的機械是和勞動者獨立地存在着，勞動者是一個活的附屬物而被機械所併合了的。

機械勞動使神經組織起極重的疲勞，同時又抑壓筋肉之多面的作用，而抹殺身心兩面中的一切的自由的活動。勞動雖然輕易了些，但依然成爲苛責之手段。機械不把勞動者從勞動解放出來，反把勞動底內容剝奪去了。（馬克思）

機械對於勞動者提出了怎麼樣的要求？對於這一問題要給與一個普遍的回答很是困難。只有對於機械勞動者底筋肉力之要求始終減少着這一件是沒有疑義的事實。到現在爲止，在冶金業，煤炭業及其他產業上，除技術之外，雖然還需要頗大的體力（轉動的人，打大鑪的人，但這不過是某種作業還未曾機械化而已）。

機械生產大規模的利用婦人及少年勞動這些事是可以說明個中的事情的。

英國的纖維工業在二十世紀的現在，所使用的成人男子勞動者之數不很多於四分之一。其他就是婦女子與童工了。勞動者當操縱機械之時，除了技術，還需要訓練的注意。

勞動者當操縱機械之時，要學習『集中自己的注意到拳頭中去』，又必須對機械底作業完全集中其注意。

要一度運轉三部，四部的織機的織工是不能模模糊糊過去的。（在英國考案出來而祇在美國使用的諾爾洛普的織物機械設置以來，美國的職工能夠運轉十六部至二十部的織機了）。同時，必須注視數百紡錘的職工也是同樣的。勞動者不能偷閒；必須緊張着的這個注意是最使他疲勞的東西。

他方面，我們知道如次的事實；即職人全部知悉着全生產過程。從前的造鎗匠製造了從木製的鎗尾到準的為止的全部的鎗。同樣，一個製靴的職人也順

次的製造包含縫工的全部工作而完成由皮片製成靴的工作。機械使生產過程底這個「全體性」消滅了。機械把職人分爲技師和勞動者二種。前者建樹工作之全計劃。後者只實行一種作業，一個小部分而已。

勞動者可以順次的分爲熟練工（修得了的），半熟練工（大體修得了的）及不熟練勞動者。隨大量生產之發達，使勞動大衆之上層部分及下層部分都同樣的有數量上的減少，而移其重心於中層部分，即半熟練的（大體修得了的）勞動者的身上去。不熟練勞動者底勞動因一切起貨積貨之機械化，工廠內運搬之機械化，土木工業之機械化，以及其他而漸次減少其需要。關於熟練勞動者，到新進技術家之全努力是傾向於使生產過程之各部門化爲簡單，而在此簡單化了的生產過程之下，只需一個熟練工人就可充分的抵過數十名的不熟練工。

在前面說過的福特工廠裏，移住民占着主要的部分，其中有來自亞細亞的出稼工人（離開故鄉到別處或他國去找工賺錢的謂之出稼工人。本係日本字，

因無適當中文，姑移用之，以下仿此。——譯者）且混入着有色人種之移住者。而這有半教育的勞動力的大衆由機械師，模型製造人等等的高級熟練工的本國的亞美亞利加人數百人所統率而『白色人種化』着。這樣的勞動組織使資本家在一方面可輸送生產物到未開化國去，他方面可聽從市場底命令而迅速的減少生產或擴張生產。在大量生產沒有販路的恐慌之時，工廠主是毫不客氣毫不猶豫的把贅瘤的勞動者投放到街頭去的。有需要的時候，他相信勞動者之預備軍是他所需要的，而且是豐富的人的材料。

所以資本主義在其生產之全要素中最輕視人的材料。

從事於使用水銀之玻璃製造，寒暑表製造所底生產之勞動者，其健康是急速的被消耗着。他們因慢性的水銀中毒而發現流涎；牙床也生出枯澀的傷痕；損壞消化（下痢腹痛），及骨格發生永久的疼痛。

在製造玻璃上，本可用銀來代替水銀。但這一調換若不能確保他們底金錢

上的利益以前，資本家，企業家決不急速的來變更他們底製造方法的。勞動者底健康算什麼，他們是毫不過問這種問題的。

當製造從野兔或飼兔底絨毛來做帽子之際，絨毛通常要用含水銀的毒藥統能脫離獸皮。雖有完全無害的他種的精製絨毛方法，但仍未普及的被使用。

在火柴製造上，爲使赤磷代替有毒的黃磷都有法律來干涉的必要。到歐羅巴諸國用法律來禁止使用黃磷爲止，在火柴工廠工作着的數萬的勞動者都罹了慢性的磷中毒，一罹這種疾病，人底一切骨格皆變爲脆弱，齒和骨根及顎一塊兒脫落下來。

在玻璃製造上，所謂「吹玻璃」是用吹管去吹張鎔解了的玻璃塊，從這玻璃塊中吹製出種種型或及口徑的食器，或者吹製非常之大的玻璃球，剪切其上，而後伸展之而爲窗用玻璃及製鏡的玻璃板。吹玻璃時必須不斷氣息的張開自己的肺部。因此肺擴張及肺病是吹玻璃者間最普通的疾病。很久以前，早就

發明了用機械吹玻璃的工具。然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上，因為勞動者底肺這個天然的工具是非常便宜，所以這種發明是不會普及起來。（註二）

（註三）在俄羅斯，現在蘇維埃聯邦之一切玻璃企業實施機構的製造法已成爲當面的問題。

地下勞動者底生活被土崩，出火，及火燒底危險所威脅着。他們底最毒的敵人是鑛坑中的瓦斯。這瓦斯與空氣相混合，能從星星之火發生爆發。台伐的豫防網當然能使鑛坑燈之火沒有危險。而電氣鑛坑燈比此更爲優良。但是除此之外，尚有惹起爆發的機會，即由工具擊衝石粒所發的火花也要發生爆發。

一八七八年白耳義的亞白格萊堅鑛爆發之時，死了百二十一名的工人。一九〇八年俄羅斯的路哥夫斯基坑爆發之時，死了二百八十三名的工人。一九〇六年在法蘭西的克塊萊，由瓦斯的爆發一時死者達千名以上。

勞動着在堅坑之底，鑛道之傍，鑄鑛爐之側，製鋼工廠及路軌鋼鐵工廠上

消耗自己的精力，不是蹙疲早衰，就成爲廢人。其理由只因規定勞動之正規的繼續時間及強度，不使染罹感冒而得到空氣之新鮮，設置不至發生不具者的設備等，對於資本家不生利益，所以他們絲毫不顧慮這些問題。

附隨勞動者的災害是普通的現象，不足驚奇的。這等事變之最大多數是在勞動者氣餒的時候，卽某種勞動之中間休息之前及勞動終末之時所發生的。歐羅巴的大工廠及大經營中的災害之數平均每年要達百五十萬件，而其中的一萬六千件以上是有致命的結果的。卽俄羅斯一國，戰前每年要發生三十萬的災害，而其中的二萬七千爲重態，四千五百爲致命的東西。由死傷者數來說，則近代的『和平的』資本主義產業不劣於性質良善的從前的戰爭。

十月革命以來，蘇維埃俄羅斯之勞動保護機關之事業爲努力使八小時勞動日儘可能的完全地實現起來。現在這一事業已經決定的遂行着。在不能正確的實行一定勞動日的（運輸衛生事業及其他）全產業部門中，已由法律正確的規

定多餘時間之限度。

在資本主義諸國被殘酷的利用而低劣的評價着的婦人勞動，在我們俄羅斯已經得到了和男子底勞動同樣的條件。勞動工資上不許有任何的差別。一切生產部門，分野中都使用着婦人。母性保護之法律，不僅在國家事業上，即在個人產業與商業上也同樣沒有區別的適用着。

對於未成年者的問題，傾注着最謹嚴的注意，他們底勞動日已被限定在四小時乃至六小時以內。他們底勞動當然也有工資。企業已爲未成年者設置工廠徒弟學校。使未成年者不被企業所驅逐，特別規定未成年者的一定數使生產沒有害毒的全企業上來使用他們，（卽未成年者底一定數有參加企業之特權）。當作勞動保護之根本的要素之一的有職業衛生。衣食之給與，有害危險的企業中的勞動時間之短縮，勞動工資之增加等之外，對於生產過程和工廠之改善同樣採用着一切所有的方法。對於須受治療的勞動者，則除免費治療底援助以外，

在別莊地，溫泉地，海岸及其他地方，同樣在都會上，還有許多設備很完美的療養院。

第十節 勞動立法。勞動組合

資本底食慾沒有限度。莫思科區的工廠監督官楊孝爾氏在一八八四年的報告中這樣寫着：

「雖然很不容易使人相信，但若干的工廠，確把成年工及幼年工底勞動時間延長了某一程度。在製簾工廠中，勞動通常沒有交代的，一晝夜要實作十六小時乃至十八小時。工人底睡眠，喫飯及休息等一切在內的時間也不出六小時乃至八小時以上。而且不僅是成年的男子和女子從事這樣真可怕的勞動，就是童工也作着同樣的工。而且童工之中多是不滿十歲的孩兒。生後不上二年的幼

究且和其母親一塊兒作工着。』

曾經管理過德國耶奈地方的簇伊恩光學機械工廠的教授亞別氏如次的寫着：

『我們父親是愛其納黑之紡績工。到五十歲爲止，他每天不得不做十四小時乃至十六小時的勞動。即十四小時之時，是從朝上五時至晚上七時爲止。通常要做十六小時的工作，即從朝上四時起至晚上八時爲止。在工作非常忙迫的時候，則一息都不能中止工作，連喫飯都沒有休息的。我的父親靠着機械或坐在箱上，把担了去的飯急速的喫了以後，爲立刻開始工作起見，就將吃空了的飯箱遞給我的事實，我是常常經驗的。我的父親有非常頑強的體格，忍耐到四十九歲終歸老衰不堪了。比他要虛弱的同侍們只到三十九歲就見老衰無用了。』

一八三二年的英國鑛山業底一個報告這樣寫着：

『孩兒有從五歲起即在鑛坑作工的；但開始作工的普通年齡也有從九歲乃

至十一歲起的。孩兒必須當管鑛道底入口，因此一開始工作他們就得不到鑛坑去守候，又非工作全部完結之後不能回家。兒童們在從事這種工作之時，完全孤獨的在暗黑之中等待着，因此從事這種工作，完全與被幽閉在苦楚不堪的孤獨的監牢中沒有差異。所差異的，只常常有堆載煤炭的車子通過之時，稍能打破寂寥而已。

從七歲起，孩兒也同樣的必須運搬堆積煤炭的車子，推押車子底前進。如一切的目擊者所斷言的，這一工作是需要竭全力來幹的。在好許多地方，他們必須背負煤炭而登臨急直的懸梯來運送。地下的炭坑，有時非常低矮，即極小的孩兒都須手足匍匐之後纔得前進。他們不得不以這樣不自然的姿勢把堆載煤炭的車子拖曳下去。」

到十九世紀之四十年代，英國纔因勞動運動底威壓開始縮勞動日與規定限制幼年勞動。自一八四八年起，纖維工業事實上實施了十小時勞動日（法律

上的規定祇限於婦人及未成年者）其餘的資本主義諸國也因同樣的理由馬上走向勞動日之立法的標準化的路途。俄羅斯始於一八九七年規定十一時半（慶祝日之前一日爲十小時）的勞動日。

在許多場合上，經驗表示勞動日底制限并不伴隨出產額底減少。勞動者不被過度地久長的勞動日所困疲之前，他能以更大的強度來作工的。

『埃爾·格獨耐爾氏於一八四四年，將布列斯頓地方的自己的二大工廠的十二小時的勞動廢止以後，採用了十一小時制。約一年之後，能以同一的生產費收入數量完全相等的生產物，又知道全勞動者能於十一小時內做以前十二小時的同樣的工作。』馬克思

這樣的經驗，當時在有千六百人的勞動者作工着的耶奈地方的卡爾·簇伊思的全世界有名的光學機械工廠也實行着。依照管理者底提案，開初由十一時半的勞動日減到九小時制，其後更順次的轉移到八小時去了。而且並不因此減

少生產總額，反而增加數成。

但是，資本家自身自發的來短縮勞動日這樣事不過是極少的，可以屈指計算的。連勞動日之法律的標準都因工廠監督之不周到而不能達到目的。

在法律上不能戰取短縮勞動日的目的的諸國裏，用團體的交涉來實行勞動日之短縮的勞動組合之直接的活動，對於勞動日之標準化的確演了偉大的任務。

現在勞動組合包括資本主義諸國家的勞動者之壓倒的大多數了。這可以嚴格的以職業主義原則為立腳地來建設的。這時候，例如金屬勞動者底組合可以包括運送業木工業等之中工作着的製鍵匠，金屬旋盤匠及其他等。在他種的情境裏，勞動組合包含在當該工廠中從事着的全勞動者，有時還包含俸給者在內。在這種組織之下，釀酒工廠中工作着的桶工式旋盤工不屬於木工組合而是屬於釀造工的組合。（註一）個個的勞動組合被國家的或國際的同盟所統一共

(例如赤色勞動組國際)

(註一) 關於組織工會的這種原則被蘇維埃聯盟所採用着。

勞動組合底最大的勝利是獲得了團體交涉權這件事。團體交涉一方是由統一的勞動者，他方是由企業家底聯合——或由個個的企業家，不過很少，——所締結的東西。而這團體交涉是決定勞動日底長度，工資底形態與其程度，並決定實行的勞動契約發生効力之時，即勞動者從事勞動之時所必要的其他的條件。

在與資本家作鬥爭上，組合底手中最有力量的武器是罷工，即至企業家承認勞動者所提出的要求為止，大家一致的同時停止勞動。企業家底組合也常常宣佈閉廠 (Lock-out)，即等待勞動者們撤回其所提出的要求為止，大家以停止勞動來對抗勞動者關於改善勞動條件之要求。

在勞動者一方，罷工有時要受不可測度的巨大的犧牲。罷工的勞動者有時

要使他自己及其家族困頓於可恐的飢餓之中。勞動組合底罷工資金通常總是一轉瞬間就被消費完淨。因此，歸於勞動者底全敗或部分的敗北的罷工之百分比是非常之大的。（在北美合衆國，一八八一年至一九〇〇年間所發生的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三件約罷工之中，百分之三六點一九（36.19%）是勞動者底全敗，百分之二三點零四（23.04%）是部分的敗北）在德國，歸於勞動者底全敗的罷工之數漸見減少（一八九九年爲百分之二五，一九〇八年爲百分之十五）

全資本家階級爲彈壓罷工必使資本家的政府施行極度的干涉。在帝制時代的俄羅斯，罷業常被武力所抑壓。即在勞動者階級戰取了罷工的『自由』的『民主主義的』國家內，官憲爲想攫取檢舉罷業組織者之口實而粉碎其罷業起見，常常要誘引飢餓的勞動者來做不法勞動（例如破壞麵包製造工廠）。但自資產階級自己剝棄了民主主義的假面具的世界大戰以來，資本家的政府已經對於罷工勞動者一點不容氣的，露骨的行施的毒刻手段了。美國的官憲由使用罷

刺戟眼臉及呼吸氣管的特種的催眠瓦斯來解散罷業鑛夫的集會。

許多國家沒有仲裁委員會，該委員會之使命在於審查企業家與勞動者間所生的紛爭。然因此種委員會底決定對於任何一方都沒有強制的力量，所以沒有重大的意義。（仲裁委員會底決定對兩方都有強制力的鈕錫蘭及紐南威爾斯是一個例外）。

組合運動對於勞動者階級的確有重大的意義。勞動日底短縮，增加工資，社會保險，凡此一切都是工會活動底產物。然在資本主義的諸關係之內部裏，勞動組合實際上對於資本家是有利益的，即使他能獲得使勞動底強度與勞動力底質增高起來的東西。不過如我們在後面將見證明的那樣，一世紀的鬥爭之結果，由組合所戰取的实际的成功實在是非常的微小。勞動者階級之根本的難事，即苦痛的勞動，窮乏，社會的及職業的疾病等，在生產沒有一定的計劃，酷烈的勞動期間之後發生過剩生產及失業期間，且以榨取勞動者階級為唯一的

經濟生活之原動力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裏，勞動者底上邊一切的痛苦是沒有絕滅的日子的。勞動組合底任務在獲取權力，并以有計劃的經濟（社會主義）去代替無政府的資本家經濟這種上來準備勞動者，使自己成爲勞動者底政治學校，這一任務是比什麼都還重要的。

第十一節 世界大戰的初期及大戰後的勞動立法。

世界大戰初期時的情勢是這樣的，即在俄羅斯，法律上規定勞動日爲十一小時半（一八九七年），但實際上，在大規模的企業裏祇工作九小時乃至十小時。

在英吉利，法律上祇規定織維工業之勞動日爲十小時。炭坑及鑛山事實上只有八小時勞動日。在德意志則十小時勞動日爲優勢。法蘭西與亞美利加也是

同樣。不過北亞美利加的諸州制定了多少較短的勞動日而已（紐那西所規定的是一週五十五小時）

北美合衆國的一九一四年度的調查證實如下的事實，即被調查的全勞動者中之百分之一一點八（11.8%）獲得了一週四十八小時勞動，他們之中的百分之六一點三（61.3%）則一週工作四十八小時以上至六十小時爲止。而其餘的百分之二六點九（26.9%）則每週工作六十小時至七十二小時之多。大戰前事實上實行八小時勞動目的唯一的國家——是遠離歐洲的澳大利亞洲。

關於幼年勞動，則世界大戰開始前的狀態是如次的，即在俄羅斯，英吉利，法蘭西，意大利，白耳義，瑞典，挪威及荷蘭規定最少限度的年齡爲十三歲，德意志爲十四歲，（實際上因義務教育之結果爲十五歲），瑞士，奧地利定爲十五歲（在奧地利則對於手工業的企業沒有例外，即規定最少限度的年齡爲十三歲）。

俄羅斯，德意志，奧地利，挪威，賽爾比亞，羅馬尼亞實施了義務的疾病保險。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白耳義，荷蘭及羅馬尼亞實行着義務的廢疾及養老保險。至於義務的寡婦及孤兒保險只有德意志，義務的失業保險只有英國實行着。

保險在實際上沒有多大的幫助。例如在德意志與奧地利，平均扶助金每週只有一盧布半。

爲戰爭及爲「防禦」所消費的一切工作使關於勞動的一切法律皆一時的歸於無效了。而且戰爭終熄之際，威脅於可恐的革命運動的資產階級乃在一系列的國家內制定了八小時勞動日（註一）。雖沒有這樣的革命運動爆發的地方，這八小時的勞動日，在許多國家中也由發佈非常法令而實施起來了。一九一九年十月集合於華盛頓的第一回國際勞動會議（在凡爾賽條約所豫定的），除有若干的例外，承認萬國有實施一週四十八小時（註二）勞動日及最少限度的年齡爲十

五歲之義務。然自革命底狂風暴雨稍見鎮靜之時，資產階級又急遽的想佔領放棄了的陣地了。

(註一) 法蘭西，英吉利，德意志，奧地利，波蘭，瑞典，挪威，西班牙等等。

(註二) 這法律照道理是應自一九二二年七月一日起實施的。

華盛頓會議之決議只留痕在紙上，而不會見諸實現。德意志則在我們眼前的現在制定了九小時乃至十小時的勞動日。

只有勞農俄羅斯在十月革命的之後就制定了八小時勞動日，且正確的實施着。

關於社會保險，則在比其他歐羅巴諸國制定更完備的德國，因馬克市况底低落，社會的恩給受領者所受取的金額已經失掉了實際上的意義。在貨幣價值低落的其他諸國，事情也是同樣。又在貨幣價值維見整備了的諸國，亦因有巨

大的失業者之存在而低減其所應受的扶助了。

第十二節 勞動底強度，勞動之科學的組織。

除了勞動日底持續時間之外，資本家對於榨取儘可能大的勞動底強度，即勞動底緊張性有着利害關係，機械最能使勞動者底勞動強度化。即機械愈運轉得快速，勞動者愈不由不急速的工作。一切監督官及檢查員等的直接的監督也使勞動強度化起來。此外還有如次的勞動底組織自身也使勞動強度化起來的，即工廠或作坊設備對於工廠的甲部的若干勞動者使與乙部中的若干的勞動者得着極度密切的聯絡，而且甲部的勞動者若有遷延，則將誘致乙部的勞動之不活動。或至切斷生產底鎖練那樣的勞動底組織自身也使勞動強度化的。

生產額底增加也可由科學的勞動組織之方法來達成的。研究勞動者底勞力

的動作，而排除其動作中的不必要的東西。由克羅諾米特兒（正確的測定時間的東西）可以決定各過程之平均時間。技師特拉姆發表如下的兩個表，在這表上，計算着不熟練勞動者用鋤掘土時的全勞動動作。甲表表示普通量，乙表表示基於科學的研究而變化的量。

如二表之比較而表示的，關係第二的變化的過程，只需要較少的時間。勞動日中的一般生產力或一日的勞動量增加了百分之五〇，而勞動勢能之消費及勞動者之疲勞却不見增加而反行減少。

但是，勞動之科學的組織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只不過變為使榨取更見強烈起來的工具而已。美國技師鐵拉之有名的科學的勞動組織之方法首先就被利用在使勞動者感覺到完全疲勞那樣的勞動之異常的強度化去了。鐵拉在由克羅諾米特兒的試驗上使用了最強度的勞動者。他由這樣方法所求得的最大限度的生產力，定為發見了的「標準」而強制全勞動者以事實行。在蘇維埃俄羅斯，則勞

動之科學的組織（略稱諾特）第一向着勞動生產力之真的增加（不是勞動者之榨取）的方向前進着。在勞動底科學的組織之全活動底先頭有企特（中央勞動研究所），企特之研究部門由詳細的調查勞動過程，研究這等勞動過程之單純化及其改良的方法等一列的實驗室所構成着，有時勞動動作以影戲的方法來攝影的也有。曾看到過影戲的 *stop* 的斷片的人能知道在這 *stop* 上，動作被分解於個個的部分的事實吧。步行的人，動着的馬等在表現於漸次的上下其手足，移動其身體等等的數十的連續的小小的照片上再現着。勞動過程之影戲的攝影也同樣將勞動者之手及工具之動作上的一切階段連續的再現着。這能使人觀察怎麼樣的動作是必要的、又怎麼樣的動作是贅瘤的之事實。

勞動動作研究之另一方法就是運動紀錄線之方法；即以勞動者之手或器具與小小的電燈相密着而實驗的方法。工作在暗室內開放的照相機械之前來實行。這樣，照相底乾板將勞動動作感染在白的線上，我們可由這一白線來研究

勞 動 力

勞動者之手及器具所實行的一切的日程。要確定手在什麼地方動得快或在什麼地方動得慢這一事實，只需將照相機之前設備一個很快迴轉的黑的刻字的輪就夠了。於是有一列的點（點線）發現出來來代替前次的沒有的白線。而由這點與點間之距離可以決定動作之速度。若點近按地配列着，則證明這動作是緩慢的。（輪的迴轉數多，則其結果發現多夥的點）。反之，若點從一點到他點離開很遠的配列着，則這動作必是敏捷的。

甲表

號碼	勞動過程	土工作	時間(秒)
1	鋤之型六號 鋤之容量五瓩羅格蘭姆 場所 野外 到變化為止的勞動動作	溫度十八度(列氏)	0.4
2	置錫於上 踏足於錫上		1.8
3	彎曲身體之上部		0.2

12	11	10	9	8	7	6	5	4
返身	水平約挽鋤	棄土動作	將鋤後退	轉身	伸直身體	起鋤	用鋤分割地層	將足復退

計
 餘裕時間 10%
 全降價 14.5

十時間中之全生產力
 最後的一時間之生產力
 最後的一時間之生產力

7000 K. E.
 約1000 K. E.
 2,500 K. E.

乙表

勞動過程 II.

土工作

力 動 勞

號碼	鋤之型六號	鋤之容量五畝深格開掘 場所 變化後的勞動之規率	氣溫 18° (列氏)
1	置鋤於上	額外	時間(秒)
2	踏足於鋤之上		0.4
3	彎曲身體之上部		1.3
4	用鋤分割地層		0.2
5	如槓杆那樣用足來起鋤		2.8
6	在彎曲的狀態中迴轉身體		1.8
7	馬上丟棄地塊		0.6
8	轉身同時亦把鋤迴轉		0.8
9	提起身體之上部		0.6
計			1.2
餘裕時間			10.2
全時間			2.55
與進程工於比較的生產力之增加			12.75
十時間之全生產力			10488 K. g.
與進程工於比較的生產力之增加			8488 K. g.—50%

第十三節 勞動工資

勞動底強度化很大的依據於上述的事實，即勞動者自身對於自己的勞動生產力有怎樣的利害關係這一點。對於工作之一般的緊張性及熱心性能增加製造額，又因此往往能增進機械底速度。

因此，爲要強度化勞動者底勞動起見而玩弄狡智的手段之際，其狡智的最大部分是用之於制定勞動工資的領域上。

勞動者們對於自己的勞動力所受取的工資之額是因國家及地方之差異，因生產部門之不同，因雖在同一生產而因所屬工會之不同，又因在同一工會之中亦有熟練程度不同的勞動者之存在，所以工資之額是有差異的。女子的勞動力比男子的勞動力在工資上要少得多。未成年勞動者的勞動力更要低得多。工資

底主要形態爲時間工資及計件工資二種。第一的場合，時間的單位即時，日及週爲直接勞動力量底秤。第二的場合，完成生產物底單位即一亞爾幸的印花布，一匍獨的釘等爲評價的秤。因爲資本家不僅與勞動日之最大生產力，而且與勞動之最大強度有着利害關係，所以這個勞動者自身對於製造額之增大有直接利害關係的計件工作，在資本家看來是勞動工資中最有利便的形態。計件工作能鞭策勞動者，使之實力以上地去工作。

計件工作上勞動者要對原料及補助材料之粗惡的品質擔負責任。即織工之製品因爲紡絲粗惡常常要見切斷，所以往往要使品質低劣的。但是最惡的事實是計件工作使勞動者間發生差別，使其發生競爭心。資本家可因此達成自己的目的，由勞動者底競爭而增加平均的出品額，這時候，其結果是這樣的：

一．資本家有減低計件工資之根據理由。

二．企業上將見勞動者之極度的過剩，他們因爲對企業家工作得太忠實太

熱，而得到了被棄於街之報酬。因此，勞動組合到處戰取着時間工資之實施。

尚有計件工資與時間工資組合起來的混合形態。

一、課業工資，這即課勞動者以一定的作業，他必須於勞動日之中完製若干的東西。在前面已經說過課業是當作「科學的組織」之方法而被確定了的事實。不是以中等的勞動者的勞動為標的，而以優等的勞動者為標的，因此中等的勞動者一方受着罰金與解雇之脅威，他方不得不絞出全力來應付工作了。勞動工資之這種形態實際上補充着時間工資與計件工資之缺陷。

二、賞金制度，這與課業工作相同，但其差別在對於課業工作以上的製品給予報酬，即給與賞金這一點。報酬不是工資。現有許多的賞金法（黑爾斯，羅漣，埃滿遜，滔，羅捨爾等的方法），不過其歸結法點是對於一小部的多餘製品支付一些報酬，不是對於餘分的製品十全的給與酬報。若說計件工資是保證「正常的」榨取，那末對於餘分的製品之工資可說是出起榨取的方法了。

又更有如次的勞動工資之形態。

一·參加利潤之組織，即除勞動工資之外，將企業所獲得的純利之一部分於一年之終末給與勞動者底方法。

勞動者要得到這種通常非常細些的工資上的追加必須等待一全年這個事實，已經把這事之本質的意義剝奪了。即工作不到一年的勞動者完全沒有這種權利。而且這種追加往往只給與在同一企業中繼續地工作了二三年的「老」勞動者的也有。這種組織使勞動者對於經營主要負擔做出惡劣的工作時之責任。有時往往不但不能參加利潤之分與反而要參加損失之償還。沒有利潤之時，便沒有追加。而且雖說是追加，其實只不過是對於勞動者未曾支付的普通的工資之一部分而已。利潤參加的組織在十九世紀之四十年代始見誕生。最初對於這種組織曾有很大的期待。某德國學者關於勞動工資之這種形態之自己的講義竟用下述那樣天真爛漫的語句收結着：「社會問題已經告了終結。這已經可以說

完全解決了。」但是，勞動者參加利潤這件事因勞動組合底反對運動不會廣泛的普及。

二、從價制度：依這種方法，則勞動工資之額是依據由勞動者所生產的生產物之價格而規定。若生產物之價格高，則工資亦高，不然則低。往往在定勞動工資之時，不僅注意生產物之價格，而且還要注意生產費的。這使從價制度接近於利潤參加的方法。但是，這時候，對於勞動工資之追加不是依據價格與生產費之相互關係，是全體的全勞動工資所依據的，而且其計算不依照總體的年平均，而是依照個個貨物所賣却的克里庫拉爵來決定的。(註一)

(註一) 克里庫拉爵之意義是實費底總額。

從價制度之組織是在英國及合衆國之製鐵等及煤炭產業上實行着。資本家的經濟學者都說在此種組織之下，勞動者唯有勞動組合之警戒總不免陷入欺瞞，且表示其對於這種組織之不滿。提示於勞動者之前的價格比實際的價格要

低一些，而提示於他們之前的生產費則比實際的要高些。從價制度之組織不僅企業家在與競爭者相鬥爭之際要犧牲自己，而且要給與犧牲勞動者而降低價格的可能性。勞動者在無論如何的價格上，若能確定一種態度受取的最少限度，且只許對於這個最少限度的增加率來依據價格底高低之時，那末這種組織能成爲一種比較不正之程度較少的東西。

企業者與勞動者之間往往有中介人之介在。他在一個製品之中受取若干成的支付，而他自身則對勞動者以每日的比較來計算。所以其差額是入於中介人的懷中。在企業家，因有了中介人就可不費監督上的勞動，所以利用中介人是有益的。然而包工者底利潤是從勞動者底工資上抽出來的，所以中介制度對於勞動者是只有損失而已。

特別在企業家與家內勞動者（在自己的住居中作工的）之間常常介在着包工者（即中介人），這時候勞動者因爲他們各自分配不在一起，所以全然無力。他

們的地方沒有工廠監督，也不能限制勞動日之長短。其結果，勞動者之榨取將達於未曾有的程度。中介制度在英國及北美合衆國最爲顯著。尤其在這一國，這一制度在「發汗制度」的各種之下普及於裁縫業的各方。

不僅在各國，即在各地地方，同一的國家及同一的地方不同的產業部門上，關於生活之最少限度皆有其自身的特性。又不僅是必需品之價格，這等物品之數量及性質也要因氣候條件，一國的文化水準及其勞動者底勞動之性質而有變化的。即使我們以北美合衆國，即比其他諸國在支付勞動力要高貴一些的北美合衆國爲例來看，我們也可看出只有勞動者之極少的部分可以不覺不自由（這句話之極單純的意義上講），而東彌西補的過其生活而已。

在摩沙丑酒滋州（產業關係上算最發達的州之一），依照一九一二年的尼亞林的關於從事生產之四十三萬六千七百五十六人的成年男子之資料。則每週的工資是如次的：

十元(金元)以下，	一二六·〇八一，	即23.26%
十元至十五元止	一六六·四四〇，	即33.13%
十五元至二十五元	九八·八三九，	即22.64%
二十元至二十五元	三一·四一六，	即7.20%
二十五元以上	一三·八七〇，	即3.17%

尼亞林這樣的說着：若將因失業疾病等而來的平均一年的勞動期間中之勞動不能的五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削除來看，我們可以曉得全成年勞動者之半數一年只受取六百金元（包括四百元以下的四分之一）之事。對於有家族的勞動者，這一數字在亞美利加的生活條件之下，簡直與乞丐生活相去不遠。

勞動力本質上是世界經濟底產物，是一種輸出品，亦是輸入品。北美合衆國最顯著的輸入着外國的勞動力（一八六一年至一九〇〇年爲止的移民有千四百五十萬人），勞動者的移民中多數是中國人（苦力），俄國人及意大利人。

生活程度低微的後進國的勞動者在發達的資本主義諸國中要起擾亂勞動工資之作用，要極度的破壞勞動組合為提高勞動者之生活程度而鬥爭的勞動組合之活動。

在資本主義之下，產業後備軍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不可缺的，這我們在前面已經指摘過。機械既將勞動者從生產領域驅逐出去以上，而且資本既使小所有者零落起來，使他們無產階級化，即使他們也成為勞動力之販賣者以上，那末後備軍是不可避免的。不過後備軍在資本主義之下又有必要的。即期待出賣的勞動力之蓄積是與原料燃料等等的蓄積同樣有必要的。倘若市場祇正確的供給勞動力，那末在予定商品之數量增大時的好況的時期，資本家們將不能立刻實行生產之急激的擴張了吧。

長期的失業不是使勞動者歸於破滅，就會使他投到浮浪者之羣去的。賣春是失業的直接的結果。所謂移往島式的勞動者是近似於浮浪者底類型的。他們

沒有家室，沒有一定的職業，穿着襤褸，有工作時工作一些，沒有工作則行乞或劫奪錢物。一切大都會中，尤其是主要商港，都爲他們大隊的棲身之所。美國的放浪勞動者特別放着異彩。他們總共有三百五十萬人。他們一處一處的從森林採伐到鑛山，從鑛山到鄉村的農業的勞動，更到鐵路的敷設那樣種種的勞動下去。他們的勞動是不值錢的，而且對於他們底待遇尤其是極其粗惡的，他們在勞動期間中或住在將行倒塌的屋中，或就直接露宿於天井之下。蓄積了二元（金元）許的僅少的金錢，他們就丟了這種嫌惡的勞動而逃到草原地帶去。在那裏劫掠農家的田地，聚成一個『共同體』而營其生活。花費了最後的一文之後，他們又爲找求勞動而互相分散，或是沿着鐵路的路軌，從甲的停車站走到乙的停車路，或像兔子一樣潛入貨物列車之中而任其駛過河處。美國的火車每春要在其車頂及緩衝器等等之上運搬這些像兔一樣的五十萬上下的浮浪者。

世界大戰一時地絕滅了失業者。因爲鎗砲，彈丸及軍需品之生產是到處實

行着的。又數千萬的人們不是手拿着鎗或大砲來「工作」，就是在墮濠之中癱瘓着身體。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受取扶助費的失業者（但是沒有受取的不知尚有多少嘍！）在英國爲二百萬，意大利爲六十萬，白爾義爲八萬五千，北美合衆國爲三百五十萬人。

第二章 經營主

第十四節 個個的資本家及股份公司

資本家的企業，特別是巨大的企業之最典型的所有者在現在不是個個的資本家，而是股份公司。

股份公司底資本是用發行股票（註一）底方法所造成的，但往往有用發行債券（債務）來徵集的。其後則以利潤之一部分編入於資本這個方法來造成。利潤之其他的一部分利用之於償還債券底利息或用於部分的返還這等債券。利潤之另一部分則當作報酬而給與總理及董事。其殘餘的利潤則以紅利的形式分配於股東（股票所有者）之間。法律上（依法律講）股份公司底經營主為股東。股東

總會選舉經理及監察員，決定企業活動之性質，分配利潤等等。但在實際上完全不是這樣。總會一年只不過開一次。在這等總會上，通常不是代表全體的股東，只代表最大的股東而已，而且他們最大的股東自身由自己選舉出常務委員及監察委員。

註一 股票是企業參加之證據。股票底所有者在法律上是企業之參加者。

此外，創立股份公司的發起人（其後他們就成為活動的股東）通常從募集來的資本中一次的扣收那構成他們的創立利潤的夥多的收入。我們引用紐約的『Metropolitan Tractear 公司』的歷史來作實例吧。其主腦者為以百二十萬金元來買占種種的紐約鐵路（當時有幾部分還是馬車鐵路）起見，動員了八百二十萬金元的股份資本。主腦者取得了七百萬金元的純利於自己的囊中。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之間，總計有三百萬金元的價格的二線又必須歸併 *Metropolitan* 公司之時，這公司又增加了股份資本八百三十萬元及債券資本八百萬

元。千三百萬元餘的剩餘於是又滾到主腦者的手中去了。

所以，股東可分爲事實上是企業之實際的經營主，即能動的股東及依這能動的股東之份付而提供自己的資本的，即受動約股東二種。受動約股東實際上不過是取一定的利子而受領一定的紅利的企業之債權者而已。而這紅利是年年變化的，往往有達於零的。對於許多的股東，股票不是投資底方法，簡直是投機底手段。

個人的企業在資本家的社會上已被股份企業所驅逐了。鐵路（不包含國有鐵路），鑛山煤炭坑，製練工廠等，凡此一切的東西除了罕見的例外，都常握在股份公司的手中。最巨大的纖維企業，糖，啤酒工廠，香煙及糖菓製造工廠等也是同樣。

此外，資本家的全階級全體上而在資本主義國家之名目上爲各國的運輸（鐵路），交通（郵信，電信，往往電話也在內），鑛等等全企業之主權者。（註

二

(註二) 一八九五年，德國有七百六十三個的國家企業，約有十三萬五千的勞動者從事於這些企業。國家自己採掘沙凡拉的鑛坑，所有了修列齊並的炭坑之一部分。

第十五節 資本家的結合

我們在前面所說過的資本之集積是以絕滅個個的企業者間的競爭爲目的，且爲種種的資本家的結合準備地盤。縱令同一部門之數千的企業在相互間締結協定是有困難，但由競爭着的小企業家之沒落而成長在這傾向方便的地盤上的多數的大企業來互相協定是極容易的。嚙下小魚或驅逐之於一隅的產業的巨人已開始走近協定了。

資本之股份的形態特別對於企業之結合有許多方便。一種類的企業之股票落入到某一人底手中之時，事實上由此已經到達於必會排除競爭出去的結合了。股份公司若拒絕參加結合而固執己意，則可由買佔股票之大多數而使之不由不參加結合。

以鬥爭與競爭為基礎的資本家的生產之無政府狀態却並不因資本家的結合而儘行排除。相互間停止了競爭而結合了的企業，對於「非協定的」企業（不會參加協定的）及他人的結合了的企業則愈益開始猛烈的競爭。「非協定的」企業往往頑固的固執己意而不願屈服的。結合者愈強大，且其結果，這一結合愈能提高價格，則對於與他們（非協定的企業——譯者）競爭上也愈益方便。但是，對於「非協定者」還採用一種最決定之手段。即對於他們活動着的地方，則規定生產物之最低的價格去販賣，且使用種種方法來制止「非協定者」之購得原料。例如，德國之肥料工廠之嘉答爾（Caried）則與原料（脂肪及蘇打等等）

的販賣者締結一種不販賣原料給「非協定者」的契約。又企業之結合若無銀行之援助及其結合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因此托辣斯底敵人也就成爲銀行聯合之敵人了。爲什麼呢？因爲由此可以剝奪牠的信用故。（註一），結合了的企業家往往在與尊重自己的獨立的企業作鬭爭之時，即使用間諜甚或放火焚燒其敵人的企業也所不惜的。

（註二）「非協定者」往往能固守自己的地位而使敵視他們的結合破壞。例如，英國之輪船公司鴉奈獨由競爭粉碎了英美德的輪船公司所交換的協定。（當然這是在英國政府之精力的支持之下才得成功的）。

「非協定者」爲共同鬥爭起見亦時有漸次結合起來的事實。這時候，在與爲結合的「非協定者」作鬥爭之事變而爲二個結合體間的鬥爭。

協定有種種的形態與程度。偶發的短期協定（布爾柯，耐兒，林格，）以外，還有如次的類別。

(一) 嘉答爾，個個的企業之間只關於賣却的商品之價格有一定約協定。協定有時有涉及要買之原料之價格的（可以當作以調節原料購買價格爲目的的實例有德國一時地存在過的新聞發行者之嘉答爾，其目的在於反抗印刷紙托辣斯，因爲這個托辣斯提高了自己的生產物之價格）。

(1) 新地開特 (Stralitz) 加入於新地開特的企業沒有商業上之獨立性。生產是個別地實行的，而販賣生產物，有時購買原料，則爲共同來處理的。

在嘉答爾及新地開特之內部，關於價格之高低要不絕的發生悶着的問題。在新地開特上更加重對於 *Quot* 之大小即共通販賣上各企業之生產物之分配而起的軋轢。

(二) 托辣斯，這是個個的企業完全合併了的形態。在這裏，生產是由單一的計劃來生產的。加入於托辣斯的個個的企業之經營變爲托辣斯的組織者。這時候，有時完全加入於托辣斯的企業有不再繼續其工作的。技術關係上

發達最落後的企業若不被取消，亦要一時的被閉鎖起來的。(註二)不過其所有者則不防仍爲托辣斯之組織者。

(註三) 一時的閉鎖之意又就 休止作業，由此以保存其機械及房屋等等。

不僅是同一種類的企業，即製造同樣的生產物而代表種種的生產過程的企業也可以托辣斯化。例如，有機械製造工廠鑛業等所，煤油業，瓦斯工廠，發電所等等。香煙公司同時實行煙葉栽培。熔鑛爐與製鋼工廠聯合着。這時候，若鋼鐵製造工廠在於熔鑛爐之近傍，則熔解的銑鐵可不必過於加熱而有從熔鑛爐直接移入到工廠去的利益。熔鑛爐之瓦斯在工廠中可以利用之於瓦斯發動機。這樣地托辣斯化的方法被轉爲結合或聯合 (Combination)，結合了的企業稱爲 (Combine) 企業聯合。

往往有一個企業專供給他的企業以補助材料，這樣的企業能互相聯合，例如煤炭鑛與鑛業，啤酒釀造工廠與可克工廠那樣的企業能互相聯合起來的。德

國的十億長者斯蒂耐斯將鑛山業與供給粘著用材料等等的伐材業結合起來就是其例。

前述的結合形態之間還有一連過渡的形態。卽有時企業不是使自己的家生產物都嘉答爾化起來，而祇使其中的一部分嘉答爾化。這種形態我們可以取一時爲俄羅斯最大的冶金工廠爲例來看，牠特別爲橋樑建設材料及其工事而形成一個嘉答爾，由他們在這個領域上提高了百分之二〇乃至三〇的價格。加入於新地開特的企業在補償其他的新地開特員之條件之下能夠保留若干的獨立販賣的權利。Holding Trust (存股托辣斯) 代表托辣斯之特殊性。爲做這種托辣斯，要有一致團結的一羣資本家來買占一連的企業之大部分的股票，并且由此可以充分在這企業上獲得事實上的權力。

最強的嘉答爾化(新地開特化，托辣斯化都包括在這句話之中的)在成熟了的資本主義上演着重大的任務，且包括爲其餘的產業部門的牛耳的生產業。

炭坑，油田，冶金工廠等等除了少數的例之外，都常握在資本家的結合體之中。這樣，德國的鋼鐵生產額之十分之九是被「鋼鐵生產組合」所管理着。美國的鋼鐵托辣斯為世界最強有力的產業同盟（結合）。在資本家的世界上的煤油常握在少數強有力的結合體（美國的 Standard Oil，英國的 Shell company，荷蘭的 Royal Dutch）之手中。電氣產業是新的產業部門但也急速地被托辣斯化着。

產業之資本家的獨占以北美合眾國及德意志為最強盛。但是無論那一個資本家的國家，無論那一個多少顯著些的產業部門，沒有經過嘉答爾化的可說是沒有。（糖新地開特，香煙托辣斯，美國餅乾托辣斯，全世界的瓶托辣斯）

在帝制時代的俄羅斯，從一九〇五年以來，產業之嘉答爾化的過程也同樣有長足的近步。新地開特的「布羅獨格利」包括了 Don 河盆地的煤炭，「布羅獨美脫」掌握了主要的產業地域」。掌握重產業——鐵與煤炭——的根幹的

嘉答許化的過程更伸張其手於這產業之一的枝葉的部門。「屋頂」屋頂鐵，「車輛生產」，「鋼絲」，「釘」，「鋼」等等的新地開特就是這。更有河川，及少行的海上運輸等等也被新地開特化了。俄羅斯的製糖業早在十九世紀之八十年代就被新地開特化了。香煙托辣斯在世界大戰的初期就已統治了俄國的煙工廠之生產物之百分之七十了（註三）。嘉答爾他包括了許多的產業部門，且其中也包含着纖維工業，然這產業因其生產物之種類非常多樣，所以對於獨占的結合沒有多大的利益。（羅奇斯基新地開特，莫思科地方的棉花工廠的結合）

（註一） 波格達諾夫，斯打波，捨布捨爾，亞思本羅夫等等的工廠都參加這
個香烟托辣斯。這等各個工廠對於其各個的製品都保守着其自己的商
標。這商標是有購買者的很大的信賴的。

資本家的結合在大抵的場合帶着國家的性質。

這等結合最容易發生於有高率的輸入稅的地方，因為高率的輸入稅能够在

與外國作競爭之時保護牠們。其後則結果變為原因。資本家的結合一經發生，則牠可由利用自己對於政府之影響力而獲取禁止的關稅之實施。已毋需與外國作競爭的新地開特或托萊斯始採用價格之二重政策。即在國內則規定使結合體能得巨大的利潤的高率的獨占價格。生產物之剩餘投放到國外去之時，則採用『Dumping』政策中即以『濫賣的』價格去出賣。

例如，俄羅斯的糖是以 Dumping 的價格到國外去販賣了的。因此，俄羅斯的勞動者只得嚼着糖喝茶，或只得看看糖而飲茶了，而在外國則發生了俄羅斯的糖價非常低廉的結果。德國的葉鐵及鋼絲在荷蘭的價很久的比在德國的總來低廉的。德國的釘工廠不能與荷蘭的釘工廠作競爭。為什麼呢？因為荷蘭的釘工廠為製造釘子而以濫賣的價格輸入了德國的鋼絲故。為維持外國市場起見，於是衛斯特弗利亞的釘新地開特終於採用了濫賣的價格的販賣政策了。這一新地開特以廉價去在外國販賣，且為與荷蘭相競爭計，而提高了德國國內

的釘之價格。

但是，和國家的規模的嘉答爾化相平行的，還同時發生着國際的嘉答爾化，各國的新地開特及托辣斯相互間締結了一種分割世界那樣的相互協定。

如此，「世界電氣公司」及「琪美思——嚇爾思堪」相互的分割了世界。煤油托辣斯亦有國際的性質。又化學及玻璃工業上的嘉答爾化也有這樣的性質。國際路軌托辣斯掌握了全世界的路軌生產。最有興味的是在相互破壞之戰備品及武器之生產領域上，在大戰前，克羅泊，亞姆思特弄格，仙耐台爾，布支洛夫工廠及其他的公司等等的最大的商館都相互親睦的分割了世界。

我們不可將資本家的托辣斯及新地開特與蘇維埃聯邦的新地開特及托辣斯相混同。我們蘇俄的托辣斯是下述那樣的國家的企業的結合之根本的形態，即配置於同一地方的企業，且其生產物有類似的時互相纒結合的，或者一種生產物是可以當作原料或補助材料而有用於他種的之時纒互相結合起來的。

(Combine)

在我們蘇俄，也有只由直接的隣接，公共發電所，燃料之共同的源泉等等的條件而使各企業結合起來的企業聯合(Combination)(如烏拉狄米爾縣的格塞夫斯基纖維，水晶聯合。把火柴工廠，製紙工廠，玻璃工廠，銻鐵鑄造工廠結合起來的派思克縣之諾勃里索夫斯克「製紙，火柴聯合」)。

在托辣斯的內部，個個的企業沒有經濟的獨立。他方面，托辣斯特別為商業上的目的(購買原料，販賣生產物)，為適應這種需要而有結合之於新地開特的。

第四章 貨幣及信用

第十六節 貨幣之諸形態，金屬貨幣。

資本家的社會上，凡是生產出來了的商品都是爲販賣出去的。而這些商品是用貨幣來交換的。

貨幣由其所造就的材料可分爲金屬貨幣與紙幣（後者又可分爲本來的紙幣與信用貨幣二種）。

最廣泛地使用着的貨幣金屬爲金，銀，銅，間有使用青銅及鎳的，不過很少。大底的場合，金屬貨幣採取鑄貨的形式，又在國際貿易上，金及銀之鑄造演着顯著的任務。鑄貨之鑄造現在在一切的国家中都屬於國家的統轄實權（獨

占事業)之中。鑄造有自由的，或非自由的二樣，但必居其一。例如俄羅斯自一八九七年至一九一四年之間，金之鑄造是自由的。各個人只要拿金(純金有四分之一封特以上的重量的)到造幣局去，就可享受領取那已成爲鑄貨的同重量的金子之權利。這時候，對於鑄造上要從純金一匍獨中徵收四二盧布三十一年課貝克的稅金。因此，從純金一匍獨能領取二萬一千百五十七盧布。反之，銀貨之鑄造是非自由的。在自由鑄造之下，無論是鑄貨或是鑄塊，其金屬的「價格」沒有大差。

我們先就括弧內的「價格」來說一說吧。何以呢？因爲在自由地可以鑄造之時，實際沒有說述貨幣用金屬的價格之必要，因爲要得貨幣，不必出賣貨幣用金屬而只須把這貨幣用金屬變爲貨幣就好了。

鑄貨在自由鑄造上必須是有完全的價值的。五盧布及十盧布的我們俄國的金貨是有完全的價值之鑄貨。反之，在非自由鑄造上，被販賣的金屬，例如鑄

塊的銀與銀貨之重量間所存在的差額常常有很大的。所以這時鑄造銀貨是可以獲利的。這樣，鑄造上非自由的我們俄國的銀盧布之中所含有的銀分比牠所能買入的要少的多。在一九一四年的市場上，純銀一封度有十六盧布的價值。賣者拿出有九六查洛特尼克（查洛特尼克相當於一封度之九六分之一——譯者）的銀九一封度，可以領取各貨幣含有純銀四查洛特尼克二一獨利亞的一六盧布的鑄貨。即賣者在鑄塊上拿出了九六查洛特尼克，祇能領取六七又二分之一查洛特尼克的貨幣。

一八九七年至一九一四年之間，我們俄羅斯雖有三個的貨幣金屬——金，銀及銅——而本位金屬在我國則只有一個，即金而已。

含有純金一七·四二四獨利亞的金盧布是當作貨幣單位使用着。有無限支付能力的只有金與能與金於交換的兌換券而已。若有一個必須支付他人十萬盧布的商人而以全金額用銅貨或銀貨去償還，則債權者有拒絕領取銅（二千匍匐

的重量的)及銀(約百二六匍獨的重量的)之權利。但是，這金額裏有五匍獨以上的重量，他必須領取相當於上的金額的金。

對於重要的外國金貨單位之金盧布的相互關係(平價)如次：

一盧布等於法蘭西的二·六七法郎，德意志的二·一六馬克，荷蘭的一·二八格爾盾，斯堪狄維奈半島的一·九二克郎，英國的〇·一一磅，美國的〇·五一金元(\$)，日本的1·〇11圓(Yen)。

銀貨幣銅貨幣那樣，在俄國只是單純的補助貨幣。俄國的補助貨幣有二種。

即(A)銀之高率標準貨幣(對於一封度含着純銀八三·五查洛特尼克)是一盧布(註一)，五課貝克，二五課貝克其享到補助貨幣之通用只許二五盧布爲止，(B)低率標準(對於一封度含有四八查洛特尼克)是銀(四〇·一五，一〇·五課貝克)及銅(五，三，三，一課貝克，二分之一課貝克及四分之一課貝克)之皮龍貨幣。皮龍貨幣祇能通用到三盧布爲止。補助貨幣之發行通常

是非常有制限的。因此在我們俄國，其發行額對於全住民每一人不許超過三盧布之外。

(註二) 一盧布含有純銀四〇五獨利亞。一盧布的金重量在與混合物一起時有四六六·五五獨利亞。

不是說僅僅補助貨幣是必須非自由鑄造的。例如，在銀爲本位金屬的英領印度，主要的貨幣單位路比（相當於〇·三二四四金元）自一八九三年以來就是非自由的鑄造的。本位貨幣之非自由的鑄造之結果，發生這等本位貨幣之購買力與被製造的金屬之價值之間的差異。貨幣金屬之價值無論怎樣動搖，但這不能直接地有影響於貨幣之購買力。這恰與大洋上的水準之低下不能直接的使與大洋隔絕了的水域之水準低下去一樣。關於這點，間隔通常是限於一方面的，特別是存於不完全價值貨幣一方面的。試想像相反的一面吧。假定銀由某種原因而騰貴了二倍。那末，含有六〇乃至七〇課貝克的實際的價值的我們俄

國金本位制的銀盧布亦將享有二倍之價值。即變爲一盧布三〇課貝克了。因此，不交出對於商品有一盧布的價值之這個貨幣，反使牠熔解成銀而領取一盧布三〇課貝克的較爲有利了。（實際上貨幣之再熔解，在俄國是由法律嚴重地禁止了的，但要監視再熔解之有無却是非常困難的，因此這個法律祇是一種死文。例如齒科醫生公然的熔金貨來做義齒）又更大些的脅威是貨幣在世界市場上常常不依照其面記的價值來評價，反是由含有金屬量是多少來評價的這件事。價格以上的貨幣轉瞬間就有一部分被再熔解起來，一部分流出到外國去或被藏匿起來。

所以，非自由的所鑄造的本位貨幣與補助貨幣通常同樣沒有完全的價值。反之，不完全價值貨幣必須是非自由的所鑄造的。假使政府不僅對自身將有七課貝克的價值的銀片換做一盧布，而且亦爲他人代做這事，則想利用造幣局之這種親切心的希望者恐怕非常之多吧。當作本位金屬的銀（法蘭西，北亞美利

加及印度) 移到非自由鑄造去的最重大的事情是與全比較上銀的價格低落之結果。

在世界大戰大團圓的前夜，首推金演着本位金屬之任務。然而這是從久長的鬭爭之後纔征服了銀的勢力，而且還尙不能完全將牠征服。隨世界的經濟關係之強固，有完全的價格的本位貨幣之必要對於各國愈覺明白了。貨幣在其本國內存在之間，若不非常大量的發行他們，則可不傷及其不完全的價值。倘若鑄貨一經走出自己的祖國之境界，則事情必將一變。

當然的，若當該貨幣之故鄉，例如甲國在國外有許多的債務者，那末其自身雖爲不完全價值的甲國的貨幣也仍能在外國找得許多的希望者的。爲什麼呢？因爲這貨幣可以用作去支付甲國民的償還的。若在甲國，不完全價值貨幣能毫無障礙的與完全價值貨幣相交換，則更爲便利。大戰前的法國的不完全價值銀貨五法郎及我們俄國的補助銀貨盧布皆是這樣的。但若沒有這樣很方便

的狀態之時，則發現在外國的不完全價值貨幣單單只有一片的金屬之意義而已。甲國內的貨幣單位之購買力與其貨幣單位之外國市價之間將生甚大的差異。

因此，世界的經濟關係鞏固起來，且外國市場對於各國都愈見重要之時，則各國愈益切實地感覺有在國內及國外的貨幣之購買力之間沒有差別的堅實的匯兌市價之必要了。金既成爲世界的貨幣，則這可由自由的鑄造有完全價值的金貨來最確實地達成了。

雖然，實際上在若干的國家中，當採用金單本位制（單本位制即單一的金屬本位制之意）之際，遭遇了許多的障礙。因爲由金單本位制之施行，則從前在造幣局所使用的一切的銀除了生產上有必要的以外，勢非完全的棄却不可，然這要使銀鑛的經營主陷於苦境，且要招他憤怒的。其次因在一切的國家裏，有一羣人是對於祖國的本位貨幣之市價之低下有着積極的利害關係。這一羣人就是地主，工業家及輸出商品到外國去的商人。他們對於所販賣的商品是受取

外國的貨幣，而將這等外國的貨幣換進自己本國的貨幣。他們歡迎由交換外國貨幣而能多得本國貨幣這件事。即他們喜歡本國的貨幣市價低落的時期。

於是，對於複本位制（即有二個的本位金屬，這時候這二者就是金和銀）發生鬥爭。複本位制之純粹的形態存在於一七一七年至一七七四年的英國，及一八〇三年至一八七四年的法國。

在法國，又同樣在全拉丁的貨幣同盟內（註一），決定金與銀的價值之間的相互關係爲一五半；即從全一噠羅格蘭姆比從銀一噠羅格蘭姆所鑄造出來的要鑄造多一五倍半的貨幣。實施複本位制的其他諸國大體上也決定着這樣的相互關係。二個本位金屬中的各個的價格在市場上當然是有各種的變化的。例在法蘭西，常常爲自國的造幣局做一種大規模的買占來防止銀之價格之落下。總之。動搖不大之間，複本位制是能夠持續下去的。

（註一）法蘭西，白耳義，瑞士，意大利，希臘及羅馬尼亞諸國在十九世紀

之六十年代，曾在相互之間，締結了一種關於共通於這等國家的同一的複本位制之實施的協定。爲其根底的法郎（意大利爲里克，希臘爲獨拉夫馬，羅馬尼亞爲克蘭）相當於〇・三七四九八盧布。銀與金同樣需要自由的鑄造。

自十九世紀之七十年代所開始的金的價值與銀的價值之間的差異終於急速的增大了。德意志從戰時的法蘭西獲取了五十億的金以後，就從一八七三年變銀本位制爲金本位制了。而且德國把蓄積在自國內的銀與在拉丁同盟諸國——因這裏銀之鑄造與銀貨之交換金貨同樣是自由的——的金交換了的結果，使拉丁同盟不得不停止銀之自由鑄造了。而其他諸國也追隨了拉丁同盟之前例（奧大利在一八七九年，北美合衆國及印度在一九九三年實行停止）。

雖然如此，拉丁同盟諸國的不完全價值的五法郎的銀貨與北美合衆國的銀元依然保持着無制限的支付力。這樣的複本位制之形態（二金屬皆有無制限的

支付力，不過只有一金屬可以自由鑄造的）稱之爲跛足本位制。

第十七節 紙幣（鈔票）

大戰把金從流通界驅逐出去了。只有北美合衆國及多少在日本有一些流通而已。不換紙幣占領了金之位置。世界大戰消費了多額的貨幣，使歐羅巴的一切國家不由不盡全力的來依賴印刷機了。流通界充斥了紙幣，而金則一部分停藏於中央銀行之庫中，一部分藏匿於床下而不出現了。

但是，紙幣從前也曾存在過；至一八九七年財政大臣衛載氏實行了貨幣改革爲止，俄羅斯的貨幣之流通全是紙幣。只有皮龍舊銅貨是從金屬（混合物很多的銀及銅的）中鑄造出來的。

其他諸國在某一時代中也有同樣的情形。

因為政府以紙幣去支付其費用及債務，所以政府只有當作收入之源泉去依賴紙幣之發行了。而經驗也表示在某種條件之下紙幣是能多少圓滿地足供流通之用的事實。因此，有些人們，以為國庫中一定量的貴金屬之蓄積全然沒有使與紙幣相等之必要，紙幣是不兌換的，紙幣可由國家的全財產來作保證；關於這等事情之記載只在如下的意義上可以了解：即以國家所支配的財產去與紙幣相交換。在資本家的諸國家裏，例如國營鐵路之運輸，官山之材木採伐等等是與這有關係的。

此外，國家在直接稅及間接稅之支付上受取紙幣。（通常以金來徵收關稅的是例外）。在每種場合，我們可以看到記載着可與金屬相換取的紙幣。（例如「沙皇」的紙幣是這樣寫着）不過，這是這種貨幣不是紙幣而是信用貨幣時代一般的遺制。

然若國庫貯藏部所保管的金屬因紙幣之不兌換而與此沒有直接的關係，則

國庫或銀行之地下室不是爲他所存的紙幣藏着金塊或否的問題對於紙幣所存者是不發生什麼問題了。

爲使紙幣多少圓滿的可供國內的流通之用起見，如經驗可表示的，不可多發紙幣，又其國家之法律須承認其一定的支付力，即當支付之際，必須不受金額上的制限。

在紙幣制度之下，本位制只在名義上（依照名稱的）是金屬本位制。紙幣單位之購買力低下之時，對於低下的程度可以從紙幣單位與金屬單位相交換之實際必須支付的貼水（補充費）來判斷的。

確定紙幣購買力之落下程度還有其他的方法。指數之方法就是這。

在我們俄羅斯，一九一三年的物價普通當作指數之基本，現今也正使用着。而此物價被作爲標準價值。製作指數之方法有非常之多。在我們俄羅斯，用作制定勞動工資的所謂預算指數（工資由這指數來決定的）所採用的此等方

法中之一，現在寫在下面。一九一三年在莫思科的十盧布所值的商品（勞動者之生活手段）之品目也記載着。

註一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由所屬於國家計劃部的指數委員會所規定的對於戰前十盧布之預算指數之品目書。

A. 營業生產物

- | | |
|----------------|------------------|
| 一. 裸麥粉 | 一匊獨 |
| 二. 小麥粉 | $\frac{1}{2}$ 匊獨 |
| 三. 碾割麥 | 七封度 |
| 四. 馬鈴薯 | 〇·九五匊獨 |
| 五. 酸化的 Cablits | 八封度 |
| 六. 糖蘿蔥 | 四封度 |
| 七. 葱 | 一·七封度 |

用 信 及 幣 貨

- | | |
|--------------|-------------------|
| 八· 肉 | 七· 八封度 |
| 九· 牛酪 | 一封度 |
| 十· 純牛奶 | 五 $\frac{1}{2}$ 瓶 |
| 十一· 雞卵 | 三個 |
| 十二· 植物性油 | 一· 七封度 |
| 十三· 普通的鯡(重量) | 三封度 |
| 十四· 糖(精製糖) | 二封度 |
| 十五· 鹽 | 二封度 |
| B· 生活必需品 | |
| 十六· 鞋 | 〇· 〇七 |
| 十七· 呢絨 | 二· 二亞兒辛 |
| 十八· 布 | 〇· 七亞兒辛 |

十九．內地呢絨

○．一六亞兒辛

二〇．燈用煤油

六封度

二一．每月的肥皂

一封度

二二．普通香煙

○．一八封度

二三．火柴

三箱

二四．薪

○．〇二四沙琪。

我們可由決定此等物品對於這種數字騰貴了幾倍來決定當該數字之指數。

例如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上記的全商品之價爲二億七千四十六萬四千盧布（照從前的計算），因此可知全商品在莫思科騰貴了二千七百四萬六千四百倍。因而可知指數對於莫思科之上記數字爲二千七百四萬六千四百了。指數是因商品之性質（農業，產業，一般的），又因價格之性質（批發，小賣），又因地域之範圍（例如莫思科或全俄羅斯）及因計算法自身而異其數目。表示個個的商

品底價格之騰貴的數字爲表出平均的騰貴可以由加了以後來除一下，或將數字乘了以後，再從此抽出根來製成的。一切的商品可以當作同等的商品來作出指數，或依照其在市場上所演的任務來計量的。依這樣的方法，在預算指數上，裸麥粉比小麥粉爲二倍之量，比 *Oats* 爲五倍，比糖蘿藦爲十倍。

埃克鐵莉娜二世時代的一七六八年所發行的紙幣，最初有證券的性質（註一）。因爲各發行紙幣盧布在發行銀行中是相當於由銅貨（實際上，這貨幣的數量有不足的）所保管的金屬盧布故。然在一七八六年，兌換券已經祇有半分的正貨準備了。（對於兌換券四千六百二十萬只有鑄貨二十萬）。在埃克鐵莉娜二世紀之終，流通界中的兌換券僅僅準備了五分之一的金屬。（對於一億八千五百萬盧布的兌換券，由金屬所保證的只有二千萬盧布）。國庫遭遇了財政的困難之時，常是依賴紙幣之發行的。兌換券於一七八六年停止了與金屬之交換；於是兌換券之購買力益見低落了。銀之兌換價格算作百分之百。這樣，

在一八一〇年，對於銀一盧布須兌換券三盧布，一八一七年須三盧布八四課貝克，一八三九年爲三盧布五〇課貝克。能這樣比較良好的原因是在於一八一八年至一八三九年之間從流通界中排除出了約二億盧布的兌換券所致的。至一八四三年終至減低到平價爲止。即兌換券低落之事實被公然的承認了。兌換券一盧布對於含有純銀（註二）四查河特尼克二一獨利亞的銀盧布之關係被定爲平均七分之二。即認銀盧布平均爲兌換券三盧布五〇課貝克。爲代替兌換券，發行了一種信用券，這在銀盧布上記戴着，而且可與銀行交換的。

註一 證券有這樣的目的，即使金屬貨幣之所有者可避免金貨之大小，重量及貨幣流通之際不可避免的要發生的重量之磨滅及消耗。發行證券之制度是爲代替鑄貨來發行的，且保持一切的鑄貨爲一種神聖的東西。在蘇維維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內，用於對於運送之支付，因而當作金子而流通着的交通人民委員會之無利息短期債務是用證券之名義來發行的。

註二 這盧布至一八一〇年被認爲基礎的貨幣單位。所以在一八一〇年已

公然的完成了從不安定的銅本位制到銀單本位制之移動。

賽白斯特波爾的戰爭破壞了信用券之兌換。因此這等的信用券事實上已變爲從前一樣的紙幣了。

紙幣流通之初期尙繼續到一八九七年爲止。賽白斯特波爾及土耳其戰爭時代的紙幣發行之增大使紙幣盧布極度的低落了。其低落的程度雖不到數百百分比，但已到達了數百百分比了。

自一八八一年至一八九六年之間，政府雖完全自己制止紙幣之新發行，但盧布之市價在外國依然受着強大的動搖。在動搖的市價之下，關於外國契約之多少正確的商業上的計算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俄羅斯愈見密切的與世界經濟結成關係了。在外國的俄羅斯之國家的信用因紙幣流通完全陷於危境之中。

重新樹立貨幣流通這件事對於沙皇政府是特別的有必要的。其出路只有一

個。即使之移行到成完全的價值的鑄貨之流通去這一方法而已。全成爲世界的本位金屬之後，移到銀去是已經沒有意思了。數十年間動員了金之基金（大部分是由借款來動員的），至一八九七年始回復了對於金的信用券之自由交換。

一八八五年所規定的二六·一三六獨利亞的金盧布被削減了三分之一（註一）。而規定一盧布之純金含有最爲一七·四二四獨利亞。規定含有純金二查洛特尼克六九·一三五獨利亞的十個帝國盧布均等於十五盧布，五個帝國盧布則等於七盧布五〇課貝克。爲這新平價減低以補助貨幣之形態所發行的銀盧布，由保持四查洛獨尼克二一獨利亞的純銀之以前的內容得蒙着幾分的假面。一八九七年因銀大形低落，所以實行這事沒有多大的困難。

註一 金盧布收縮到能適應外國的匯兌市價那樣。即使一盧布成爲二·一六馬克。衛戴氏爲給可能的減低平價起見，由次述那樣的人工的方法至改革爲止在若干的時間內維持了，（一盧布等於二·一六馬克那樣的）

市價。即當紙幣盧布的價格落下之時，則在柏林交易所買占這等紙幣盧布，反之，若盧布的市價有騰貴到比他所希望的標準以上之時，則賣卻這等紙幣盧布。衛載氏出賣穀物給德意志而受取馬克，更防止盧布市價之騰貴，使地主在兌換這等馬克爲盧布時不至受其損失。

自一八九七年至世界戰爭開始爲止的時代間，在俄羅斯的紙幣之歷史是絕了的。如我們後面所述那樣，信用券自一八九七年的改革之後已經不是紙幣，而是信用紙幣了。這等信用券在世界戰爭開始之後，國家以收入爲目的而重行發行之後，復漸歸爲紙幣。

宣戰佈告後經過了十日，信用券與金的交換就行中絕了。同時會計局從國立銀行之手借入了極度多的資金。國立銀行所以印刷信用券的，不是因爲這銀行曾經行過那樣是與商業及產業的信用之自己的機能有關聯的。在今日，印刷機是爲國家的會計局之必要而運轉的。戰爭之初所流通着的十七億的金信用券

於是變爲紙幣了。一九一五年一月一日，這已達於三十一億二千五百萬，一九一六年一月達到五十七億三千七百萬，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到了九十二億五千萬，而至十月革命之初竟已達到百六十億以上了。

一方面因戰爭而疲憊了的國家的商品愈見減少了。紙幣之額增加了。商品市場之每次的縮少，伴隨着商品價格之自然的騰貴。最初當作收入之主要的源泉只有印刷機的蘇維埃政府爲要買一些僅少的物品也不得不發行巨額的紙幣。而一處發行了的紙幣是不會回轉來了。終至轉落到期望能回復其購買力之下落而藏匿於瓶中的村落去了。然在實際上，每一次新的紙幣之發行，愈使盧布暴落，愈使物價騰貴到不可相信的高度。一二年六月之後半，在莫思科，麵包比戰前要騰貴到十四萬倍，馬鈴薯騰貴到十七萬倍，而糖之價格竟騰貴到七十一萬四千倍。

還存在市民戰爭的事情之下，爲平與收支起見，不得不每次增高紙幣發行

之規模。

一九一八年一月一日，紙幣的流通額爲二百七十億，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爲六百十億，一九二〇年之一月爲二千二百五十億。

一九二〇年，紙幣之發行已達九千四百三十五億八千二百萬。一九二一年達到了十六兆以上。一九二二年爲容易計算起見，實施了狄諾米奈基亞（改稱），將以前所發行的一萬盧布使與一九二二年的一盧布相等。一九二二年的紙幣發行之總額依照是年的記錄爲千九百七十二億七千萬。一九二三年實施了第二次的改稱，而以一九二二年所發行的百盧布等於一九二三年的一盧布。

在一九二二年之終，財政人民委員會以國家之收入及支出的均衡爲目的所發行的不換紙幣其尼茲奈克和記載着豈爾瓦耐芝的銀行券發現於流通界了（豈爾瓦耐芝含有純金一查洛特尼克七八·二四獨亞利，相當於十個金盧布）。銀行券，這是信用貨幣。爲什麼呢？因爲這等銀行券是爲產業信用而由國立銀行

所發行出來的。

要曉得信用貨幣，須先知道信用一般。

第十八節 商品信用。票據

市場上所行的買賣不一切都是現金算賬的。

生產出商品的企業家與商品底消費者之間大抵介在着批發及零賣商人。零賣商立在生產與消費間的接合點上。只有在零賣商店或小商店的陳列櫥中之時，商品纔得映於消費者底視界（眼睛中）去。無論怎樣快的生產出商品，但爲販賣自己的生產物須直接經另賣商人之手或經批發商人之手，所以生產企業在這點上是依存於商人的。但是，產業家在這裏要遭遇商人有現金不足之障礙。對於商品之銷路有着利害關係的產業家，於是只得以信用來交給要購買商

品而後有充分的現金的批發商人以商品量了。批發商人對於零賣商人也做同樣的事。零賣商人自己也時常給需用者以信用。最常常依賴於需用者底信用的是勞動力底販賣者，僱用作工的人們，他們不得不用自己的購買者（他們底勞動工資是由他們所出賣的勞動力已經被消費了之後來支付的）。但是產業的企業由信用來領取的不僅是勞動力，他們在購入原料，燃料，補助材料，往往購買機械之際，也同樣利用着信用。

支付債務在信用流通上通常是由票據來保證的。

票據是被記入於付清了匯兌票據稅的特別的用箋之中，且享有普通的借用證書所不能享受的特別的權利。關於票據之訴訟上的要求是不得爭辨的，苟非被告自己能爭辨署名蓋章之真偽。

票據有約定票據與匯兌票據之分。

約定票據之原形

莫思科市一九二三年十月一日發出金額一・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一九二三年之印)

「穀物輸出」股份公司限於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依這支票向
莫思科市的「穀產」股份公司或其指定人支付一九二三年的
琪尼茲奈克百萬盧布

「穀物輸出」股份公司

經理人(署名)

匯兌票據之原文如左

莫思科一九二三年十月一日，發出金額一・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一九二二年之印)

限於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請依此支票支付「穀產」股份公
司金百萬盧布(用一九二三年的琪尼茲奈克)

「穀物輸出」股份公司

經理人(署名)

莫思科市

「中央同盟」公啓

如右所引用的原形所表示的那樣，約定票據是以甲向乙所作的支付之約定
為內容。(由票據發出人向票據受取人)然而匯兌票據則為票據發出人命令票
據支付人向票據受取人支付一定的金額。

固然，匯兌票據自身還不能由此來使票據支付人負擔應當支付的義務。他或許會有完全不知發出人爲何人，或毫無因他底命令來支付的理由。因此，匯兌票據必須預先呈示票據支付人。倘若他在票據面上記入他的承諾，則票據之支付是承諾人的義務了。在前揭例上，『中央同盟』必須承付票據。承認要印在票據面上，要記入『承諾了』，或『接受了』之字并署名。

爲保證信用所交與的商品之支付而利用匯兌票據之時，則債權者從如一個發出人。發出人指定他自身或指定他自己必須支付的他人爲受取人。受取商品之際，承受票據的債務者變爲承諾人。但在俄羅斯，則這種場合大抵是使用約定票據的。

票據可由背後簽名在（票據之背面署名讓渡。簽名只須單獨署名）之方法來讓渡給他人。因此，例如批發商人從零售商人所領取的票據用簽名的方法可以對工廠主那裏取來的商品之支付而讓渡給工廠主。所以，票據是與商品過程

取反對的路程的。工廠主也可將票據賣給銀行（票據之貼現）。票據的期限一到，另賣商人同時須直接向銀行支付票據上所書的款額。他在期日內若不支付金額，則基於簽名銀行有自行認定後向批發商人或工廠主要求支付之權利。

關於零賣一方，票據不大被利用。普通所利用的是來往賬。

第十九節 貨幣信用，商業及不動產抵當銀行。

資本無論取着貨幣形態或者商品的形態同樣能招致利潤給產業或商業資本家。其結果，在資本家的社會裏，沒有人像在奴隸經濟或封建經濟的時代裏財產家所行的那樣單純的蓄積財寶之人了。現在不是關着鎖而為家人保存金錢或埋諸地中，而是將金錢去投資了。即直接投放到產業或商業去，或以信用貸借給產業或商業去了。自己不能或不喜歡「從事業業」的有錢的人們，可將其自

己的資本貸借給那以自己的資本還感覺不充分的企業資本家去；而企業資本家以利息的形態分配利潤之一部分給他。利息之比率是非常多種多樣的，第一，依存於信用資本之需要及其供給，第二，依存於債務者之信用能力，信用契約之時期，及性質之程度。在舊的資本家的諸國家裏，利率之比有因信用形態往往低落到年百分之二或其以下的。

貨幣信用主要的集中於信用事業。而這信用事業中銀行特別占重要的地位。銀行常盡信用資本底供給與對這資本之需要之間的介在者的任務。

銀行是像一國的自由貨幣手段流入進去的貯藏所那樣的東西。貸金者的（不從事事業，而以資本之利息生活着的資本家）資本，商工業之一時的不需要的貨幣手段，國家之預備金，勞動者所貯藏的零細的金額，這一切的金錢都直接或經過儲蓄銀行而流入到銀行去。

銀行之活動可分為受動的（銀行由信用受取金錢）及能動的（銀行由信用

貸出金錢)二種。

第一先來說明對工業及商業給與財政的援助的商業銀業之活動吧。商業之受動的活動中之重要的爲定期及活期儲金之受納。定期儲金對於銀行比活期儲金爲更有利的。爲返還前者，銀行只要準備一定的時期爲止的自由的金錢就夠了。然爲返還活期儲金，則銀行不得不時常準備金錢。因此，活期儲金比定期儲金之利率爲低，甚或一點却不付利息的。

許多的銀行由對於自己的顧客提供保管財寶的保管箱而向顧客取特別的貸與料金。保管箱普通有二個鍵，一爲銀行所保管，其他的一個則歸保管箱使用人去保管。保管箱之貸與料當然不是信用上的活動，保管儲內的價值是一種死財。

儲金之特利的形態普通爲活期交易結賬。銀行與某個人或某一公司開活期結賬而算其會計。即他承受不得不付的支付，且實行其所發出的支票來支付。

支票恰如憑票付款的匯兌票據一樣，是對持票人所發的，又在活期交易結賬上所有的範圍內可以不需承受來實行的。支票只有極短的時期內（普通五——一〇日）可以通行的。支票是記入於通常由銀行所給與的粗釘小本（支票賬）的特別用度之中的。

商業銀 底能動的活動之中，占據第一的地位的是票據貼現。

對於某種企業甲所發送的商品，試以票據，例如以一萬盧布為期三個月來承受吧。但是，這企業不能等到到期。這企業為生產新的商品不得不買原料，但手邊沒有自由的流動資金。於是這企業得將票據向商業銀行去貼現的。（註

1)

貼現料假定為相當於年百分之六吧。三個月則為百分之一·五。而一千盧布之百分之一·五則為一五盧布。這就是銀行對於企業家之要求簽名所支付的1000—15=985 盧布。（註1），如既述的，若發出人於限期內不曾履行票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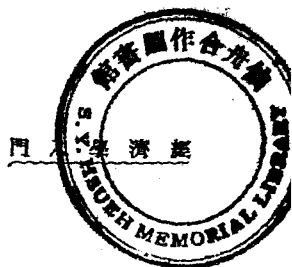
支付，則這簽名就成爲必要不可缺的。這時候，銀行有向甲請求支付票據之權利。這樣，貼現是只承受有二個的簽名的票據。

(註一) 銀行當然只對認爲可靠的資本家打貼現，對於初對面的任何人都不能幹的。「貼現信用」對於各顧客規定了一定的最大限度。

(註二) 這金額常常復被所謂手續料這形態來貼現少數的。

商業銀行之能動的活動之另一形態是抵當貸與，即以抵當有價值的東西而貸與之事，例如貴金屬塊，利附證券，股票，倉庫證券(註一)，船貨證券(積貨於船時所付與的載貨之證明書)及鐵路裝貨之鈔章等等。

(註一) 領取一定料金來保管商品的特殊的企業有倉庫業，在受取商品之時，他們交付記明商品之數量及性質的證明書。倉庫證券能够作爲賣買及抵當之目的物。或某個國家，對同一的商品有交付二種的證券的，即爲賣買的存入證券與爲抵當的入質證券是。若干的銀行設有保管在保證



貸與時所受取的商品之倉庫。

特殊的倉庫有起穀倉庫。在這裏承受保管的商品及穀物是不分別的；即種種的經營主之穀物是被混合着。起穀庫倉之倉庫證券所保證的是全體地受取了有某一定量及某一定價值的穀物，但存物人不能要求存入了的穀物。起穀倉庫精選了穀物而將牠分爲一定的種類（標準）。

銀行可以對於願主設備一種特別活期透支，授信用給願主。而銀行由此授他一種即沒有一文的儲金之時也可在一定的金額之內發出向銀行取款的支票。

特別活期透支通常是由貨物或有價證券之抵當而開設的（柯爾貸與）。這對於銀行比平常的抵當貸與爲更有利些。爲什麼呢？因爲由此所認可的信用金額不是一次，而是漸次隨必要去回收故。

銀行可以允許願主向銀行發出一定額爲止銀行可以受取的匯兌票據。所以凡不欲願家所發的票據之信用而投放商品的人們，常以銀行底這種承受的票據

來交易的。與票據之期限到達同時，通常不是銀行來支付，顧客若不曾破產，則是顧客自來請付的。

在蘇維埃俄羅斯，所設保證信用代承受信用而發達着，企業時常從銀行領取「保證證書」，而不領取金錢，銀行由這保證證書來保證該企業所做的某種購買之支付。

除信用上的事情之外，銀行還營着信託業，業務。由自己的顧客底委任來賣買有價證券，承受管理及處分這等有價證券（這時的停止庫波，交換當籤的證券等等），承受票據及其他證券之 *в кассу*（註一），或發出支票給支配特定地的支店或匯兌交易地（註二），而從甲市轉送金錢到乙市去，對於此種種事務，銀行可在全委託額之比率上受取一定的部分，作為信託業之報酬的委任料或所謂手續料。

（註二）例如不以現金支付而輸送貨物，却向貨物指定地的銀行送往為：

1000 的倉貨證券的複寫本。銀行在不曾受領取貨人的支付額以前，可不將複寫本給他。

(註二) 與當該銀行有關係的他銀行。

不動產抵當銀行與商業銀行相反，不營短期信用而營長期信用，收取抵當，即由收取不動產底抵當而營貸與事業。(註一)

由不動產抵當信用而最多獲利益的為實行經營上感覺資產不充分的土地所有者及都市的房東，他不僅為建造新房屋去抵當既成的房屋來達得要金錢的目的，並且常常在受領不動產抵當銀行之援助之際來抵當建築中的房屋。他們為此要在房屋築成之時將其一部分置入抵當。土地所有者也同樣由不動產抵當銀行之援助來買土地，或行使在土地上所設定的抵當債務之移轉(註二)。

(註一) 商業銀行不能營長期貸與。因此他們自身只受領短期或活期儲蓄。

(註二) 試取十萬盧布的價格之土地為例吧。對於這土地的債務，向抵當銀

行借入七萬五千盧布，買主付了二萬五千盧布的未付殘金，自己再承受對於銀行之債務就好了。

不動產抵當銀行之信用因比較的低廉，所以依賴牠的不動產所有者非常之多。說這銀行爲都市之不動產及特別是農業之不動產之真實的所有者，也不是過言。因這銀行所貸與的不值資產之金價值，比金價值要遠得多（普通從百分之〇至百分之七五），所以在其價值之殘部中可從個人的高利貸借入條件更嚴酷的貸與之一部分（所謂二重抵當）。當不能履行支付而資產出於公賣之際，須先滿足第一抵當之要求，然後再去滿足第二抵當的要求。

商業銀行以儲金的形態運用牠們所必要的資產，不動產抵當銀行完全依賴他人之借領。這等銀行可以發行特別的約書即抵當書。這種抵當書記載着一定的利率，這或由紅利生活者爲獲得收入來買占，或在交易所中懸賭時被買收去的。貸與自身常不由貨幣來償還，而是用某程度能將足抵當信用的抵當書來交

付的。爲什麼呢？因爲債務者由販賣這抵當書而逸去市價十中八九的好樣。抵當書使債務者以抵當書名義以上的價格去出賣抵當書。但是，債務者也同樣可以不同現金而以銀行的抵當證書去代支付的。償還不動產抵當銀行之債務是在限期滿了之際一度實行的，而且在這時候，決定是每年只付利息呢，還是用年賦償還的方法，更決定百分率及債務之一部分的償還。不動產抵當銀行附有人工的地質改良銀行。不過後者特別對於爲遂行人工的地質改良事業——例如沼地乾燥法，灌溉路途之敷設等等有多額的費用之必要的——（即關於改良土地之事業）有効能的貸與。

第二十節 銀行券發行銀行。信用貨幣。

銀行與高利貸不同的地方不在於自身的金錢，而在於以儲蓄金這個形態所

搜集的他人的金錢去信用借給自己的願主這點上。

不過有一種銀行是自身製出流通手段，而以此去信用貸給自己的願主。這樣的銀行稱為銀行券發行銀行，這些銀行所發行的信用貨幣稱為銀行券。

銀行券的發行銀行關於發行券時要受種種的規則之制限。

大低要有某程度的正貨準備現存着為前提條件。

發行比正貨準備以上而且被許可了的額子稱為額外發行。俄羅斯國立銀行之額外發行到一九一四年為止是在三億盧布上下。縱令事實上有罕有的踏破這額外發行的限度，俄羅斯的銀行券即信用券除了日俄戰爭的期間以外，差不多常有充分的正貨準備的。

英倫銀行（註一）的額外發行相當於八千八百四十五萬磅。德意志的銀行（註二）之額外發行，戰前為止。普通平時為五億五千萬馬克，四季之終末（一年之四分之二），即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之終為七億五千萬馬克。用這

時候爲多種多樣的支付及給料和其他的支出同時交集，且又爲金錢需用增大的時候。

(註二) 英倫銀行是從一六九四年就存在的私人的股份公司。這銀行有二個部分，即發行銀行券的發行部與爲信用活動來交付所發行的銀行券的銀行部。

(註一) 德意志帝國銀行之資本也同樣是私人的(股份)，銀行之管理在於國家的掌中。

德意志銀行在必要的場合有比額外發行以上發行銀行券之權利。不過這時候該銀行必須向國家納付對於過剩發行額之年百分之五的特別稅。

法蘭西銀行(註二)之銀行券發行沒有依據正貨準備之必要，但這銀行券發行要受政府所決定的一定的最大限度之制限。事實上法蘭西銀行之銀行券到戰爭爲止，常保有很多的正貨準備。

(註一) 法蘭西銀行雖為股份公司，但國家所有着一部分的股票。銀行之議會是由股東所選舉的，不過總理是國家任命的。

這樣，銀行券與紙幣間的主要差別在於銀行券不是為國家當作商品流通及收入調達之工具來補充豫算之不足而由國庫所發行的，不過是為當作信用之工具而由銀行所發行這點上。因此銀行券也可稱為信用貨幣。紙幣是依照使用來發行的。如我們在前所指摘過的那樣，紙幣往往甚至被使用於購入破壞用的機械。銀行券之發行是由生產及商品流通之需要所惹起的。例如依貼現票據或有價物之抵當等，為調整信用活動上銀行所交附的銀行券，可在先付票據或買回抵當有價物之際，重新返還到銀行來的。倘若金錢之需要一般地減少起來，則過剩的銀行券將從受過銀行之信用的顧主之手而返近到銀行底會計處來的，再從這裏迴歸到銀行券發行銀行去。而這銀行券發行銀行迄市場對於貨幣之容量變化為止，可以將牠們從流通除外出或竟把牠們廢棄的。而紙幣呢，除等到

國家的財政狀況改善了爲止，是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回歸的。國庫在租稅的形態上受取這等紙幣，而爲補充國家之必要，又不得不把牠送到市場去。假若這等紙幣最初就發行了非常的多額，則牠們將阻止流通，產生膨脹 (Inflation)，而在這膨脹之際，物價騰貴是不能避免的。

這世界大戰爲止，銀行券在歐洲強國及北美合衆國中是無障礙的可以與金作兌換。(奧地利是例外)。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爲能無制限並自由的與有完全的價值的金貨相交換故，銀行券在世界市場上不會受市價之一切變動之影響。

在英國，德國，法蘭西及奧地利·匈牙利其他的歐羅巴諸國家，銀行發行券銀行爲私人的或半私人的機關。

只有俄羅斯及一九一三年以後(註二)的北美合衆國是把銀行券之發行握於國家底掌中。

(註二) 那時爲止，在合衆國有八百萬的國立銀行享受着直接發行之權利。

國民銀行之銀行券到現在都近不會全部的從流通界排除出去。

世界大戰以來，全世界停止了銀行券與金之交換。只有北美合衆國是例外。

在許多國家裏，銀行券不僅失去了其可兌換的特質，並且失去了其更本質的特質——即獨立於國家財政的特質。國庫用自己的短期債務之貼現這形態從銀行券發行銀行取用巨額的金或銀行券。銀行券從產業之信用制度的一手段變爲填補豫算之空穴的木栓了；即事實上已經變爲紙幣了。

由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一日的人民委員會之決定，賦與蘇維埃俄羅斯國立銀行有發行相當於一，二，三，四，五，十，二五及五〇貝爾烏盎斯的銀行券之權利。（參照十七節）

被發行的銀行券中之四分之一雖有黃金屬或依市價確實的外國的本位貨幣作準標，而其殘餘的部分則只有容易換作正貨的商品，短期票據及其他短期契

約作為準備。(向國庫要求貸與之際，百分之二五的正貨準備增加到百分之五〇)。銀行券要由政府之特別的法律來決定其與金相兌換的最初的期限。

正貨準備底分量事實上要高得多。這樣，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十六日，銀行券由發行部交出二千四百六五萬且爾烏盎斯給與管轄的會計。其正貨準備額如次。

金.....	八·五八八·四九六·九貝爾烏盎斯。
銀.....	七二·九九七·一
美國，英國及瑞典的銀行券.....	三·四〇七·九〇五·〇
合計	一二·〇六九·三九九·〇

即發行銀行券之約百分之五〇有金及確實的本位貨幣作保證的。殘餘的銀行券是由貼現票據及抵當物件保證了所指示的數字。

和銀行券發行底復活同時，我國踏進了貨幣制度向健全去的第二步。國庫

所發的補助紙幣制定了嚴重限界就是其例。一九二三年八月以來，琪尼茲奈克（蘇維埃紙幣）之發行限定了以金計算爲每月千五百萬盧布的金額。在最近的將來，隨我們俄羅斯財政之健全，國家的信用之鞏固，則紙幣發行之完全的停止及確實的本位制去的推移是可以預知的。

我們俄羅斯有二種本位制，即是銀行券與蘇維埃紙幣。前者是堅實的，後者則隨連續的新紙幣之發行而下落着。等於一貝爾烏盎斯的紙幣盧布是每天在增加着。這樣，貝爾烏盎斯的市價（註一）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一日等於七千盧布，同年的十二月一日竟等於一萬三千七百盧布。

（註一）市價是每天在莫斯科交易所內建立的。

連續地下落的本位制之主要的害惡即財政計劃及貼現之不可能這件事在我們俄羅斯已經由實現確實的貝爾烏盎斯本位制而除去了。一切的結賬以貝爾烏盎斯來計算的。對於商品之價格亦由貝爾烏盎斯的計算所決定。又以貝爾烏盎

斯來作計算，銀行及儲蓄銀行上確實行了活期交易結賬。

國立銀行採用着一種確實的方法，使我們俄羅斯的經濟國體當作購買者到外國市場之時，可不受損失的不取貝爾烏茲斯而受取確實的外國的本位制。因此對於金元 (\$) 的貝爾烏茲斯的市價是維持着平價。

貝爾烏茲斯的銀行券不是爲補充計算不足而由國家來發行，而是爲授信用給產業而由國立銀行來發行這事實，雖其對於金之自由兌換之開始還被遷延着，已將我們的貝爾烏茲斯作爲銀行券了。現在財政人民委員會由確實的本位制之確立及金屬流通之部分的回復而着着準備貨幣改革之完成。

如上述那樣，爲銀行券發行銀行之信用活動所發行，且爲商工業之信用制度之一手段的銀行券是最普及的信用貨幣。

銀行券實際上是票據及其他信用證券之代表者，銀行券是在這等東西貼現之際所發行的。票據近在銀行中保管之間，銀行券已經從甲到乙的讓後給人

了。票據底消滅要求相當銀行所有的票據額之復歸。不過我們在票據從零賣商之手移轉到零賣商，更移到工廠主去的實例上，已經曉得牠已完成其支付手段的機能了。因此票據也可和信用貨幣一樣來理處的。

銀行券及票據之外，支票也如我們前述的演着信用貨幣之任務。支票很使支付手續容易起來，又大使支付方法簡略起來。受取了給某銀行的支票之商店雖不能由此即向該銀行要支票所寫着的現金，但可以當作債務之支付或當作該商店之交易的證書而交與自己的銀行。這樣，各銀行在期限的終日可提出給種種銀行的支票的日子來計算的。銀行的代理人爲互相清算集合於特別清算所或局（票據交換所）裏；在這裏清算各銀行因到期的支票及票據不得不支付的支出。這裏只有差額是被支付，而且不用現金。而是用給中央銀行的支票來支付。清算所的制度普及於一切的資本主義的諸國家。但是相互計算的制度組織得最完備的要歸英國及北美合衆國。一九一二年倫敦票據交換所之交換額達到

了百六十億磅（千五百萬億金盧布以上）的巨額。紐約子的交換額也達到四千萬金元（\$）更大的巨大的數目。

銀行之發行銀行券這件事情與銀行之開與股票及債券之發行是必須區別的。國家在締結散款之際，不是獨立的，而是由銀行之援助及銀行之協同來發行自己的債券。發行自己的債券的許多的股份公司也由銀行之援助實行同樣的事情。但是，銀行參與發行事業底程度之差別是很大的。銀行只不過實行由委託所受取的商品的商人之任務而已。銀行可用債券及股票來交與金錢的先支。信任業已經變為信用事業了。銀行只不過以發行了的一切的股票及債券為投機目的物來買收牠們而已。最後關於股票，銀行有以掌握企業之權力於自己的掌中為目的而將這等股票及債券之大部收之於掌中的。這樣，結局會發生可稱為「專為參與的公司」這種特別種類的公司。占領及統治他種企業之資金為這種公司之唯一的目的。這樣的公司不僅買占既成公司的股票，並且創設新的股

份企業，而以「爲金融的公司」的性質而進入於市場來。這樣的公司與承受他銀行之銀行發行券之實行的銀行不同，牠們自身所有着牠們所承受的股票。

第二十一節 國際貸借

票據在國際的支付上演着重大的任務。

假定俄羅斯的商行在倫敦買了一副農業用機械吧。這商會爲省却餘分的費用，不即行對於這等機械之支付而送金去的，他將在相當的期間內買進可在倫敦支付的倫敦付款的票據（當然是充分確實的）。他發送這票據自身（外國匯兌）到倫敦去，以代替金錢之運送。送出了貨物到倫敦而應受支付的輸出商行或一般地在英國的銀行有着活期交易結賬的任意的商行也可以出賣致倫敦的票據。反之，例如對於俄羅斯的小麥應行支付的倫敦的商行將求買致俄羅斯的外

國匯兌。因此，從一國到他國的金錢之事實上的輸送至到最小限度。

致某一國家的匯兌隨對當該國之支付愈多，則定購的也愈多，從當該國對他國之支付愈少，則定購匯兌也愈少定購了。若他國不得不支付多額的金錢給美國，且同時若美國對於其他諸國只有很少額之支付，則想購買致紐約的匯兌者必多，但匯兌自身因美國負債之僅少，很明顯的要減少起來的。因北衆國有極順利的支付的平衡 (Balance) 這個原因 (即原因於合衆國有他國付牠的支付比要返還的來得多)，致紐約的票據之行市必要騰貴起來。反之，致當該國的匯兌行市在不利的支付的平衡之際是要下落的。

一國之支付上的平衡依存於這國家的貿易上的平衡，即貨物之輸入及輸出關係是很大的。(比較輸入有更巨額的輸出的諸國有利的貿易上的平衡，反之，輸入超過於輸出之時，則生不利的貿易上的平衡)。

歌羅巴的最寬裕的諸國戰前為止很久的在順利的支付上的平衡之下，保有

貿易上不利的平衡。因爲這等國家不僅對於輸出的貨物，而且對於借款的利息及償還支付的形態，也可被算入於金錢之中故。（註一）

（註一）對於運送所支付的金額（船資）能使國家之支付上的平衡成爲良好。

這個條件在有巨大的商船隊的英國之支付上的 *Balance* 特別有重要的意義。能使一國之支付上的 *Balance* 良好起來的條件之中，尙有由出國的

移民送到母國的金錢，送給從外國來的療養病人及旅行者的金錢等等。

與資本輸出之一切其他的形態同樣，借款自身在其發行當年要使授信用用的國家之支付上的 *Balance* 惡化起來的，但使受領借款的國家之 *Balance* 良好起來。不過在實際上，受領借款的國家所爲的定購，或前借款之利息及其他的納金，大部分都是由這借款來支辦的。

一國中有完全的價值的金貨及可與金相兌換的銀行券流通着之間，則該國的匯票市價只在金輸送的價值這一點上有高於金之平價（參照第十六節）或低

於平價而已。例取致倫敦的票據來看吧。在倫敦有支付的俄羅斯的商人爲什麼有倫敦的票據之必要呢？這是爲省却關於輸送現金的手續。假若前運對於他是多少利益之時，則他將買進票據的是很明白的。然若對於平價之騰貴要比現金輸送費更多的時候，則買進票據沒有利益，反使他要受損失了。這時他必選擇輸送現金到倫敦去的方法。他方面，他不願由出賣票據而損失多比從倫敦輸送現金來的費用。他爲由票據而來受取金錢計，爲什麼不將票據送往倫敦的某銀行而反出賣票據呢？因爲銀行不是代人負責送金，對於送金要受取幾許手續費。若這時候，要使他付高率的手續費，那末商人當然不會做這事的。

這規準叫做正貨輸送點之規準。匯票市價不能高於這點，也不能低於這點。若超過了這點，則以送金爲有利益。

一個國家行着不完全價值貨幣制度或紙幣制度之時，則這爲另一問題。匯兌行市在這場合是比平價要更低落的。而現在這可與一切諸國——除了北美合

衆國，瑞士，瑞典及幾外英國爲例外之外——相關聯地來考察的。

例如，致巴黎的匯兌行市比金之平價（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要低落到三倍以上。在法國金貨流通着之時，雖作用着正貨輸送點之法則，但致巴黎的匯兌行市在這等輸送點之內部裏是依存於法蘭西的支付 *Balance* 的狀態而動搖着。現今和流通界消滅了金一同，金輸送點之法則也歸廢滅了。除支付 *Balance* 之外，對於巴黎的匯兌行市還有一個原因，即受着法國自身的法郎之下落之影響。

匯兌行市時有依存於在將來要影響一國的貨幣價值這一事實而暴漲暴落。戰爭，革命的脅威，大規模的罷工，凶作之豫知，自然發生的不幸等等皆是。當該國家之貨幣行市即在海外的這種貨幣之價格是直接地依存於匯兌行市的。我們不可把國外的貨幣行市與在國內的這種貨幣底購買力互相混同起來。貨幣行市依存於匯兌行市。購買力（在這裏只以不完全價值貨幣或紙幣爲問題

的) 則依存於國內市場之狀態及發行貨幣之數量。

紙幣或不完全價值貨幣之市價比其購買力還要低下之時，則會發生所謂通貨之 *dumping* 的現象。

通貨的 *Dumping* (濫賣) 在世界戰爭之後可在產業不會被破壞，且貨幣價值落下了的一切國家上看取出來。最激烈的通貨之 *dumping* 發現於德意志。例如，英國人不在自己的生國中購買千磅的金屬製品，而購買千磅的德國的馬克，且以此去買進德國的同樣的製品為更有益。德國的商品一時因馬克暴落而充溢了一切市場，使英美的工業受到脅威。

貨幣價值下落的國家之工業的繁華猶如肺病患者的面色有純粹的紅色一樣。使個個的資本家富起來的通貨的 *dumping* 要涸竭國家的財源，使國家之實際的財富丟到國外去。

關係諸國家為安定匯兌市價及貨幣之市價一同起見，(使之固定於一定的

標準)而採用一定的滙兌政策；即在其市價將始下落之時，買入國際票據，較爲有利的之時，將拋出賣出去。市值在突變的暴落之際，這滙兌政策當然毫無作用的。

第二十二節 國家的信用

資本主義的諸國的國家自身要求着多額的信用。從很久以來，國債包括亞皮西尼(在亞非利加洲的東北的國家——同譯者註)的世界上一切的文化及半文化的國家裏都作爲所謂臨時豫算之主要的收入項目。

俄羅斯國庫之負債在世界戰爭開始之初爲九十億盧布前後，在十月革命之時，負債約略增加到三百三十億盧布了。

國家底長期借款是由發行債券的方法來締結的。債券除了罕有的例外之

外，都是對持券人發出去的。利息由利息票所支付的。限一定的期限所締結的債務之返還，是用抽籤的方法來實行的。（由運命來決定那一個號目不得不先行返還）。中了抽籤的號目，依照名義上的價值，即以債券所表示的價格（註一）來領支付。但還有永遠國債或利息國債是非常普及着。國家對於這種債務祇有支付其比率的義務；關於債券之償還，則祇在國家自身有利之時，即國家為減輕支付利息之重壓，在其有着資產之時來實行償還。在這樣的場合，國家擇定自己的債券之價格不高之時，且不致因自己的需要而使價格上騰起來，單在交易所上買占這等的債券。（註二）

（註一）額面上的價格與在交易所上債券所受到的真的價格不可混同。

（註二）在交易所的債券之值比額面高要貴的之時，償還之可能性在使債券之行市多少的低下起來。并且如額面高的去償還是不大願意的。

反之，若在交易所的債券之值比額面高要低的之時，則如額面高的償還

給予債券所有者以多少的 *Premium*。這樣的時候，償還之可能性在使債券之行市稍爲貴一些起來。

像這樣的，償還雖爲任意，但這并不爲使利息公債之購買者絕滅的。爲什麼呢？因爲這種公債很容易在交易所來與金相兌換故；更且交易所之值是與額面高有同一的，有時亦有高於此或低於此的。因爲這是依存當時的利息之平均標準有幾何這件事上。

假若將金錢交給完全確實的人的手裏而能很容易的受領五分的利息，則誰都不會對四分利的百盧布債券支付百盧布吧。爲自己的資本找尋着投資地的貸金業者將依比例的方法來判斷的。

對於年收入五盧布，我可以付百盧布。

對於年給四盧布的債券，我只能出四盧布。

又是以四少於五的比例，比百要少的比例。

$$X = \frac{100 \times 4}{5} = 80 \text{ 盧布。}$$

四分利的債卷之交易所底價值大約是這樣的。反之，利子之平均規準低於三以下之時，則債券之交易所底價約為 $\frac{100 \times 4}{3} = 133\frac{1}{3}$ 盧布以上。

與長期借款同樣，政府還締結一種短期借款（國庫之短期債務）。這短期借款是時常被整理的。即常被變為長期的借款。所謂「整理公債」就從這裏發生的。

倘若締結了高利率的長期借款的國家後來忽能在有利的條件不借入金錢，則國家要實行借調，即實行以低利率的他種借款來代替高利率借款。這時候，債券之所有者在新借款的債券或受取額面上的金錢這兩者之中選擇一種來代替自己的債券。

富鐵借款占着一個特殊的地位。富鐵借款有時不將利息的金額平等的分配於債券所有者之間。利息之一部是以大小的資金之形態來分配的。

政府所保證的由股份公司的借款的形式之負債亦爲國債之一部分。政府對於股份公司之工作（例如敷設鐵路）有非常大的利害關係之時，或這股份公司爲獲得這工作之保證而對政府加了必須的壓迫之時，政府纔對這借款作保證。

與提供給商工業，且爲商品之生產及流通之必要所使用的信用相異的有消費的信用，這是被消費的目的所直接利用的東西，已在前面說過。國家的信用同樣帶着大部分消費的性質。更有爲軍事上的必要所利用的信用，是這有破壞性的了。但是國家爲建設鐵路（註一），運河，道路等等而使用信用之時，則是利潤問題。

（註一）但是鐵路常有不以經濟上的考慮作出發，而有以軍事上的考慮（爲戰時便於運輸軍隊起見）來敷設的。

地方自治體的機關也同樣提起對於信用的要求。關於都市的公益建設之大事業（自來水，下水，電車等等）以現在的收入或預備金來計劃的差不多是沒

有的。

都市，地方等等在這個場合也發行公債（市債）。現在沒有一個大都市不是依照前述的方法來借長期借款的。

在破壞了的俄羅斯的經濟之復興過程上，蘇維埃政府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之下不由得不需要信用。但蘇維埃俄羅斯的國家的信用之擴張逢着了如下的障礙，即有產者階級是我們最惡的敵人，且勞苦者沒有充分的貯蓄，因此他們不能給自己的國家以必要程度的信用借貸。但我們俄羅斯的短期借款（穀物，糖，鐵路的）是收了大成功。關於我們俄羅斯的長期借款則其成功將隨我國現在的非常之高的利息之標準漸行低落到接近正常的之時而增大起來吧。（我們如前所述的，一般地利息之標準高貴這一事件使利息附證券之價格低落起來），到那時為止，我們不想停止強制的去鎖賣借款。問題在於我們在豫算案上還有存在的缺陷是以發行紙幣的方法抑或以借款的方法補充在這一點的。

第一的方法是紙幣膨脹的方法，要體隨由此所生的一切的結果的方法。第二的方法是決定的使盧布有終極的安定，且由此移行到單一的強固的本位貨幣去的方法。一九二四年二月以來歐羅巴的諸國政府，接連的承認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其當然的歸結是爲我們俄羅斯開放外國信用，這是無疑的。

第五章 商業

第二十三節 世界經濟

資本家的社會之一切生產物取着商品的形態。生產者不單是將商品投諸市場，而且在建設用的材料，機械，原料，勞動力等等的形態買進這等商品。金屬產業，林產業，纖維產業之生產物是機械建造產業，材木使用產業，裁縫產業底原料。這樣，市場不僅連絡生產與消費者，而且連結一生產部門與他的一生產部門。更且我們在市場上不僅遭逢消費者與生產者，還遭逢到商人。他們商人之購買商品不是以生產爲目的，可不是爲消費的，是爲達得利潤去販賣他們來買的。

在某種場合，從生產者到消費者的途上，商品不出都市，地域及地方之外。這時候，商品之移動把某都市與這都市之周圍之農村或近鄰的都市連結起來的。這是商品以地方市場爲目的而生產之時的現象。

但大抵的場合不是這樣的，庫盤地域的小麥，莫思科工廠地帶的更紗木棉與眾斯緊織布，及獨耐之盆地的煤炭與金屬等，其大部分不被其所生產所採掘的地域所消費的。分業存在於個個的地域之間。這分業第一由於地質與氣候的各別之不同。莫思科不得不從土耳其斯坦購求棉花，從黑壤地帶購買小麥。爲什麼呢？莫思科附近完全不能栽培棉花，小麥的生長也不良。列寧格勒不由不使用從遠方輸運來的煤炭。因爲其附近沒有石炭的堅坑故。諸地域間的分業往往有因技術發達程度之相異而起的。莫思科地域因其著名的歷史的原因，有數多的紡織及織物工廠，又居住着熟練勞動者的集團。沒有這樣的生產條件的其地域，會與自己的生產物交換上不由不仰求莫思科地方運來的更紗木棉，眾

齊整織物及其他的織物。

在以上所引用的例上，交換是在國家的經濟之規模上行着。國家經濟是由政治的境界來區分這一經濟與那一經濟的。但政治的境界不能絕滅其所分割的區域之相互的經濟的吸引。無論英國與蘇維埃的有怎麼樣的敵視，但終不能絕滅兩者的相互的吸引，即一方面俄羅斯的小麥與他方的英吉利的機械之間的相互的吸引。

地方市場首先一把都市與農村結合着。都市從農村取來穀物，肉類，牛乳，蜂蜜，毛類及亞麻等的農業生產物，而把更紗木棉，鞋，耕作用具，加工產業生產物及從遠方輸送來的鹽，凱拉西油等等的生產物交與農村。但是，都市與農村間的區分不單在地方的規模上，即在國家的規模上也有意義。例若沒有工業與農業間，即都市與農村間的聯絡，則一方面俄羅斯的中央產業地域與他方面黑壤地帶諸縣間的關係將如何呢？同樣的事實也可在世界經濟的規模上

來說的。即在一方面有英國，德意志，比利時等的典型的工業國，他方面有俄羅斯，加拿大，亞爾然丁，印度等等的農業國。（北美合衆國代表那產業多少平均的發達了的國家之一形態。這裏有農業與產業之廣汎的發達。法蘭西的實狀也有幾分與此相類似。）相互交換在兩者都爲死活的問題。歐羅巴，北美合衆國及日本與地球之一切他的部分，即與亞細亞大陸，亞非利加，奧大利亞洲及南美洲間形成着很大的對立。一方面，在高度地發達了的技術之上還有莫大的原料產地，他方面，主要的是有原料。但是，若沒有這原料，則有高度地發達了的技術之諸國家也立不住脚的。這原料非他，就是鑽石，煤油，棉花，黃麻，彈性橡皮，甘蔗，咖啡，可可，茶及一切的香料等。

這樣，國家經濟不過是世界經濟之一部分。莫思科紡績工廠不僅使用土耳其斯坦的棉花，也使用着亞美利加的棉花；俄羅斯的刈稻機械由亞美利加的束縛機械來束禾的，亞美利加的製革工廠精製俄羅斯的皮，中國的裁縫匠用亞美

利加的製的裁縫機械來縫衣，歐羅巴的糖食工廠精製着從熱帶諸國所輸入進來的可可，咖啡及香料。而這單一的經濟制度是被個別的牆垣所切斷着。個個的國家經濟是在這區劃了的內部成熟起來的，但個個的國家間存在着的這個國境有時只有單單從這地移轉到他地的意義，而在資本主義之下，却被執着地維持着，不能消滅。

第二十四節 殖民地

先進諸國家掠奪着後進諸國家。南部亞細亞，亞非利加，奧大利亞洲——這等却在殖民地這一形態之下變成爲個個的資本主義的諸國家之掠奪物。從土着的住民掠取土地；他們土着的住民不被課徵很重的稅則，就被強制的在農園及工廠去作工，而這等土着住民如對動物一樣的被虐待着。比利時統治剛果二

十年之間，使土著的住民減少了三分之一。在對土人租稅之中，彈性橡皮，象之骨等等是被課稅的。而對於滯納者則派遣軍事的遠征隊，而這遠征隊使全村歸於絕滅。遠征隊地殺戮了的人們的身體中的手與其他部分持歸來當作完成了使命之證據。亞非利加殖民地的法蘭西的行政官教唆主人，使其虐待犯了細小的罪是黑奴以激起他們黑奴的憤怒，同時使其他的黑奴渴飲由殺害了的同種人的頭蓋所煮成的肉汁。以犯了證據不充分的曖昧的自然的罪惡為口實，法國人就逮捕犯罪村落的婦人與兒童為肉票，不給水與食物而綑縛於狹隘的檻房中。

殖民地對於本國（對於被征服國家——殖民地時，征服國家謂之本國）是煤油，金屬，棉花，彈性橡皮，香料等的原料之原產地。無論如何不能用直接的掠奪來奪取的東西，則用商業這個手續來奪取之。殖民地對於本國是鎖賣的市場，而且以獨占的價格輸送最惡的商品到殖民地去。

已經有幾分轉移到資本主義的經營形態去，且並不十分落後的諸國自身受着發達了的資本主義的國家之榨取。

在一方，英吉利，法蘭西及日本與他方面中國，朝鮮，波斯，土耳其及埃及間的經濟關係不是平等的關係。前者統治着，後者隸屬於其下面。後者若不是殖民地，那末就是上述歐羅巴諸國家及日本的半殖民地。鐵路，最有活力的港灣，最重要的鑛坑，鐵山及煤油之源泉地皆被掌握在『本國』的手中。以在最不利的條件下所締結的利率及債務之支付這種形態，殖民地每年要向保護者國家支付莫大的金額，爲償還由舊債所生的現在的債務而作新借款。例在土耳其，早在一八八一年，爲保證債務支付之正確性而管理土耳其的財政。歐羅巴諸國家爲其自國人民在土耳其確立了所謂『特權事項』，即如治外法權，免稅等等特別權利與特典。

在中國。中國自身的資本雖有強力的發展（這句殊屬不確，中國的資本不

僅是很弱，而且每况愈下的被外國資本所壓榨着——譯者）而海關稅，鹽的獨占等等最有利的稅源却抵押在外國的資本之下，且受其管理。

掠奪殖民地對於資本主義的諸國家不必一定是可受取真實的物質的利益。亞非利加及印度支那的法蘭西之殖民地對於本國的確是一種損失。關於剛果也是同樣；這一殖民地的『所有者』的皇帝雷屋 Leopold 二世打破了要想從這殖民地來獲取利益這個迷夢之後，纔把剛果劃給比利時了。但是，一切的資本主義的國家是有因侵略政策而期待莫大的利益的資本家的集團。第一，冶金產業並軍事產業之代表者就是屬於這一羣的。殖民地當作原料之原產地與鎗械的市場是不是正當是別個問題，但爲殖民地之征服及其治安維持是非需要大炮，鎗械子彈及彈藥筒不可的。其次會發生敷設鐵路的問題。一切的土地不是都有一種利益的，但鐵路可使一切的土地與其他的世界聯結起來。在議會及可買收的出版物上，重產業的代表者們爲在何處的殖民地上敷設鐵路而實行激烈的運

動。倘若從經濟的見地來說，這個鐵路底損失是多少明白的（例如撒哈拉沙漠橫斷鐵路，這一設案現在將由法蘭西來實現），那未必在到處從軍事的見解來鼓吹其戰略上的緊要與重要。重產業實際上只有下述的事是必要的；即儘可能的多出賣路線，機關車及車輛。重產業的好戰性質與其侵略的戰略於是在這裏表現出來了。

掠奪殖民地這件事是與以海水作飲料相類似的。愈飲得多，則愈覺口渴而苦悶。爲保全掠奪來的土地，更不得不掠奪其近隣的土地。法蘭西爲確保其亞爾裁理亞的土地，於是需要摩洛哥。但是，當作鐵礦與銅礦的原產地，且當作在亞非利加海岸的根據地的摩洛哥，德國也是需要的。這樣，衝突就準備着了。更有英國爲保全其在亞非利加東海岸的自己的殖民地之權益起見，有連結這等殖民地的鐵路之必要。但是在這鐵路的途中橫陳着德意志的領土。於是，發生了相互的探偵，無限的武裝，因此之故，克羅泊，舒奈衣台爾及其他大砲

王的私腹裝滿幾百萬的金錢了。這裏也就是發生作爲大炮的犧牲，肉彈的原源的殖民地之新的意義。即在殖民地「有色人種」的軍隊被補充起來了。這等軍隊之價值是隨下述的事情而增大的，即在資本家階級因可任意的調度他們來鎮壓勞動者與農民這一事情而漸增大其價值。

資本主義不能絕滅國家的經濟間的限界。而這等限界立在各國的經濟的關係與世界經濟之統一間的最尖銳化的矛盾之上。資本底國際政策是一切的人對一切的人的戰爭。公然的戰爭之比較的短小的期間不過是結束陰密的，祕密的探偵的戰爭之期間而已。一切國家當戰爭之際，被全世界之經濟的封鎖與經濟的孤立所脅威，國家在這時候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

純經濟的考察要求依據各國的自然的條件，儘可能狹少的來專門化當該國家之生產。但在戰爭與封鎖之際（註一），生產底「孤立」的使這國家陷入於絕對的絕命之途。因此，這等經濟的考量——但在已經矛盾的資本主義的形態裏

——要求各國儘可能的能夠自立。各國想在自國「開發」自己國家所不足的生
產部門。

(註一) 在被封鎖之際，國家好像一變而爲被包圍了的城寨一樣。敵人努力
使停止一切的輸出與輸入。蘇維埃俄羅斯照樣就被這樣的封鎖過。

爲避開有害的競爭而保護這樣的「開發」起見，資本家們使自己之階級的
機關國家來對外國的輸入品課賦高率的關稅。國境之柵稅關從爲國家的收入源
泉(國庫收入稅)一變而爲保護那在世界經濟的見地上有不利其存在的企業之
手段了(保護稅)。所以，「保護貿易主義」制度是訴諸適當的關稅政策之祖國
的產業之保護。祖國的產業尙屬幼稚而微弱之間，則這產業若沒有「補助的」
課稅是不能存在的。即其產業已在鞏固之時，也不想廢止可以增益利潤的稅。
關稅所築成的關門比沒有水的沙漠及不能通行的山脈還更利害的使一國與他國
分離起來。

第十九世紀的前半紀，英國是以關稅關門底廢止，商業底自由這種自由貿易主義的傳教向世界闊步的。但是，我們沒有說這是英國從世界經濟的利害這箇見地來提倡的之必要。事情完全不是這樣。曉得門之有害的不是比誰都早閉鎖着的人，而是被閉鎖的人。對於當時最先進的產業國的英國，在當時是沒有任何可恐怖的競爭存在着。反之，一切的國家都恐懼英國底競爭。因此，對於英國的商品都閉鎖了國境。他方面，資本家們爲反對英國之農業生產物輸入稅奮起來了。穀物的騰貴雖使土地所有者的貴族富起來，但這樣資本家底利潤減少。爲什麼呢？因爲不問資本家之願與不願，他們不得不支付在其企業上勞動着的勞動者之生活必需品故。英國自動的廢止了穀物稅，同時也廢止了或減輕了對於輸出到他國去的自國的商品之稅。但是，自由貿易主義的傳教在英國也於第十九世紀之七十年代所開始的德國底競爭對於英國的產業成爲脅威之時而廢弛了。保護貿易主義復行強大。尤其在北美合衆國與德意志強烈地發達起了

的產業的獨占（請參照前述的新地開特及託辣斯的第十五節）除取了在許多的部門上的同國的企業家間的競爭。渾一地統治着國內市場的新地開特與託辣斯二者對於自己的生產物規定了獨占的價格。如我們在前面所說的，只要在國內能維持其獨占的價格，他們就喜歡將那由物價騰貴而不能在國內找到銷賣處的生產物，用濫賣的價格輸出到海外去販賣。但若沒有保護的關稅政策，則獨占的價格是不可能的。產業獨占之成長到處隨伴着保護貿易主義之發展。第十九世紀前半的自由貿易主義的潮流不過單是其短期間的中絕，在其中絕之後，保護貿易主義則愈益強烈了。資本主義與個個的諸國家間的關稅之柵是全體地不可分離的東西。資本主義在右手造成了使個個的國家結合於世界經濟的全體系中的數多的經濟的連鎖，但左手則攪亂這等連鎖。經濟不能在世界的規模上再建起來這一事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本主義崩壞之重要的原因。

第二十五節 躉賣商業，商品交易所。

生產之熱病的速度要求商業契約之機敏性。商品倉庫與揚穀倉庫制度（請參照前述的第十九節）使只在讓渡倉庫證券而販賣巨額的商品。把定期購入與販賣互相組合起來的躉賣商人把商品從生產地直接送到消費地去。躉賣商人最迅速的在商品交易所中遂行着契約。

在商品交易所中為流動的商品之條件不得不是由若干數的樣品（標本）所能決定那樣的商品。這樣的商品不外是穀物，棉花，糖咖啡及酒類等。標本完全使商品為代用物。販賣人對購買人締結出賣契約的商品不是這時候已在一定的場所的商品，是與一定的標本相合致那樣的商品。於是就有先賣商品然後再買的可能性了（註一）。當締結契約之際，只不過提示標本以為證品，及決定交

付的是（註二），時間及場所而已。其他詳細之事則已由交易所的慣例而予知了的。因此契約只在一言之間就可締結的。爲實現這契約也只要這契約在股份仲介人之處（註三）登記一下就夠了。

（註一）交易所中，並行「實物」的販賣與標本販賣。

（註二）交易所通常定有各種商品之最小限度的販賣單位。在漢堡的交易所中，糖以五百袋爲一單位或分作五百袋（二千袋，千五百袋等等）來販賣的。

（註三）股份仲介人即在交易所中同時演着仲介人與公證人之任務的職員之特究。他由參加仲介而受取手續料，其額依據於契約之大小。

交易所委員會每日公表商品的時價。價格是以一日中買者與賣者之間所締結的契約及提議爲根據所作成的。

定期契約在商品交易所中演着很大的任務。賣者有納付商品之義務，但買者不是馬上就來受領的，是經過若干的時日之後來領取的。但價格則在其時所

決定的。例之，企業家由一度的定期契約可以保證其一年中的原料，他可以不滿堆自己的倉庫，而每月受領必要酌部分。更加定期契約可以用作價格變動保險之手段。賣者可以保險自己的將來的商品之價格之低落，買者保險價格之騰貴。但是，在許多場合，定期契約帶着以差異爲目的的投機之性質。這事是這樣行着的，例如，假定伊凡諾夫在一月一日以一匍獨一盧布的比例販賣五千匍獨的裸麥給彼得，而以二月一日爲期限。彼得本來絲毫沒有裸麥的必要，伊凡諾夫恐怕也沒有裸麥的必要吧。兩者不過推測關於二月一日裸麥在交易所中的價格之差異而已。伊凡諾夫予期牠將低落，彼得則予期其騰貴。二月一日到了。假定彼得所說的期中了，裸麥之交易所的價格騰貴了一盧布十課貝克。倘若伊凡諾夫實際上要交給彼得以一匍得一盧布的裸麥，則因他不得不以一盧布十課貝克去買入麥裸來交他，所以一匍獨要損失十課貝克，對於契約全的要損失五百盧布了。他對彼得支付了這些差異之後，解脫其對於契約之義務。又若

是伊凡諾夫說中了，裸麥的價格若下落到九十課貝克，那末彼得要支付這些差異給他的。

當交換的舊形態之遺制有市場商業。市場上有種種規模的東西與種種期間的東西。農村的市場繼續一、二天，并包括若干的郡部。尼其格洛特市場差不多要續繼二個月（自七月十五日到九月十日），包括着全體俄羅斯。市場在農業國中比任何其他地域更鞏固地保持着，這裏的商業很大的帶着以收穫時期爲目標的季節的性質。在產業國，則由交易所的網，便利的運輸，郵便，電信及電話之聯絡而市場漸次消滅或變爲開催商品展覽會了。

第二十六節 證券交易所

證券（註二）交易所（往往商品交易所之傍附有證券部）行着股票，債券，

票據及外國匯兌等的有價證券之交易。

(註一) 證券就是有價證券。

在這裏，交易所委員會也同樣每日公表着證券之時價（行市 *rates*）。證券要經過數回精選而被承認了以後，纔能在交易所上流通起來，纔能上市（行市之公的佈告）。此外，對於股票及債券在交易所上流通着這一件事有利害關係的股份公司因此要支付一定的會費，（註二）

(註二) 當然，如我們俄羅斯的闇黑的交易所，在非公式的交易所中，一切の有價證券是被通用着。

投機的定期交易之對象物，只有前述那樣的證券或商品有這資格，這是很明瞭的。這等商品的價格要受部分的動搖。投機譬如魚兒餌一樣專是追求利益的。銀行家是當然的了，連農村的僧侶都包括在內的社會之一切分子都在交易所做投機生產。往往形形色色的經濟上並政治上的諸事變能引進廣泛的公衆來

作交易所的遊戲；但是交易所之真主人是大資本家。他們因為有許多商友，關於能影響商品及證券之價格的諸事變比其上的投機業者還知道得多。由賄賂報紙來擴布虛偽的風說，使營投機的公衆惑亂起來而走到錯誤的方向去。到決定的瞬間，他們提着需要或供給而開始積極的活動，壓迫行市使之轉向到他們所必要的方向去。這樣，多數的小規模的賭博者終至於沒落了。百萬長者所行的投機是確實地可以獲得莫大的利益的。這樣，交易所所以是欺騙一切小商人之大規模的強盜們底工具，因而是資本集積之一工具之一（註一）。

（註一） 跟着銀行網之發展，交易所的機能局部的移轉到銀行來了。

在蘇維埃俄羅斯，也同樣為整理商業設有商品交易所，這裏也有證券部（莫思科商品交易所並許多的地方交易所），在其會員之構成分子（國家的企業佔優勢）上及其活動的性質上講，我國的交易所是有不至變成資本主義諸國那樣的投機及賭博場之保證的。

第二十七節 零賣商業，協同組合。

零賣商業必定是轉賣商業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實際上，大規模的商業對於小規模的商業沒有像大規模的生產對於小規模的生產那樣的有決定的優越。零賣店，移動店因其適應性，順應性及能發見販賣人的緣故還能持續其存在。零賣店對於勞動者因為能給勞動者以信用貸借所以還保持着自己的勢力。同時中等的一切商店則漸次被百貨公司所驅逐，這等百貨公司中的各個的公司是由儘可能多的部類的陳列店所構成的。此等百貨公司因為是極大規模的銷賣，能够滿足於微小的利潤，對於商品能定出較低廉的價格。大規模的購買者的他們向工廠主持定自己的條件，能夠在較有利的條件來從工廠受領較優良的商品。他們能利用食堂，讀書室等等的形態給與自己的顧客以種種的便宜。最後，在不

甚廣大的場所中，備着從白麵包，蔬菜，魚類一直到樂器，家具等一切的商品。此等百貨公司使購買者為購求商品沒有奔遍大都市之必要。

他方面，協同組合一般地壓迫着個人的商業的小規模商業。有許多人對於生產的協同組合（在互相組合的原則上，由勞動者自身來樹立的企業）有這樣的期待，以為牠是平和的漸次的廢止資本主義的手段，但這一期待沒有正當的基礎。協同組合的生產企業不能對大資本作競爭的結果，不是衰微而至沒落，就是在成功之際變質到純粹資本主義的企業去了。（在能擴大生產的場合，新的勞動者通常已不立在相互組合的原則上，而是作為一個雇傭者而工作的）。

但是，其目的在於使消費者能避免商人的榨取的消費的協同組合則在許多國家博取了甚大的成功。

在消費的協同組合之近旁發生生產的企業，保持着牠的鞏固性，且此生產

的企業的目的在對消費的協同組合供給牠們所必要的商品。

英國的協同組合運動最爲有力。一九二〇年在英國已有千三百七十九的消費組合，此等組合有四百五十萬人的會員，十三萬九千人的職員。消費組合所統轄着的自己及他人的資本之總額爲八千五百萬磅（約值金盧布八億）。消費組合的資本之流動在一九二〇年達到二億五千四百萬磅。

英國的消費組合團結在大規模的購入組合（英國及蘇格蘭的）之下。消費組合之下所產生的生產的企業，即製粉所，麵包製造所，酪農場等等都有重大的意義。英國的躉賣的購入組合在一九二〇年已所有了百八個的工廠，生產從粉到腳踏車等雜多的商品。英國及蘇格蘭的批發的購入組合在錫蘭島及印度有其自己的茶之農園。

同業的協同組合在手工業的生產及農村經營上有很大的意義。這必須如次的來區分：（一）爲購入組合，其目的在共同的購入原料及器具（例如俄羅斯

的購入『農村組合』，其組合員在一九二二年有五十萬人。(二)爲生產物之銷售組合(例如俄羅斯的中央亞麻業者組合，在一九一八年聚集了俄羅斯的農民所銷售的亞麻總量之二十分之一)而最後(革三)爲純粹的同業的組合。這樣的組合爲油製造家及乾酪製造家的組合。牝牛爲各經營主之私有物，而油與乾酪之製造則利用共同的方法。

蘇維埃政府依從國營商業與協同組合二個方針對商業資本作鬭爭。一切的外國貿易(與外國的貿易)是國家以外國貿易人民委員會的名義所獨占的(註一)。關於國內貿易，則托辣斯與新地開特第一是想和消費者發生直接的關係。因此，生產廣泛地被消費的品物的托辣斯爲另賣商業而儘可能的開設自己的商店，小商店及小街店。托辣斯連組織行商隊都不辭却的。『莫思科農產物販賣人』(販賣莫思科農業的產業新地開特的捲菸的叫賣人)在莫思科到處都可看到的。他方面，國營貿易成爲特別的國營商業的企業，這樣的商業之中有

國營百貨公司及一連的股份公司（例如莫思科商業股份公司），這等股份公司的股東中多少有國家營企業及國家機關。和這國營商業相平行的，有由全俄消費組合中央同盟所結合的消費的協同組合之強力的網活動着。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全俄消費組合中央同盟已經結成了一萬八千的下級（原初的）的協同組合，在其支配之下的有二萬五千以上的小商店。

（註一）因有外國貿易之獨占，我們可以不管通貨之濫賣（Dumping）的滋味。

第二十八節 恐慌

在資本家的社會中，沒有意識地調整生產之機關。生產是自然的被調整着。例如，假定對於某種商品發生了強烈的需要。需要與供給間的均衡這時被

破壞了。而這種商品之不足誘發這商品的價格之騰貴，因而使生產着這種商品的企業之利潤增高起來。利潤底增高引誘新的資本到這個生產部門來，商品底生產於以增大。

被破壞了的均衡似已回復起來了的。但是離了均衡的振擺是不能立刻垂直線地停止振擺的，因其慣性而擺到他一方面去，以至於再度破壞均衡。同樣的事實也有在於資本主義的產業之中。突進於某一部門的資本決不能在必要的範圍中停止的。重新地建築起來的工廠不僅除去生產之不足，且要造出過剩的生產。商品之不足變為銷路之恐慌。在這時候，問題完全在於真的過剩生產，即以長統皮鞋為例，這時候是真的製造了有長統皮鞋的必要的足數以上。資本不單是有需要之必要，而是有支付能力的需要之必要。一方面有不知到那裏纔可以銷賣長統皮鞋之過剩的商店，他方面却有因為沒有金錢不能購買長統，而完全赤着足的人們存在着。

侵襲某產業部門的局部的恐慌時常會轉化到侵襲世界的規模的金產業界的全般的恐慌去的。(世界的恐慌)

第十九世紀及第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之全歷史表示出隆盛期(高潮)與沉滯期(退潮)之交替，從高潮到沉滯之移動不是漸次的，而是以恐慌的形態來實行的，即為災為禍一度地侵襲商品之流動及信用界的恐慌來實行的。商品找不到銷路。品商賈買之際為代替現金計算所發出的票據不能支付地剩留着。投放自己的資本與他人的資本於票據之貼現的銀行家宣告破產。現金之渴望使有價證券之所有者不由不將這證券到交易所去濫賣，於是其結果這等證券底行市在交易所中暴落起來，(交易所之恐慌)。不會漸次的復變為好況需要數年的期間。不會破產的商行於此實行商品之減沽，適用新的機械與更加改良了的生產方法。於是大量生產實行新的展開，對於原料，機械，及資本家與勞動者所需要的消費品之需要也重新發生出來了。到再望的新的恐慌為止是這隆盛的時

期。

恐慌的年代中有一八一五年，一八二五年，一八五六年，一八四七年，一八五七年，一八七三年，一八九〇年（在亞美利加爲一八九三年），一九〇〇年及一九〇七年。恐慌之連續由一九一四年的軍事的災禍才算先了一個結果。講和條約締結以後，在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一年早就突發了世界的恐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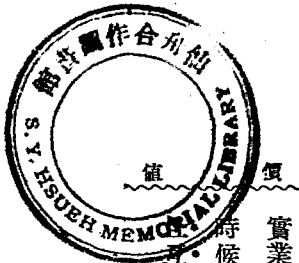
第六章 價值

第二十九節 市場與社會之階級的樣相

在資本主義之下，市場是經濟生活底中心。但是，不消說的，這裏所謂市場，不應當作為買賣而設的特定的地域來解釋的。購買和販賣之最重要的行為，不是常在市場及交易所中實行的，也不儘是在商店及事務所中實行的。

實業家們為締結買賣契約，可在任何便當的場所互相遭遇，或者完全不達到的時候，也能用書信及電話來決定的。這裏所說的市場之意義是：結·合·互·相·對·立·之·被·交·換·的·商·品·及·貨·幣·為·一·體·的·東·西·。

假若市場不是資本家的社會之階級的樣相受其鍛鍊的製造所，那末，關於



市場法則的問題，必不成爲這樣重大了吧。資本家只由購買勞動者底勞動力才占有勞動者底勞動生產物。勞動者只不過在他出賣勞動力之時，是一個勞動者而已。這樣的賣買的機構無論繼續怎樣長，總之，這不祇是不能使社會之階級的分化圓滑起來，反是使這個分化更尖銳化起來的東西。

要找出能理解這種機構的鑰匙，先有究明賣買底本質之必要。資本主義是由這機構所建設並再生產出來的，但這機構却又在我們的眼前引導資本主義到沒落的深淵去。

價格對於市場行爲，即對於購買與販賣具有決定的意義。正惟有此價格，纔有買者與賣者之間的不停頓的鬭爭。市場價格是有非常之重大性的經濟的要素。某個企業所必要的資本之大量，別的不說，是由機器，原料及勞動力的價格所決定的。企業之利益與損失是依存於價格之高低。勞動者底運命依存於什麼東西呢？依存於他在市場所出賣的唯一的商品之價格，即勞動力之價格，

與他方面他在市場所買進的食糧，衣服等等那樣商品之價格。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所消費的勞動力果能再生產出來與否，這個問題也依存於勞動力之價格如何而定。

但是，如果個人對市場之需要及供給之限度是被價格底高低所決定的話，那末，這個價格底高低在這時候究竟是被什麼所決定的呢？問題一見似乎是非常明瞭似的。賣者想儘可能地抬高價格，買者想儘可能地降低價格，兩者既是這麼做的時候，價格底高低似乎若不依存於買者與賣者之力量上的相互關係，必就是——大體上是相同的事——依存於供給與需要之相互關係。

但是，要確認實際不是這樣，必須觀察實際的市場關係。假若與買者相關爭之際，賣者想儘可能地抬高價格，則賣者相互間的鬭爭，不由得不使他們來儘可能地降低價格的。但是，在這樣的競爭戰上，要想降低價格的慾求，到了某一限度，是會遭遇不可抗的障礙的。假定一亞辛的印花棉布之實費為十五課

貝克，更假定互相競爭的工廠，皆統一地以十四課貝克出賣這種印花棉布，則這些工廠必至於破產吧。而且不僅是實費以下的販賣，就是沒有利潤而等於實費的去販賣，那也不能長期的繼續下去。不必說資本家是嗜好美食豐衣的，就在資本家底順當的存在之確實的條件中，也要增大資本之蓄積。但這件事，若沒有利潤是不可能的。所以，實費，即生產費常常很有力地壓迫着生產者，而命令資本家決定價格之條件。

但是，祇說述價格是被生產費所決定的這一點，對於我們的問題是依然不會觸着。然則，生產費究竟是什麼呢？這也是價格。印花棉布之生產費中，也有棉絲之價格，機械之價格，煤炭之價格，勞動力之價格包含着。棉絲底價格中又有縣花之價格，機械，煤炭及勞動力等等之價格在內。這樣的事實是到處可以妥當適用的。所以，由生產費來說明價格，與由價格來說明價格有同一的意義（不能成爲說明是很明顯的）。

是的，價格可由價格來說明——恐怕有人會向我們這樣說吧——今日的價格由昨日的價格，昨日的價格由一昨日的價格來說明的。可以這樣地順次反覆下去。工廠主在今日的印花棉布之價格底根底之上，加入了爲購買（當然要加上利潤）那生產所必要的機械，棉絲，勞動力等等一切東西時所支付了價格。機械製造工廠，在機械底價格之根底上，加入了爲購買鐵，煤炭，勞動力等等所支出的價格。

但是，爲確認事實上不是這樣，就必須觀察市場關係。是的，紡績業者的確在印花棉布底價格之根底上，加上了棉絲之價格，但不是昨日的價格，而是今日的價格。棉絲當低落之時，不僅是將來的印花棉布，即既製的印花棉布也要低落的。結局由生產費來決定價格，就是等於以今日的價格底高低來說明今日的價格之高低。這與人之死亡用死了的事實來說明，或與以植物成長着的事實來說明植物之成長毫無二致。

我們由研究價格底運動，知道價格低落之最顯著而激烈的原因爲技術之進步。手工勞動製造之時，計值一盧布乃至一盧布五十課貝克的鑰匙，以截斷器的勞動來製造之時，則只值十五課貝克。又在截斷器底勞動中，鋤只值十五課貝克，但在從前用手工的打鐵匠來製造之際，非七十課貝克是不能買到的。在以前手工勞動上，釘一葡特計值十三盧布，但自使用展鐵方法以後，一葡特只值二盧布四十課貝克了。誰都曉得在整然地有組織的縫紉工廠中所製的現成衣服，和向裁縫店定做的衣服，其價格上是有差異的。因技術進步之結果，引起商品價格低落之最顯著的實例，我們已在第四節中說明過了。最初比銀還高價的鉛，自其生產技術改良了以後，祇值銀之數十分之一了。

然則，技術之改良有怎樣的結果呢？首先第一，發生勞動生產力之增大。即爲生產一單位的生產物所不得不消費的勞動量可以減少。

縫紉工廠中所縫的一套洋服所含有的勞動，比向裁縫師去定做的同樣的一

套洋服所含有的勞動，較爲鮮少。鎔一封建之生產，較之六十年前，則現今只需數十分之一的勞動。

於是，對於價格究竟由什麼所決定這一問題之回答，現在比較地明瞭些了。商品之價格不是依據於爲生產這商品所消費的勞動麼？

但是，這樣地決定這個問題，未免太性急的要決定這一問題了。資本家的經濟學者會向諸位這樣說吧：是的，商品價格底要素中有工資撥入在內之時，勞動底減少可以減少價格。但是——他會向諸位說的——參與形成商品的還有其他要素，即還有資本與土地（註一）。……資本家領受利潤，土地所有者領受地租……而利潤與地租是當作構成要素而加入在商品價格之中。

（註一）羅丹斯密斯（一七二三—一七九〇年的英國的經濟學者）在勞動中看出商品價值之源泉，同時以爲商品底價格是由支付給勞動者的工資，支付給土地所有者的地租與資本家所得的利潤所構成的。

這樣，市場之分析，使我們確信不分析資本，利潤，地租究竟是什麼是不可能的。但是，要理解這一切，必須先分析資本家的社會之生產關係。

生產關係是什麼？人類社會的存在之根本是生產。要生產，必需生產手段（在我們的條件之下是土地，房屋，器具，機械，原料，燃料等等。）

關聯於生產及生產手段的社會的組織是多種多樣的。有生產手段在生產者之集團的支配下的（如原始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時代），有生產手段與生產者在特別的剝削者階級底權力之下的（如奴隸制度，農奴制度時代），又有生產者雖為自由的，但生產手段是剝削者階級之私有物的（如資本主義的時代）。

關於生產手段之社會的組織方法，我們稱之為生產關係體制或社會之經濟的構造。原始共產主義，氏族制度，奴隸制度，農奴制度，資本主義；這一切都是生產關係之種種的形態。

交換不是資本主義所專有的特徵 我們能夠想像以沒有剝削的交換為基礎

的生產關係。我們也能夠想像生產手段爲生產者之私有財產那樣的社會。固然，這樣的社會在純粹的形態上是沒有存在過，也沒有存在着。但是，這種要素在資本家的社會裏取着農民經營，手工業者，又或職人的經營之形態——在這些人們不使用僱傭勞動者，且其自己當作販賣者出現於市場這個限界之內——存在着。在像這樣的單純的交換社會裏，我們能比什麼還容易的來考究交換關係與價格之本質究竟是什麼這一問題。我們先來理解交換最初用什麼方法引導到生產者之資本主義的收奪（從生產者強奪生產手段），然後再來理解收奪者之共產主義的收奪的過程吧。（註二）

（註二）『交換社會』之意義比『資本家的社會』之意義更要廣泛，猶如『家具』之意義比『桌子』意義更要廣泛的一樣。這就是說，我們要從發生的特徵來知悉資本主義的意思。即我們首先第一要想理解作爲交換社會的資本家的社會。

第二十節 商品

試步行街市，來讀讀各色各種的招牌吧。這裏，鞋匠開着鞋店；他不是自己一人工作着，就是和他的徒弟及職人二個人共同工作着的。那裏有裁縫師獨立地工作着，他自己負着責任和冒着危險。諸君想以為交換社會中的生產是個入主義的，並且各人都在那裏個別的工作着，各人都各自的生產出自己的生產物。但是，試向交換社會的勞動者中之無論那一個人，向他要求指摘他自己的生產物給諸君看看吧，那麼，裁縫師定將他剛剛縫了而熨過的背心給諸君觀看的吧。很用心的注視一下吧。那麼，諸君能在裁縫師底背後，看見製作背心用的呢絨的職工。而且能在職工底背後，看見有紡工作，更有飼養小羊，而親自剪裁其毛的農民呢。諸君能看見遠離之處剪裁小羊之毛的農民，鍛造裁縫師

的職坊中所用的剪刀的鍛造匠吧。同時，對於我們的裁縫師雖爲極細小的東西，而在生產上則最爲有用的，那種製針者存在着。他們底背後，更有採掘那用以製剪刀及小針的金屬及用以製熨斗的銑铁的鑛夫。更有用於鑿解鑛石及供給熨斗之炭的採炭者，還有爲織機及裁縫師而製造桌子之木匠，也必須加以觀察的。但是，我們不得不棄却要想亂明其外更多的無限的生產者底連鎖關係之慾望與可能性；而以方才所說的話爲滿足了。這等生產者之集團的勞動之結果，纔能供給我們以廉價的背心。

更試向一切的勞動者——無論是裁縫師，木匠，或織工——問一問他們之中有誰爲自己工作吧。試更問一問他底勞動生產物果是他自身所必要的與否。諸君必會得到一個否定的回答。他們都相互的爲他人工作，並不是爲自己工作。農夫或許當他的兒子結婚之際要購求背心，但農民除羊毛以外，還生產着穀物。而這穀物是爲與衣服及鎌相交換而到裁縫師及鍛冶匠那裏去的。

交換社會——與人類之其他的社會一樣——實際上是勞動底集團，人們在這裏共同的互爲他人勞動着，這事是很明白的。

但交換社會一見似乎是個人主義的。各人由各人自己的意見，且賭着自己的負擔與危險而工作着。各人關於自己的勞動祇考慮其自己個人的利害而已。

這裏正包着交換社會之根本的矛盾。即個人主義的形式之下的集團的內容，就是這個根本的矛盾之所在。換言之，就是社會地所生產的生產物之個人主義的領有。這一矛盾反映在各生產者之中。各生產者恰如兩極，即好似一個磁石，一方之極爲集團主義，而他方的却爲個人主義的極。一方面，各生產者爲生產上之集團主義底一部分，離開這面，在他猶如死去一樣，他方面，他猶如不能把手全體緊握成爲拳頭那樣的不聽話的手指一樣，常常孤立着，使自己與社會成爲敵對的東西。

隨生產者之關係帶着交換之性質，換言之，隨生產者之社會變成爲交換社

會，則社會的生產物變成爲商品的世界。因此，我們將我們的新朋友商品擺在近處來觀察吧。

商品看來是和生產物一樣似的。不，不是一樣的。是一樣的，但同時不是一樣的。生產物有使現實的或想像的慾望滿足起來的能力。商品除這能力之外，還有一種新的，即能與其他的商品相交換的能力。我們在當作生產物的鞋油上，祇能看見能使我們皮鞋發光澤的某種物件而已。但若我們在當作商品的其他商品上，就能看見火柴，巧格力糖，及其他能與鞋油相交換的一切的其他商品。當作生產物的鞋油，只有使用價值而已。但若當作商品的同等的鞋油，則除使用價值之外，還有交換價值。鞋油之使用價值，祇保證其所有者能使皮鞋發出亮晶晶的光澤之可能性。但是，人們不是只有鞋油就能生活的。以鞋油爲專門的化學藥品師也要受餓死底威嚇之侵襲的。他底商品之交換價值援助他的危境，即因交換價值之力量，他可將鞋油去與食料，衣服，或歌劇的

入場券相交換。交換價值雖然不知有所謂實的限制，但是有嚴重的量的限度。油不是不能與天鵝絨相交換。問題只在分量上的限度。

交換價值，這是一切商品之價的均等。然則，這個均等表現於什麼地方呢？表現在交換之上。即商品在市場上獲得交換價值，或者商品自身有着這個交換價值。

假定這裏有一位菜園丁，以百個的胡瓜與十封度的麵麩相交換。這時候，百個的胡瓜的交換價值是表現在十封度的麵麩之上。然則，實際上胡瓜的價值之唯一的表現，就只有十封度的麵包麼；有人或許會這樣設問。斷斷不是的。胡瓜的交換價值，或許能表現於懷中用的鏡子或者日曆之上。胡瓜不僅只能與十封度的麵包相遭遇。烘麵包的人的地方也有許多的麵麩。不過，僅僅十封度的麵包就夠足百個的胡瓜的交換價值之需要而已。這一事實表出：交換價值不是被二個商品之接觸及這等商品之交換所決定，反之，却是由交換價值來決定相互

接觸的商品之交換。

交換價值只表現於互相交換之時。這交換價值底根底，必有某種東西橫梗着。交換價值不過是商品從外部担到市場時，牠自身所齟來的某種商品之表示形式而已。我們簡單地稱此交換價值底內容爲價值吧。

第三十一節 價值

然則，價值是由什麼所決定呢？

商品要在市場上出現，先要有使用價值，而且必須是能滿足人們底現實的或想像的某種欲望。若沒有這樣的條件，那末誰都不想購求牠，誰都不願用東西去與牠相交換。(註一)

(註一) 隨生產力之發達，全然沒有使用價值的物品愈見減少。從生產中排除出來的廢

物，可供原料，燃料，肥料，建築材料等等之用了，從使用中排除出來的廢物，即糞堆，骨類等等也是同樣的。

使用價值不是基本的價值麼？商品底大量性，不是依存於其效用性底程度麼？斷斷不是的。關於這點，我們可指摘出下述的事實：即有不可測度大的使用價值，但沒有絲毫價值的空氣，和效用性非常之少，而其價值却非常之大的真珠又或金剛石。

最後，如我們所熟知的，價值是使一切商品能互相較量的東西。在這價值根底上，商品底效用不能橫陳着。而商品底效用，在其各商品中有其特別的性質，而且這無論如何不能表現於一種單位之中。牡犢可與釘頭，又一袋的馬鈴薯可與口琴相交換，但誰都不能尋問牡犢比一封度的釘頭要幾倍有用些，或比較由馬鈴薯所得到的飽腹與由口琴所獲得的愉快是怎麼樣。

使用價值在商品上——猶如走進市場去所必要的入場券一樣，這個使用價值

是商品能成爲交換之對象物時所必要的東西。二個商品，例如麵包與鏡子在市場上能互相對立。爲什麼呢？因爲這二個商品有其各自的使用價值。但是，這等商品能互相交換的相互關係，決不是由這等商品效用所能決定的。

然則，價值從什麼地方走進商品之中呢？在作爲生產物的生產物之中，沒有價值存在着。生產物這東西本身是只有使用價值的。生產物成爲商品之時，纔開始獲得價值。隨生產者底社會的關係帶起交換底性質，生產物始變成爲商品。商品底價值，所以不過是交換社會內的生產者之社會的關係之反映而已；這個事實是自明而不必多說的。生產物在這時候，纔成爲有使用價值與價值這兩極的磁石。我們已經陳述了關於交換社會之根本的矛盾。這一矛盾表白於商品之二重的相矛盾的性質之中。商品有二面，商品由其中的一面看見自己的所有者底一方，由其中的另一面來看其買者之一方。鞋匠只爲了價值，纔把鞋子担到市場去。而農民呢，只因爲這等鞋子底使用價值纔從市場購進牠們，

商品對於其所有者只是有價值的東西而已。而對於其需用者只不過有使用價值的而已。同一商品之這種二面性，猶如同一之神底三面相一樣是矛盾的。

交換社會與商品世界之間所存在的關係是怎麼樣的呢？商品世界在體現社會之生產的勞動底總量這一方面上，無論是善的或者惡的，總之是使社會的欲望滿足着。商品與社會之間，沒有其他的任何關係存在着。如果我們說價值是生產者底社會的關係反映於商品的東西，那末，我們祇能在次述的兩點中之一去探求出價值底本質。即在商品給與社會的効用之中去探求呢，或者還是在爲生產出商品所必要的社會的勞動之消費中去探求本質呢？兩者之中必居其一。然而在商品上，什麼東西可作爲商品底生產者之社會的關係之反映呢？即還是因他們所造出的効用呢，或是因他們在商品中所消費的勞動呢？最初的問題提起是不正確的。我們已經證明了使用價值不僅不能成爲價值之基礎，而且這兩者之意義是互相矛盾的兩極這個事實。

他方面，我們已經觀察過，價值使商品變為能比較的，能計量的東西。從這個事實，必然地到達這樣的結論：即價值底本質，不得不是構成一切商品中的某種質的平等的東西。縱令我們不能尋問牡犢比釘頭有幾倍有用性，但是，我們能夠尋問為飼養牡犢所必要的勞動，比為鍛製釘頭所必要的勞動要大過幾倍這個設問。而這牡犢之飼養與釘頭之鍛鍊，同樣是體現着社會的總勞動之一部分。除了勞動以外，我們不能在商品中探求出可以計量，可以比較的某種東西。

這樣，我們底最初的問題提起（第二十九節）有了正當的基礎性了。即商品底價值之本質是商品中所結晶的社會的勞動。

第三十二節 交換社會之均衡

商品生產者的社會這個商品社會，沒有意識的生產組織。各人無意識地考慮社會底要求，祇有利於一己地生產出許多有利於己的東西。然則，什麼東西把這盲目地運動着的交換社會這個巨體，從破滅之中救助出來的呢？這一無秩序的商品社會，僅不會在其最初的一步上招惹破滅的運命，反而表示出其發展能力之偉大，這究竟是什麼道理？縱令這一均衡狀態是不大鞏固的，是很粗雜的，但交換社會總是保持着均衡，究竟這一均衡的根底中存在着什麼東西呢？

交換社會對於外部構造，不是用生產者界之意識的組織這個方法去順應的，而是由商品界之自然發生的組織這種方法來適應的。支配商品界的勞動價值法則，一見地只好像表示出商品之間的關係而已。而實際呢，這個法則却是生產者們底社會的關係之表現。他們生產者中之各自的勞動之結果，是由勞動價值底秤所計算的。而這樣的計量正是唯一的鐵錨，要想避免滅亡的交換社會，固執着這個鐵錨，但生產之無政府狀態却給與這交換社會以滅亡的脅威。

然則，這一個錯，怎樣地纔在暗黑的交換關係之中而被社會所發見了的呢？這當然不能歸之於社會的本能。這一問題能更簡單的來說明。

爲更能明白地理解起見，試取已成爲顯著的發達的交換關係來觀察吧（我們能理解在交換關係底根底之下有着分業存在着）。試假定包含着總計四日間的平均的社會的必要勞動的一雙長統皮鞋，與僅僅包含二日間的勞動的裤子相交換吧。對於市場之牽引力假若是相同的，那末，裤子比長統皮鞋要二倍容易在世上出現，在市場上出現。因此，市場充滿了裤子。且因此市場上的此等裤子之比重會減少起來。而其均衡，將在一雙的長統皮鞋能與兩條裤子相交換之時，纔得回復過來。卽一方面的四日間與他方面的四日間相交換之時回復轉來。這樣，勞動價值法則，在市場關係之混亂中，開始其自己的路途。生產條件像統治者一樣，統治着交換關係。價值，這是均衡底線，而交換的振擺是以這條線爲中心而左右動搖着的。依正確的價值之交換，或許只是罕有的偶發的

現象。但是，這不關及事件之本質。交換所生起的諸關係，常有着要與價值底諸關係相一致的傾向；而這一事件却是最本質的東西。因生產底無政府狀態之故，假定社會不均衡地分配了自己的力量，例如製壺匠和製桶匠製造了過多的物品。交換社會沒有關於自己的欲望之統計上的報告，也沒有像實行生產底統制那樣的國民經濟評議會。因此，壺與桶將在市場上充滿溢盈起來，終至達到交換非常困難而且非常沒有利益。經管這種不愉快的勞動者，遲早要轉移到別種的生產部門去，例如開始着手去製造那體現比桶要少一些的勞動，且更能有利地相交換起來的那樣的生產物。或假設製壺匠和製桶匠，因不得他項的職業而死於饑餓吧。勞動價值法則却比什麼還不去要求善良與慈悲的。像一切自然發生的法則一樣，這一法則也不知道所謂慈悲。這一法則，在這種時候也絲毫不管一切善惡而行其素的。製壺匠與製桶匠逐漸的減少起來，市場上也減少了壺與桶之出現。於是，對於這種東西之評價高騰起來了，卒至重新地接近於這

等東西之勞動價值。或假定因為社會是盲目地行動着的緣故，把鍛冶匠分配得過於鮮少吧。那時候，市場上將非常缺乏小刀和蹄鉄，於是這等東西會被高過其勞動價值來交換的。這在鍛冶匠看來，當然是很有利益的。但若一種商品是高於其價值來被交換的，那末，這一事實的意義，就不外是其他的商品，是低於價值來被交換的了。勞動力將從利益較少的生產部門，轉到更有利的生產部門去了。勞動價值法則，馬上就會將鍛冶匠底例外的幸福使之終熄的。他們底數目將見非常之大的增加，蹄鉄與小刀之評價，將再行下向到其勞動價值底限度來了。

生產物底商品形態，就是這樣的事。生產物不取一種商品形態之前，生產物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內，以其自身的力量能適度的滿足社會底欲望。但是，生產物隨交換社會之出現，同時一經形成了商品形態，那就馬上從社會底服侍人變為社會底主人翁了。在生產物之中，像在商品中的一樣，於是結晶着社會的

勞動了。但是生產者間的諸關係，雖由直接生產條件所確立，所統制，却不是由生產物中的這些諸關係之反映所決定的。不過，生產者間的諸關係，一經帶着交換底性質，而且生產物一經採取商品底形態之後，於是結晶在這等生產物中的社會的勞動，就開始成爲決定這樣的諸關係的東西，就成爲生產底統制者了。一言以蔽之，就變成爲價值了。商品的世界，因其勞動能互相比較之故，成爲極容易協定的東西，且開始統治人們的世界。

第二十三節 形成價值的勞動

交換社會中的一切勞動，可從兩方面來觀察。修理電燈的電氣工，或堆着瓦牆的石工，或縫着洋服の裁縫師底勞動，首先第一，可從對於這等勞動者底各自爲他們的工作所必要的特殊的技術上的作業這個見地來觀察的。我們從這個見地來考察之時，我們可看出在方才指出的勞動底形態之間有深甚的差異。

例如，裁縫師使用着針及鉗，石工使用着鐵手。電氣工則使用着槌，鉄鉗及螺旋物。爲第一的裁縫師的材料的是織布。爲第二的石工的材料的是煉瓦與石灰。在第三的電氣工，則紐線，鉗，煉物等等爲其材料。至於其勞動底結果，則第一的裁縫師方面爲衣服，第二的石工爲家屋，而第三的電氣工則爲燈火。

但是，我們不能只當作電氣工，石工及裁縫師本身去觀察，只能當作交換社會之生產的集團底會員去觀察他。而他們會員之連結，是經過他們底勞動生產物底交換而出現於市場來的。這時候，他們底勞動，乃在我們底眼前成爲全社會的形態而表現出來。這時候，我們完全捨象了各個職業底特質。

在第一的場合，我們是從具體的方面去觀察勞動的。而第二的場合，却是從抽象的（抽象的）方面去觀察的。在第一的場合，勞動在我們之前呈現出具體的多樣的形態；而在第二的場合，則呈現抽象的同一形態。勞動底具體的方面之多樣的形態，造出多種多樣的使用價值。同一形態的價值，是在交換社會

這個條件之下，由勞動之同一形態之抽象的方面所造就的。只有價值使一切商品之分母相同。從使用價值所觀察的商品，是無限地多種多樣的。但從價值方面所觀察的商品，却悉呈現一個的形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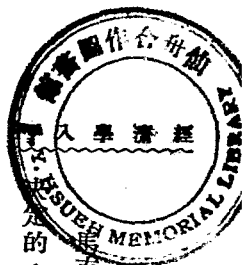
＊ ＊ ＊ ＊ ＊

這裏並列着二雙長統皮鞋。一雙係巧妙的鞋工所縫合的，他對於工作是非常熱心的。反之，懶怠的鞋工却費了很長的時間，且很拙劣地縫合了另一雙的長統皮鞋。或者，這裏並列着內有鞋子之鞋釘的二個箱子。在一箱之中，有用小刀而由手所製成的靴釘。而這一工作是非常遲慢且費時的。在第二的箱子之中，藏着同質的釘子，且是由機械所造成的東西。這一工作不僅快速，而且很賤廉的。

如果商品之各個的單位底價值，是由所費於此單位的勞動所決定的話，那末，第一的一雙長統皮鞋底價值，必比第二的一雙長統皮鞋底價值，要低廉些

的吧。而由手所製的釘，亦必比由機械所造的釘要更高價些吧。但是，事實却不是這樣。商品底世界是被劃分為各部分的。各個的種類是特殊的部分。在一定的條件之下，這種長統皮鞋之總量必須體現着社會的勞動之如此如此的分量。一方面，有一切此種的長統皮鞋；他方面——當作此等的價值之源泉的——在一定的條件之下，存在為生產牠們所必要的全社會的勞動。假若鞋匠徒事玩弄長皮鞋而浪費無為的時間，但他決不能由這種行為而增高其生產物底價值。雖實際上他底長統皮鞋體現着極多的勞動，但這不過是這等皮鞋之個別的特殊性而已。體現在這等長統皮鞋中的全勞動，不盡是社會地所必要的勞動。使勞動之生產力高增起來的生產方法之一切事實上（註一）的改良，使當部門的商品之價值，跟隨其動生產力所增大的程度而減低起來。

（註一）假若某種的新發明或發見，還不會有事實上的普及，那末，這不消說是不會變動商品底價值。又，改良的生產方法雖見普及，但多類的商品尚用舊的方法來生產的也有。在這



樣的領域中的所謂社會的必要勞動，必是代表舊的方法與舊的方法所必要的勞動之某一平均的數量，這是很明白的。

克思這樣的寫着：「若商品底價值爲其生產過程中所支出的勞動之量所決定的，那末，人愈怠惰，愈是沒有熟練的時候，爲造就一種商品將要多費這些時間的，因此，他所造就的商品，似乎要有等於這些時間大的價值，也未可知了。但是，形成價值之實體的勞動，是等一的人的勞動，換言之，就是同一个人的勞動之支出。表現於商品界之價值全體中的社會之總勞動，雖爲無數的個別的勞動所構成，但在這裏可以看爲一樣的人的勞動。而這等個別的勞動之各個，是有社會的平均勞動之性質，亦當作這樣的社會的平均勞動而作用着，因而一個商品之生產若有着平均地必要的，或社會必要的勞動時間，則各個都一樣的是同一的人的勞動。這一社會地必要的勞動時間，就是指以現在成爲社會的標準的生產條件和勞動之熟練，並能率之社會的平均

程度來生產某些使用價值時，所必要的勞動時間。例如，在英吉利，因採用了蒸汽織機之結果，使一定量的絲成爲織物，恐怕只需要從來的勞動之半分就夠了吧。英吉利的手織工雖對這同一的工作，事實上仍需要與從前同等的勞動時間，但他自身的勞動一時間的生產物，到現在只不過表現半時間的社會的勞動了，因此，其價值也低落到從前的一半了。

所以，某種使用物之價值底大小，是只由爲其生產時之社會地所必要的勞動時間之量所決定。個個的商品在這時候，應當被看作爲其所屬種類之平均標本。如此，包含同一量之勞動的，或者在同一的勞動時間中所能生產的諸商品，都有同樣大的價值。一商品底價值對於他一商品之價值之比例，等于爲生產前者所必要的勞動時間，與對於爲生產後者所必要的勞動時間之比例。當作價值來觀察，則無論何種商品都不外是凝結了勞動時間之一定量而已。

因此，某種商品底價值之大小，假使爲其生產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是一會變

化的話，那末不會有變化的。但是，這個勞動時間，却隨勞動生產力之每次變化而見變化的。而勞動生產力又受種種的事情，就中以勞動者底熟練之平均程度，科學及其技術的應用之發達程度，生產機關之範圍及作用能力，諸種的自熱事情等之決定。例如，同一量的勞動，豐年可用八葡雪爾的小麥來代表，凶年則僅僅四葡雪爾的小麥就可代表了。又同一量的勞動，在豐坑的比在瘠坑的能供給較多量的金屬。金剛石在地球上是有稀有的東西，因此要發掘牠，平均要費多大的勞動時間；因而金剛石可以用僅少的量來代表多大的勞動。所以在豐坑裏，同一量的勞動可由較多的金剛石來代表，因而金剛石底價值可見減低。又若可用僅少的勞動而使煤炭變為金剛石，則金剛石之價值必將低落到煉瓦的價值以下。概括言之，勞動底生產力愈大，或生產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愈少，結晶於物品中的勞動量愈小，則這物品底價值亦愈見小。反之，勞動生產力愈小，為生產某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愈多，如此，則這物品底價值亦愈

見大了。因而某一商品底價值之大小，是與其所體現着的勞動之量成正比比例地，而與生產力成反比例地變化下去的。」

勞動可由勞動時間來計量。試觀察用完全同一的工具，且以完全同一的材料工作着的二個不同的勞動者，則他們二人中之一人，在一定單位的時間內，例如一小時之內，因他較用力地，較強度地工作着的緣故，或因他有着極大的熟練程度，則他能比其他一人作更多的工作也未可知。但是，在某一領域中，社會所支出的總勞動，是把這樣的一切個人的特殊性相互地平均化起來，而互相相殺了。因此，價值底根底，只有平均的強度與熟練之勞動存在着。商品底價值，是由牠所體現着的抽象的平均的且社會地必要的勞動之量所決定的。

若二種商品，例如一雙長統皮鞋和一袋米粉，互依其價值來交換，則這個事實，就是說在一雙長統皮鞋之中，含有着與一袋米粉中相同時間的抽象的平均的社會地必要的勞動時間。

因需要不足之結果，則商品有在其價值以下被交換的。反之，需要超過供給，則其結果商品有在其價值以上被交換的。但是，像這樣的離開價值之偏差，也仍只足表示價值法則，猶如我們可將振擺從垂直的狀態移動起來，而由此來表示重力底法則一樣。從均衡的狀態移動過來的振擺要再行向着均衡之線，越過這條線，而再返轉到這條線來。商品底交換，也從價值底均衡狀態中移動着，無論需要勝於供給，或供給多於需要，都是一樣的作用。社會底勞動之努力底川流，自然地要在生產物被價值以下相交換的生產部門中減少起來，而在生產物被價值以上相交換的生產部門中增大起來的。無論在那種生產部門上，其破壞了的需要與供給間的均衡，終要漸次地恢復過來，而接近到交換之條件為依價值來交換的境地，於是復從價值偏差起來，更行接近到價值來。這般地無限的反復着。勞動價值，這是一條線，在這線底周圍移動着商品交換之條件。勞動價值法則，這是統制着這等條件的自然發生的法則。

除以上所說述的「社會地必要的勞動」之意義以外，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之中，尚其他的解釋。若干的人們以為「社會地必要的勞動」這個觀念不僅有生產的意義，也附加着消費的意義。例如，布定 (Toupin) 在其著書「卡爾·馬克思的理論體系」上，在說明馬克思底價值論之時，這樣說着：「為創造新的價值而支出於生產某種物品的勞動，不僅必須相當於為生產與這等物品相類似的物品之際所支出的平均的支出，而且必須創造為社會所必要的某些東西。而這種物品在決定是否為社會所「必要」之際，不僅要單單考慮這一物品對於社會之若干構成員之一的有用性與其實際上的必要，同時必須同樣的考慮他種的物品，在近代的社會的經濟狀態之下，注意這社會中的生產與分配之一般條件，使與牠相類似的物品之必要性與他種物品之必要性互相比較，而考慮其是不是在充分的程度內滿足了的。如果某種物品是過多地被生產着——不是說絕對的過多，而是說在當時的社會的條件與關係相比較起來之時是過多的話——則

這樣的生產不能造出追加的價值。即相當於牠的勞動量可說是被無用的支出了的。這個事實當然不是說一定的個人之勞動是不能造出何等的價值，也不是說生產出來了的一定物品沒有價值。不過，因價值係社會的關係，所以爲這種物品之生產所支出的全勞動，在這社會裏比例地只生產出僅少的價值而已。因而各個的物品變爲價值僅少的東西，若不支出其追加的勞動，且不會生產出此等物品之追加量，則此種生產物之全量，只有比這物品所含有的價值還要小的價值而已。』

希爾弗定 (Hilfing) 也把持與這同樣的意見。他這樣的說着：『若個人過於遲慢的工作，或生產無用的物品——本來是有用的東西，但在社會之新陳代謝之時因過多而成爲無用的物品——則這一個人之勞動可還元到平均勞動，即社會地必要的勞動時間去的。』

關於社會地必要的勞動之這種意見是根本地錯誤的。這說價值不單在商品

流通界發現出來，而且多少地是在那裏造成的東西了。實際上，商品在流通界所遭遇的供給與需要之不均衡，可使商品底價格與牠自身從生產界帶來的價值相偏差起來。

E·E·魯平 (Rubin) 在其著『馬克思價值論概要』中，對於擁護社會地必要的勞動之消費的意義一派人們，如次的說着：

「一· 他們把正常的市場之狀態與非正常的狀態相混淆，把種種的生產部門間所存在的均衡之法則，與一時的不得不是均衡破壞的場合相混同了。

二· 因此，他們破壞了以所與生產部門與他種生產部門之間所存在的均衡爲予定的社會地必要的勞動之概念。

三· 他們無視了市場價格與價值間的偏差之機構，以最非正常的市場條件上的任意的價格，來販賣商品這一事實，誤認爲是相當於價值的販賣，這當然是錯誤的觀察。混同了價格與價值。

四· 他們把社會地必要的勞動之概念與勞動底生產力之概念間的密接的關係裂開起來，而不適當地變更後者，允許前者之變更。』

第二十四節 簡單并複雜勞動·商品之物神崇拜性

在製造生產物之前，社會必須先造出生產物之生產者。要養育將來的生產者，必須教他們勞動。因一切商品之生產要求着熟練的生產者之出現，所以通常以商品之價值來交換商品之際，爲養成勞動者所支出的勞動量是互相平均了的。

舉例來看吧。假定非熟練勞動者底平均底養育，是代表着四千五百時間的社會地必要的勞動。更假定這樣的勞動者平均地能給予九萬時間的勞動。對於每一時間的勞動，爲養育勞動者，那末要有二十分之一時間的勞動了。

現在假以戶櫃與短皮外套依照價值來互相交換，即兩方都依二十時間的勞動來交換。

其次，加上關於爲養育勞動者之勞動來看一看吧。但問題並不因此而有所變更的。（對於戶櫃及短皮外套皆各需加上一時間）

但是，若干的職業却需要更長的準備。例如，化學者到他能獲得他所必要的知識與理解爲止，必須費去十個年月。在他底準備中，又想着教師底勞動與參考書之著述者底勞動。因這樣的事情，爲獲得化學者之勞動生產物起見，必須延長那製造社會之生產機構的過程，而這又不得不在這等生產物底價值上反映出來。啤酒，人工肥料，或尼亞林染料中所體現着的化學者底勞動之一時間不是單單的一時間，是在一時間之上，更加着爲造就方才所指摘的勞動者之高級熟練所必要的勞動時間中之若干時間的。

假定爲造就化學者底高級熟練，須要二萬七千時間（註一）之社會地必要勞

動時間。更以熟練化學者底勞動生活之平均的年代爲三十年，而以一日六時間，一年三百日作工着的來計算，則得五萬四千時間，所以對於化學者底勞動之各一時間，相當於由高級熟練的勞動半時間。他的一時間工作，比不熟練勞動者的一時間工作，必須多造出一倍半的價值。依照馬克思的定義，複雜勞動恰好自乘的簡單勞動或加倍的簡單勞動一樣。

(注一)實際上在這裏還受着如次的事實之影響。卽幸而終了微程的各十人的化學者之中，必須考慮到有若干數的失敗者。後者在修得技術上所支出的勞動也載登在價值之秤之上，這猶如通例的碎壞要在玻璃食器之價值上加進去一樣。

＊

＊

＊

如我們在右面所說明的，生產物底商品形態，不過是交換社會的生產關係之反映。這猶如映寫在電影底 *Screen* 之上的活動的畫面，只不過是那經過魔術燈而反映到 *Screen* 之上的一樣而已。

但是，這一事實却不妨害商品在交換社會中是真實的支配者。分配着生產及消費之一切手段的市場不會尋問你是誰？或你造了什麼？只問你担了些什麼東西來的。商品在市場上互相遭遇，互相戰鬥，而互相征服。商品底勝利或敗北，同時就是經營主底勝利或敗北。對於需要物品的人們，存在於市場的物品，好像真有其自然的性質和含有特別的市場的性質，且似乎市場含有那永久支配這些物品之祕密。實際上，商品之支配人們底運命與智能，不是依賴其自身的性質，而是依賴交換社會之自然的組織體。像這樣的商品之統治，在從前的社會形態之下是不會存在過，又在將交替交換社會的共產主義的社會之下，也不會存在的。對於商品之這樣的統治人們底運命與智識這個事實，馬克思名之爲商品之物神崇拜性，而以此與邪教的偶像之權力作比較。而這偶像，就是對於自己以自己的手製造這個物神的人們底智能之物神（註一）

（註一）如我們所知道的，商品之物神崇拜性有客觀的方面（商品對於人們底運命之事實上

的權力)和主觀的方面(關於商品底性質之人價底虛偽的表明)。商品之物神崇拜性底主觀的方面，由馬克思主義的光照而消滅了。然商品之物神崇拜性底客觀的方面却要等到商品組織體之消滅，即由共產主義底勝利纔能消滅。

要約

- 一、 交換社會之根本的矛盾，是社會地生產的商品之個人主義的領有。
- 二、 在交換社會，生產物是為交換而生產的。因此在交換社會中，生產物是商品。
- 三、 商品有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
- 四、 商品底根本矛盾，是牠只在代表着使用價值與價值之時，牠纔是商品這一點上。但是，這商品對於在他們看來是價值的人們，牠不是使用價值。反之，牠對於在他們看來是使用價值的人們，不是價值。

五．商品底交換價值是在交換之際表現出來，不是在這時候發生出來。交換價值不過是表示出價值之形態。

六．價值是交換社會中的生產者底社會的關係底反映。

七．價值被商品所含有的抽象的・平均的・簡單的・社會地必要的勞動所決定。商品底使用價值是支出於商品中的勞動之具體的方面所造成的。

一八．複雜勞動猶如自乘的簡單勞動或加倍的簡單勞動一般的東西。

九．一單位的商品底價值，與這部門中的勞動底生產力成反比例。隨勞動底生產力之昂騰，價值則見低落；反之，隨勞動底生產力底低落，價值即行昂騰。

十．社會底勞動之努力之大部分所集中的生產部門底商品，原則上是被價值以下地來交換的。反之，社會只分配僅少的努力的生產部門底商品，却被價值以上地來交換。這樣地，價格離開價值的偏差，要喚起社會的

諸勢力之再分割。如此，勞動價值法則為交換社會之根本的均衡。

第七章 貨幣

第三十五節 作為價值的尺度與價值的表現之貨幣

我們曉得了價值底本質，是結晶於商品中的社會地必要的平均的勞動時間。然則，某種商品底價值，可以用直接勞動時間來表現麼？如我們先前所說的，一切商品是無限數的生產者底勞動之生產物。他們之中的各人，如同願他們各自所做的蹤跡，各有主張在無論那種商品之中有着自己的僅少的勞動之權利。但是，什麼地方能找尋出計算這一切僅少的勞動之會計呢？縱令這是可能的話，但這必定是意識的生產組織之結果吧。然而我們現在却以盲目地作用着的商品之自然發生的自己組織為問題，而這自然發生的自己組織，恰猶如鹽之

小部分由溶液成爲精細的結晶而落下來一樣的東西，不能精確地計算的。

因此，問題第一不在於依支出於當該商品中的勞動來計量價值，而是在於以社會地必要的勞動來計量；第二，既製品的商品底價值，因隨勞動底生產力之變化而同時變化這個事實更覺困難。價值本質地是由如次那樣的勞動來決定的，即價值應在所與社會認爲是平均的勞動底生產力之下，依照有必要于再生產出所與商品之勞動來決定的。而這個事實，使蘇密地記錄那體現於當該商品中的一切勞動之支出這一工作沒有些小的意義。

實際上，商品却有簡單的價值表現方法。最初各商品爲表現價值起見，變爲事實上互相交換的商品。但是，這種相互服侍的方法，只限於交換還帶着偶發的性質，且價值好似是由交換條件造作出來之時的。反對的場合，就不是這樣。將狐之皮與蜂蜜之桶相交換的狩獵家，曉得他底商品之價值能找出愉快的蜂蜜之表現形式。但是，第一，他在這裏還不會看出什麼嚴格的量的關係。他

祇獲得了他在發見時的蜂蜜之桶同樣的蜂蜜之桶。恐怕養蜂家自身關於桶之數量也沒有明確的表示吧。第二，狐之皮底價值，是由以此可獲得什麼東西來決定的這個事實，在他似乎是一個自明的真理。祇隨交換之發達，尤其是隨着互相交換的商品之間確定了嚴重的量的關係之後，於是價值底交換與表現不是同一的東西這件事乃得到了說明。將來商品能被交換呢，或者不能交換是要等到後來纔能明白的。但是，商品首先第一必須找出其價值底表現手段。若不是這樣，那就不是商品了。商品底使用價值的極（如果這不只是生產手段），是不同他種商品比較而自行決定的。蜜橘底使用價值可由表示其味質而定奪的。其另一問題是價值的極。商品在這裏却不能除外他種的商品。試向同是蜜橘去尋問其價值吧。這樣，勢非指摘有一定量的某種商品來當作自己的價值之表現不可了的。商品祇能將其價值在他種的商品之上表現出來。

其結果，商品底價值表現，實際上發生一種專門的特別的商品，即漸次在

貨幣上專門化起來了。從前各商品有個別的兩極，即有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兩極。現在呢，兩極性（相反對的部分，即破碎在兩極的事實）包括着作為全體的全商品世界。在一方面，使用價值的極就是普通的一切商品，在他方面，價值的極就為貨幣。試從價值的見地來觀察任意的商品吧。那麼，諸君能在價值之中看見貨幣吧。農民對於自己的耕馬之死亡，祇憐惜這馬所值的三十盧布之消耗。在通行人看到能唆使食欲的饅頭糕餅的地方，糕餅商人只曉得這些饅頭糕餅必須轉變為貨幣而已。更從使用價值的見地來觀察貨幣吧。那末，諸君能在這些貨幣之中，看到能用他們來買進的商品吧。對於懷中藏着十五課貝克而走進食堂去的勞動者，這十五課貝克就是午飯。價值取着現實的或想像的（假想的）貨幣形態。使用價值取着同樣現實的或假想的普通的商品形態。

第二十六節 貨幣商品

這樣，貨幣之第一的且主要的職能是計量與表現價值，因此貨幣自身首先第一必須也是商品。金差不多終局地獲得了唯一的貨幣材料的地位。金是商品。牠第一有着當作裝飾的材料的使用價值。牠可被適用於齒科醫之技術等等之中。他方面，金是勞動底生產物，是有着價值。因要採掘金礦，須費許多勞動，所以其秤上的各單位，與其他商品相較，是有甚大的價值。因此，金底價值祇蒙受僅少的動搖。這貴金屬因這種『勞動量』與其堅牢，可分性及適合性之故，使牠征服了在經濟過程中表現出來的一切其他的貨幣材料（家畜，毛皮，鐵，銅等等）而獲得了勝利。貨幣材料之商品的性質，存於其中的使用價值和價值之現存，雖是不可或缺的東西，但祇這一些是不夠的。商品祇在其與其他商品相分離之時，且與他種商品相對立，他種商品與這個商品成爲對立之時，這商品纔得成爲貨幣而已。不是人們造出那作爲價值尺度及表現的貨幣。這等貨幣乃是全體的商品世界所造出來的。這等貨幣是從商品世界底懷

中，自然地由經濟的發展底過程所誘引出來的東西。

第二十七節 價格

我們在市場上遭遇商品底價格。然則，價格是什麼？爲較明白地理解起見，市場上不僅有金貨之代用物紙幣形態銀行券等等，我們試取金貨流通着的國家來看吧，例取一八九七年至一九一四年間的俄羅斯來看吧。若想買一雙柔軟的長統皮鞋，諸君必會知道其價格爲三盧布的。三盧布是怎麼樣東西呢？要曉得這件事，諸君必須先尋問金貨十盧布底重量。諸君曉得純金十盧布含有一七四·二四獨里亞，因而一盧布之中含有一七·四二四獨里亞，而三盧布之中必是含着五一·二七二獨里亞了。這樣，諸君之前的一雙柔軟的長統皮鞋是均等於五一·二七二之金。其次，柔軟的長統皮鞋與用以製造那結婚的戒指及金

牙齒的金屬將怎樣來比較呢？這只由價值來比較的，即只有柔軟的長統皮鞋與含在金之中的社會地必要的平均勞動相比較的。柔軟的長統皮鞋的價值在貨幣材料底一定的秤量中有其自己的表現物。表現着這柔軟的長統皮鞋底價值之貨幣材料底一定的秤上之量，就是這柔軟的長統皮鞋底價格了。這樣，所謂價格就是表現在貨幣材料之一定量中的商品底價值（註一）。需要與供給之間的均衡愈見接近，則價格愈益正確的表現商品底價值。需要超過於供給，則價格從價值偏差過來，使其價格高超價值之上，反之，供給過於需要，則使價格低落，而使之在價值底水準下維持其價格。如此，在我們所舉的例中，含有五二·二七二的金之中，事實上能含有比在一雙柔軟的長統皮鞋中的還更僅少的社會地必要的平均勞動之事也有的。柔軟的長統皮鞋若被生產出非常之多，其價格因生產出牠們的工廠與作坊之間的競爭，必低落到其價值以下。但是，使其偏差的原因一經微弱起來，則價格復開始與價值相接近。（在關於生產價格底章內，

我們將更能明白：在資本家的社會裏，價格之離開價值之偏差，在種種的產業部門裏，因為向平均率追求利潤之故，是合律而恆久的現象。

(註一)類似於商品的物品，即關於有價證券及土地等等不含有勞動價值的物品一般的價格，將在後面來說明。

第二十八節 作為流通手段的貨幣

交換社會中的物品底交換，的確帶着特殊的性質。即令暫時不說信用關係，詐欺事件，供給與需要之不一致等等，我們也可以說：雖社會的組織的極小部分，食料品底一小片在這場合若不與有同價值的其他小片相分離，且若不互相適宜地相交換，則雖一小片的食料物也不能取得的。價值實際上是不變的。交換之際，各人保持其所有的價值，想變換的不過是使用價值而已。因此，在

直接的交換之際，商品不能自由地轉移而被拘束着。商品甲只在與商品乙相遇之時，纔得變爲乙的。穿着襪襪的皮鞋匠若與赤足的裁縫師相逢，只這時候他方能取得衣服。假若一雙長統皮鞋，其價三倍大於一頂帽子，則他如不願失去出賣自己的商品之好機會，則他只有一度買進三頂帽子這條路可走。但貨幣之介在，却使這種情勢完全變化。貨幣，牠雖與一個使用價值相分離了的，但尙是不曾受取其他的使用價值的商品所有者之手中所保持的純粹形態的價值。簡單而實是煩複的商品——商品這個過程是分爲商品——貨幣及貨幣——商品之二個部分。

商品界變爲依照嚴格的中​​央集權的原則而整然地組織了的社會。這裏的統治者是貨幣。商品只是向着貨幣與離開貨幣二方運動着，商品只在販賣了而成爲金錢這範圍內纔是商品。商品從某處轉移到他處這件事，不是因爲二個商品所有者底慾望偶發的相一致之故，是由於貨幣這個魔術棒底暗號所致的。商品

世界之對於商品生產者的世界之權力，在這樣的時候最爲明白，即商品世界自身成爲自己的當選者底權力，即成爲貨幣底權力之時，更行明白。貨幣，這是交換社會底社會的關係的一切矛盾之體現。他是商品生產者隸屬於社會之體現。亦就是擺在社會底各成員之手，即變爲使他對於社會可發揮權力的武器之社會的權力之體現。

貨幣交換過程前半(商品—貨幣)是從下向上昇的。要完成這個過程不是很容易的事。但也不足驚恐的。只不過必須將社會之一定的部分所必要的使用價值，與所有一切人們所必要的價值相交換一下而已。同時，貨幣—商品這個過程之第二部分是從上向下去的。在普通時候，貨幣變做商品是很容易的。完成了從商品形態到貨幣形態去的價值之假裝，則從貨幣形態到商品形態去的價值之逆的假裝是可以不定時的延長下去。

貨幣遂行着流通手段底機能之時的商品—貨幣及貨幣—商品這兩半的過程

之中間的貨幣，能生出或大或小的間隙。在這個間隙底期間中，貨幣好像寶物一樣，作爲貯藏底工具。而這樣不買而有可賣的可能性，能夠招致極其之多的結果。貨幣所有者，不想購買東西這件事，常常會使商品所有者有不能販賣出去的境地（這就是使銷路底恐慌有發生的可能性）。

第二十九節 作爲支付手段的貨幣

假定造車匠與製麵包職人並屋而居。造車匠於二週間製造一輛貨車。製麵包職人每日製造麵包。造車匠將自己的商品，即經過十四日所完成的貨車去販賣，但他每日不得不吃麵包。因此，製麵包的職人現在經過一禮拜，作爲麵包的代價而領取貨幣，給他以自己的麵包。在這一禮拜的期中，製麵包職人不僅與使用價值，而且與自己的商品底價值分離着。造車匠在貨車造成而取着貨幣形態之前，即定了自己的貨車底價值。這時，造車匠必扮演債務者（借者）底脚

色，製麵包職人則扮演債權者底脚色吧。麵包一經交給，債務就行發生，而這債務經過一定時間，償還以後就行消滅。貨幣同着債務之發生而扮演支付手段底脚色。

流通手段與支付手段的機能間的差異，在貨幣材料底價值下落之際可以說明。作為流通手段的貨幣之力量低落，而作為支付手段底力量不變之事，對於債務者有利益，債權者沒有利益。作為流通手段的貨幣把商品——商品的過程分為商品——貨幣及貨幣——商品之二個部分，此事我們已經說明了。演着支付手段的脚色的貨幣把前半的過程更分為商品——債務及債務——貨幣二個部分。能以商品——貨幣的公式去販買的東西，是手有商品，而將商品去交換貨幣的人們。對於有着商品，或者在將來能以自己的商品去與貨幣相交換的人們，雖沒有金錢也可販賣。作為支付手段的貨幣，擴大了市場，不僅目前的價值，即將來能發生而實現起來（取着貨幣形態的）的價值，也可自由地去與市場相接近。作為支

付手段的貨幣，對於種種的期間所存在的商品之間造就交換的關係。貨幣結合那生產與實現之間的期間兩不相同的商品。一言以蔽之，貨幣在間隔期間中聯結商品。

隨交換關係之發生，作為支付手段的貨幣底任務愈益重大。這個事實在資本主義之最新階段上愈為鮮明；而這最新的階段尤以信用機關網之有力的發達與結合，無貨幣的計算制度之發達及對於世界經濟之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相結合的使用資本）之威力為特徵。

第四十節 鑄貨

貨幣在國際關係上，最多被適用的為其自然的形態，即貴金屬之鑄塊形態。在國內的市場，則貨幣以鑄貨的形態為最顯著。有二十五格蘭姆重量的

五法郎之法蘭西銀貨，因摩擦的結果，平均每年規定要減輕三米里格蘭姆。但是，鑄貨失却其價值之時，照拉丁同盟所採用的標準，則必須在銀貨失去了其重量之百分之二分之一，又或在損耗百二十五米里格蘭姆之後的。換言之，即每年三格蘭姆被摩擦下去的鑄貨，全部能遂行四十三年間的機能。二四·八七六格蘭姆重的五法郎的鑄貨，有着與二十五格蘭姆重的價值的鑄貨相同的購買力。這兩個的鑄貨之商品價值是不同的。那末，爲什麼能使之相等呢？只因爲有着刻印而已。這件事，就是與說鑄貨在言語之純粹的價值的意義上，不是貨幣相同。鑄貨中除金屬的內容之外，同時還有某種條件的東西存在着。因此，鑄貨本身不能作爲價值之尺度，只能當作流通，支付及貯藏的手段而已。

金在市場之自然法則本體上，以假虛的（不見的）形態而爲價值之尺度。市場各種商品，似乎與勞動價值之金的映寫一樣。市場以這金之映寫之數量，用貨幣這個話語翻譯過來，好像依照一定的貨幣之算定單位而計量一樣。虛

布，法郎，金元，鎊，這等首先第一就是算定貨幣。

例如，我們說金盧布有純金一七·四二四獨里亞。但是，當作鑄貨的金盧布却完全不存在。金盧布只不過是算定貨幣而已。例如，銀行的帳簿中在其契約證書上，也只不過以算定貨幣爲問題而已。只有會計是以鑄貨爲問題的。表現所與商品底價值的金之分量，是由算定貨幣來計量的。右面所引用的例中，柔軟的長統皮鞋底價格爲三盧布。價格既然表現了價值，則這在柔軟的長統皮鞋底價值之金的映寫上，即依據勞動價值，則在與一雙的柔軟的長統皮鞋相等的純金之小片上，可說是含有三倍的一七·四二四獨里亞的算定貨幣單位了。這好似二重的測定一樣。金可計算價值。在這裏，盧布的金貨單位，可說計算了前述的金。算定貨幣單位盡着特殊機能，即盡着價格·底·尺·度之機能。

施於貨幣材料上的鑄貨底紋飾之約定的性質，在鑄貨越出國家境界之際表現出來。這裏雖捺印着國家底刻印，然而鑄貨之這種紋飾，在國外是等於無一

樣的。鑄貨不是因其「衣飾」而被優遇，人家之所以待遇牠的，是為牠底重量；假若不考慮這鑄貨因對商品之支付或因其他的要求而將其送回到本國來的話。不過，鑄貨底二重性，首先第一可在其能完全區別出刻印與金屬之可能性，及所謂紙幣存在底可能性上來說明的。

第四十一節 流通所必要的貨幣之量

試取某一定時間的期間，例以一週來看吧。在一週之間，為供給流通之必要，一個國家裏面究竟必須存在多少的貨幣呢？第一，為一週中所要買入的商品之支付，要有貨幣。試求一週中由甲經手所買的全額吧（註一）。此地須先除去不用現金而由信用所實行的買進貨物之總額。更求乙所經手而以信用去買來的商品之價格額吧。又貨幣為支付債務也有必要。而其債務之期間為這一週之

間的。再求丙所經手的債務支付底數額吧。這裏也必須除去相互償還清楚的債務（參照前述的第二十節）。復求丁所經手的這等相互償還清楚的支付額吧。

（註一）和這裏相關的，若同一商品在一週之中從甲到乙的經過了數回之時，則算入於各個底購入之內。

一週中要由貨幣所作的購買及支付工程額底總計等於 $\Sigma \text{甲} - \Sigma \text{乙} + \Sigma \text{丁}$ 。假若各貨幣單位在一週中只作一工程，換言之，即若各貨幣單位祇運轉一次，則貨幣之必要量，等於依照右面所述的公式所計算出來的數。但是，實際上或許不是這樣的。同一鑄貨在一週之中能運轉幾回的。商人能用一千盧布購進一束的商品。也能以這千元向伯勞去買入二頭馬，而伯勞同樣也可以用這千元在這一週中向其他的商人支付債務。又這商人也可用這千元去買別種的商品。我們所指示的例，一週中，同一的千元要運轉四次。

假若同一的食器，在食堂中一日平均要分配十人不同的客人，則食堂平均

所必要的食器之數爲每日客人之數之十分之一，這是很明白的，前述的場合，也同樣的。如果貨幣之各單位平均一週中只運轉一次，例若運轉 d 次，則爲供給一週中的流通起見，比前面所說的公式所求得的，只要 d 分之一的貨幣就夠了。即成爲 $\frac{M \cdot Z \cdot T}{d}$ 。

我們稱此爲流通所必要的貨幣之量 $\frac{M \cdot Z \cdot T}{d}$ 爲流通價值。

不消說，流通價值第一依市場上的商品愈多則將多了這些。第二依商品底各單位平均愈多運轉，則亦多至多轉的次數。第三，相互消殺的支付(丁)愈多，則減少這些數目。第四因貨幣之各單位愈急速的變換，則亦同數的減少起來。

第四十一節 紙幣

紙幣底起源是形形色色的。在某種國家裏，紙幣是由銀行券變成的，是銀

行券由商工業底信用貸與手段，變爲補充國家底財政上的不足的手段之結果而成爲紙幣的。紙幣往往在當初，事實上是橫臥在銀行底金庫中的金屬貨幣底代表者，或以其證券的資格，在世上出現出來。但是，到了後來，方才所說的金庫中消滅了應被代表的金屬之結果，就變爲紙幣。在其外的場合，則這等東西是當作紙幣而直接出現於世上的。不過，紙幣底壽命絲毫不依存於其出身履歷，而是依存於其有着流通價值的量之相互關係。流通着（註一）的紙幣之量若不超過流通價值，即不超過於流通所要的金之數量，則紙幣絲毫不會失却其自己的購買力，能作爲金屬貨幣而流通着。（註二）（關於紙幣底價值沒有說述之必要。爲什麼呢？因爲紙幣自身不是商品；因此沒有價值。紙幣在流通之際，金是仍當作價值底尺度而殘存着）。

（註一）紙幣本位制多少鞏固的時代，紙幣也同樣被寶物化着。（變爲寶物，而插足於寶物界）。紙幣若停留於寶物界內，那末，不能將其壓力顯示於流通界。但是，反之，在本位制

動搖之際，則紙幣將從實物界，又從安全戶權，靈，糧，長統皮鞋中走出來而湧向流通界底運河去，而增進通貨膨脹（Inflation）。

（註二）關於純粹的紙幣本位之某種自然的鞏固性，當然在任何場合都不成爲問題。問題在於流通價值自身是在不斷地變化着這一點。（在俄國，這流通價值在收穫之秋達最高點。假定流通價值之最小限度相當於一億，最大限度相當於二億。若紙幣之發行少於二億，市場擴大到最大限度之時（引導流通價值向最大限度去的其他的原因，例如貨幣流通之滯澀，或信用消滅之時），則市場將覺通貨之顯著的不足（收縮（Deflation）底滋味吧。其結果，商品價格必見落下。但是，發行比一億還多的紙幣，則將引起膨脹，其時流通價值將落到最小限度。不過，這件事不是沒有用人工的安定方法，使紙幣本位比較地得以鞏固起來的可能性。（參照前述的第十七節）

金屬貨幣底購買力與紙幣底購買力之間所存着的差異，是後者要在金之流通額超過比流通價值之時纔見開始。這時候，開始發生通貨膨脹的現象。

假定這時流通價值相當於二億吧。假若紙幣只發行這些金額，則紙幣對於盧布有盧布一樣的購買力。但假若流通界發着四億的紙幣吧。即假定其額要二倍大比用金所表現着流通價值吧。發行券要多二倍這一事實，即對於紙幣上所印刷的這等數字要多增加二倍這一事實，當然不能增進市場上的商品之量。一切紙幣盧布，今日在市場上祇能購買從前所能買入的商品之半了。其餘的條件是同樣的之時，紙幣底購買力要落下了二分之一。亦即商品之價格增加了二倍（註一）。由此可以說明那在演着流通手段這個任務上的金貨與紙幣之間所存在的一切差異。金過多之時，將流出到海外去（為追求那更低廉的商品，更有利的投資方法），或者變為寶物（做寶物了）。一言以蔽之，金之剩餘一經發現，金就顯示其遠心的傾向，從對於金底價值要有過少評價的恐懼之處，用全速力逃往出去。反之，紙幣在這樣之時，顯示其求心性，隨紙幣底購買力之低落，這等紙幣對於當作寶物的流通愈見其不利益了。異災的膨脹之際，紙幣完

全不能作為貯藏手段用的。而流通底價值減少起來了的商品，在這時候，則代替紙幣的地位被人貯藏起來。紙幣在這種情境，好像火災時的羊一般，不避開火燒而反向火處突進。這種求心性只不過使貨幣底購買力之低落更行尖銳化起來而已。

(註一)實際上，在由右面所述的那公式所計算的流通價值與發行紙幣量相比較之前，必須放棄一定期間中所應支付的債務之金額。為什麼呢？因為支付債務之際，紙幣對於盧布是用盧布來支付故。

為取得收入而發行紙幣的國家，不是為搜括軍隊用的武器，食糧及軍需品，搜羅為建設及改築要塞又或為建築物的建築用的材料與勞動力等來發行自己的紙幣，就是以俸給的形態將紙幣交與自己的代理人。他們借紙幣底援助，在市場上搜集其自己所必要的商品。這樣，無論那種的紙幣底發行，其性質上都為供給國庫以某種收入的一時的租稅。而這樣的租稅在其徵稅上，都沒

有租稅監查官之工作，行政上的手續和課稅財產之競賣之必要。因為紙幣有着這樣大的能力，所以發生了紙幣制度，不將商品投給市場，反像啣筒一樣從市場中汲出商品來，且又因有這樣的能力，紙幣制度却要蒙受破壞，最為常常流行而且為最危險的紙幣之疾患，就是紙幣底膨脹這件事，完全是對於印刷機之財政的（為供給收入給國家起見）紙幣增發之結果。國家將自己的紙幣用交換的行為，完全搜羅市場上的價值，因而使貨幣購買能力低落起來，其結果又不得不每次增大其發行額了。發行額底增大復使紙幣底購買力減少起來。對於這個危險之唯一的出路，是為使紙幣能流通計而停止發行（註一），而用其他的直接或間接的稅來彌補之一法。但是，國民經濟因膨脹而愈行強烈地不安定起來，則這種方法也是愈要困難起來的。

（註一）蘇維埃俄羅斯是採取了這種過程。從一九二三年八月起，為流通起見，限制了每月前紙幣發行數為千五百萬金盧布。在最近的將來，為流通而發行的舊紙將見完全停止吧。

各人對於他所販賣的商品之價格，以相當地高抬價格的方法，努力想脫離膨漲的租稅。其結果，膨漲的租稅成爲勞動力底販賣者之最大的負擔。爲什麼呢？因爲他們有不能適應貨幣價值底下，而抬高其自己的商品底價格之困難故。

第四十三節 不完全價值貨幣

如我們右面所說明的那樣（第十六節），鑄貨若是不自由的之際（在封鎖的本位制之下），則鑄貨底購買力從其金屬價值分離開來。然則，其購買力將由什麼來決定呢？若干的經濟學者稱印度的盧比銀貨——其鑄造爲封鎖的——在銀裏印刷的兌換券」。這句話的意義，若是說像紙幣那樣的不完全價值鑄貨底購買力，是被發行貨幣底數量與流通價值之間所存在的相互關係所決定，那末

這句話是對的。若在二億金盧布的流通價值之下，發行這些金額的銀盧布且表示一切其他的貨幣，則銀盧布縱令在各銀盧布上只值七十課貝克，却仍可保持其完全的購買力。如若發行這樣的盧布到二億以上，則其購買力必像過於多地發行了的紙幣底購買力那樣，完全落下起來的。其差異只如下述那樣：即紙幣將至無限地低落其價值（如最近數個年的經驗所表示的一樣，低到一兆分之一）。但是，不完全價值金屬貨幣底價值，只不過減少到製造牠們的金屬價值就會停止的。（在右面所引用的例子上，一盧布只減到七十課貝克）這樣，不完全價值鑄貨之半部可當作由金屬，其他的半部由紙所造成的東西一樣去觀察。紙幣底部分，若受膨漲底影響，必完全落下其價值；而金屬部分的價值，若這金屬之生產條件不見變化，則亦不會變化。

第四十四節 信用貨幣

金屬貨幣是由資本家的社會之生產關係底一切自然發生性所抽出來的東西，紙幣之發生在這裏是作為貨幣機能底一種，即盡流通手段底機能而來的。貨幣底第一的且主要的機能——價值底計量——是由本位制金屬所實行的。但是，商品之直接的轉移底任務，在某程度內是以代用物（註一）——紙幣——所實行的。

（註一）菊莖是咖啡底代用物，砂加林（糖精）為糖底代用物。

關於信用貨幣，則這是由其他的機能，即由支付手段這個機能所發生的。這機能是信用底全體發展底根據。信用，實際上如交換社會本身一樣，是矛盾的東西。例如為生產印花布木縣起見，有棉花，染料，機械及煤炭之必要。為生產印花布木棉所必要的這等四個要素，被私有財產這個牆壁所分轄着。即棉花屬於栽培主，煤炭屬於煤炭公司，機械屬於紡績業者，最後染料是屬於化學工廠的。

然則，信用能做什麼呢？信用對於這種牆壁的關係是怎樣的呢？一方面，

信用似乎把這種牆壁消滅了一樣。棉花，煤炭及染料不是由貨幣而是由信用來無賠償的讓渡給紡績業者。由私有財產所分離着的生產手段，因有信用底助力而互相遭遇。

但是，他方面，信用在無論何處，都擁護着這一見似乎被牠所消滅了的障壁。購買了的東西，必須在一定期限內支付清楚。在沒有設定任何期限的交換之自然性上，信用頑固地要想記入正確的日限。我們底紡績業者，雖然完全不能預知幾時可以賣出其印花布木棉，因而不曉得幾時纔能領取為支付債務所必要的貨幣，但當以信用去受領棉花之際，却已定下了正確的支付期限。像小孩們將結在線上的一片之肉投與狗吃一樣，信用給與債務者以一切他所必要的東西。狗吞下了一片小肉，但小孩們却將其吞下了的肉片拖曳出來；信用底矛盾，在日常生活，尤其是在破產之際，及以信用所取得的價值因後來有好機會不願再放出去或不能放出去之時，發現出來。

信用底矛盾不得不在信用貨幣，尤其在銀行券上反映出來。發生於商工業底信用化的過程中，且在國家底信用商品運轉上，有其自己的支柱的銀行券，也常想以或多或少的「正貨準備」之形態而依靠金之現金，正貨準備對於銀行券猶如繩之對於競技場之魔術家一樣。如果有時碎裂，則必趨向繩的方面奔去：。銀行券之所有者，在知道牠無論何時能與金屬相交換之時，則他必感着非常的愉快。這裏我們雖然以擬制爲問題，通常却只有銀行券中之僅少的部分被人交換而已。因爲確信銀行券可沒有故障的與金相交換，所以民衆與其選擇攜帶不便且有損耗之虞的金貨，毋寧選取銀行券。銀行券可與金相交換這件事是這交換純粹追求交換底目的（以多額的銀行券與金貨相交換）爲止之時，或爲海外的支付而行交換之時，通常纔被維持着。但是，交換實際上若是對銀行券表示不信心底結果之時，及這交換帶着羣衆的性質之時，則通常交換要被中止的。

（一八四八年及一八七〇年的法蘭西，及一九一四年的全歐羅巴是其實例）。

在英吉利，即在前世紀中最強烈的恐慌的時代，以銀行券去與金相交換爲目的，一般公衆馳向銀行去取款的實例却不曾存在過。但是雖然如此，英吉利却對於銀行券之金屬準備特別留意。

這究竟是什麼？正貨準備只是當作交換基金纔爲必要的東西。正貨準備之要求，是統制銀行券底發行之手段。但是這一事實是使銀行券發行銀行爲保管餘分的發行，而受銀行券發行底拘束。不消說一國底信用制度在全體愈有多大的信任，則銀行券底正貨準備之意義愈見減少。英吉利的銀行法不曾考慮這一事實。英蘭銀行之低度的限外發行（一八四四年由所謂卑爾的法律所確定的），可由政府對於過分自由地發行銀行券之恐怖來說明的。而這發行使容易享有信用，助成極輕率的投機，甚至要造成通貨膨脹。人們以爲由制限信用而能防止產業的恐慌。到一八四四年的法律之發布爲止，所謂銀行派（特庫，甫蘭東及其他）不從信用工具底必要，而從貴金屬之現實的貯藏，來指摘發行銀

行券是非常不利的事實。但是，他們底論辯占了勝利（註一），卑爾的法律於是終被採用了。

（註一）屬於所謂「貨幣流通」派的經濟學者有李嘉圖，特來思等等。

恐慌當然不能因有卑爾底法律而得預防。不，却是反對的，一八四七年，一八五七年及一八六六年的恐慌的時代，反使卑爾底法律之効力一時停止起來，不得不認許限外發行以上的銀行券之發行了。

只在第一九世紀之後半，因鑄造制度和會計機關一般之發展，當作信用工具的銀行券之意義，在英始大見減少，關於增加限外發行額的問題，也消失了其尖銳性。

德意志及法蘭西的兌換券發行銀行之發行制度，却呈現着更活潑的狀態。那裏，正貨準備之條件，制限銀行券底發行底程度，非常低微。

要約

摘要

(一) 如個別的各商品一樣，全商品的世界也分爲使用價值之極，即普通的商品，和價值之極，即貨幣二極。

(二) 貨幣之重要機能是計量並表現價值。又貨幣更盡着流通底手段，支付底手段及貯藏底手段之機能。

(三) 表現於貨幣上的商品價值謂之價格。價格可以正確地，不充分地或過分地表現價值。換言之，價格還是與價值同等呢，或者比價值少，又或比價值要大些。

(四) 當作流通手段底貨幣分爲「商品—商品」之交換及「貨幣—商品」之二種變化。作爲流通手段的貨幣是商品世界底中心。諸商品間的關係，因貨幣之介在而失掉其偶發性。交換已經不是依存於二人的商品所有者底需

要與供給底一致了。

(五) 必要於流通的貨幣之量(流通價值)，等於用現金所販賣的商品底價格之總額，加上定期支付額(不支付相互償還清楚額)，而以這期間中所有貨幣單位之平均回轉數去除出來的商。

(六) 鑄貨必須區別機能的意義(流通上的意義)和鑄貨所含有的貨幣金屬之實際的價值。前者在有着完全價值的鑄貨上，大體上是與後者相一致的。前者在不完全價值鑄貨上則比後者來得大些。最後，前者保持着之際，而後者完全消滅了之時，則紙幣必見發行。

(七) 爲使紙幣或不完全價值貨幣，與完全價值鑄貨相比較，而不至成爲無價值的東西起見，則其流通之額，必須不超過貨幣商品所表現着的流通價值。而不完全價值貨幣，即在低落之時也不過低到真實的金屬價值而已。

(八) 紙幣可不受任何制限，爲補充財政之不足而由國庫來發行。但國庫絲毫不能保證這等紙幣之由國庫來返還清楚。於是發生這等紙幣底流通成爲過剩之危險(膨脹Inflation)。信用貨幣(銀行券)爲商工業底信用化起見，可由銀行券發行銀行來發行。信用上的商工業底必要，變爲其發行之自然的境界。信用貨幣，隨所表示的信用而行支付之際，則必須返還給銀行。

第八章 剩餘價值

第四十五節 勞動價值法則和勞動力底販賣

關於交換社會的生產之主要調整裝置，即關於勞動價值法則，我們已在前面說及了。在我們之前，出現製鞋職人和裁縫師，鍛鐵匠和製桶匠，織工和製車匠。我們觀察了他們都是必要的生產手段底所有者。他們或是在自己的作坊，或在市場，或為商品底生產者，或為販賣者走出外面去，又或為原料與生活資料底購買者，都相互的存在着。但是，我們暫且不論許久以前已經過去的時代之問題，我們且觀察散在我們底周圍的事實吧。

試到最近邊的資本主義的工廠去看一看吧。工廠不是以最新的技術所造成

的，就是仍用古舊的方法運轉着；又在工廠中的勞動者們不是作着八時間，就是做着十六時間的辛苦的勞動；再他們不是由魚頭聊齣露命，就是口喫着三盞的中飯而已。這一切事暫且不說，但是，下述的事實却是毫無疑問的真實的。即工廠中的雖小至一枚之釘和一片的原料，都不是他們的所有物。把構成這個工廠的生產手段都結合着的所有主，若工廠不會移到股份公司的手裏，則他必靜靜地坐在便利的室中，手執電話器，無論是晴天或雨天，總同樣的生產着。在今日，若直接的生產者有些什麼東西往市場去販賣，則無論怎樣，其商品總不是他們自己的勞動所結晶着的商品。資本家對於市場是主要的販賣者，同時且是主要的購買者。他們資本家不僅購求優秀的使用品，而且他們的工廠及作坊吸收着一切煤炭與鐵，一切棉花與絨毛。一言之，他們吸收着一切構成市場上所販賣的商品之集大成的生產手段。而這些工廠之所以要吸收這等東西，為的是想以大量的新的商品底形態，再將這等商品送出到市場去。我們在前面所

指摘過的定式「商品—貨幣—商品」已經不是市場底特徵了。「貨幣—商品—貨幣」這個定式代替牠了。如我們已經知道的，直接的生產者，不僅將產業資本家，而且將躉賣並另賣商人的容姿也隱藏過了。

若直接的生產者，完全從生產手段之市場中被驅逐出來，又若在使用手段之市場上，他沒有任何東西去販賣，而祇在市場上購買一些惡劣的東西，則結晶在這商品中的這個生產者底勞動，果尙能盡其生產之調整裝置之任務麼？又勞動價值法則在勞動不僅不是世界底領主之處，而且在不是市場底領主之處，還能保持其自己的力量麼？

對於這一個問題，必須明確的答覆。

資本家雖是自己的企業之組織者（亦常常只是名義上的），但決不是市場之組織者。在資本主義下的市場裏，像在簡單的交換社會的一樣，自然性（註一）還繼續地統治着。市場一般地不認識經營主，牠自身就是交換社會之主人。市

場上只有以自己的血汗養着的侍者能存在。而這些侍者在市場發生了食慾之時，則以發作的急速度投放許多的商品到市場去，在市場吃得飽滿而患不消化的痛苦之時，則即行怠工。然則這樣的市場之侍者究竟是誰呢？資本家自己是不為市場生產些什麼東西，他非常尊重着自己的手。為使資本家的組織的勞動不妨害我們起見，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把他從生產者的集合體中除外出去，如為截剪優待券的庫波，可把剪刀給與他的。這樣，他底懷中將滾進股份企業底利潤，而這企業，在今日，其一切的工作都是由僱傭者底手和頭腦（註二）所造成的，在資本主義之下，這個事實，就是說直接的生產者實為市場底真實的侍者。用資本家的社會底話來說，假定他的名稱為僱傭勞動者吧。作為生產者的他，對於市場實為享有生產者的集合體底全權的會員之一。

（註一）如我們在前面所知道的，新地嘉特與托辣斯不能變更這個問題。縱令結合體底內部除去了競爭，由此諸結合體中的相互競爭則更見鮮明些的。

(註二)關於給付最高的雇傭勞動者底階級性這一個問題，當在後面來談。

從無到有去的商品之一步一步的前進，都是活的勞動。實際上，技術愈發達，則勞動爲生產商品愈益進入於傍路。即不先行支出爲直接打禾的勞動，却先支出爲生產打穀棒與電氣發動機之勞動。又在織編女子底絲襪之前，先生產出織編機。換言之，在生產使用手段之前，先從事機械，原料及補助材料等之生產。但是，這等「傍路」決不妨害價值法則。生產手段和使用手段一樣是商品。而此等生產手段因其在市場上的交換關係，必須表現出其自己的生產者底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所結晶着的平均的社會地必要的勞動，使牠們互相等量起來。生產手段也同樣會被消費，不過其消費是在生產上的而已。因此牠們底價值在消費之際不被消滅，而是轉化到由牠們所製成，且由牠們底援助所完成的生產物之上。絨毛底價值是由飼養羊兒，且剪截羊毛的農民底勞動所造成的。紡績業者將絨毛，補助材料（煤炭，塗塗，染料等等）之價值及紡績機械

(註一)底價值之相當部分轉化於紡絲之中。他將活的勞動與原料，補助材料及機械中所結晶着的死的勞動結合起來而成爲新的商品；即在舊的價值之上，結合新的價值。這樣一來，紡絲底價值在一方爲絨毛，補助材料及機械底生產，他方爲對於紡絲所支出的勞動量所造成的了。以自己的機械將紡絲變爲織物的織工，將紡絲底價值與自己的勞動所結合的新的價值，即機械底價值之一部分轉化於織物之上。織物走到縫做這織物成爲衣服的裁縫師底手中之時，也同樣的反復這樣的過程。這樣，資本首先第一是價值底總量。爲什麼呢？因爲生產手段中所結晶着的勞動，雖在社會的意識上取着資本底形態，但這並不能本質地變化問題。若資本底諸要素之中結晶着勞動，則這必不得不是這樣的。如果造出生產可由資本來調節的幻影，則這正成爲社會的勞動之結晶物採取資本底形態這件事之例證了。在資本主義之下，勞動價值，爲生產底調整裝置是非常明白的。不僅如此，如我們後面所說的，只有資本主義下的勞動價值法則，及

資本主義所現存的矛盾遂行着必要的運動和發展。

(註一)例如，若紡織機械從最初之使用到完全破舊為止，製成了廿萬簡特的紡絲，則在各簡特的紡絲上含有 $\frac{1}{200,000}$ 的機械之價值。

第四十六節 價值界上的榨取

在奴隸所有的社會裏，榨取生產者之方法是簡單而明白的。可以答鞭奴隸的奴隸所有人，可以強制地使奴隸爲其自己作勞動。主人收取奴隸底一切生產物，只給予他一些爲維持其生活所必要的東西而已。換言之，所有主用直接的強迫，從奴隸收取其剩餘生產物，而只剩一些必要的生產物給他。在交換社會裏，好像已經沒有組織的榨取容身的餘地一樣。這裏已沒有主人與奴隸的關係，只殘留着購入與販賣間的市場的關係，只有在價格從價值偏差起來之時，似乎尚有榨取存留的餘地一樣。市場的條件，例如，不由得將含有百五十時

間的平均的社會地必要的勞動之貨車，與僅僅結晶着五十時間的同樣的勞動的查洛獨尼克之金相交換之時，則這個契約，顯明地對於金探索者及其他金所有者是有利的；但對於製車匠則是沒有利益的。不過，不是常常有許多人希望要做製車匠，因而金所有者也不能常常組織地榨取他們了。第一，人們感覺必要之貨車之數，實在是有制限的（註一），只這一簡單的原因，也能使上述的話是正確的。更加製車匠這個手工業是沒有利益的這件事，使許多的製車匠離開此職，或者飢餓的要死，而漸次減少其數。但是，有了這種種事情，這個手工業又會變成有利的。在交換社會之下，似乎沒有某個生產者之被他個生產者之組織的榨取，和生產者之被非生產的分子之榨取可以存在的餘地。不過，事實却證明了反對的事情。交換關係不曾絕滅榨取，反而更使其尖銳化些。又交換關係不會消滅社會之階級的分化，反使階級的矛盾更尖銳化些，市場不僅僅助長社會上的貨物之交換，且更分爲生產者與榨取者的社會之階級的構造，更愈尖

銳化起來。爲什麼呢？不知有所謂人種的特權與身分上的特權這東西的市場——市場上沒有「誰」的問題，只存在着「什麼東西，值多少」這等問題——這種市場是怎樣地成爲組織的階級的榨取之工具呢？在市場的關係上，使勞動者階級一邊爲榨取者階級，資本家及土地所有者勞動着，一邊只受取僅足維持其勞動能力所必要的東西，不得不將其勞動底全生產物交與他們，這樣的機構真是狡猾之至。

（註一）金之所有者爲交易起見，當然能利用廉價的貨車。但是商業底目的在於利潤；商業的流通之形態不僅是「貨幣—商品—貨幣」；第二的貨幣必須較大於第一的貨幣。不然，則「**碼**」的行爲皆將失却其意義。貨幣（d）必須產出利潤。但是，貨車底價值在原則上不是由製車匠而可由商人在販賣上所能增大的。我們現在正當面着去解決爲什麼能組織地受取利潤這個問題。依賴利潤而生活着的全社會的階級爲什麼有存在的可能呢？

但是，自從馬克思解剖了以後，這個祕密就是非常簡單的了。市場只曉得

一句話，即只曉得價值這句話。牠由這句話來翻譯一切的東西。生產物成爲價值之時，剩餘生產物不由得不成爲剩餘價值。不過，問題不在於名稱之變更。交換底矛盾造成剩餘生產物之新的方法。一切人們在交換社會裏都是購買者。但爲購入某種東西必需要有等價。等價只由依販賣（註一）的方法纔能取得；因而一切的人們在交換社會裏同時也必須是販賣者。但爲要販賣，必須生產出東西或收得他人底生產物。但爲生產，又有生產手段之必要。而生產手段這東西，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之前，是只支配集合體之諸部分的全集合體底存在之基礎。然則，與生產手段底所有沒有任何緣分，且沒有任何收得他人底生產物之可能性的社會底各構成員，將販賣些什麼東西呢？在他只存下一條路。即將自己的勞動能力，即自己的勞動力變爲販賣品，變爲商品一事而已。假若酪農場之經營主，觀察牡牛好像對待牛乳主產的機械一般，那末交換社會對於沒有生產手段之自己的構成員，也像觀察勞動力生產的機械一樣觀察着他們。

「誰」呢？我們現在不是以由直接勞動而獲得貨幣的金探求者爲問題的。

商品必須有使用價值。那末，勞動力這個商品底使用價值是怎麼樣呢？爲要對於這個問題有一個回答，應該先觀察購買者怎樣使用這個商品。購買者在某處誘引販賣者，且使販賣者在這場所不得不在勞動過程裏流出其勞動力。勞動，這是勞動力底使用價值之名稱。勞動在這場合不表現其造成長統皮鞋，肥皂或蠟燭等的具體的方面。勞動力底購買者對於生產物本身是沒有什麼利害關係的。在這裏只表現出抽象的勞動，即當作從交換社會底勞動力之一般的貯水池中流出來的小川的勞動，也即以價值底形態而結晶於生產物中的抽象的勞動而表現出來。購入勞動力之際所先付的價值，是爲要受取新的價值這件事，這就是資本主義底真實的目的。若不然，則一切的買賣却會失却其意義。在生產力底條件只能養育直接生產者而沒有剩餘生產物存在的社會裏，一般地沒有榨取者，特別沒有資本家存在的地位。我們的資本家住在不僅爲工作蜂，而且

利 餘 價 值

爲雄蜂也夠足的蜂蜜之箱中。假若我們的資本家有着關係的直接的生產者，在質上不屬於中等以下的標本，則他底活的勞動生產物可區分爲必要與剩餘的兩個部份。剩餘部分之收得方法已經由勞動力變爲商品這件事所前定的了。實際上，勞動力這個商品底價值也像一切其他的價值一樣，是由爲生產地時社會地必要的時間所決定的。換言之，勞動力底價值就是必要生產物底價值。支付勞動力底價值這事有什麼意義呢？這就是支付必要生產物的價值，卽有支付勞動者底住宅；衣服及食料之意義。利用勞動力底使用價值有什麼意義呢？這就是有收得勞動底全生產物之意義。資本家受取全生產物底價值，給與必要生產物底價值，而完全無償的掠取剩餘生產物底價值，卽搾取剩餘價值。搾取者已經沒有鞭笞之必要了。資本家可正直地支付那用完全的價值（註一）所購買的勞動力。而領取完全無償的剩餘價值，卽生產物底價值與支出於生產物底勞動力之價值間所存在的差異額。

第四十七節 資本

諸君當買酒之時，無論諸君歡喜不歡喜，必須注意酒瓶。勞動力也是同樣，不應只買牠一個的。要吸收高價的勞動之濕氣，必要有使牠不至無益地流出外面去的海綿才好。生產手段即工具，原料及補助材料就是可供這樣的海綿之用的。牠們吸收勞動而使這勞動變為新的生產物，且附加一種新的價值。勞動者因為他自身沒有生產手段，只好將勞動力提供給市場。又資本家同時能購買他所必要的生產手段之使用，所以也能購買這商品。給牡犢居住的家畜小屋，往往比牡犢本身還值得高價的事是常常有的。但是，家畜小屋不會成長，只有牡犢是會成長起來。資本家因為只渴望着他所購進的社會力即價值之成長，所以

不由得不購買生產手段。不過這等生產手段底價值是不能成長的。生產手段底價值像小兒所吞進的銅鈕扣一樣，其價值自進入於生產過程到走出生產過程為止都是絲毫不會變更的。原料和工具之被用舊了的部分底價值只不過將其自身轉化到新的生產物中而已。能夠成長起來的東西只是資本家當購入勞動力之際所前付的價值而已。或更正確些說，只有作了工之後始能得到自己的工資的勞動者向資本家前借的價值才能成長。資本底一部分為使其他的一部分能夠成長，必成為犧牲而消滅下去。一部分為使他的一部分能夠購入勞動力起見，必須購入生產手段。資本底一部分為使他們一部能夠成為可變的量起見，不得不成為不變的量。於是，資本可區分為可變與不變的二個部分，資本底不變部分是支付給生產手段的，可變的部分則為支付給勞動力的（註一）。

（註一）馬克思為表現簡單些起見，將 *c* (constante) 去表示不變資本，*v* (variable) 去表示可變資本，而以 *mk* (material) 去表示剩餘價值。

馬克思所開始發見的這個區分，資本家是完全不知道的。在他以為這一盧布與那一盧布同樣是高價的。但是，縱令狼本身不知道其門齒，犬齒及臼齒之區分，却常常正確的具有着自己的牙齒。與此同樣，資本家也不去考慮自己所有的盧布把自己的職守如何區分着的問題。他只曉得他底資本是會成長的這件事。他真實地確信着這個最愉快的過程，不僅使他以五課貝克的貨幣給與勞動者的全資本中底一部分，而且使全資本都膨漲起來。他底資本膨漲起來，牛飲馬食的叫着價值底泉源的勞動力。然而在資本家看來，他底資本似乎在其內部，即在不自知其滿足的肚子裏有着價值底泉源一樣。

資本底變型（形相之變化）是當貨幣形態出現於市場之時開始的，資本於是取着生產手段與勞動力這種商品底形態而從市場走出去。資本家完全從販賣者受取了生產手段，但對於勞動力却不能這樣做。資本家只可將勞動力和其販賣者的勞動者拖進到使用牠的場所去。這恰與他爲其自己的飲乳兒所購買的婦人

底乳那樣，只好將乳和其販賣者的乳母一塊兒拖到育兒室去一樣。

但是，使用勞動底範圍就是生產底範圍。這裏勞動者把持着生產手段（不是法律上而在技術上的），在這等生產手段之上，施行一系列的機械上或化學上的變更。這裏生產手段把持着勞動者，從勞動者榨取他所販賣了的勞動力。生產手段與勞動力互相合流……而完成資本主義的世界底神祕。取用生產的形態的資本於是完成其成長底過程。……從這過程走出去的資本復取用光輝的非個人的貨幣形態，為投身到新的循環起見，乃急速的走向市場去。

資本家不問資本有什麼商品的形態，生產的形態又或貨幣的形態如何，只曉得價值，貨幣而已。若資本第一次從生產出來的是以千雙的長統皮鞋這個形態，而第二回僅以二千雙的形態表現出來，但這件事本身是還不能適合資本家底胃口的。爲什麼呢？因爲在這期間，長統皮鞋之價或許會有落下降到三倍之專發生故。因此，不但不能增殖價值，反而要減少價值了。對於資本家，他底

資本之自然的形相本身自己是不很重要的，重要的是價值底形相，更且不是資本底靜止，其運動才是主要的。資本不是什麼機械，香煙或火油。資本乃是價值。但是，骨化了的價值不過是單單的寶物而不是資本。結晶於價值底形態中的死的勞動抓住了活的勞動，且價值能自己增殖之時，纔成爲資本。價值與資本只不過是社會的關係而已。同等的生產者底社會的生產關係是在商品底價值之中表現着。所謂資本乃是變爲勞動力底販賣者的生產者階級與以購入勞動力量這個方法來奪取剩餘生產物的階級即資本家階級間的關係之表現。

早在開初之時，我們已經說過了商品底兩極，即使用價值與價值之間所存在的深刻的矛盾。作爲商品的勞動力之中，使用價值與價值之間的矛盾已經取着一定的價值的表現。

這個矛盾底生產物取着剩餘價值這個形態。要想獲得剩餘價值這個希望是使實行生產之唯一的撥條。上述的就是商品底矛盾之原動力。

第四十八節 超過剩餘價值

商品從生產界帶來自己的『個別價值』到市場來；在這裏發生商品底平均的市場價格。假定工廠主彼得洛夫把全體含有二萬五千時間的勞動的千雙的長統皮鞋供給給市場吧。那末一雙的長統皮鞋之『個別價值』決定是二十五時間的了。但是，社會平均地對於一雙的長統皮鞋，或許僅支出二十時間也未可知。彼得洛夫之一雙的長統皮鞋之『各個價值』全體上，是比長統皮鞋底市場價值要多五時間。

有着『個別的價值』的商品底單位，將不招致任何的利益而殘留下去。反之，有着比市場價值要低的『個別的價值』而容易出現於市場的商品底單位，則給與資本家以超過剩餘價值。這個超過剩餘價值對於資本家是最感到靈惑的東西。這不僅對於他底資本豫約其愉快的增殖，更使他成爲市場底主人，能使在

市場價值以下去販賣其商品，且尙能獲得利益。

如果生產界爲資本家與勞動者的鬥爭舞臺，那末，市場乃爲資本家與資本家的鬥爭舞臺。在這鬥爭上的勝利，是由誰能餘分地實現剩餘價值這件事來決定的。

我們曉得在追求價值之際，已經變爲追求超過剩餘價值這件事。現在已經都變爲想獲得超過剩餘價值的追求了。

路只有一條。如我們所已述的，價值是勞動生產力之逆的指數。勞動愈益成爲更生產些的，則對於商品底各單位所消費勞動時間，愈見鮮少。因此，關於生產力底發達的問題實際上沒有什麼興味的資本家，將輕輕在技術上的進步這個車子之上而拖曳牠到前方去。實際上他特別的拖曳這輛車子。要在資本家甲之處發生超過剩餘價值起見，先有二個條件之必要。第一，甲有實施更勞動底生產力增大起來的若干的改良之必要。第二，要他底競爭者還未曾實施這樣

的改良。我們底資本家，要將已經施行了技術的進步的車子，用七個鐘來緊密的封入於馬車小屋之中，更想引進有着技術的進步的車子到自己的馬車小屋來。但是，因此其他的資本家們也期待着同樣的事實，結局在一局部內所發生的勞動生產力之向上，將普及於產業部門之全戰線。

雖然如此，勞動底生產力之增大這件全事實却不一定都對於資本家是有利的。

假定為敷設鐵路，其一切土木工事都是用資本主義的方法來實行吧。為達到這個目的，必須供給每日工作十時間而務須勞動三百日的二百人的夫役。換言之，即必須支出六十萬時間的勞動時間。試將能于同在三百日之內，只需十人的勞動者就可完成這同一的工作的機械供給給營造主吧。這時候，機械自身是含着五十萬時間的勞動。這個機械為實行這工事恰是非常充分的了，不過，完成了這個工事之後，這個機械就歸無用。這一事實就是與說，這一土

木工事要費五十萬時間與 $10 \times 10 \times 300 = 30,000$ 時間，即合計五十三萬時間的有同一的意義。有 $600,000 - 530,000 = 70,000$ 時間之節約了。然則，資本家果將同意於由這種機械來代替勞動者麼？決不會同意的，爲什麼呢？因爲只與勞動者有關係的資本家不是支付給勞動，而是向勞動力才去支付故。假如我們說在六十萬時間之中，他們總只支付三十萬時間，這也不是我們底錯誤。但若是機械，他們就不得不支付其價值底全部了。爲什麼呢？因爲他個資本家已經從這個機械中受取了剩餘價值底果實故，所以成爲如次的計算：在不用機械的勞動之下，必須支付三十萬時間。而使用機械之時，則必須支付下式之故，即

$$500,000 + \frac{20,000}{2} = 515,000 \text{ 時間。}$$

從社會的勞動之見地來看，機械給與七萬時間的利益。但從資本家的見地來看，則牠給與二十一萬五千時間的損失。從全體來講，資本主義只在發展的途上能在某限度內使生產力發達起來，過了這個限度，資本主義將從助成者變爲止動機。

第四十九節 絕對的並相對的剩餘價值之生產

如讀者諸君所既知的，超過剩餘價值實在代表不安定的東西。牠雖惹起技術上的改良，但這一改良一經一般地普及了之後，就行消滅。

但是，技術底發展能使資本有更確定的利益。其理由如次。無論怎樣的榨取者，不能從被榨取者取去他底全勞動日。榨取區分勞動日爲二個部分，即必要與剩餘二個部分。生產者在必要時間中爲自己勤務，生產出生產物底必要的部分。這必要的部分是直接地或在交換之後給與他爲再生產出他底勞動力所必要的一切東西。他在剩餘時間之中爲其雇主作勤務，不問他底雇主底名稱是奴隸所有者，封建諸侯或資本家，他總之爲其雇主生產出剩餘生產物。如馬克思所說述的，其差異祇在下述的一點：即在奴隸時代，似乎勞動日之被支付了

的部分也不會被支付一樣，而在勞動者呢，似乎不能支付的部分都被支付了的一樣。只在一週中祇有三天在自己的耕地上作工，其餘的三天在地主底土地作工的農奴的土百姓，則必要時間與剩餘時間底區分毫不飾上一些假面。

一般在榨取者方面，特別在資本家方面，只有二個關心事。第一，想儘可能的延長生產者底勞動日。第二，想儘可能的縮少必要時間。而這二者都是使剩餘時間延長起來，伴隨榨取率，即剩餘時間對於必要時間的比例之增大。這樣的關係在資本家的生產上取着剩餘價值與可變資本之比例的形態(註一)。

(註一) 榨取率是 $\frac{M}{M_0}$ 假定勞動力的每天的價值為一盧布。勞動日中加於生產物的價值為二盧布。這就有剩餘價值為一盧布，榨取率為 $1 + 100\%$ 之意義。

勞動日被看作為如線一樣的東西，其一部分為資本家所保持，他一部分為勞動者所保持。資本家比什麼還要緊的要想把線引長起來，使之儘可能地伸長，而對其自己的敵人則想儘可能地殘留最小的部分。

這樣，資本家對於增殖剩餘價值有二個方法。第一，儘可能地延長勞動日，第二，減少勞動力底價值。第一的場合，我們以馬克思的術語，即絕對的剩餘價值爲問題。第二的場合，我們以生產相對的剩餘價值爲問題。

資本家爲生產這相對的剩餘價值要有技術底援助。

試取所支付於採熱及燈火那樣的勞動者之支出條目來看吧。一年中勞動者所必要的薪，暖爐之修繕，凱拉西油假定體現着百五十時間的社會地必要的勞動。然更假定其國的勞動者使用了中央發電所底電熱與電氣吧。現在，勞動者底各住宅之採熱與燈光一年僅只體現着七十五時間了。勞動力底價值一年中減少了七十五時間，而以一年的工作日全數以三百日來計算，則一日減少十五分。於是，必要時間減少了十五分，剩餘時間就這些可以增大了。

如此，必要勞動時間是由織物，長統皮鞋之生產方法，岩鹽之採掘與運搬等等改善之結果而見減少，與這相關聯的，搾取率則見增大。

這樣，充當勞動者底需要的這個生產部門上的勞動生產力底增大，是使榨取率增大起來而給與相對的剩餘價值的。

技術底進步愈益爲力量不足的勞動及不會成長的勞動力，即爲婦人與兒童開放工廠底門戶。

這裏相對的剩餘價值底源泉又成爲問題。問題底本質不僅在於婦人及兒童底力量比男子底力量更低廉些的，乃是勞動者階級底再生產本身帶着其他的性質這件事是重大的。養育將來成爲勞動者的勞動者底妻孥及此等將來成爲勞動者的人們却變爲現在的勞動者了。婦人及扶養兒童底價值從家庭之父底勞動力底價值之計算中抹殺去了；其結果，發生必要勞動時間之減少和榨取率底增大。

牧馬場的牡馬底力量以上的勞動及使用過於年青的青年勞動是只有損失的。但是，這不過是除了單單地飼養牠們以外，更沒有獲得馬之其他的方法存

在着的緣故。勞動者階級底場合，問題却是別個了。假若兒童底勞動根本是廢棄他們底力量的，那末，對於兒童的確是有害的。多少要使資本家担些心事。但是，勞動者階級底再生產不是單從內部出來的東西，從外部的也是可能。勞動者階級吸收着農民及小資產階級之分化出來的諸要素；他們急速地補充着那減少下去的世襲的無產階級的陣列。

如我們所知道的，即技術的進步之效力，在資本家的社會裏都取着價值的表現。社會不想與自然之鬥爭上增大其自己的力量，只有價值是進向自己增殖之路似的。不過，牠使使用價值與價值之間的矛盾發現出來。技術底進步不會使商品底使用價值減少，却往往使牠增大。不僅如此，機械的織機底實施不僅使將要製造的印花布木棉，而且使比此以前所生產了的印花布木棉也賤廉起來。隨新的機械之實施，舊的機械減少了其價值。豫定在將來可使資本增殖這件事增大起來的一切的改良，是被已經存在着的資本底價值落下所伴隨的。

要約

(一) 爲收得剩餘價值之目的而在勞動底過程上利用勞動力起見，將勞動力購買進來這件事就是交換社會中的榨取之基礎。

(二) 剩餘價值(B)爲勞動力底價值與勞動底過程中所造就的生產物底價值之間的差額。

(三) 勞動力底價值等於爲其生產所必要的使用手段底價值。

(四) 爲由購入勞動力這個方法而收得他人底勞動生產物起見，企業家必須先支付生產手段與勞動力二者底購入手段。先付了的價值在結合於剩餘價值之時纔見增大。以收得剩餘價值這個方法而增殖起來的價值謂之資本。因此，資本爲收得剩餘價值之必要物。只有資本家是勞動力底購買者。

(五) 生產手段底價值（這沒有變化地而轉化到生產物來）構成不變資本（c）。勞動力底價值——在勞動底過程上能得到新造就的價值，且有特別的增殖作用的——可稱之爲可變更本（v）。

(六) 勞動者在勞動力底價值之再生產上所支出的勞動日之一部分爲必要勞動時間。他在剩餘價值底生產上所支出的勞動日之一部分爲剩餘勞動時間。

(七) 剩餘價值對於可變資本的比例，同樣剩餘時間對於必要時間的比例是構成榨取率或剩餘價值率的東西。

(八) 榨取率可由勞動日底延長（絕對的剩餘價值之生產）或由必要勞動時間之減少（相對的剩餘價值之生產）而得增大的。

(九) 必要勞動時間底減少可由（a）在勞動者底榨取率很高的生產部門上的勞動生產力底增大，又可由（b）誘引勞動者的婦人及兒童到雇傭勞動去

這二個方法而達成的。

(十) 如果企業家在自己地方能使勞動底生產力增高起來而超過通常的(社會地必要的)比率，則他底商品能實現超過剩餘價值。但若他所達成的改善被普及到一般之時，這超過剩餘價值就歸消滅。

(十一) 要獲得超過剩餘價值之希望是資本家的社會中的改良技術之唯一而有力的原因。

第九章 利潤 生產價格

「剩餘價值經過數千的細流而流入於統治階級底袋裏。其一部分流入於資本家自身底手裏，這就是利潤。又一部則歸於土地所有者，地主底手中（地租）。又一部以租稅的形態而納入於資本家的國家。其殘餘的部分則流入到商人，小商人，教會，貨座場，更及藝術家，伶人及資本家的作家等等之懷中。資本主義制度所豢養着的一切寄生蟲們，都在使用這剩餘價值而過着生活。」
（布哈林及布列奧蒲拉哉斯基合著『共產主義 A·B·C』）

我們最先來說一說關於利潤的事吧。

第五十節 剩餘價值率與利潤率

從勞動者收得剩餘價值與取得剩餘價值是別個的問題。被資本家所榨取着的勞動者之數完全不與資本家底資本成比例的。假定二個資本家甲和乙同時創設了企業吧。甲創設啤酒釀造工廠，乙開設成衣店。投資於各企業的都各爲純金十萬盧布。二個的資本家都各對其自己的勞動者平均一日支付一盧布。勞動日爲十時間。工作緊張之程度亦爲同一的。一言以蔽之，兩個資本家底榨取率都是同一的。現在假定一個勞動者，一日爲其再生產出勞動力所必要的一切，要含有五時間之平均的社會地必要的勞動吧。因而勞動日可區分爲五間時之必要時間和五時間之剩餘時間二部分。榨取率等於百分之一百了。受取一盧布的勞動者造出二盧布的價值。他底工作之各日給與一盧布的剩餘價值。但是，這裏在甲的啤酒釀造工廠中有五十人的勞動者工作着，而在乙的糕餅工廠中有七十五人的勞動者工作着。前者一日榨取五十盧布的剩餘價值，後者多榨取二十五盧布。一般地，在對於勞動之同一的榨取和同一的榨取率之下，則企

業所雇傭的勞動愈多，其所取得的剩餘價值亦愈大。爲什麼呢？因爲只有勞動者是剩餘價值底源泉故。

但是，經驗證明了產業的企業底收益之程度，不依存於從事於這工廠中的勞動者底數量。五十人的勞動者工作着的啤酒釀造工廠，能夠招致與使用着七十五人的勞動者之糕餅工廠底所有主同樣的利益。工作着的勞動者之數雖然非常之少，但其組織非常適宜的磚瓦工廠，比使用着多數的勞動者的某種製繩工廠能招致更多的利益。假若一切企業家，能取得他從勞動者方面權取出來的一切的剩餘價值，則上述的事實將不會發生了吧。因此，這一事實就有如下的意義，即從勞動者方面所權取出來的剩餘價值是有被某種企業家，資本家之間再分配起來，或實行着某種的分配。試來說明這事實是怎樣發生吧。

第一，資本家對於權取率（剩餘價值對於可變資本之比率）沒有利害關係，其利害關係的是利潤率，即他可取得的每年的資本增殖對於全資本的比率。

若我們的啤酒釀造業者在其企業投資了十萬盧布，更若經過三個月之後，他取得了十萬四千五百盧布（房屋，機械，原料，商品或現金也同樣的），則我們可以判斷他在三個月中獲得了四千五百盧布。這一事實就是說自己的資本，在一年間能給他招致一萬八千盧布。他自己的資本，只有十萬盧布。這一事實就是說每百盧布一年相當於十八盧布。在這場合，可得百分之一八利潤率。但是，對於這件事，資本家完全不知道榨取率，或也不知道只與剩餘價值和可變資本相對比而獲得的剩餘價值率，例如在啤酒釀造業者，相當於百分之一百的剩餘價值率，也是不會知悉其內容的。

資本家必會抗議着說：爲什麼有百分之百呢？難道在原料，機械上所支出的盧布不同是一樣的盧布麼？難道這盧布不應給與自己以其利潤底配分麼？

假若實際上只有在購入勞動力之際所支出的盧布能夠榨取出剩餘價值，則只有各盧布能夠取得已經榨取出來的剩餘價值。不過，問題是如次的。

某種生產部門，假定如衣服業能夠供給高率的利潤吧。那末，尋求供給的新資本將馬上朝向這一生產部門，信用也將流入到這裏來了。於是新的衣服工廠將被創設起來，而這些工廠將許多的現成衣服投出到市場來。於是供給之超過需要的程度，當至這些現成衣服不得不低於價值去販賣那樣多了。這樣，怎麼能夠得到高率的利潤呢？反之，某種生產部門只能給與僅少的利潤之時，則無論怎樣的企業家將不去做這種企業。不過從前的企業家繼續地實行其現狀維持而已。這樣的產業部門能供給市場的商品將愈見減少起來吧。其結果，對於這個產業部門底生產物之需要必將超過供給。於是，價格騰貴起來，其利潤亦見增大了。這個資本底移轉，即從利潤較少的部門向利潤較大的部門去的資本底移動，造出多種多樣的產業部門中的利潤之向均衡去的傾向，即造就平均利潤率的傾向（註一）。

（註一）我們不過就傾向而言。因為事實上在種種的產業部門及同一的部門之種種的企業

上，殘存着利潤之顯著的不均衡。

資本家爲實現其自己的商品，相互遭遇於資本底商品形態換取貨幣形態之處的市場上，大體上因互相競爭的結果，分取着超過利潤之平均率的剩餘價值底殘餘物。

我們必須將剩餘價值，當作資本家底某種全階級的基本金（註一）那樣東西去觀察。在一切企業部門上所受取的剩餘價值，恰如從資本家階級底共同之釜中出來的一樣。他們資本家以利潤底形態，各自從這個釜中分取其自己的配分部分。如我們所已知的，要獲得這樣的各自的配分，是伴隨着相互的必死的鬥爭。而這種鬥爭第一取着競爭這個形態。但是，因資本家底力量不在於拳頭而在於金錢，所以是一個資本家與別個資本家間的競爭，而不是人與人間的競爭。資本猶如資本家的底軍隊一樣，各個的盧布就如這軍隊底戰士一樣。勞動者依從資本家底命令而只爲自己工作着，但在資本家看來，只是他底盧布工作

着而已。正惟因此，他不將其所獲得的利潤依其絕對量來評價，而只依照自己的資本之盧布額與勞動者底「勞動」時間數來作評價。

（註一）在這裏，我們是把土地所有者底分配部分的地租除外之後來考察剩餘價值的。

資本家不僅是資本家的市場之唯一的販賣者，而且是其主要的購買者。他購求那構成全販賣物之十分之九的生產手段。資本家及以他的殘羹剩着而生活着的他的食客們，購入大部分的使用手段。而勞動者階級底購買力是被社會底總資本中的可變資本之大小所制限着的。這樣，如果因競爭而惹起價格底低落，更若因此而使販賣者的資本家受了損失，則作為購買者的資本家，將因此而獲得利益。競爭不能使給與資本家階級的許多的利潤減少起來，只不過將其利潤更均等地分配一下而已。

第五十一節 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資本底有機的組成

馬克思發見了資本可區分爲不變與可變之二個部分。一切資本家們所曉得的，而且多少理解了的其他區分方法，即區分爲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之二個部分也是可能的。試取某種生產過程來看吧。假定在我們底眼前的紡織工廠之紡績部用全速力運轉着吧。勞動力，原料（棉花），補助材料（煤炭），機械，房屋都參加這一過程。這過程終了之後，參加了這過程的棉花，煤炭，勞動力必將不復存在了。成爲生產物了的棉絲之中，只不過棉花是實質上直接地存在着而已。諸君在棉絲之中不能發見一破片的煤炭，牠已將其價值使棉絲承繼了。這樣，參加於生產的勞動力，原料及補助生產物是完全被使用盡了。但

是機械與房屋則問題不同了。牠們在生產物搬出去了之後也仍在工廠之中殘存着。牠們不過被漸次地用舊下去而已。從工廠中出去的棉絲之各個特，只不過將牠們底價值之一小部分担了出去而已。在棉絲所賣得的貨幣之中，因舊腐的房屋與機械之小部分的價值，漸次地同歸到資本家底手裏。

(註一)提供一個課題吧。工廠之房屋在建築之後有了五十萬盧布的價值。這個工廠平均每年要織就百十萬亞辛的呢絨。房屋底修理平均每年要費五萬盧布。經過了五十年之後，工廠底價值只有五萬盧布了。然則，貨幣中所表現房屋底價值，有多少是流入於一亞辛的呢絨之中呢？

勞動力，棉花，煤炭是流動資本底諸要素。機械，房屋為固定資本底諸要素。

流動資本底諸要素在生產過程上，每次都完全地歸於消滅。而固定資本底諸要素則為漸次的被用舊下去，其價值是每次小量地移轉到生產底價值之中，

每次小量地回歸到資本家底懷中來。

區分資本底二種方法

可變資本

勞動力，原料，補助材料

不變資本

機械，房屋

流動資本

固定資本

資本家爲說明他所得了的利潤率，而把利潤與資本對比起來之時，他不僅注意流動部分的資本，而且他注意與流動資本一樣的包含固定資本在內的他的^一切的資本，這是自明的。試取我們前面所說過的啤酒釀造業者爲例吧。我們知道如次的事實。即他將一萬八千盧布的年利潤，用十萬盧布的全資本除着。且在這金額之構成中，還包含着用舊了的，但每年不被更新的房屋與機械底價值。

種種的生產部門及同一部門中底種種的企業中的資本，可以在許多種類的

形態上來區分爲可變部分與不變部分。可變資本之對於不變資本的關係，謂之資本之有機的組成。

爲使更明白些起見，例如 $50c + 50v$ 又 $90c + 10v$ 那樣的各百盧布的資本，試分解爲不變部分與可變部分來看看吧。愈大，則資本之有機的組成亦愈大。

更舉幾個以具體的數字來說明資本之有機的組成之例吧。

假定啤酒釀造業者底五十人的勞動者與勤務人，平均每月領取二十五盧布。其次假定啤酒之流通期間平均要繼續二個月（註一）。這時，這個啤酒釀造業者需要二千五百盧布（ $25 \times 50 \times 2$ ）的可變資本，即他需要在二個月之間與支付給其勞動者及勤務人相同的金額。這可變資本在商品販賣後的每二個月，回歸到他的懷中來的。他更運轉這些資本於生產上。假定我們在前面已經說他有總額十萬盧布的資本，則這就是說他有 $100,000$ 盧布 $\equiv 2,500$ 盧布 $\equiv 97,50$ 盧布的不變資本。即也是他底資本每一百之中有九七·五 c 與二·五 v 。由以上所

引用之例，若勞動者之數爲同一的，則回轉之數愈爲急速，可變資本也愈不要多大了。假若在這個啤酒釀造業者上，回轉的期間只相當於一個月，則他僅要千二百五十盧布的 v 就可充分十足了吧。

(註一) 在同轉底期間中，有(一)商品被生產出來的時間(生產期間)與(二)到商品受領貨幣爲止而投入於流通界之中的時間包含着。

在上述的程度之可變資本底下，回轉愈見急速，則勞動者之數，因而被榨取出來的剩餘價值之量亦愈大。這樣，製麵包職人——他底資本例如每三日回轉一次——只要三百盧布的可變資本，就能夠維持一日支付一盧布的百人的勞動者。其次農夫——他底資本一年只能回轉一次——縱令其可變資本同爲三百，工資亦互相同，則亦只能支給一個的勞動者而已。

在一種企業上，要決定其一日能收得幾何的剩餘價值，必須知悉如次的事實，而知悉了這事實也就夠了。即(一)勞動力底每日的價值，(二)榨取率，

(二) 勞動者之數，此三者就是。勞動者愈多，若其他的條件相同，則剩餘價值亦愈大。這猶與其他的條件盡在同樣之際，則牛奶必照應壯牛之數而增加起來的事實完全一樣。不過，如我們所既知的，勞動者之數是依存於可變資本底大小和回轉底速度。這就是說資本底有機的組成較低（比較的大一些），或回轉比較急速一些的企業，是最有利益的麼？決不是這樣的。這樣的企業，只不過在資本家底全階級的釜中，注入更大的剩餘價值而已。爲競爭所統制着的利潤，在平均的資本之下，對於資本家的農夫或許要比較麵包店的主人的資本家要低一些也未可知。

資本底有機的組成底低下與回轉底促進，固能影響同樣的傾向（勞動者數底增大），所以爲使問題簡單化起見，我們將在本章中單就有機的組成之差異來說述一下吧。

第五十二節 生產價格

先允認當該公司底全資本是相當於三百（註一）。關於其有機的組成，這資本可區分為如次的三個部分。即

- I 20 不變資本 + 80 可變資本 || 100
- II 80 同上 + 20 同上 || 100
- III 80 同上 + 10 同上 || 100

（註一）單位或百萬或十億都可以。

再，暫不將全資本區分而為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二部分，而先允認一年只回轉一回的事實。更假定權取率為百分之二百（|| 200%）一年中的生產物有如次的構成。

I $70 + 30 + 60$ 剩餘價值 $\parallel 160$

II $80 + 20 + 40$ 同上 $\parallel 140$

III $90 + 10 + 20$ 同上 $\parallel 120$

但是，因為競爭使一切的剩餘價值（ $60 + 40 + 20 \parallel 120$ ）變為對於全資本的平均利潤（ $120:3 \parallel 40\%$ ），所以市場價格不趨向直接價值，而開始走向到新的形姿去，趨向到生產費底總額（不變並可變資本）加上平均利潤的方面去。這個形姿叫做生產價格。

這樣，一年的生產物底生產價格有如次的構成。即

I $70 + 30 + 40 \parallel 140$ （生產價格比價值低 20 ）

II $80 + 20 + 40 \parallel 140$ （生產價格與價值一致）

III $90 + 10 + 40 \parallel 140$ （生產價格比價值高 20 ）

第二的資本底有機的組成是與全社會的資本之平均的有機的組成相一致

的，這裏我們特別記述這一事實吧（註一）。

（註一）70+80+90+240不獲資本。30+20+10=60可獲資本。240：60=30：20。

爲什麼在第二的資本上，生產價格與價值相一致呢？因爲其有機的組成與社會底資本之平均的有機的組成相一致故。

又爲什麼在第三的資本上，生產價格要比價值變高出二〇呢？因爲其資本相當於一〇〇，而平均只有比每一〇〇所必要的還少的剩餘價值底供給者——勞動者——在自己的掌中故。資本自身是不能搾取剩餘價值，只有從平均上多備着勞動者的第一的資本中領取這個剩餘價值。

現在，第一的資本之生產價格，爲什麼要比價值低一些的原因，也完全明白了。因爲第三的資本爲使自己的利潤平均化起見，伸展了自己的手故。

結 論

(a) 在資本之平均的有機的組成之下，生產價格與其價值相一致。(b) 若資本之有機的組成比平均要低，則生產價格較低於價值。(c) 若資本之有機的組成比平均要高，則生產價格亦高於價值。(d) 對於作為全體的社會底總資本，利潤額與剩餘價值額是一致的(註一)，因此，生產價格與價值相一致。

(註一) 我們在這裏姑且不論及關於土地所有者底分與部分——地租——的問題。

資本為要生產出超過並相對的剩餘價值的自己之自然發生的欲求，而使自己陷入于矛盾之中。不變資本底諸要素——機械，原料，補助材料——愈益從工廠之中驅逐出了剩餘價值底源泉，即勞動者。資本底有機的組成在增大着。對於各一百的可變資本愈見減少着。在利潤底定式 $\frac{m}{c+v}$ 上，(剩餘價值可分為先付的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分母愈益增大起來了。為什麼呢？因為第一項的 c (不變資本) 是無限度地膨脹着故。實際上，分子也見增大着。為什麼呢？因為榨取率也在增大着故。但是，榨取率既然增大了幾十百分比，則每一勞動者

所必要的機械，原料及補助材料底價值，對於百分之百分比也要增大下去。若資本之各個的百，像羹匙一樣掬取着利潤底分與部分，則羹匙之數比利潤之量要更急速地增加下去。於是，對於各組之利潤將愈益減少，利潤之量雖見增大，而利潤率則低落下去。

勞動生產力底增大所發生的，利潤率之低下與商品之低落——像這樣的一切事實，却使利潤這甘露減少起來。各個的商品，對於資本家有給與他以這樣的甘露的預約的（註一）。因而，對於利潤的渴望愈益增大。資本愈益不得不把商品投放到市場去。市場於是常常苦於胃之不消化。有時，銷路底恐慌竟至動搖資本家的生產底基礎，而曝露其全矛盾。

（註一）雖是因爲改善了運輸的條件之結果，還必須觀察那多少地阻止了利潤率低下的原因的資本回轉底促進，資本底新的各個的回轉，進入到共通的釜中，且是增大利潤率的剩餘價

值之新的一個進展。

第五十二節 商業利潤

商業資本比產業資本更早出世。商業資本從不是直接的生產者掠取或購買其勞動力，而是奪取或購買其生產物。但是，純粹的商業資本在生產自身成爲資本家的之前，保持着重大的經濟的意義。只生產出商品，對於資本家還是不充分的；資本家更必須把這等商品銷賣起來而變之爲貨幣。與有名的諺語相反，麵包必須去尋求肚子。卽除了定做商品以外，商品一經誕生，必須開始作探求需要者的旅行。若問題底提起是限於各種企業底內部的整頓的範圍以內，則商品却是從一切有組織的，可計量的生產界而走進到一切都依存於偶然的流通界去。恐怕存在在紡織工廠中一週以內的幾亞辛的印花棉布，往往在此後必須等待好多時間。但是，一亞辛的印花棉布，在資本家手中的期間內，則這不

僅是不許蛀虫去喫牠就可完事的一片的織物，而且是必須不停地招致利潤的資本了。因此，資本家把自己的流動資本區分為二個部分。這兩部分之中，其一在生產界取着原料，補助材料及勞動力之形態，其他的一部分則在流通界上取着期待需要者來惠顧的已成的商品之形態。例如，流通之期間比生產之期間要短少些時，則資本底這樣的區分有時實在是不利的。

列如，假定紡織工廠投放有十萬亞辛的一組的印花棉布到市場去吧。更假定這樣的一組，平均四週間在生產界中，三週間在流通界中。一組從生產中出去了以後，工廠當然不因爲要等待其實現化而中止其工作。設若一組中含有二萬的資本，則工廠必須有二倍大的流通資本。即工廠必須有着四萬盧布，其中的一半投放在生產界上，其他的一半必須放在流通界上。但是，因爲最初的休息時間（即在生產界中的滯留）繼續着四週間，而第二的休息時間（流通界上的滯留）則只繼續三週間，所以商品底一次交代，每一月要無爲地費去一週間的

休息。(註一)。不消說的，這等對流實際上是由許多的條件及信用所緩和着。因這信用底力量，企業中「作用着」的資本之大小是很容易被統制的。但是，無論怎樣，同時不得不服侍生產界與流通界兩者這件事，通常是要分割產業資本并使之微弱起來的。

(註一) 流通期間等於生產期間或是流通期間比遊資全體還大之時，則斷定其不會發生遊資出來的是很容易的。

因此，產業及商業資本間的這種分業，成爲有生命的東西了。一在生產界，他的在於流通界，互相爲用。在產業資本與需要者之間，中間介在着躉賣商人與另賣商人。同一的商人可由自己的資本來實行各種各色的企業底生產物之實現。商人底資本同樣也努力想在商業利潤的形態上，獲得與其資本之大小相比例的剩餘價值底分與部分(註二)。假若力量底相互關係，使商業資本家不由得不對於商品支出至不能受取平均利潤那樣高昂的價格，則資本或遲或早要



商業界移動到工業界去。這事之結果，一方面必將招來供給底增大，他方面必將招來商業底需要之減少。工廠底價格必將低落到平均利潤能夠近接商業資本的限度為止。

(註一)但由這一事實，不能即斷定商業對於生產物底分配上，是有些傾利的方法。現

在由非生產地互相競爭着的商業的企業之勞動者，勤務者，旅行者及廣告專業的勞動者等等

所消費的勞動，在組織的分配之下，只需僅少的勞動就夠了。

商業資本對於產業資本之競爭戰，在感到非常困難的內國市場之獨占化這個條件之下，則下述二者之中只有一種能夠存在。即巨大的商業資本底介入，全被排除，產業的結合不是與需要者或另賣商人進入於直接的關係，就是只在商人事實上變為工業公司之單純的代理店這個麻煩的條件之下（不向競爭者去購買，超過一定的價格則不賣）才能得到生產物，兩者必居其一。

生產價格，這是對於商品之最後的購買者，即需要者所支付的價格可在其

周圍或上或下的限度。購買者這句話當作這句話之普通的意義解，或作生產的購買者解，兩者都可以的。這樣，在商品底生產價格之中，包含着生產費與從工業家到另買商人為止的資本家的連鎖一切鎖環的利潤。

第五十四節 貸款利子

資本家自身為生產底組織者之時，會發生這樣的幻影，即利潤猶如他底組織的勞動之價格一樣，以為利潤不是資本家在剩餘價值這個形態裏，向勞動者搾取出來的東西，而是由資本家自身所造出來的。資本採取貸款資本這個形態之時，則丟棄了其最後的無花果底葉子（這時最露骨地表現出來）。貸款資本底所有主不必將橫的擺為縱的。只有資本『作用着』。『能招致利子的資本，這是對立於機能的資本之所有的資本。』（卡爾·馬克思）

資本變為貸款資本，則同時利潤被區分為企業利潤與貸款利子之二個部

分，資本家階級亦被區分為企業家與貸金者之二個部分。企業家對於貸款資本表示其需要，貸金者提供貸款資本。「資本底價格」之大小，即貸款利率，首先第一是被需要與供給間的相互關係所決定的。（而這等的相互關係又為一切的經濟的狀況所決定。）

產業資本底循環，同樣有時使遊資底小部分離開來。而這遊資底小部分亦成為貸款資本。下述的事與此有關聯的。即（一）生產期間與流通期間互不一致的結果，發生資本底遊離（參照前節），（二）固定資本中的用舊了的部分底價值，這價值在新的機械不曾購進，新的房屋不曾建築成之間，是漸次蓄積着，且不被使用地殘留着，（三）企業家為擴大企業所貯藏的利潤。蓄積着的利潤不到某一最小限度之前，決不能運轉他，只可不去使用的剩留着。

資本家當他以自己的資本『活動着』之間，他是把自己的人格兩分着。他在自己的簿記上，首先第一，從他所得的利潤，加在自己的資本之中，扣除現存

標準的利子，而將其殘留部分作為企業的利潤看。資本底所有者，毫無所事，藉着這種資本底能力而收得收入，以為這不是資本家的社會之法則，而是自然底法則。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十四章上引用着資本家的作家之一人所寫的如下的推論：

『生出複利的貨幣，其始初是漸漸增大起來的。但是，其增大底速度是不停的加速着，因此經過若干的期間之後，其增大底速度變為有意想不到的快速程度了。假若在救世主底降誕當時，有了以百分之五的複利貸借出了的一辨士（註一）的貨幣，則這在今日，必已增大到比以純金所製造的一億五千萬個的地球所含有的東西，還要大的巨額了。但是，這若是以單利貸借出去的，則在同一的期間內，只不過增加到七仙令七辨士半而已。』

（註一）辨士係英國貨幣，較少於四課貝克。

在救世主降誕當時，有了以百分之六的複利投放出去的一仙令，則其全

額，必比全太陽系統成爲以等於土星底軌道之直徑爲直徑的一個天球所含有的量，還要更巨大些吧。因此，國家決沒有必須陷入於不可避免的困難之事。爲什麼呢？因爲國家能以最小的貯蓄，在自己的利害上認爲必要的一個短小期間之內，可以償却最大的負債故。」

馬克思對於這個推論，有如下的評述：「即這個『著者不曾顧慮到再生產及勞動底諸條件，而以資本爲自己調節的自動體，視爲一個單純的自己增殖的數量。』」

資本對於資本家，只有在可作爲不勞收入底源泉時，纔爲重要的東西，所以在資本家的經濟之下，不勞收入底一切源泉，都被作爲資本一樣的東西看了。

於是，這裏首先第一與土地發生關聯。土地若不曾受過勞動底支出，則土地沒有價值，因此不能作爲真實的資本。但是，土地能夠產生不勞所得（地租）

之時，則有購買土地，且對牠支付貨幣的。土地底價格，是由土地所產生的不勞收入之資本化而來的。假定其時的利潤底平均標準爲五，更假定這部分的土地，每年能產生千盧布的不勞收入，則其價格如何呢？購買者使用如次的比例之法則來推論。卽爲要一年能得到五盧布起見，我不得不使用百盧布，那麼，若要一年得到一千盧布，則我不得不使用多少的資本呢？其回答是如次的：

$$X = \frac{100 \times 1000}{5} = 20,000 \text{ 盧布}$$

這部分的土地之價格，必將走向二萬盧布。但是，土地底這個價格，若不會對此土地支出了勞動的限度內，則此不是現實的資本，而是擬制資本。這種擬制資本是代表國債底債券。債券在貨幣受取貨幣之很久以前，恐怕早已成爲火藥之煙了。不過，雖然如此，債券對其所有者仍給與其對於國庫的收入之一部分之權利。這等收入，也必須每年向債券之所有者支付利子。假若債券具有價格，且能販賣，則這些價格，便是這些債券所招致的收入之資本化。這件事

實與所謂國債（參照前述第二十二章）相關聯地來觀察，則更爲明瞭。因收入之資本化之結果所產生的一切擬制資本之大小，是依存利率而變化的。擬制資本是與利率之低下成比例地而增加的。這樣，在關於前述的土地之例上，倘若利率自五低落到二半，則土地底價格必將高昂二倍了。

第五十五節 紅利及創業利潤

股份若不外是對於受領某種收入（紅利）之權利底標徵，則這等股份是擬制資本（註一）

（註一）法律上認股份在公司底清算之時，對於公司底財產有受領其利益之分與部份的權利。但實際上，公司在其事業順調地進行之間，沒有清算之事。然若公司底事業非常艱劣而不得不清算，則公司底財產不是爲股東，而是爲債務者去販賣的。

股份資本可作爲信用資本底變種看。普通的股東，就是今日把自己的資本

投資於債券，明日投資在股份去的貸金者。其區別不過在下述一點。債券無論是国家所發行的，或者還是股份公司所發行的，總之同樣是有穩固的利率有價證券；其利率之大小亦確實地被決定了的。然而股份底紅利之多少則不然，如股份企業之依存於事實上的利潤那樣，牠是依存於紅利政策的；而這紅利政策，則為手中掌握着股份企業的權力的少數的資本家底意見所左右的。在別種的場合，企業能夠對最高勤務者（即對其自己）給與報酬，對固定資本支出（房屋，機械等等底耗損之補充）及對準備金分與利潤。這個準備金即在利潤最多的時代，給予股東的也不過是最微少的紅利而已。但是，若企業底經理人，以為在交易所上抬高自己的企業底股份底行市為有利的，那末只有他們雖在事實上沒有任何利潤的年頭，也可由犧牲公司底固定資本而得到高率的紅利。某經濟學者很聰明的這樣說着註釋着：歡喜安靜地起臥的貸金者，購買債券，歡喜豐衣美食的貸金者，則購求股票。不過實際上呢，巨大的貸金者，往往製作股票和

債券（註一）的混合的紙挾子了。

（註一）在本位制非常低落的時代，債券與股票處運命，各有不同。前者的價值難見低落。

而後者則不然。

投放在股份企業中的資本，似乎化爲二重。現實的資本（房屋，機械，原料等等）是在經理底支配下的。股東只得到同額或其以上的取着股票形態的擬制資本。往往特別爲保持一系列的股份企業底股票而有創立新的股份公司的（請參照前述的紐約市營鐵路之例）。股票與擬制資本，於是復見發現出來。這時候的資本已經被三重化了。

股票底事實上（交易所上）的價格，不依存於屬於企業的現實的資本之範圍，而依存於紅利及現在的利率之範圍。對於股票，除此利率之外，還加上些對於危險之若干的追加。紅利率對於利率（不是對於利潤率）之接近程度如何，可看下表來理解。在一九一三年，關於三個月滿期的票據，國立銀行的平均估現

利 潤 生 產 價 格

率(百分比)相當於六，其年的紅利及交易所中的股票的價格之關係如下。

一九一三年之最
小限度之行市

紅利

%

布里耶斯工廠公司

一七五

八

四·七〇

陀茲·油里夫斯基金屬公司

二五五

一六

六·二四

科洛棚機械建造工廠公司

一三八

九

六·五二

摩里且夫工廠公司

二五五

一二·五〇

五·三

莫思科土地銀行

七八〇

四六

五·八九

帕爾塔夫土地銀行

五六〇

三六

六·四三

由企業底一切的股票所代表的擬制資本，比投資在企業的現實的資本，有較多的傾向。然實際上股份公底利潤，也和一切企業底利潤一樣，是接近於平均的利潤率的(註一)。但是，股票底價格，是以平均的利率為基礎而資本化的利潤。這平均的利率，又不消說的是比平均的利潤率較少的。試取數字上的

例來看吧。假定股份公司是為購入及營經工廠而創立的。工廠底所有者，對於其工廠要求百萬盧布。假以平均的利潤率為一〇，平均的利率等於五〇若工廠不在平均以下來分配利潤，則紅利底總額一年必不下於十萬吧。以百分之五資本化着的這個收入，能給予二百萬盧布的擬制資本。擬制資本比現實的資本要大二倍。擬制資本與現實的資本之間所存有的差異（在我們方才的例上為百萬盧布），就是創立者等，在特別的創立利潤這個形態而藏入自己的袋裏的東西，這是世間周知的。

（註一）為簡單起見，我們在這裏假定一切利潤是在股東之間分配的，但實際並不知此的。

自己承諾發行股票的銀行，對於創立利潤之獲得有很大的援助。在這樣場合，股票是按照真實的企業價值總額而發行的。往往由創立者中之一的銀行底仲介，創立者自身以名義上的價格購買一切的股票，其後用高昂的價格，將這等股票販賣出去。而這高貴的價格，便是成高率的紅利與其期待的東西。股票

之真實的行市，與其名義上的行市之間所存在的差異，是在創業利潤之形態下而歸於創立者底懷中的。

收得創業利潤，還有比較不大合法的方法。股票雖與擬制資本成比例地來發行的，但現實的資本對於擬制資本底剩餘，可由各色各樣的陰謀而創立者所占有的。買進的財產與領受了的利權，在公司內可比實價高過三倍或四倍等等來計算的。

要約

(一) 在生產過程上，無論何時，皆歸完全消滅的資本底諸要素（勞動力，原料，燃料，塗油等等）構成流通資本。漸次被用舊的，且其諸要素底價值每次少許地移轉到生產物底價值上去的諸要素（房屋，機械）構成固定資本。

(二) 利潤率就是在一定的期間中（通常爲一年）所受領的剩餘價值，對於在企業中演着一切作用的資本（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之比例。

(三) 資本金可變的部分對於不變的部分的比例稱爲資本金有機的組成。在同一的榨取率之下，資本金之有機的組成愈高，而其回轉愈緩慢，則資本金底各一百從勞動者所榨取的剩餘價值，愈見鮮少。

(四) 資本金之有機的組成與回轉底速度雖自差異，但因利潤較少的生產部門移動利潤較多的部門這件事，利潤率向着同一的水準（向平均利潤率）走去。

(五) 商業資本金使產業資本金不在流通界中滯留。這事使商業資本金能夠成爲剩餘價值底分與部分之參與者，且使之能實現與產業資本金於同程度的利潤。

(六) 體現於當該商品中的不變資本金與可變資本金之總額，構成該商品底生產

費。

(七) 生產費再加上依照平均率的利潤(產業及商業底)的東西，構成生產價格。

(八) 在資本家的市場上，價格是在生產價格底周圍動搖着。

(九) 在平均的資本底有機的組成之下，生產價格與價值相一致。若資本底有機的組成較平均為低，則生產價格低於價值。對於作為全體的社會底總資本，則利潤總額與剩餘價值底總額相一致。因此，生產價格與價值相一致。

(十) 隨技術底發達，社會的資本之平均的有機的組成因其不變部分底強度之增大而上向。其結果資本每一單位所受領的剩餘價值底分與部分則見減少。因此，利潤率有低下去的傾向。

(十一) 資本家階級可區分為企業家與貸金者，同時利潤可區分為企業利潤

與貸與利子。

(十二) 利率依存於對於貸與資本的需要與供給之相互關係。

(十三) 成爲賣買品的不勞收入之源泉當作能產生貸與利子的資本來評價的(被資本化)，這樣，變爲擬制資本。貸與利子底標準愈低落，則資本化愈益增高；反之，其標準愈高，則資本化愈少。

(十四) 股票在祇給與對於收入之權利的範圍以內，則這等股票同樣是擬制資本；股東亦同樣這是一種貸金者。因此，紅利率不趨向利潤率，而奔向利率。

(十五) 擬制底股份資本底總額(擬制)，比投資於股份企業的現實資本大過幾倍這件事，大約是與利潤率要少幾倍這件事相等的。股份公司底創立者，在創立股份 司之際，以創立利潤的形態，一次地攫取擬制減貨幣底差額。

第十章 地租

第五十六節 剩餘價值底一部分的地租

榨取者·資本家驅逐了榨取者·領主。但是，後者不是簡單地辭了職，而是受領了從來的特權與恩俸，而丟棄其位而已。

我們曉得：土地所有者是與資本家階級相並地存在着。他們土地所有者雖不是勞動力底購買者或販賣者，他們不但沒有饑餓底苦悶，反而往往有患着過肥過胖的苦悶。在階級鬥爭上，若資本家階級要想制限他們底貪餒，則他們要起來對抗資本家階級，若問題是關於強壓勞動者階級之時，則他們與資本家階級取共同的行動。然則，這個階級存在底根源在什麼地方呢？這等從前的領主底子孫及其繼承者爲什麼有獲得不勞收入之可能性呢？

問題是如此的。領主自身在這句話之近代的意義上講，不是土地私有者。不過隨建築在私有財產上的資本家的關係底發展，領主也同樣變為私有財產主了，把農民從土地解放出來，宣言其土地為自己的私有物。

當產業資本到達了某程度的成熟之時，看見了土地已經被多種多樣的土地所有者所區分完了。從前的領主占據了土地所有者間之主要的地位。實際上有許多的資本家，當初就是土地所有者，但這樣的情狀不是常態的，甯可說是例外。原則上，不僅將自己的資本投放於農業的資本家，就是不得不建設工廠及大經營的資本家，也必須向土地所有者貸借自己所必要的部分的土地，或者竟向他們購買土地的。貸借之時，資本家對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而這地租不外是資本家從勞動者方面榨取出來的剩餘價值底一部分而已，這與強盜達到劫賊的事實恰恰相同。在資本家購買土地的場合，地租被資本化起來，且變為土地底價格。資本家與土地所有者成為同樣的東西，而受領利潤與地租。但

是，資本家却看這個地租爲購入土地時所支付的資本之利子。反之，土地所有者自身爲耕種自己的土地而僱傭勞動者之時，則他成爲與資本家相同的東西，受領地租與利潤。不過，在這二種場合上，問題祇在於兼職這一點上，不是以資本家與土地所有者底『機能』之融合爲問題的。前者爲現實的價值之所有者，後者則爲擬制的價值之所有者。資本家雖將社會的集合體之過去的勞動生產物歸爲己有，而土地所有者不過將土地歸爲己有而已。土地自身雖不是勞動底生產物（註二），却是勞動之第一的條件，土地爲勞動底基礎。土地所有者從集合體自身底足下取來一切的土地，取來宇宙底一切的贈品（土地，森林，水力，礦物），不是取回由集合體所造就的東西，而是將可供集合體底存在本身之根源的條件之間的東西取來了而已。產業資本家榨取他人，是勞動力底購買者。他購買商品，也販賣商品。土地所有者當作這東西是不買任何東西，亦不賣任何東西，而祇收取納貢而已。但若他販賣自己的土地，則他已不是土地

所有者了，這時候，若不是寶物之所有者（註二），就是將寶物運轉起來而成爲資本家了。

（註一）若土地中已經結晶了勞動（灌溉，施肥等等），則土地所有者是資本家。

（註二）他往往對於這個寶物不肯放手，但因為負債不得不將這土地販賣出去而償却債務。

既是一切的生產需要地面，則無論那一種的資本家的企業，都不能免除支付地租的；不過土地底重要性，在種種的產業部門上，決不是同一的。在所謂加工產業方面，則土地只不過是礎石而已。在這土地之上建築工廠，大經營，作坊等等。在農業上，土地含有着生產物——植物——上的材料之大部分。而土地可用作爲加工這等材料之實驗所。最後在鑛業上，是以直接生成了的生產物（例如煤炭）或原料（例如鐵礦）的形態，從地殼底某項要素中取出來的。在都市，則很久以前在建築帶着資本家的性質之住宅之際，土地同樣是礎石，是必

要的東西。

從全體看來地租底任務，在加工產業上比在農業及鑛業上，其重大性較少。

土地貸借料及地租，只有在土地真的沒有結晶着任何的勞動之際，能夠隱蔽兩者。若土地施過肥料，經過改良之際，或土地同用具，經營上的建築物，牆垣等等一起被讓渡之際，則貸借料之中除了地租，還包含着改良費或財產之償却。而這財產底價值，則含在生產物之中。

當直接的生產者，耕種者作為土地底借地人而出現之時，則地租不僅要想體現剩餘生產物之一定的部分，而且要想體現全剩餘生產物加上必要生產物之某部分。因只有少許的土地的農民或完全沒有土地的農民之相互的競爭，土地貸借料必被抬高到很高的程度，所以在只有中等以下的收穫之時，農民，借地人就不不得不在有食無食的苦痛中生活下去。但是，土地在被資本家，借地人

所利用之時——當他作為利用購買了的勞動力的場所所必要之時——則問題是不同的。生產物底價格，必能將生產費加上那與平均利潤相接近的利潤，回歸到資本家底懷中去的。倘若土地所有者要求那不能獲得照平均率的利潤那樣高的地租，則資本家將不承認支付借地料了吧。

(註一)不消說的，由富裕農民中的借地人所支付的地租，是混合的，半資本家的性質的。

僱着農業勞動者的他，是勞動力底購買者，剩餘價值底榨取者，而且是利潤底收得者。因此，他不能以地租的形態，把剩餘生產物却返却給土地所有者的。他方面，他不管停止其自己的勞動。他及其家族員都勞動着。土地在他不僅是資本，而且是其投放自己的勞動力的場所。把自己的資本轉移到別處去的事，在他是比純粹資本家的借地人還要困難。土地所有者能向他很容易的攫取地租和利潤的一部分。

倘若借地人·資本家，自己不得不放棄那相當於生產費加平均利潤的生產物底價格之一部分時，則這件事就有一切地租都為生產價格之追加之意義麼？

決不是的。

第五十七節 等差地租與絕對地租

例如，假定當該市場，有在二種的典型的土地上，用資本家的方法（即用僱傭勞動）所生產出來的穀物供給着。一狄夏金耕作底價值（勞動力，機械，種子，肥料經營上的建築物底保存等等）都為相同的，例如兩方都等於五十盧布。從第一的典型的土地上，每一狄夏金獲得五十蒲特的收穫，而第二的典型土地，則獲得七十五蒲特的收穫。第一典型的土地上的蒲特的穀物之實費為一盧布，而第二典型的土地的則為六十六課貝克又三分之二。平均利潤率假定為百分之一〇吧。則第一典型的土地的穀物底生產價格，便為一盧布十課貝克。假如第一的劣等型的土地之借地人，向土地所有者每一狄夏金一年支付一盧布的地租。則這地租對於從第一的土地所得的一蒲特的穀物，有二課貝克包

地租

含在內。因此，爲使實費，平均率的利潤及地租正當化起見，或簡單些說來，爲使生產價格與地租正當化起見，劣等的土地所生產的穀物，必須將每一蒲特以一盧布又十二課貝克的價格販賣出去。假若穀物底價格，題因地持續一盧布十二課貝克以下，則借着第一典型的土地的資本家，必爲自己的資本去求較有利的投放地，而放棄這等土地吧。假如市場沒有這等土地底穀物也可以，又若第二典型的土地儘能供給必要的穀物之總額，則這時候的問題當然是別個的了。但若市場只有優越的典型的土地的穀物還不充分之時，則因需要與供給間的不均衡，使穀物之價格騰貴起來，終至到達惡劣的土地能將引誘資本來投資之程度。

若惡劣的土地所出的穀物爲市場底一要素（而市場沒有穀物不能過去），則其個個的生產價格與地租底追加，將成爲絕對的命令（註一）。而穀物底價格，也必上向而爲一盧布十二課貝克。關於優越的土地所產的穀物底販賣者，他們

也沒有任何根據來反對那有高率的實費之必要的穀物之專制了吧。他們對於其自己的穀物，也必須支付同一的價格，雖然其穀物之實費是非常的低廉。他們底穀物之實費，一匍特爲六十六課貝克又三分之二，對於一匍特的利潤，在平均的標準上，必是六課貝克又三分之二。倘然他們對於每一狄夏金，也同時不到一盧布以上的地租，則地租在七十五匍特收穫之際，每一匍特只不過有一課貝克三分之一而已。其結果，爲使實費，平均利潤及地租正當化起見，優越的土地所產的穀物，必須以 $66\frac{2}{3} + 6\frac{2}{3} + 1\frac{1}{3} = 74\frac{2}{3}$ 之價去敗賣了。但爲那需要高率的實費的穀物，已經確定了一盧布十二課貝克的價格限度，所以優越的土地所產的各匍特的穀物，有 $1\text{盧布}12\text{課貝克} - 74\frac{2}{3}\text{課貝克} = 37\frac{1}{3}\text{課貝克}$ 的超利潤了。優越的土地之各狄夏金，所以有 $37\frac{1}{3} \times 75 = 28\frac{1}{2}$ 盧布之超利潤。但是……資本家們忖度這事，土地所有者也會盤算。他（土地所有者）不是這個優越的土地底主人麼？他曉得他所有的各狄夏金，一年能給與二十八盧布的超利潤，與

劣惡的土地所有者比相較，對於每一狄夏金，他有要求幾倍高昂的貸借費之權利。但是不能瞎說地抬高虛價。土地所有者與平均的利潤率沒有關係，若將這平均的利潤率殘留給借地人，則為獲得自己的資本之投放地而互相競爭着的資本家，結局終到於借地人只有平均的標準之利潤可以收得的程度為止，互相來提高借地費的。倘若惡劣的土地，每一狄夏金給與一盧布，則優秀的土地地租，一狄夏金必上向到1盧布+28盧布=29盧布的吧。

(註一)我們不可以為農業生產物底價值是由惡劣的生產條件所決定的。價值如在無論何處的一樣，這裏也是由社會地必要的勞動所決定的。但是，需要使惡劣的條件下的生產物為市場底要素這一事實，是使惡劣的條件下的生產物之個個的生產價格成為絕對命令的而已。

惡劣的條件下的生產物，使市場不得得不計算其生產條件之事實，在工業上也存在着。例如使對於兵隊用的呢絨，毛巾等等的需要增大起來的世以戰爭一經開始，則備着用手操縱的機械之紡織，也開始復活，而這些生產物底價格成為絕對命令的了(設備優秀的全業可得到超

利潤了）。不過工業上優秀的生產條件底統治是短期的，而在農業則其統治較為鞏固而已。爲什麼呢？因爲用手操縱的機械，若一旦消失了必要以後，就要交給博物館去陳列；但是技術底發達，如果爲生產食用生產物起見，還不能將作爲化學的實驗室的土地，隨必要而解放給全人類，則丟棄優秀的土地部份，恐怕是不可能的事。

使生產價格成爲絕對命令的最惡的土地底地租，（我們所述的例上爲一盧布）稱爲絕對地租。或因土地肥沃，或因其他的優越性，來自其他土地的補足地租（在我們的例上爲二十八盧布）稱爲等差地租。不消說的，惟絕對地租乃是生產價格底追加。而等差地租，只有因在優秀的土地上，實費與平均利潤之和（即個個的生產價格）少於生產價格之時，纔能獲得的。這個生產價格在市場上統制着價格。

超利潤在工廠工業上也能發生（參照第四十七節的超過剩餘價值）。但是，在那裏的超利潤是以技術上的改良爲其基礎的，所以這等改良若一般地普及了

之時，就要歸於消滅。然而等差地租因係依存於一塊土地底部分，對於其他的土地之部分之自然的優越性，所以是鞏固的。從工廠工業得來的超利潤是被納在資本家底懷中，等差地租則為土地所有者所占有着。假如有人以為地租真是土地底成祟，那真是最大的誤謬。地租是剩餘價值底一部分，如我們所知道的，這祇有勞動能夠造成的（註一）。在資本家的社會裏，生產手段底缺乏，使生產者不得不將作為剩餘價值所取得的剩餘生產物給與榨取者。這個剩餘價值，利潤或對於資本的利子之形態而被資本家所取去，又以地租的形態而進入於土地所有者底錢袋裏去。

（註一）一般地，即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以外之處，即交換社會之各員，將體現着比社會地所必要的勞動量較少的勞動計之生產物担到市場來之時，無論何時，他總取得着他人底勞動。

例如假定為生產一封度的金之社會地必要的勞動為二千五百時間吧。某一金探索者因幸運之故，得在一千時間內洗滌了一封度的金，則他於其後，將自己一封度的金，對於價值的與會

有二千五百時間之社會地必要的時間之五百五辛的總額相交換，這時候，他是無等量的車得
了千五百時間的社會的勞動。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下，這一無等量的過剩物，是基因於技術
上的優越性，或耕地之優越性，可供例外的勞動生產力底原因之用時候，纔有取着超利潤或
等差地租之形態的東西出來。

馬克思特別稱惡劣的土地所給與的地租爲絕對地租。而這（絕對地租）雖爲
生產價格底追加，却不是價值底追加，且這只在生產價格在價值以下之時纔有
可能。而這又當然只有資本之有機的組成，在平均以下之時方能存在。資本底
有機的組成在平均以下的場合，因而生產價格在價值之下，惡劣的土地底地租
是生產價格以上的追加，只有在既爲價值之上的追加之場合方能存在的。惡劣
的土地底地租被包括在價值底範圍內之際，土地所有者底權利，使他能獲得生
產價格與價值之間所存在的差異之全部或幾分，且保持由具有平均以上的資本
之有機的組成底生產之諸部分間之分割而發生的差異。但若惡劣的土地底地租

是價值以上的追加時，則農業生產物底價格，已經帶着獨占的性質了。馬克思稱此種地租爲獨占的地租（註一）。

（註一）獨占的價格，只有在販賣者或販賣者的集團，享有其他的販賣者完全企圖不到的特典，例如對於發明之專賣特許，祕密，生產又或販賣之例外的權利之時，方能實行。獨占的價格能很顯著的抬高價值。價值以上的一切追加，因然以必須在價值以下去販賣的其他商品爲其犧牲的。

等差地租之諸形態中之一，有依場所不同而發生的地租。生產底場所愈接近於原料又或銷賣市場，則運輸上的勞動愈少體化於商品之中，而這一事實更有使勞動愈益成爲生產的意義。這裏設有二個的資本家的園藝業，其中一個住居於拉明斯克（距莫思科約四十二俄里）。其他的一個則在索哭里尼克，假定他們都供給胡瓜給莫思科。若莫思科不僅對於拉明斯克的胡瓜底生產，而且支付四十二俄里的運輸費，則索哭里尼的企業，雖在兩方的收穫爲同一之時，若與

拉明斯克相比較，必尙能引致等差地租來。這就是因場所不同而發生的地租。因爲這地租是從較爲有利的場所中生出來故。因場所而生的地租在都市及都市附近的土地看來有重大的意義。

第五十八節 地租底諸形態之相互關係

我們爲說明絕對地租與等差地租之間的差異起見，曾採取了極簡單的例子。在我們所舉的例子中，市場底畫面是完全明白的。但實際上市場底現象是非常之複雜的。地方的，國家的及世界的市場之諸條件都對穀物底價格有影響。例如庫班地方可產出的穀物之每一匁特，或許會在亞馬卑爾，莫思科及倫敦來使用的。在以庫班地方爲標準而視爲最惡的土地，在全俄羅斯的規模上，或使在全世界的規模上却決不一定是最惡劣的。可爲其他的土地做最惡的標準的土地，究竟在那裏，是不容易具體地指摘出來。土地所有者所奪取的等差地

地租

租之混合物，也同樣不能以數字的正確性來實行的。他當締結貸地契約之時，要考慮（一）平均的收穫與（二）平均價格。而這平均價格恰是平均點，價格即年年上下於這平均點之周圍。但是，穀物底價格之動搖恰與收穫底動搖一樣，年年有極大的上下，所以土地所有者，在其他的場合，總要把肉和皮一齊弄到手中的。即不僅地租，而且要奪取由平均率而來的利潤之一部分，但有時不能攫取等差地租底全部，這也是非常明白的。對於農業生產物，從地方市場輸送出去，必因運送費而有困難，且從國家的市場輸送出去，因輸入稅及輸出稅而更見困難。運輸或關稅這等條件上的一切變化，都能變更地租之大小及性質的。如新設的各鐵路，為有利地輸出穀物而實行的鐵路之運費政策之一切的變更，個個的國家之關稅政策之變更，都能使穀物免除對於地方市場底依存性，而成爲世界的商品。這時候，在輸入穀物底諸國裏，絕對地租一時變爲由場所而生的等差地租。舉例來說，假定當該國家內的穀物之命令的生產價格，等於九

十八課貝克，絕對地租等於二課貝克。穀物一葡特之賣價爲一盧布。因爲這國家缺乏穀物，所以開始了穀物之輸入。假定外國的穀物因運輸費之結果不能低於方才所指摘的價格，即若外國的穀物也同樣是一葡特的賣價爲一盧布，則包含着運送費的外國的穀物之生產價格（一盧布）就成爲絕對命令了。納給土地所有者的二課貝克，是代表一盧布的命令的生產價格，與九十八課貝克的地方的生產價格之間的差額的東西。即是說這二課貝克是變爲由場所之不同所發生的等差地租了。

馬克思稱此構成優等土地與惡劣土地之生產物底生產價格間的差異的等差地租，爲第一的等差地租。馬克思更區別從同一的土地部分上，順次地投下的資本之生產力底差異所產生的爲第二的等差地租。假定這部分土地，在每年支出五十盧布之際，能有五十葡特之收穫。這時候，穀物之實費爲一葡特等於一盧布。假若爲增加收穫及爲改良這土地底耕作，更支出了三十盧布，而這假如

在一年中能增進二十五佃特的收穫。則補充的二十五佃特底穀物之實費爲一個特，等於30盧布：25 = 1盧布20課貝克。若資本家只支出補充的三十盧布而不顧盧布市場，即若市場能夠支付這穀物之實費與平均利潤之和，則從這一事實，補充的穀物之生產價格，必須成爲命令的了。若平均利潤率假如等於十，則生產價格必成爲命令的（註一），而這生產價格是等於1盧布20課貝克 + 12課貝克 = 1盧布32課貝克。這樣，不僅剩餘穀物底價格，一切其他穀物底價格也必一同趨向這個特質去的。因而資本家對於最初的五十佃特的穀物，每一佃特支出一盧布，而對於這些穀物不是依照平均利潤率而受該一盧布十課貝克，而是受領一盧布三十二課貝克。這二十二課貝克底奪取，便是構成第二的等差地租的東西。

（註一）這裏關於利潤率之說明是非常簡單的。因爲在農業上，資本大抵一年只回轉一回。

假若借地人，資本家實施改良，且在借地期限內實行的改良是成功的，則第二的等差地租不歸於土地所有者之手而跪到借地人底錢袋裏去的。

第一的等差地租，是惡劣土地之生產物統制價格底結果。第二的等差地租，是投放資本於惡劣土地所得的生產物統制價格之結果。在我們所舉的例子中，第二的等差地租是孤立地出現的。但是，實際上，等差地租之兩要素（第一及第二等差地租）皆有相互密切的關係。

要約

(一) 土地所有者，使資本家爲利用土地，不得將企業所收得的剩餘價值之一部分，作爲地租而交與土地所有者。

(二) 若因地味豐饒，場所便利，有能力源泉存在等等，在當該土地上的當該商品之個個的生產價格（生產費加上平均利潤），比較支配市場的價格

之生產價格還要低廉時，則利潤底過剩，將無例外地除一切土地所招致的一般的地租（絕對地租）之外，還有取等差地租的形態而入於土地所有者之手。一切的土地，因要被利用起見，纔由土地所有者讓渡出來。

(三) 農業生產物底價格，通常是由惡劣土的生產價格所決定的。沒有這等惡劣土地底生產物，市場是不能支持下去的。因此在農業上，絕對地租是最惡土地底地租。與惡劣土地相比較，一切其他的土地所招致的利潤之過剩，就是代表等差地租的。

第十一章 勞動工資

第五十九節 價值與勞動力底價格

勞動力底購入時所取的形態爲勞動者底雇傭。勞動力底價格採取對於工作，對於勞動之酬報，即工資這個形態。但若資本人真實地對勞動者給與他底勞動所造成的價值，那末，個個的資人底存在與夫全體的資本家的社會底存在都是沒有可能性了，這事我們早已知道了的。

實際上工資只是勞動力底價格，是在勞動力底價值之周圍上下着的東西。勞動力底價值應該這樣去理解的，即這是爲再生產出勞動力時所必要的一切東西之價值，即是勞動者爲生存上所必要的生活資料之價值。但是，我們果能關於那對於一切時代，國家及勞動部門都爲同一的勞動者之慾望底一定的水準來

說述麼？這決不可能的。生產力底發展使勞動底欲望發展起來，且使其變形。因爲市場所需要的勞動力底性質自身要變化故。不曾受過教育，破衣粗食，沒有充分睡眠的，或者不知洗澡的勞動者決不能發揮出那複雜的機械勞動所要求那樣的注意，耐久及理解的。無論是意識的或無意識的，資本必須對於勞動者這個機械之附加物，分給一部分的注意，這猶如資本要利用機械必須注意一樣。表示於勞動力中的質的要求若是要被變更的，那末勞動者底欲望也隨而變更的是自明之理了。不過勞動者之所以變化，是隨勞動者存在於市場，且必須被人作爲使用手段，而從市場拿出來的這事之變化而變化的。技術的全過程，若完全不變更勞動者底使用條件，就不得通過勞動者而發現出來。資本家的世界無論是意識的或無意識的，總必須使勞動者蒙受多少文化底福祉。在近代條件之下，使勞動者穿着野獸底皮毛，住居污穢的草棚（土地是非常高貴的阿！）這件事，比使他們穿織物所做的衣服，和住居於有電燈及設備着中央發

電所之採熱法的房屋，還要重貴一些吧。勞動者只是自己一個人之時，他多少能夠使自己的欲望之水準向上起來。喫香煙，看報紙，禮拜天喝一二杯酒，有時能去看看大戲。及他要為其家族準備必要品，和為將來的資本家而支出為準備未來的勞動者之生活資料之時，則他要離開其「人工的」(註一)欲望已經覺得困難了。那時與其丟棄香煙，毋甯不喫飯米了。這樣地，勞動者底欲望雖然是遲遲不前，但總是在增大着。在先進的資本家的諸國家裏，貯蓄銀行，那樣有用於勞動者奉仕，誠非無故。貯蓄銀行保證勞動者底「節制與節儉」，且阻礙其欲望之增大。這貯蓄銀行，使未婚的勞動者想到在他底工資之中，包含着名為其子孫而實為其自己底再生產之價值底一部分這件事，及關於他底將來的家庭上的責任之事。

(註一)區分欲望為人工的與自然的這件事本身實是一種推測。對於烘過的麵包及調理過的食物之欲望恐怕是人工的了。因為在大還未發明之前，還不曾存在過故。『例如關於食

料，衣服，燃料，住宅等的自然的需求，是隨其自國的風土的及其體自然的特徵，兩者種種的不同。他方面，所謂必要的欲望之範圍和其滿足方法，却是歷史的發展之產物，且因此其大部分是依存於一國之文化的水準的，本質地尤由自由的勞動者底階級是在怎樣的條件之下，固而是以怎樣的習慣與生活上的要求所形成的這件事所決定的」（馬克思）

他方面，平均的勞動者底欲望，是隨着生產吸引勞動者底妻子及他們底兒童，而漸次減少起來（關於這請參照既述的『相對的剩餘價值之生產』一章，當更詳細些）。最後，勞動者若爲他底勞動力之再生產所必要的商品之物質數量，是隨全體生產力底發展而增大的話，則爲生產這等商品之各單位所必要的時間是減少着的。這樣，勞動力底價值在其當時的具體的條件之下，是由勞動力底再生產時所必要的一切價值來決定的。

若勞動者階級爲增加工資的鬥爭，是爲謀勞動者底生活水準之向上，則這不是以提高勞動力底價格至勞動力底價值以上爲其目的，而是以勞動力底價值

本身之向上爲其目的的。但是，這種鬥爭還是以抑制勞動力底價格，使之不至低落到過低於價值之下，更爲必要些。因爲這裏有使其過於低落下去的一列的原因存在着。這些原因如次所述：

(a) 產業預備軍。奴隸所有者底榨取上的諸弱點中之一種在於無論有工作或沒有工作，都必須養育奴隸。然而勞動者呢，特別在資本家的生產發着熱病苦之際，比那更爲有利。在好況時代，企業的門戶廣大地爲勞動力開着。這時候，無產階級化了的農民或手工業者，比較很容易的能夠丟掉自己的犁鋤或作坊而完成到機械去的轉移。反之，在不況時代，則呈現反對現象。出征中的勞動者軍之一部分被轉移過來成爲預備軍了。在勞動者看來，這一移動是等於飢餓一樣的，失業若繼續下去之時，則等於餓死或向浮浪人，淫賣等等(Lumpen Proletariat) 的陣營去的移動一樣。不過，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之下，產業預備軍是一個必要的連環，若沒有這一連環，則生產之急速的縮少及擴張都將

成爲不可能了吧。但是，產業預備軍除了勞動力底預備這個自己的任務之外，還有一點是對於資本家更爲重大的，即他保持那供給勞動力之水準遠高於需要之上，因此使勞動力底價格低減下來，且使之發生價值下之偏差。

(b) 作爲商品的勞動力之特殊性，即這商品完全不能保存起來這件事，也是諸原因中之一。拿到市場來的勞動力恰與有漏洞的酒桶一樣。高貴的液體流出着，必須早些販賣牠；因爲一秒一秒地在減少着故。這一事實使販賣人勞動者常處於不利益的狀態，使他有不能將自己的商品等於價值的販賣出去的困難。

(c) 勞動力底再生產以勞動者自身之再生產爲前提，在他喪失了勞動能力之後，只有別的勞動者來換他一法。假若從生產界出去了的勞動者（因死亡或病弱的結果）只有由工資所養着的勞動者底兒童可以去替換，那末盲目而不動的市場之諸法則，必將使資本（一）給與勞動者以扶養家族之生活資料，（二）

使其處理勞動者要更注意一些，不至於因過快的榨取勞動者或因課以力量以上的勞動而至發生衰弱吧。資本必將不由得不把勞動力及其自身（本質地是相同的）之再生產所必要的一切給與勞動者了吧。換言之，資本必不由得不依照真實的價值來支付勞動力的吧。但是，實際上並不如此。如我們在前面說過的，勞動者階級因農民，手工業者等等之無產階級化之故，不僅在內部，而且從外部也能再生產出來的。所以，資本不僅有着榨取勞動者之可能性，還有着掠奪地去榨取之可能性。

從農村出來的新鮮的力量之無間斷的川流，雖然可以保證全體勞動者階級之免於墮落，但個別地却使各個的無產者的家有墮落的危險。

在勞動力販賣者相互間實行自由競爭之際，這正是勞動力底價格，有較價值顯著的低下去的傾向之最重要的原因。爲緩和這一傾向起見，必須制限勞動者相互間的競爭之自由；而工會即實行着這個制限。

第六十節 工資底諸形態

在還未充分發達的市場裏，常行着欺瞞購買者之歹事。然事若關係於商品「勞動力」之時，則被欺瞞玩弄的常爲販賣者。勞動力底秤是勞動日，但這秤是在一切秤之中最能伸縮自在的東西。我們已經把勞動日底長度最有多種多樣的事實說過了。一日中的勞動時間數，這可說是秤量長短的方法——尺度。但是，像同一長短的二根棒之大小容或各有不同的一樣，勞動時間底強度緊張性也會有各種各色的差異的。用針作工之際，一秒鐘能縫百回，也能縫到二百回的。排字工在一時間中有能排好千字的，但也有即使一秒鐘都不休息而祇能排齊三百字的也未可知。在機械勞動上，速度當然不是由勞動者所決定，而是由機械所決定的（註一），但是無論如何，這裏的工作愈見強度化，則不是這工作愈益要求注意，就是一個的勞動者要管愈多的機械。

(註一)在許多場合，機械勞動底快速是和勞動者底工作之平均的快速相符合的。

諸國家的平均的勞動之強度是不一的。原則上可以這樣說，勞動者底生活條件愈良好，且勞動日愈短小，則他底勞動愈被強度化。不過在各國中也存在着那造成價值的勞動之根底上橫陳着的強度之自己的平均階段。在平均階段下的勞動之強度，對於資本家是一種損失。反之，平均以上的勞動之強度使資本家能得到超過利潤。資本家當購入勞動力之際，考慮這一事實，想從二方面，即從勞動日底長度和勞動底強度二個方向來欺瞞販賣者。這與他購買一袋乾草之時，選擇袋之較大者而將乾草壓進去的一樣。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資本家為獲得儘可能長的勞動日而鬥爭之事。關於勞動之強度化方面，如我們所既知的；也採用了嚴重的監督，罰金及解雇之外，又有包工制，賞與制，參與利潤之配分等等那樣的「教育的，獎勵的」性質的諸手段。製麵包的職人無論將麥粉以白麵包的形態或以小型白麵包的形態提供給購買者，問題決不因此而起本質

的變化。無論那一種場合，製麵包職人是販賣麵包的，使用者是買麵包的。無論用怎樣的形態將工資提供給勞動者，工資底本質也同樣完全不受任何變化的。牠常常是勞動力底價格，絲毫不會有什麼變化的。因勞動力被消耗之後，要間隔着時間而漸次恢復起來的緣故，所以只有時間可供作尺度。

也正惟因此，工資本質地是常由時間來計量的。這即在有着各個個的工資這形態之時都相同的。假若勞動者對於每一亞爾辛的呢絨受領十課貝克，這完全不是說他販賣了呢絨給資本家。一亞辛的呢絨在那裏只不過是用作時間之一種特別的尺度而已。經驗證明了勞動者一日平均上能製造幾亞爾辛。我們假定其為十五亞爾辛吧。則在十時間勞動日之下，一亞爾辛半表示其為一時間。 $10 \times 15 = 150$ 課貝克為一日的勞動力底價格。這一事實實在設置使勞動底生產力增大起來的機械之際，最明顯的表示出來。企業家以機構的機械去代替手機械，他一經設置了這機械，若他不施行時間制工資，則使包工工資減少起來的度

數上，已經增大了勞動底生產力了。

不過，對於勞動者之最重大事却爲工資底形態。資本家所最願望的工資底形態正是對於勞動者最不利益的東西。在資本家方面，因爲包工工作可以使他減少關於監督的費用（註一），所以比什麼還願意牠。有幾種生產在包工工作之下，能在勞動者底家裏作工。包工工作與賞與制度（Premium-system）使各個的勞動者不由得他不與他一起工作的同僚相對抗；於是各勞動者個別的努力使自己的勞動（註二）儘可能的強度化，而增大其平均的製品。成品額工資於是等於平均的製品，因此成品額工資結局必見低落。如此，勞動者成爲只爲了資本家而努力的了。

（註一）如製磚瓦匠那樣的工作，在工作完了後不易調查的工作，是例外。

（註二）不是如我們俄羅斯的國營產業那樣爲勞動者底國家努力，而是只爲資本家作工。

x

x

x

x

對於額外作工之給料，恰如對於工資之津貼一樣的東西。如勞動者對於包工時間受領自己的勞動力底價值一樣，對於額外作工，他好像受領了『當作價錢』的某種剩餘物似的。但是這完全是誤解。首先第一必須知道，香煙及其他的『人工的』欲望底價值——這等東西既然成爲欲望了以上——是被包含在勞動力底價值中的。更加工作之最後的時間，無論是包工工作或者額外作工工作，都同樣比最初的時間要損耗更多的勞動者底有機體（Organism）。有機體是像有流動手段與固定手段那樣的。前者底消耗，可由吸取滋養及休息而回復起來；後者底消耗，則祇有賴大規模的補給，纔能回復轉來。額外作工，像在一般地不能測量長的勞動日之際勞動之最後的時間一樣，常以有機體之固定手段供其犧牲。縱令額外工作多少貴一些，例如比別的貴一倍半，然而這個工資底津貼，對於使自己的力量衰弱起來的勞動者，即爲特別攝生一些都不充分的，或如工廠底經理所做那樣，時常爲回復自己的健康到海岸去保養一月，是完全不夠

的。

有機體中底固定力之損耗，可由觀察精力之衰弱，對於傳染病之強大的感受性，早衰及死亡等來說明的。更加，額外工作若成爲一般的現象，則這本地已經變爲包工工作了。對於這等工作之工資，無論是以包工目錄來支付，或以額外工作目錄來支付，無論是哪一種，總之其工資是早在勞動者底預算中成爲一項目的了。勞動者只靠固定給料是已經不能生存了。因而勞動者爲其生存，爲其必要的手段而賣出去的這個勞動日，事實上已有不可測度長的程度了。

(註一)

(註一)此外，額外工作使現役勞動者軍之數量縮少起來，且使產業預備軍增大。各勞動者代替一人及五分之一的勞動者之處，十人的勞動者可替代十二人的勞動者，因而而業者各十人要在企業上驅逐二人的勞動者。

第六十一節 工資額之評價方法

要知道勞動者所受領的工資底確實的數量，不能用他在受領之時緊握在手裏的貨幣額來計算，祇能由他以這等貨幣在市場上所購入的消費品之量與實質來計算的。縱令莫思科的勞動者受領二十盧布，庫里促夫的勞動者只能受領十八盧布，後者或許能以自己的貨幣，得到比前者的較多的實際消費品，也未可知。正惟因此，我們必須區分工資為二，即由貨幣之量所計算的名目上的工資與由勞動力底再生產（所必要的）的實際的手段之量，即由消費品之量所計算的實質的工資。勞動力底價格，有比一般的價格之增大落後些的傾向。所以如果勞動者所必要的消費品平均地騰貴了百分之一〇，則工資雖騰貴了百分之五，這在本質上依然是下落的。貨幣價值低落之際的名目上的工資，因貨幣底購買力低落而更見顯著。

又必須區別照契約上所訂的工資之大小與扣除了罰金之後，勞動者實際上所得的額。遲到，因原料質地惡劣而起的生產物之品質不良，勞動者之服從不充分，這一切的東西都是罰金之誘因。資本家常不看罰金爲生產力底向上或爲保持規律之手段，却以此爲一種特別的收入項目。（在奧來霍薄·茲埃蒲之鐵木費·摩洛沙夫工廠，如一八八五年一月罷工時所說明的那樣，罰金達到工資之百分之二五。其後由工廠法所決定的罰金之最大限度雖爲工資之百分之五，但因工廠監督弛緩之結果，不曾很好的能遵守過。）

在許多的場合，資本家的企業想以物資的工資去給與勞動者。勞動者在工廠內的商店以信用票單來受領消費品（這裏所謂信用，不是指此語之正確的意義上講的。實際上不是資本家 勞動者之信用借貸，相反的，而是勞動者把自己的勞動力作爲信用而給與資本家的。他對於這勞動力，纔在已被消費之後受領工資而已。）

勞動者通常蒙受着種種的榨取，除事業家庭名下的產業資本底榨取之外，還有店主底名下的商業資本底榨取，及往往在小規模的高利貸底名下的高利貸資本底榨取。勞動者從這小規模的高利貸借取利息極重的幾盧布，來維持到馬上可領的給料日為止的生活。使勞動者義務地用賒賬方法，來購買商品的工廠內的小商店，常使勞動者向同一的榨取者，支償全部的所得。但是，造就榨取底統一的這個用物資之工資，使榨取底性質更加慘酷。工資用物資給與之際，勞動者所能選擇的商品之數，要受極大的制限，而且商品底品質低劣，價格則被抬高而見騰貴。一方面，儘可能的減少必要的可變資本（註一），他方面，使勞動者義務地成爲工廠內的小商店之購買者，資本家努力想法使工資之支付回數儘可能的減少（註二）。在沙皇時代的俄羅斯，由一八八六年六月二日的法律，禁止了由物資的工資之支付及月二回以下的支付工資方法。但實際上因工廠監督之弛緩和勞動者。原告所蒙的壓迫，這種禁止常常變爲死的文字了。

(註一) 假若工資支付期限不短於資本回轉處期限，則資本家是以信用從勞動者受領一切自己的可變資本了。例如，製造商品，而爲由此商品來賺錢起見，苟不要一個月，且其工資是每月底一度支付的話，則資本家一點不曾前借給勞動者，不過將勞動者所製造的商品，販賣後所獲得的貨幣之某部分支付給勞動者而已。在商品由九個月支付或一年支付的票據而賣出去的前世紀的俄羅斯，因爲商品買賣遲緩之故，工資往往一年共支付二回。

(註二) 莫思科縣的工廠監督官耶壽爾這樣說着：「勞動者因支付期限完全沒有一定之故而苦惱着。工資之支付期限通常完全不在勞動契約上決定。經營主只顧自己的方便，一年二次(在巴斯里及羅在斯)，三次，四次或四次以上那樣支付勞動者以貨幣。勞動者好像受領特別的布施一樣，必須向工廠主提出嘆願方能得到他自己工作了貨幣。若干的工廠甚且實施着如次的制度：即一年間(僱傭期限之終結爲止)完全不將貨幣給與勞動者。若勞動者爲納租稅必需貨幣之時，貨幣是直接地送與那長或村長的。」

在這樣的制度之下，勞動者只有在工廠內的小商店上信用借貸的方法纔得維持其生活，他在

一年中對於這小商店始終成爲一個支付無能的債務者，這是不消說的了。

年終結賬之際，從工資中扣除商店之債務，一年勞動之後，勞動者往往只能受領現金總額幾個盧布而已。工廠內的商店給與工廠主以非常巨大的收入。若千的工廠在勞動者處雇傭條件上課着不許仰給經營主以外的食用品之義務。若千的工廠主之大部分的盈利是從工廠內的商店販賣商品所獲得的，不是從工廠底生產所得來的。」

第六十二節 俸給生活者底工資（薪俸）

企業家不僅購買勞動者底勞動力，而且也購買俸給生活者，即組織者，管理人，簿記者等等的勞動力。俸給生活者底等級愈高，又其所肩負的責任愈多，則資本家愈覺冷遇這種人，使其爲自己的階級的敵人之事是非常不利益的。下級俸給生活者當然比勞動者都還被榨取着。高級的俸給生活者如經理，技師等等不僅沒有被人榨取，反而資本家以利益分紅的形態，或以直接俸給的

形態，分與他們高級俸給生活者從勞動者榨取來的剩餘價值之一部分。他們雖然蒙着勞動力底販賣者這個假面具，但實際上是資本家底同幫。他們常常能將自己的儲蓄投資於企業之中。在若干的場合，像這樣由資本去參加企業是他們之一種義務。除此之外，如我們所既述的，若干的高級勤務者（經理，監察員等等）在股份公司上能取得企業利潤之一部分，即以發起人及其他的主要人物，用俸給或由記章的報酬的形態來取得的（註一）。

（註一）這就是對於參加會議之報酬。記章是爲計算會議之參加者所分給的。

要 約

- （一）勞動工資是勞動力底價格。
- （二）本質地不依存於外面的形態的勞動工資常是時間的。
- （三）我們必須區別名目上的勞動工資（表現於貨幣上的）和實質的勞動工

資。實質的工資之大小是由消費資料之大小來決定的，勞動者由自己的勞動工資纔能得到這等消費資料。

(四) 勞動力底價格常在其價值之周圍動搖着（更精確些說，在其生產費之周圍動搖着，而這生產費是等於勞動力再生產手段之生產價格）。

(五) 勞動力再生產手段之大小，是依存於被要求需用的勞動力之質並風土及文化上的差異，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生產部門與不同的工廠之部門上，不是儘同一的。

(六) 為增加勞動工資之勞動者階級底鬥爭，是為阻止勞動力底價格，顯著地低落在其勞動力底價值之下，或為抬高勞動力底價值的鬥爭。

第十一章 資本家的蓄積與恐慌

◎第六十三節 再生產

生產過程一見似乎是消滅底過程。勞動力，原料及補助生產物完全在這過程上體化出了，而房屋及用具則被漸次消耗的。假若生產實際地消費生產物，則我們曉得這是生產地消費了這等生產物。雖消費了勞動力，棉花，煤炭及機械，但生產例如能給衣服與我們。不過，若我們祇從個個的生產部門的觀察而忘却了這部門與他種部門間的關係，則似乎挽回勞動力與生產手段底消耗是很容易似的。假若得了衣服，怎麼樣呢？衣服不能代替消費用的煤炭而投諸火爐之中，也不能用牠來給養飢餓的勞動者（雖然這是可以穿着的），織機或紡機愈加不能代替衣服。不過，若我們能注意全體的一切生產方法之時，則問題成

爲完全別個的了。第一，這方法再生產出牠自身所消費了的一切東西，第二，社會本身也再生產着由不生產地所消費的一切東西。生產過程在這時候是一個再生產底過程，有其他自身的意義的。若生產力愈較發達，則再生產會被擴大起來的機會將愈益加多；即生產手段與消費手段在某一期間之間，例如將被比在一個年間所消費的東西更多些的機會也愈益加多了。不過，我們曉得歷史上構成社會存在底基礎之生產手段與消費手段底貯蓄不見得都是增大的，反而是減少下去，且漸次地與社會本身一同的歸於零去的實例也儘有着（這裏就有所謂古昔文化之消滅這種事情）。在這樣的場合，則我們是以縮少下去的基礎上的再生產爲問題了。多數的交戰諸國家曾在世界戰爭中間及戰爭底直後間嘗過這種立在縮少的基礎上的再生產之經驗。

最後，我們可將從擴大再生產到立在縮少的基礎上的再生產去的，或其反對的轉換點作爲單純的再生產來考察。即這種再生產是沒有任何的過剩品，祇

填補着生產的及非生產的消費而已。單純再生產不能使社會後退或前進，而祇使之停留於一定的停滯狀狀。社會底生產力底發展是與生產手段並消費手段之量的增大有密切的結連，社會分配着牠；即與再生產底擴大密切地結連着。

生產手段與消費品底再生產在交換社會上取着價值再生產之形態。關於這點，商品底矛盾在於從生產物底見地看來的擴大再生產，若從價值底見地看來則成爲縮少的再生產，且其反對的場合亦是如此的這個點上。

例如假定這裏有某個製麵包職人，他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與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有着完全相同的商品目錄及同量的麥粉。可說他在一年之中完全沒有貯蓄，也不會費了些從前的貯藏物。這一件事好像就是單純再生產底實例。但從價值底見地，則將出現他種的畫面了。麥粉底價值因豐作底結果低落了百分之二〇。在現在製麵包職人底企業上，價值是減少了；所以這種再生產立在縮少的基礎之上了。

資本家的關係把再生產的價值區分為生產手段價值 (C) 勞動力底價值 (V) 及剩餘價值 (M) 之三個部分。資本家把單純再生產作為剩餘價值之完全的消費而理解着。擴大再生產在資本家的條件之下，祇有資本家只失却剩餘價值之一部分，而將他的一部分變為蓄積品的場合，纔有可能。資本家的擴大再生產是與資本家的蓄積一致的。

試取紡織工廠之一年間的生產物來看吧。假定這生產物等於一千萬亞爾辛的印花木棉。每一亞爾辛的價值為二十五課貝克。全價值為二百五十萬盧布。一年間所消費的勞動力為五十萬，原料及補助材料為百萬。房屋及機械之損耗為五十萬。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一年間的生產物之價值可如如次地區分起來：

C——1,500,000

V—— 500,000

M—— 500,000

合計—— 2,500,000

假定在這企業中的資本底有機的組成，是與社會的總資本底平均的有機的組成一致的，因而在正常的條件之下，這裏所榨取的全剩餘價值，是全部殘留在經營主手中的。資本家在所得的五十萬的剩餘價值之中，一萬以地租的形態分與土地所有者，九萬以租稅的形態分與國家。殘餘的四十萬則構成他底利潤了。當然，資本家可以使用這總額；只不過他在一年之中的積蓄將等於零而已。

但是，如我們所既述的，大規模生產對於小規模生產之優越，是非常巨大的，後者漸漸地被前者驅逐着。生產集積底過程使資本家不得·不·蓄·積·起來，且因此不得不使他擴大其企業之規模。這就是真實的競爭。弱者於是被驅逐出來。不能投下追加資本到自己的企業，且以從前的規模和從前的方法，繼續着其事業的資本家，勢非把高率的實費的商品供給市場不可。這樣，他不僅不

能得到利潤，反要蒙受損失。他將沒有流動資本，不能更盡企業家之機能了。

假若資本家不願意當作一個企業家，而甘受滅亡這個運命，那末他從自己的利潤四十萬之中，祇消費其僅少的一部分，而將其餘的部分，使用於擴大生產之上。所以，擴大再生產對於資本家是一個特徵。

假若一切資本家，締結一種以擴大再生產為條件而一文不留地來消費自己的利潤之協定，則事情必成為很滑稽的東西。一年間的生產物是怎樣地在 $C + V + M$ 上來區分的事，我們已經說過了。剩餘價值，首先第一是一個年間的生產物之一部分。製造糕餅職人底剩餘價值是像一切的生產物一樣，不消說是有食用的形態。但是，我們決不能把他適用於冶金業，造船業，或製造車輛工廠底剩餘價值的。假若全資本家的世界，締結了消費所得到的一切的利潤，而拒絕擴大生產及投下新資本於生產，則生產着生產手段的資本家必將蒙受損失了。預定在生產底擴大上去使用的生產手段，將不能實現，且與這等生產手段一

同，剩餘價值底一部分也將不能實現了。不消說的，人們能牽強附會地，來說一說生產手段之轉換到消費手段去的事實，即可以說一說車輛及機關車之轉換而成爲遊戲的玩具，或例外地利用在建築宮城及別莊等等上的建築材料。但是，實際上不能有這樣的事。在剩餘價值底大部分有着生產手段之形態之前，則資本家之向單純再生產的轉移，將不能實現多額的剩餘價值。這樣，剩餘價值底自然的形態，使資本家階級雖在不願意之時，亦不由得不蓄積起來。

第六十四節 再生產底構造

馬克思非常鮮明地究明了關於再生產的問題。他區分一切社會的生產爲（I）生產手段底生產，（II）消費手段之生產二個部分（註一）

（註一）這裏祇以構造爲問題，絲毫不由部門來區分產業這個具體的畫面爲當面的問題，

這一點是必須銘記的。例如榨油工廠之生產物，若被使用於食用之時，則屬於第二部，但若

油被使用於製造乾油之時，則這時是屬於第一的部分了。

在第一的部分中，一個年間的生產物之一切部分（C，V及M）具有生產手段的形態（圖I）。

在第二的部分中，一個年間的生產物之一切部分（及C，V並M）有着消費手段之形態（圖II）。

兩部分在單純再生產之下，怎樣地分配着自己的生產物呢？

先從第一的部分來說明吧。

IO是進入於一個年間的生產物而為代用生產手段，殘留在第一的部分之內（看圖三）。

IV為代表勞動者之生活資料底價值的東西。因而是代表消費手段底價值，勞動者必須與這樣的消費手段相交換。因此IV是與為勞動者的消費手段相交換而必須轉移到第二部分去（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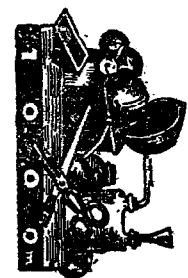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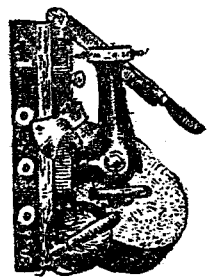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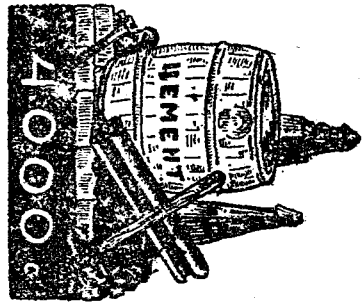
I M 也同樣。因這裏以單純再生產爲問題，所以資本家（註一）全部消費了 M。因而 I M 是與爲榨取者的消費手段相交換而必須轉移到第二部分去（圖五）。

（註一）更加土地所有者及徵收租稅的國家在內。

表 1. 單純再生產之總述

第一生產年度之終局
 一年間之生產物
 在第一部分之 c · v · m 是有着生產
 手段的形態

圖 1
 第一分
 部



在第二部分 c · v · m 有着消費手段之
 形態

圖 2
 第二部
 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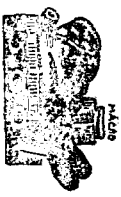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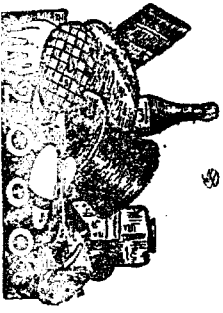


表 II 單純再生產之構造

兩部分間的交換 IV 和 M 相交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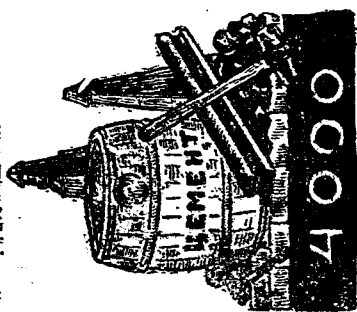


圖 3 Ic 是殘留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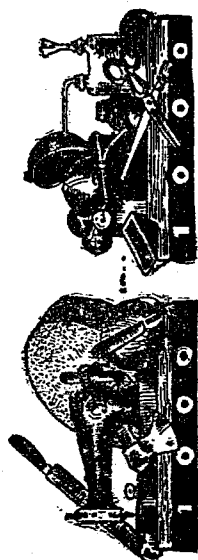


圖 4.

圖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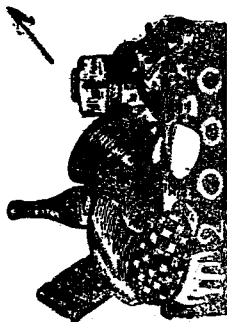


圖 6



圖 7 IV 和 M 是相交換的

III 單純再生產之構造

第二生產年度之開始
資本底諸部分依使用別之區別

第一部分 Ia 是那裏殘留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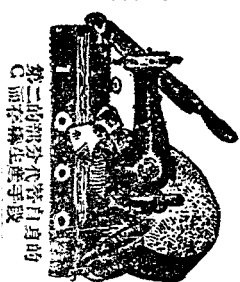
圖 8



圖 9

第一的部分代替自身的 V 和 M 是
為勞動者和資本家使得消費手段

第二的部分



第二的部分代替自身的
C 而存留在原手段

圖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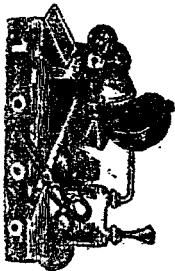


圖 11 Ia 和 Ib 在殘留下



然則，第二的部分是將自己的生產物之一部分給與第一的部分呢？

這必不是對於第二的部分之勞動者所必要的 $II V$ ，也不是爲單純再生產底條件，而爲第二的部分之資本家所全部必要的 $II M$ 。這只能是 $II C$ 而已。而這 $II C$ 雖有着消費手段之形態，不過是由價值去補充那在生產物中的生產手段而已（圖六）。

這樣，第二的部分將自己的 C 移轉於第一的部分去。

爲代替什麼？

爲代替第一的部分移轉到第二的部分的 $IV + IM$ 。

由此，單純再生產在資本家的條件上，祇依價值而成爲

$$IV + IM = II C$$

的場合，方爲可能的事，是很明白了。

假若 $IV + IM$ 大於 $II C$ ，則單純再生產底均衡被破壞了。第一的部分的資

本家，必須移到蓄積及擴大再生產去。爲什麼呢？因爲社會底統治下的消費手段，沒有能使他們資本家消費其全剩餘價值那樣的多。

這樣，蓄積只有在第一的部分與第二的部分的生產物之相互關係，成爲

$$IV + IMV (\text{大於}) II C$$

之時纔有可能，而且必須在這時才行。

這時候，生產手段底生產擴大，只有在爲勞動者的追加的消費手段存在着之際，方爲可能。對於勞動者的消費手段之追加的生產，在這場合，要求追加的生產手段等等。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上，說明着這樣的單純再生產底構造。

$$I. 4000 C + 1000 V + 1000 M = 6000$$

$$II. 20000 C + 500 V + 500 M = 3000$$

合計——9000

$$1). \text{ IV} + \text{IM} = 2000$$

$$2). \text{ HC} = 2000$$

$$\text{IV} + \text{IM} = \text{HC}$$

擴大再生產底最初的構造

$$\text{I. } 4000\text{C} + 1000\text{V} + 1000\text{M} = 6000$$

$$\text{II. } 1500\text{C} + 750\text{V} + 750\text{M} = 3000$$

$$\text{合計} = 9000$$

$$\text{IV} + \text{IM} \text{ VII G}$$

第六十五節 社會關係底再生產

資本家的再生產之定式，反映着社會的富厚底過程。即是社會存在之一切物質的基礎底再生產。

但是，這一反映是成爲矛盾的。第一，如我們所既述的，從社會的富厚底物質的基礎這個見解來說，擴大再生產可以是單純的，或從價值這個見解來看，又可以是縮少的，再其相反的場合也可以這樣說明。第二，社會的富厚的生產擴大底貯蓄，是取着個個的資本家底蓄積這個形，態及取着他們底利潤之一部分的形態。像兒童春天時候，從白楊樹中取去其樹油，而不曉得這要使樹木全體底生活及成長衰弱下去一樣，資本家雖取得了利潤，也不知道這利潤之社會的意義。

我們必須注意表示在一個年間的生產物上的資本底區分，即舊的價值(C)及從新地造出來的價值(V+N)。生產手段底價值(C)回歸到資本家底手中了。這件事明顯地指示出，那使生產者從生產手段分離出了的這個榨取之主要條件，在我們的眼前。新創造而成爲一體了的價值(V+N)是由交換社會之一員的勞動者底勞動所創造的。但是，資本主義的法則，勞動力賣買的法則，把這個

新創造的唯一的價值，區分為勞動力底價值中的報酬的價值部分（ Δ ），與剩餘價值（ M ）之二個部分。全體的三個部分 C ， V 及 M 都取了生產物或由此所得的貨幣這種形態，再度的回歸到資本家的手中。資本家只要在競爭戰上不被其同伴，即資本家所咬殺，則他從生產過程出來之後，依舊成爲資本家的。勞動者呢，如有名的寓言中的狐狸一樣，他與走進生產過程去時一樣，手裏沒有任何一點東西，從生產過程走出來。生產關係又被再生產起來。而這一寓言也再度地開始反復下去。

資本家若覺得殘酷對於他有不利利益時，他是決不殘酷的。他等待再把 V 返還給勞動者的機會。但是，不是單純的返還給他，而是與勞動力相交換來反還的。馬克思這樣說過：「在正常的蓄積之進行中所形成的追加資本，主要的是供新的發明爲發見，總括地說，供產業上之一切改良之利用的手段。但是，舊來的資本遲早也有一新自己的時期。到這時候，這舊來的資本可說變了顏色，

變成爲能以較少量的勞動而運轉較多量的機械及原料的，一種完備的技術的形態。

如此，在一方面，蓄積底進行中所形成的追加資本，與其自己的量相比，只能吸引愈益僅少的勞動者，同時在他方面，以週期地更新的組成，而再生產出來的舊資本，也愈益驅逐從來使用着的勞動者。」

這樣，移到較被擴大了的基礎之上的再生產，是不能吸引勞動者階級底全成長。即「自然的成長及他階級之無產階級化」了。與生產底擴大同時，勞動預備軍也被擴大了。對於這預備軍之勞動工資之壓迫愈見增大，且同時使勞動力底價格與其價值之差異增大起來。於是，階級的矛盾愈益尖銳化下去。

生產底集積使巨大的無產大衆，集中於大規模的企業（無產階級底集積）。隨技術底發展，必要勞動時間底減少，相對的剩餘價值底生產則見增大，且同時搾取率也增大起來。勞動者在社會的生產物中所有的分與部分是急激地減少。

了。勞動力底賣買把社會分割爲二個部分，即區分爲勞動之極和資本之極，這事我們已經知道的（註一）。在勞動之極方面，出現了因階級的精神而愈見精密化，結合化，且被增大着的榨取及失業所抑壓着的勞動者大衆。取着矛盾性的資本形態的社會的富厚，因產業，商業，信用之股份公司化及獨占化，而變爲僅少的十億長者之間的軋轢之目的物。隨勞動與資本間的矛盾之增大，技術與經濟的形態之間，及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也增大起來了。

（註一）馬克思特別地區別了資本底集積與其集中。

「個個的資本是生產手段之或大或小的集積，隨這集積之大小，命令或大或小的勞動者軍。無論怎樣的蓄積都成爲新蓄積之手段。蓄積能使作爲資本而作用的富厚之量增大起來，同時使個個的資本家的手中的富之集積也增大起來……。與此同時，這個資本憑着新的獨立資本之機能，從舊來的資本分離出來。關於這點，資本家底家族內的財產分割特別演着重要的任務。即隨資本底蓄積之增大，資本家底數也多少要增加的。對於社會的總資本被這樣多數的

個別的資本所分割這件事……這等個別的資本之相互的牽引施着反對作用。這已不是與蓄積有同意義的生產手段之單純的集積，也不是單純的勞動支配了。這實可說是已經形成了的資本被集積起來而揚棄了這等個別的獨立性，就是有由資本家來收奪資本家，多數的小資本被少數的大資本所併吞了去的意義。因為一方面資本從多數的人們的手中離開出來了之故，所以另一方面資本在一個人的手中膨大起來了的。這就是在嚴密的意義上，蓄積及集積必須區別起來的集中。」

在最新的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上，把資本的集中當作股份公司化與嘉答爾化解釋着。

這樣，資本底擴大再生產，同時就是資本主義底矛盾之擴大再生產。

第六十六節 本來的蓄積

在資本家之下，資本是從不會消費去了的利潤所構成的。若資本家於一個年間獲得了四十萬盧布的利潤，僅僅以五萬盧布去支持其生活，則殘餘的三十

五萬盧布被資本化起來，追加到資本之上而成爲資本了。

這樣，資本是從利潤得來的，那末利潤從什麼地方得來呢？這是從資本得來的。所以這裏行着迷惑的循環。這樣，那末最初的資本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呢？

不消說的，資本家必將他們底資本之本來的出現，「夜不成寐，食不甘味」的愛好勞動和節儉來說明的吧。

這果然是事實麼？指出自己的善行的資本家是對的呢？還是「雖孜孜勤勞，終得不到石造的邸宅」這個俄羅斯的諺語是對的呢？

更有一個問題。就是資本家的生產，必需有完全沒有生產手段的勞動者存在着這個問題。然則，像這樣「自由的人們」的集團是從那裏來的呢？

使他們自由的人們，沒有方法走到獨立的生產去的路途，且使他們除了販賣自己的勞動力之唯一的路途之外，其他一無所有的，究竟是誰之過呢？

資本家對於這個問題，必定立刻這樣回答吧：是無產階級自身失掉的；他們從前要飲酒，而且是懶怠者。他們不願做任何工作，把自己的所有盡根地爲飲酒所浪費了。從這等人們之中，方才出現了貧窮人這個種族……。

然則，愛好勞動的人們（指資本家）及其子孫，一直從很久以來就懶惰着，而懶惰者底子孫，却從很久以前就流着血汗工作着，爲什麼這個舊的間隙不但沒有偃塞，反而愈見擴大下去呢？

近代的產業資本底隆盛，是跟隨十八世紀後半期的作業機，即紡機，機械的織機之出現而同時開始的。

因此，紡績業在久長的期間內，是主要而決定的產業部門，其他一切的產業部門皆以牠爲基礎。至十九世紀後半期之初，優先的任務始移動到重工業去。

作業機對於早被應用且祇期望其必需的應用的蒸氣發動機，給與了多大的刺激。機械生產使西歐羅巴所蓄積了的資格外豐富起來，這一資本本是早由

技術所完成了的其外的巨大的進步，即羅盤針與火藥之力所蓄積的。火藥與羅盤針使歐羅巴增大了掠奪底可能性，但對於生產上的可能性却沒有那麼的增大。火藥與羅盤針使有航行遠洋的可能。科崙布橫斷大西洋而向西前進，巴思科·達加瑪——向南而行，而後迴繞了希望峯——沿着印度洋而走向東洋。他們兩人底目的是同一的。即是爲要探求海路，可以走到印度這寶庫去取得真珠，金，香料——胡椒，肉桂，生姜及肉荳蔻——以及當時同樣以金之重量來估價的諸商品。

爲探求一個印度，却發見了二個印度。巴思科·達加瑪到達了現在的印度，科崙布則在向印度的航行道上而遭逢了亞美利加。

土著人民與歐羅巴人之長期的衝突，使前者付了許多的犧牲，第十五、十六世紀的西歐羅巴的技術，在現在的我們看來，固然是非常幼稚，但是這比亞美利加的技術，比印度洋諸島的技術，其發達的程度已經不知要高幾倍了。弓和

原始的小船，在與鎗砲及船舶之鬭爭上，已經證明了其無力。於是就開始了殖民地上的混戰亂鬥。

科雷布把自己所新征服的領土分配於其戰友之間。土著殖民於是變爲奴隸。在這等新的領主之下，土著住民究竟過着怎樣苦的生活，可由亞美利加的土著住民，爲向自己的迫害者報仇起見，竟很流行地採用了一種實行自殺這個事實來證明的。經濟學者桑巴達引用了一件很有趣味的故事，卽一個領主若與其自己的奴隸卽印度人，一同睡在露天下的網罩之中，卽可使其奴隸們停止自殺。因爲奴隸怕在陰曹與其領主見面，所以斷了自殺的念頭。

凡殖民地底有價值的東西，都被吸引出而輸送到歐羅巴去。

最初，歐羅巴人在殖民地的一切生產物之中，尤以香料與金爲最重視。但是，在資本主義看來，奴隸的黑人與棉花，却爲殖民地之最重要的的生產物。若沒有棉花，則紡績業決不能得到那樣的隆盛。而產業資本主義一般的隆盛，

是從這紡績業開始起來的。又若沒有奴隸，則開始就不能採取棉花的。

各國國家（荷蘭，英國，法國，丹麥，俄羅斯）所創設的商業公司，祇在其販賣商品的期內，是商業性的。但是，商品受領底方法，雖可用便利的名稱，只是不會用錢去購買而已。馬克思曾這樣的說過：

「亞美利加的金產地銀產地之發見，土人之勦絕及其奴隸化；並埋沒其生命於鑛山之中，東印度之征服及掠奪的開始，亞非利加之被轉變而為商業的黑人狩獵場，凡此一切的現象，都是表示資本家的時代底曙光的特徵。……」

「盜綁人們的制度，比荷蘭想獲得可在爪哇來使用的奴隸，而在賽列別斯島所實行的，更顯著的制度是沒有的了。為這一目的，訓練出了特殊的人類盜賊。盜賊與通譯者與販賣業者是這商業之主要的交易者，土著的王侯是主要的販賣者。盜來的青年們，在充分發育到可以送上奴隸船之前，被關禁在賽列別斯島的祕密監獄之內。政府之某個報告上這樣敘述着：例如，在都市馬加沙之

中，充滿了秘密監獄，其中最可驚人的一所，滿裝着那些橫被別開家庭，強加鍊銜而爲貪慾與暴虛之犧牲的哀痛的人們。……」

「殖民地制度促進了貿易與航海之温室培養的成熟。『獨占公司』業資本集積之強有力的槓桿。殖民地保證了當時正在發芽的工廠手工業的銷賣市場，且亦保證了因市場之獨占而增強了的蓄積。在歐羅巴底外部，用劫掠，奴隸化及強盜殺人等等的方法而公然地獲得來的財寶，流入到母國以後，就轉變而成爲資本……。」

本來的蓄積之另一的源泉，便是國家的信用。關於這，馬克思也說過如次的話：「國家的信用制度，即國債制度之起源，本來中世紀時早在蓋諾亞及威尼斯出現過的，但到工廠手工業的時代，牠始征服了全歐羅巴。公債爲本來的蓄積之最有力的槓桿之一。像揮動魔法棒一樣，牠賦與生產力給不生產的貨幣，使其轉化爲資本。且資本在這個時候，不必蒙受那產業上的投資或私的高

和貨業那樣要受不可避免的艱難和危險。並且這等對於國家的債權者們，本質上沒有給予任何東西。爲什麼呢？因爲他們借給國家的金額，已轉化而爲容易移轉的公債證書，而這公債證書却與等額的現金完全一樣地作用故。

隨國債底出現，同時國際信用制度也成立了。在這一制度之中，也常常包含着這一國民，或那一國民的本來的蓄積中底一個源泉。例如，因威尼市的盜掠制度所產生的諸種卑劣行爲，也就構成了荷蘭資本家的財富之這種隱蔽的一個基礎，蓋因威尼市在衰滅時代，把巨額的貨幣借給了荷蘭故。荷蘭對英吉利的關係也是同樣。至十八世紀的初頭，荷蘭底工廠手工業已遠被人所凌駕，而已不成爲優越的商工國家了。這樣，將巨大的資本借給他國，尤其借與當時較優勢的競爭者英國，爲一七〇一年至一七七六年間的荷蘭之主要的營業之一……。

隨着工廠手工業的時代裏的資本家的生產底發達，廉恥心與良心之最後的

痕跡，也從歐羅巴的輿論中消失了。歐羅巴的諸國民，解嘲地誇讚其可用作蓄積資本之手段的一切醜行爲了。

從來僅在亞非利加與英領西印度間所實行的奴隸買賣，英吉利由偉特列西特媾和，從西班牙人的手裏，奪取了同樣可在亞非利加與西班牙領亞美利加間實行的特權，對於這一事實，很無恥地當作英國國策之勝利而廣事宣傳。英吉利取得了到一七四三年爲止，能對於西班牙領亞美利加，年年供給四千八百人的黑奴之權利……。

利物浦底繁榮，是以奴隸貿易爲其基礎而成的。奴隸貿易爲當市的本來的蓄積之方法。各國都有其自己的本來的蓄積之方法。在俄羅斯，本來的蓄積中有酒類之專賣權稅。在中國，是巨大的國家的職掌……。

馬克思以如次的語句，完結其關於本來的蓄積的一章：「資本是從頭頂到足尖的一切的毛孔官中，滴着血與污物而出現在這世上的。」

第六十七節 勞動力販賣者底基礎是怎樣造成的呢？

農民大衆底無產階級化，是與本來的蓄積之過程平行而發生的。農民不僅從農奴的隸屬中解放出來，且也與土地脫離關係了。服侍貴族的從僕們，現在成羣結隊的被投放到勞動市場來了。

『封建的家臣團底解散，及急發的暴力的土地收奪，因這些原因而被從自己的地位中驅逐出來的人們，即自由的無產階級，無論如何不能像造出他們之迅速的過程這樣迅速的，能被新興的工廠手工業的產業所吸收。他方面，從舊來慣常的生活樣式突然地被丟了出來的這等人們，要其馬上順應新的制度之訓練，也是不可能的。他們有幾分是因爲性癖使然，但大部分是因爲環境的壓迫，終至轉化而爲成羣的乞丐，盜賊及浮浪者了。於是，從第十五世紀之末葉到十六世紀全期之間，西歐洲諸國都制定了關於對於浮浪人的殘虐的法

律。現在的勞動者階級底人們之祖先，因為沒法子只得做了浮浪人及被救恤的窮民之故而受過懲罰。立法只在當時已不見存在的舊生活條件之下，去作工與不去作工都是他們自身所定奪的這個假定之下，把他們當作『自願的』犯罪者來懲治。

一五三〇年的英國法律，這樣寫着：『年老而沒有勞動能力的乞丐，准予去做乞丐。但若身體強健的浮浪人，則應受鞭笞與監禁之刑罰。他們被綁在貨物馬車底後部，鞭笞到鮮血滴流為止之後，即解回故鄉，或回到最近三年間所居住的地方，必須出具『應去工作』的誓言。若有人因再犯流浪罪而被逮捕，就要再受鞭撻，割去半個耳朵。若重犯三次，則作為重罪犯人及社會公敵而處以死刑。』

馬克思更接續地說：『這樣，被強制的剝奪土地，且被驅逐出來，終至轉化而為流浪者的農村的住民，依照奇怪至極的殘酷的法律，用鞭撻，烙印，拷

間等等刑罰，總算學得了有必要於雇傭勞動制度的訓練』

先資本主義時代的農民經濟，是自然的經濟。

農民對出賣纖維及購買成衣，甯喜使用亞麻和毛織物。他們除了鐵與鹽以外，不想購買任何物品，有必要的物品，都想自己來製造。勞動者則不然，他是交換社會之真的一個構成員。他出賣他所有的一切，不，出賣着他唯一的所有的勞動力。在他，必須且能領取的一切東西，都是由購買而得到的。所以，在資本主義看來，農民之無產階級化不僅造就了勞動力底販賣者，且也造出了貴族之補充者，即商品之新的購買者。而在這貴族底經濟中，貨幣關係是早就浸透了的。農民之無產階級化，使國內市場擴大了，這與殖民地之奴隸化造出外國市場完全一樣。

手工業的同業組合底崩壞，是與農民之無產階級化相平行的。工廠手工業使職人變為勞動者了。

第十八世紀中的作業機底發達，使在英國的資本主義底一切前提，都出現在眼前，這些就是資本，勞動力和市場。資本主義自達到了必要的規模之後，也同樣繼續着資本底蓄積，生產者之無產階級化，後進國民之奴隸化這些工作，不過其法稍有不同，即現在是用純資本家的方法來繼續這些工作。資本主義從在卵中攝取滋養分的胎兒，變成爲獨立的生產過程。資本主義在愈益擴大着的規模上，再生產着其自己存在的基礎，即資本與勞動力，並再生產着種種的矛盾，使資本主義不會完全成熟之前而即從內部爆發起來。

第六十八節 市場

社會的生產之過程，無關有怎樣多的分歧，總是有着統一性。在交換社會上，這個生產之統一，現出純粹的市場的表現。一個商品之實現，是與其他許多的商品之實現有着密切的關係。資本家能在勞動者之中，找求長統皮鞋及印

花布底購買者之前，勞動者必須找得自己勞動力底購買者。反之，製造長統皮鞋或印花布的勞動者，爲再能無障礙地販賣自己的勞動力之前，他們以前所製造的生產物必須找得購買者。不過，二個商品之市場關係當然不必一定是這樣簡單明瞭。二個商品之中間，或許被幾百的連環所結合着，也未可知。而這結合是不可避免的。像水面的波浪一樣，市場底一切擴大或縮少，要成爲廣大的波紋而影響到種種的產業部門去。

假定陸軍部需要百萬亞爾辛的印花布吧。又假定陸軍部以每一亞爾辛一盧布買入了這些印花布吧。更假定其包辦人爲每一亞爾辛賺着五課貝克的工廠主吧。（假若他們所有着的資本是一年回轉三次，則這一年，能構成百分之十五的妥當的利潤率）。他們所得的利益，全體成爲五萬盧布。然則，他們對於其殘部九十五萬盧布怎樣處置呢？他們將以這一全額，作爲勞動力，原料，補助材料，機械及房屋修理材料等等的購買者而出現。因而實現之波紋，從印花布

而轉化到絨毛，煤炭，機械及煉瓦了。這一波紋似乎狹小的。保辦人爲什麼得了百萬而僅爲九十五萬盧布的購買者呢？但是，實際不是如此。得了五萬盧布的資本家們，將其中的一部分費用於自己的消費上，即他們成爲消費手段底購買者而出現着。而資本家地蓄積其他的一部分，即作爲追加的生產手段與勞動力底購買者而出現着。因而若資本家們既不是財貨底保管者，則他們必須以販賣者而活動的全金額，拿來作爲購買者而去活動。這樣，百萬盧布從陸軍部轉到紡織業者手中，再經他們之手，一方轉到牧畜業者（對於絨毛），煤炭業者，冶金業者等的手裏去，他方轉入到肉店，糕餅製造業者，釀酒業者，絹及天鵝絨的生產者等的手中去。這一切的販賣者，必須順次地成爲購買者而出現的。這樣，這一波紋到其自身的範圍無限地縮小爲止，是要不停地廣泛地流波到遠處去的。

反之，假定一對的商品——縱令這與前者同樣是百萬亞爾辛的印花布——在其

被製造出來之後，因某種原因而不能實現。那麼，市場縮少之否定的波紋，將從印花布開始起來。印花布不能實現而殘留着這個事實，使絨毛，煤炭，染料，勞動者並資本家底消費手段等等底實現，也歸于停止。這一切商品不能實現起來這件事，又順次使其他的商品之實現也停止起來，而無限地繼續下去。無論怎麼樣的商品之後背，都有期待着實現化的其他的商品之無限的順序，無限的行列，站立等着。一商品之阻滯，要使全列的運動停止。

更就信用關係來說吧。我們已經知道：價值依純粹的信用方法，能夠通過一系列的階段——原料供給者，工廠主，躉賣商人，零售商人（有時還存在一系列的中間的商人或投機業者）。為這一系列信用而發生的票據，或放留在自己的直接的受領人之紙夾中，或拿到銀行去貼現。零售商人支給躉賣商人的票據，在躉賣商人可供向工廠主之支付手段用的。而工廠主復可轉給原料供給者，而順次展轉下去。這樣，票據所取的路徑是與商品所取的相反。但是，

無論如何，信用之全鎖環能正當地連繫的，是依存於最後得到商品之人，我們現在的例中是零賣商人，把這商品實現起來這件事上。假若他銷賣不出這商品，或若因價格下落之結果，只得受着損失去銷賣，則支付困難將從這一段波及到各階段去。但支付困難要伴隨信用之縮少。而這縮少，將影響到這個方向。第一不能用信用來購入生產手段，要使生產停止。第二不能用信用來販賣，要使銷路閉塞。生產之縮少，首先第一使勞動力底販賣者之購買能力縮少起來，更使資本家底購買能力也縮少起來。

但是，在種種的生產部門間的這樣關係，因交換本身底矛盾的性質，不是把資本家的經濟底安定的鞏固性增大起來，反使牠減少。這一切使人想起那茅屋的村落中的各個房屋間所存在的關係。這些生產部門雖各做各自不同的工作，雖是個別的建築，但一經着火，就全被連燒。

第六十九節 恐慌

個個產業部門有如我們既述那樣的相互關聯。某一種商品之銷路一有閉塞，就要誘起他種商品之銷路閉塞。爲要打通銷路之閉塞，首先第一，個個的產業部門之間，必須要有極正確的均衡之存在。一般地說，這樣的均衡，只有社會的生產在計劃的組織之下之時，纔有可能。但是，在交換關係混亂之際，生產是被天的均衡破壞相關聯的苦痛的結果所統制着。但是，只這些是不充分的。縱令消費者有生產物之必要，而商品不能滿足消費者之需要。商品是要有購買者的；然而勞苦羣衆底購買力，却愈益追不上生產底發展。實際上，資本因使農民羣衆無產階級化之故，不僅獲得了勞動力底販賣者，而且獲得了資本家的商品之購買者。吃自己的穀物，着自己所製造的縐布的農民之自然的經濟消滅了。農民漸次地轉化而爲在市場上購買一切消費品的勞動者了（註一）。

但是，市場之這樣擴大，不轉瞬就遭逢了如次的難于克服的障礙。這就是費用于購入勞動力的部分之資本，受了制限，換言之，即可變資本受着制限，隨機械把勞動者從企業中驅逐出來，社會底總資本之有機的組成增大了。即可變的部分相對地減少起來，不變資本與相當于剩餘價值的其他部分，則形增大（ \angle 相對地減少， \circ \angle 增大着）。然而一切勞動者階級底購買力是以 \angle 之大小來計量的。

（註一）更正確的說，農村中的階級分化，一方造出農業勞動者，半農業勞動者的貧農及到工廠去的勞動者，他方造出富農。像列寧所立證了的那樣，農村中的階級分化過程，使資本家的市場二重地擴大起來。富農成爲生產手段（農業器具及機械，耕種用的家畜），及留聲機等奢侈品之購買者。而貧農呢，縱令他底消費比在本身崩潰而離開自然經濟以前較少，然亦需購買更多的東西。因爲他盡依所購買的東西而過着生活故。

不消說，勞動者底消費，比生產底範圍較爲落後，但這件事是能由消費手

段底生產本身，隨資本之有機的組成之增大而被移置於第二位的地位這件事，可以補救幾分的。生產手段底生產，正在開始演着愈見巨大的任務。但是，無論怎樣，這一補救是不能豫防恐慌的。因為生產的運河，無論怎樣延長，總是更有消費形態的一個出口故。

無論如何必須出賣生產物，即必須賣給能將支付這一切生產物底價值的人這件事，在生產者僅能支付生產物底價值之一部分之時，是與勞動力底購入相矛盾的。而這生產物底價值之一部分，相當于勞動力底價值。因這種緣故，作為購買者的勞動者，就被驅逐到第二位的地位去了。

隨技術及信用之發達，投放資本到新企業去這件事，日益容易，但從企業提出資本出來這件事却日益困難。對於房屋，機械等等的費用（固定資本），在長期存續的企業，為額較大，且被預定了的。當然的，一切當該資本家，能以出賣自己的資本，或化為股份，能很容易地從企業提出資本來的。但是，問題

並不因此而見變更。不過是這資本，因為轉化而成爲他項資本，所以分出去了而已。不過企業既創設了以後，就必須運轉起來，而將山積的商品送到市場去。在好況之時，新的企業，被急速地創設起來，股份公司底發起人，竭盡全力來活動奔走。創設新企業這件事本身，造出對於建築材料，機械及勞動者人手之需要。需要的波紋，廣泛地展開下去，許多產業部門底銷路，于是頓形活潑，生產也得有廣泛的展開了。某種產業部門上所惹起的局部恐慌，急速地歸于消滅。但是，好況本身，却在自己之中隱藏着消滅自己之諸原因。當新企業或新建造的舊企業，以全速力來開始工作之時，市場已經充塞了山積的商品，而對於這些莫大的商品，却沒有有支付能力的消費者存在。過剩生產在最初時期，還帶着祕密的性質。中間的商人們還繼續地購買商品；商品還從某一職業層流轉到他一職業層，但一到流通界而到消費界（生產的或真的消費的）去的時候，這商品就要停滯了。于是，停滯的波紋從一部門波及到他部門去。但不管

這樣，慣于資本之急速的回轉的企業，尙能把自己的流動資本減少到最少限度（因資本起急速的回轉，則流動資本越減少其必要。因此能把流動資本之一部分，變爲爲擴張作業的固定資本）。于是，一切都突然的經營回轉之滯澀。若不能銷售既製的商品，則沒有東西可以支付給勞動者，並且無論如何也不能購買原料了。無論怎樣總想銷售出去的這個一般的傾向，誘起價格之災變的下落（註一）而在價格這樣的下落之際，要想在從前的規模上繼續生產，只有賤賣商品所得來的完全不充分的金額了。

（註一）在商品直接交換商品這個條件之下，不會發生交換之一般的不利益的事情。某種商品之交換，蒙受不利益這件事，就是表明他種商品之交換，受了利益。一切商品在交換之際，超出了金貨圈之時，問題當然是不同的。這時候，金貨圈的周圍的混亂，或許是一般的現象也未可知。

當這時候，一切企業只有向信用機關求援了。但是，在平穩時代，本一視

同仁的充分地供給一切商工業的這個源泉，到一般的恐慌之時，也成爲涸竭無力了。存款者却向銀行要求自己的存款。一切都渴望着現金，都燃着要把商品與債權變作貨幣之希望。但是，這樣的希望是完全不能實現了。因爲存款總額比存于國內的貨幣總額，通常要超出數倍故（註一）。

（註一）同一千盧布，可以幾度的爲存款之對象物。例如甲以存款形態把千元存放銀行，而銀行將此金額貸給某乙；某乙以這千盧布；向丙購入商品。而丙又將此金存放在銀行去；銀行更將此借給某丁。這樣的順次反覆着。

於是恐慌突發，破產從例外變做常事。一系列的企業，停止工作，勞動者被丟掉至街頭。其他運命較佳的企業，則只做半週的工作。勞動者的購買能力之減少，愈使市場底情勢惡化起來，市場出現了長期的不活潑狀態（不況）。

最微弱的企業，當然因此恐慌而頓見消滅。這等企業，大體第一沒有充分的流動手段，第二這等企業，因落後的構造與不充分的勞動生產力之結果，不

能適應于不況時代的低廉的價格。有着較豐富的生產手段的企業，恐慌之後爲使適應于低廉的價格起見，利用技術上的一切最新的改良。技術上的諸種改良，需要投放新規的資本。而這等新規投資，復引起市場擴大之波紋。

好況復徐徐地來臨。前面所說的故事，又將從頭開始了……。

世界規模的資本家的生產，如上述那樣，過着週期的萎縮與收縮而進行着。每次的萎縮狀態，總要惹起生產手段和生產者底無事可做與滅亡。階級的矛盾，便日趨於尖銳化。

要 約

- 一 生產過程同時就是再生產過程。
- 二 再生產有擴大與縮少二種。單純再生產是從縮少再生產到擴大再生產去的轉換點。

- 三 在交換社會，再生產帶着價值再生產這個矛盾的性質。
- 四 在資本家的社會，被再生產了的價值，可分為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及剩餘價值($C + V + M$)。
- 五 擴大再生產在資本家的社會，取着資本家的蓄積形態。即資本家貯蓄剩餘價值之一部分，使之轉化而成爲資本。
- 六 蓄積對於資本家，是絕對必要的。因爲，資本家在相互鬭爭上，勝利通常是被有較巨大的資本所有者所佔取故。小規模企業被大規模企業打倒之結果，生產，同時資本並勞動力也被集積起來。
- 七 若區分一切產業部門爲生產手段之生產(I)與消費手段之生產(II)二個部門，則在單純再生產之下， $II \cdot C$ 必須相等於 $I \cdot (V + M)$ 。而在擴大再生產之下， $II \cdot C$ 必須較少於 $M \cdot (V + M)$ 。
- 八 資本之再生產，同時是資本家的社會關係之再生產，且是社會的矛盾之

再生產。資本之擴大再生產也就是社會的矛盾之擴大再生產。

九 在一切產業部門之間，存在着由信用關係而有強力的連鎖的市場關係。因此，某產業部門上的市場之擴大或縮小，不問多或少，總要影響到其他的產業部門去。

十 世界經濟過程在資本主義之下，表示隆盛期（好況）與沈滯期（不況）之交代。從好況轉換到沈滯期去時，有災變的恐慌之性質。

十一 世界的恐慌所以發生的諸原因如次：生產之不均衡，勞動羣衆的購買力，劣於大量生產範圍，及流動資本在隆盛期中變爲固定資本。生產底範圍與市場底制限量之間所存在的矛盾到尖銳化之時，銷路之恐慌，因種種產業部門中所存在的連鎖的關係與世界經濟之組織上的統一，急速地從甲產業部門擴大到乙產業部門去，且由一國波及到他國去，而帶起世界的性質。



十二 恐慌之時，最小規模且最乏存續能力的企業，必見倒塌。因此，恐慌為資本集積諸原因之一。最大規模且最有存續能力的企業，由增高自己之技術的水準，可以適應不況時代之低廉的價值。因此有投下新的不變資本之必要；而這些新的不變資本底移下，又影響市場擴大。不況漸次被隆盛所替代。一切又從頭開始起來。

第十三章 資本主義成熟與崩壞

第七十七節 金融資本

資本主義成熟形態，有如次的特徵：

一、股份的資本形態之優勢。不論創業利潤收得之舞弊及掠奪的支配力底亂行，股份企業總比個人的企業，更要鞏固些，更有存續能力。這件事可由下述之事來說明：第一，股份公司比個個的企業家，在獲得追加手段上要容易些；股份公司可為此發行補充股票及債券。第二，股份公司能在長期間，即沒有利潤也可繼續工作。若股票沒有收入而使股東破產，那對於他們，的確是乏趣的。但是，企業本身是與這一切沒有關係的。在企業講，沒有利潤也能發揮那樣的機能這件事是很重要的，這恰如乾燥地帶的植物，能長期的在沒有溼氣

之浸潤中成長起來這件事是重要的一樣。股份公司之這種「雖乾燥之中而仍確固不拔」這件事，在價格下落的不況時代，是極其重要的。股份公司一方翹足而待好況之來臨，他方却以生產實費去販賣自己的商品。

二· 獨占的結合，新地開特，托辣斯，康翠爾，代替各自獨立行動的企業而出現於世。

產業底嘉答爾化，這正是在資本主義自身所造就的惡劣的條件之下，使資本主義存續且使之適應的一個形態。資本家的經濟，想靠結合而探求着可以解脫自己的矛盾的救主。完全的無政府狀態及對立競爭，已被轉化而為某結合體與他的結合體間的競爭。在大規模的結合體統治着市場之間，一面要想統制需要與供給，他面要想計劃地遂行生產。

三· 商工業資本與信用資本的結合，在商工業與銀行之極奇怪的結合之中，我們沒有區別何處是商業資本底終點，及何處為信用資本底出發點之可能

性。在某時候，企業結合爲工廠，大經營，鐵路，汽船航船，礦山及礦坑之連合。在他時候，有力的產業的康翠爾自身，爲財政統治自己的企業計，創設着銀行。以獲得他人的企業底股票爲目的而發生的特別公司，便是代表介入信用業與產業的企業之間的中間的形態的東西。

產業資本與信用資本之這樣的結合物，謂之金融資本。

但是，這一切的轉化，都是關於形態上的問題，其本質是沒有變動的。

資本主義的真髓，即生產手段之私有財產制度是仍舊被視爲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立在資本家的見地，則樵夫對於自己之斧的權力與德國的十億長者史丁耐氏對於其炭坑，鐵路，冶金工廠等等的權力，都是同一制度底現象。

A·克撈伯在其告自己的鋼鐵工廠的勞動者檄文中，如次地說着：

「無論何人，無論什麼事變，都不能使我反於自己的意志而勉強地有所讓步。關於經營工廠，我將以我從來一貫地所實施的愛情，遵照我的原則，來

管理工廠的。到我明白了勞動者們，一如從前的看作自己為構成企業中的人員，而依然保持着既往所表現的誠實為止，我將如預定的實行先前所述的事
情……。和在自己的土地上一樣，我在自己的家中，當然要保持主人底資格
……。」

私有財產自身就是矛盾的東西。牠要分割不能分的東西。社會的財富再生產的機構，只有一個。而私有財產却把這個機構底個個的輪及螺絲，賦給種種的機械師之手。而他們機械師，每個人便和別的機械師分離開來，且互相對抗地行動着。生產底範圍愈增大，又技術適用之可能性擴大，則私有財產之矛盾愈見尖銳化，且技術與生產關係間所存在的衝突，也愈益激烈起來。

最初之中，引導資本之非個人的性質去的股份化，在金融資本底時代，却給予一種完全相反的結果。

『狹即國家』，法王路易十四世這樣說過。『我們是有一億住民的合衆國底

經營主」，以洛克弗拉及摩爾根爲領袖的九十三人的美國大資本家，也能夠那樣說哪。以自己爲社會生活之一切源泉底所有者的這數十名的人們，不僅不被收容在癲狂病院之中，相反的，他們真是實際地管理着這一切的財富，不過其管理的主旨是在於不利於社會，而有利於自己的而已。

股份的資本形態，好像不在於細分生產，而在於細分財產（於股東之間）似的。實際上却是反對的，股份的形態，第一因少數人取得了巨額的創業利潤，而造成財產之集積；第二股份化使各個的資本單位有數倍的增大。要想操縱股份企業之權力，僅需百分之三〇乃至四〇的股票就可以了。若甲股份公司所有着乙公司底股票之著大的百分比，則巨大的股東甲，終至能掌握甲乙兩公司的權力。多數的股份公司依自己的相互關係而造着很長的連鎖（『母』公司，『子』公司，『孫』公司等）。大資本家可由此來與那比他自身有數倍優越資本作競爭。資本家對於社會之威力，變質而成爲少數富豪之權力了（德國產業之

『史丁耐氏化』，美國之『摩爾根化』。擁護資本家階級利益底完備的工具即『民主主義的』政府，變為工業王掌中之從順的工具了。階級底腐敗在政府底腐敗上反映着。容易被買收的『國家的執政者』及官吏，從大富豪底懷中，收受賄賂來裝私腹，且為服侍大富豪起見，無論何事都不敢辭却的。被金錢所操縱的，不僅是資本家的出版物，即資本家的科學也何嘗不是！美國的富豪以那樣巨大的金額去維持大學，不是徒然供其犧牲的，而是由此得以獲取對於供職大學的學者們之指導權。假若這等學者們，一經到達了對於大資本家有不利利益的結論，馬上就要要求他們保持柔順的沈默。假若有不識貨的學者們，那就要被驅逐出去。教授勞斯，華爾德，安特里斯及其他許多的學者之運命，就完全像方才所述的一樣。

第七十一節 金融資本時代的資本家社會之根本法則

在產業獨占底條件之下，交換社會底根本法則，勞動價值法則，是以何種形態繼續地作用着呢？

這問題非常複雜。因為成熟的資本主義底經濟關係是非常複雜而混淆着故。到現在為止，對於這一問題，還沒有提出明確的解答的研究成績。因此，我們只能說一些現有關於一般的性質之少許的註釋。獨占的價格果真是毫無拘束的價格麼？

獨占的商行，在具體的條件下活動着的商行，追求着最大利益這個目的。無論那一個商行，都努力想獲得儘可能多的利潤額。最高的價格果異常常給與最大的利潤額麼？決不是的。商工業所獲得的利潤額，是等於用販賣了的商品單位數，去乘一商品單位們平均利潤所得的數目。假定每一枝鉛筆，可給與工廠以一課貝克的利潤，則工廠只能得到和販賣出去的鉛筆數相等的課貝克之數。

生產費在企業組織不便的場合，並不是與生產底規模增大而同其比例地增大起來的。在精製了的原料之量增大之際，管理費，建築物損耗費等之增大，不得超過一定的限度。越是大量地購入原料，燃料等，則其價越低廉。有某程度的銷路保證着之時，則當該企業能與製造原料的企業相結合起來。反之，銷路底減低，若以商品底堆積及機械底休止來脅威企業，其結果，則該企業雖在高率的價格之際，也不免陷入於蒙受損失而運轉機械的難境之中。生產底範圍越是比较的巨大，則生產在其技能的方面，愈能設備全完了。

試描摩一種鉛筆之價格，銷路及成本費之這樣的相互關係間吧。

鉛筆之價格	銷路	成本費	利潤總額
一二課貝克	八・〇〇〇支	一〇課貝克	一六〇盧布
一一全前	一〇・〇〇〇全前	九 全前	二〇〇全前
一〇全前	一六・〇〇〇全前	八・五全前	二四〇全前

九	二〇,〇〇〇	八	二〇〇
八	二五,〇〇〇	七,五	一二五

可知最適宜的價格爲一〇課貝克。而獨占的企業當競爭之際，價格本可低減到八課貝克以下之時，便保持十課貝克的價格。

所以，關於形成獨占價格，有二個原因，即勞動生產力與獨占底壓力是。當該部門的勞動愈較生產些的，則價格愈將低落；又獨占底壓力愈較大些，即當該部門因獨占底優越性而對自己的購買者愈給予較多的壓迫，則價格將愈昂貴（註一）。先來說明第一的原因吧。當我們說『勞動底生產力愈大，則價格愈將低落』之時，這是表明價格是被勞動價值所統制的事實（參照第二章）。第二的原因（對於購買者底獨占壓迫）是將價格提高到當該部門及其他的部門的勞動生產力之相互關係所支配的價格以上，即將價格提高在勞動價值以上。爲的是什麼呢？不消說的，是爲其他微弱的部門，即還未曾嘉答爾化，或獨占的壓

力較微弱的部門，纔去這樣做的。這些比較微弱的部門，把自己的生產物，在價值以下販賣着。一般地，價格之總額是要和價值總額相一致的（註一）。

（註一）嘉答爾使生產手段底販賣者們不得以低廉的價格去販賣他們底生產手段，他用這個方法，厭伏生產手段底販賣者。這件事可使成本費減少，因而也減少獨占價格。這樣，關於形成價格上，對於購買者底壓迫，在某程度上。是與對於販賣者底壓迫相均衡的。

（註二）金也同樣能在獨占的條件之下來生產的，但問題不至因此而變更。假若有力的產業部門，把自己的商品與金相交換之際而不能獲得多餘的價值。則金在與微弱的部門底商品相交換之際僅能獲得多餘的價值。

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有與利潤率均衡傾向底法則相背反的情形。實際上，沒有嘉答爾化的產業諸部門，是以競爭的價格，販賣着商品。反之，嘉答爾化了的產業諸部門，是以良好的價格，即以獨占的價格，販賣着商品；因而，

嘉答爾化了的產業諸部門，獲得追加利潤。但是，這不過祇是表面的背反。爲什麼能夠獲得追加利潤呢？若我們在心中揣摩一種純粹資本主義的條件，即我們若除去了社會上不能嘉答爾化的諸要素（農民及獨立手工業者）來看，則我們可以曉得，在產業中的嘉答爾化了的部分，是以犧牲不會嘉答爾化的部分，而例外地獲得着追加利潤。前者二重地擗取着後者，即第一從他們購入生產手段之時，及第二向他們販賣生產物之時，施着擗取。利潤率在競爭這個條件之下是被什麼來均衡化的呢？是被資本從利益鮮少的部門流轉到利益較多的部門去這件事來均衡化的。在產業獨占底條件下，這個過程是困難的。假定『非協定者』與鞏固地嘉答爾化了的生產部門相競爭吧，則他必然要招敗北的。

不過，達到利潤率均衡這件事，還有其他的途徑；即將來的嘉答化的途徑是。購入和販賣之際的不利，使立在競爭這個原則之上繼續連轉下去的諸部門，不由得不能嘉答爾化的（註）。這樣，利潤率均衡傾向之法則，一方面表現

其自身於嘉答爾化過程之強化及擴大化之上，他方面表現於消費的合作社底發達之上。假設這一過程之終末為各個別的部門，且一切力量在鬥爭上都是平等的吧（實際上，這樣的平等是不可能的，我們祇就其向平等的傾向說而已），那麼，一切價格都處在同一的『獨占的壓迫』之下了。因而，個個的產業部門，以其他的部門為犧牲品而自去取得剩餘價值這件事，也成為不可能了。前面所指摘出的原因中的第二的原因（獨占的壓迫）之勢力，便是保持均衡的東西。價格復被直接勞動生產力之條件，即被勞動價值所統制了。

（註一）不消說，結合是與這相平行而進展着。選過酒瓶托辣斯之獨占價格的啤酒釀造業者；他自己能夠創設玻璃工廠。煙葉托辣斯若不滿於煙葉栽培主所提出的價格，煙葉栽培主，也可以創設製煙工廠。和其他的『非協定者』相比；他有不被人剝奪他底原料之特權。

這裏，新的不平均又被曝露出來。這便是種種的組織構造不同的部門底利潤率之不均。許多人常有看作勞動組合為勞動力販賣者底嘉答爾之傾向。但

是，因勞動力完全不能保存，且勞動力底生產不能隨意停止，其結果，勞動力販賣者底嘉答爾，不得不比其他的嘉答爾為微弱了。這裏的「獨占的壓力」也較為微弱。於是，勞動力底價格，便會在其價值以下了。

因此，當該部門底資本之大部分，愈被使用於購入勞動力之上，則當該部門必有愈多的利潤（註一）。不過，結合要使利潤均等起來。且因這結合之存在，真的高度之資本構造之部門，能夠併合那祇有低度的構造之其他的部門了。專賣勞動力，且專賣勞動力販賣者所需要的消費手段的單一的嘉答爾，必是這一過程之終局的結果。不過，資本主義在實際上，是不是能夠存續到這一成熟的程度，這個問題當在後面來說述。

（註一）這樣的事情，正要阻礙技術的進步。用必須在獨占的市場去購買的機械來替代勞動力這件事，已經不大惹人注意了。

他方面，作為購買者底勞動者，因消費合作社之力，能夠把自己的結合性充分地去與消費手

發販賣者若合性對比起來吧。

第七十二節 帝國主義

我們已經把現在資本主義運動之線，理論地延長到其理論的終結了。而這條線是集中在包括一切產業部門的唯一的嘉答爾之中。當畫家屋之際，我們爲使繪畫正確起見，同樣也把這繪畫之線，理論地延長到一切線之匯合的點的地平線之上。但是，很明顯的，這不是說家屋實際上能伸長到地平線爲止。

迄今存在過的生產關係底組織中之無論那一個，決不會到達過那完全的，一切方面都齊全的成熟狀態。組織之內部的矛盾，在這制度能終局地達到成熟之前，使這制度破碎起來了。關於資本主義也是同樣。資本主義底一部分雖尚未成熟，但其他的部分已經腐爛着。一方面，小規模生產還未完全消滅，不能變質而成爲真正的無產階級的低度的農民羣衆，還保存着，他方面，資本主

義早已衰敗，分解，製造着有異常的大力的爆發瓦斯（註一）。生產底範圍與有限的市場之廣度間所存在的矛盾，極度地在尖銳化着。商品之實現化，愈見困難。出路只有一個；便是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機能資本，將在母國沒有銷路的商品，輸送到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去。更因利潤率底低下與嘉答爾化之結果，不能在母國開始運轉的資本，也被輸出到這裏來了。資本底輸出方法，一部分是用借款這個形想，借給與後進國的政府，一部分是投資在商工業及銀行方面的。但是，後者與前者之間，建樹着血緣的關係。資本是和接木一樣，從組織發達的國家而移植到後進諸國家。

（註一）一般地，資本主義可看作爲有電光那樣速度的過程。產業資本之百五十年的期間，比其以前一千年還更激烈地變更了世界。

隨移植在新的地盤上的資本主義發出了強力的萌芽，本國的資本遭遇着殖民地的土著資本這個愈覺可怕的競爭者了。機械製造工廠之熱心地探求外國市

場，不下於販賣完全精製品及半製造品的企業。但是，一方面，任意的商品之輸出與他方機械之輸出間所存在的差別，猶如絹之輸出與蠶子之輸出間所存在的差別一樣。輸出於殖民地的一切機械，使殖民地對於本國之經濟的隸屬減少起來。

在金融資本產業獨占之時代裏，殖民地問題在異常尖銳化着。輸出商品及資本到殖民地去，這正是到達不能更形發展的資本主義之唯一的出路，這正是要想脫出低下着的利潤率的資本之唯一的避難所。

但是，殖民地不是代表無制限的面積的東西。自亞非利加大陸在第十九世紀被探險，被征服之後，在這地球上，已經沒有不會下手的殖民地的地盤了。這等殖民地的地盤，恰在資本主義最切實地需要作為冷藏箱的殖民地之時，已經消滅了。而這冷藏箱却是散發資本主義的矛盾之灼熱的雲團氣而使之冷卻的東西。世界已經在資本主義的列強之間分割盡了。賊品被分割了之後，祇由用武

力奪取隣接國家所有着的一切的領土這個方法，纔獲得這一切領土。正惟因此，武力在金融資本及產業獨占的時代，成爲有決定的重要性的經濟的要因。資本家的國家，只有依賴武力，方能防衛自己的領地與獲得新領土。一國對於他國之通商條約，果對於強國之資本家有利與否這件事，及後者（他國）果能用禁止關稅（註一）去抵制外國底競爭而擁護內國市場與否，完全依存於該國之武力。

（註一）例如在日俄戰爭當時，俄國有着弱點這件事，使俄國不得不同意那種通商條約——即對於德國有利而對於俄國則爲破產的通商條約。

搾取時常不能離開戰爭，搾取者常爲保護並擴大搾取之分野而輸送被搾取者到戰場去。不過金融資本的時代，格外是國民經濟之真實的軍事的復活之時代。軍事的產業諸部門（武器，爆發物，槍彈之製造，軍艦，飛行船及飛行機之製造）具有特殊的意義。幾百萬的勞動者和農民，經常武裝着。巨大的金額爲維持軍隊而被消費着。無論那一個產業部門，其技術總沒有像軍事事業那樣

有巨大的發展。不過，這是不足驚恐的；因為產業方面，祇不過實施有利可圖的新事業（參照四十八節），然在軍事的事業上，則凡是可使關於破壞及毀滅的「勞動」底生產力增大起來的新機軸，是毫無躊躇地被適用着之故。武裝底方法，軍艦底建造等，急速地變化着。昨日還是最新的技術的東西，到今日早已變爲老朽無用的贅物了……。

軍事產業之過度的增大，從戰爭底威脅這個結果而變爲製造戰爭之一個原因。我們已就重工業一般之好戰性的原因說過了。軍事工業底好戰性，更能明白的理解。一切軍事上的動亂，對於軍事工業預約莫大的利益，而且這軍事工業，勾通可用金錢去操縱的國家機關和出版物，企圖掀起一切軍事的火燄而使之爆發出來。

金融資本底時代，是世界經濟之種族的產兒時之陣痛時代。完全統一的世界經濟之技術上的前提，早已出現於表面了。但是，統一的世界經濟之組織，

因交換矛盾之結果，在交換社會中可說是不可能的。嘉答爾化的過程，既然不能到達終局（即單一的嘉答爾），則不僅不能減少恐慌之可能性，反使之增大起來。因為恐慌之一切原因，還在很鞏固的規模上殘存着故。實際上，在金融資本底時代，世界的恐慌之間所存在的間隔，不曾增大而且減短着。世界經濟底統一，表現於充滿着世界戰爭底危機及在戰爭之際，個個的國家之間沒有可以擱止戰爭的障壁這些事業之中；所以戰爭一旦開火，勢必牽連全世界無疑。

在金融資本底時代，企圖獲得世界霸權已成爲一般的目標。不能使國家的經濟變爲世界經濟之有機的一部分，這件事誘起使世界經濟從屬於國家經濟之希望。強大的諸國家裏，實行強奪世界（帝國主義）的政策，而各國各爲自己遂行着這一政策。極少數的國家，結合於強大的同盟國之中。帝國主義爲金融資本及產業獨占底時代之最顯著的特徵，所以可把這全時代叫做帝國主義的時代。

照列甯底定義，那確立獨占與金融資本底統治，資本輸出具有重要的意義，國際托辣斯開始了世界分割，且最強大的資本主義的諸國家已經完成了分割全地球之全領土，在這個發展階段的資本主義，就是帝國主義。

在帝國主義的時代，一系列的產業恐慌，必須依賴世界戰爭這個災禍，纔能終熄。這樣的世界戰爭，曾在一九一四年爆發過。

第七十三節 資本主義底崩潰

世界戰爭，在其本身的破壞力講，比從法蘭西大革命到這次的世界大戰為止的一切戰爭之總破壞力，還更強大些。在一九一三年之末，歐羅巴曾有四億百萬人的人口。在正常的條件之下，則歐羅巴的人口到一九一九年的中葉，必能增加到四億二千四百萬人。然而實際上，那時候祇有三億八千九百萬人。若人們注意到即死在戰場上及因傷致死的人數也不下一千萬人這件事，則這一損

先是不必驚恐了。從一七九三年至一九〇五年爲止的一切戰爭，祇出了四百萬多些的戰死者之總數。充分相當於技術所達到的進步之破壞的能率，是澈底地被施行了。被破壞了的鐵路路線，都已崩潰，森林叢被砍倒，耕田遍掘了塹壕，而在此塹壕之下，却建築了水泥造成的市街。若以金錢來計算，則這一戰爭消費了三千七百八十億盧布；即比從一七九三年到一九〇五年的一切戰爭所消費的總和，還要超過九倍之多。

資本主義已不能耐久了。戰爭中所展開的破壞力，因資本主義底矛盾之賜，却比資本主義自身還更強有力了。當戰爭還未終熄之前，資本主義的連鎖，像其他一切連鎖一樣，其最微弱的連鎖之一，即在俄羅斯，已被切斷了。俄羅斯的勞動者階級，將權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從一系列的交戰國中脫退出來了。無論產業恐慌自身具有破壞一切的破壞力，可是牠往往能掃清那舊積在資本家的經濟的機構上的塵埃，而開發新的隆盛期的端緒。但是世界戰爭的災

滿，已把這個機構打壞了。不過，這不是說被破壞了的一切物質的價值，沒有復活的可能性。在近代的技術之下，這一切東西在不出數年就可復興的。世界戰爭所造就的狀態，對於人類雖不是致命的狀態，然而對於資本主義確是最後的絕路。

世界的資本不得不實行企圖粉碎俄國勞動者階級底權力了。然而聯合國諸國，沒有這種力量了。因為這等國家不能把自國的勞苦羣衆，驅使出來去進攻勞動者和農民的共和國。於是他們祇得在白色將軍及波蘭貴族們和蘇俄鬥爭之時，爲援助他們而浪費了莫大的手段。要把俄羅斯從全世界分離開來的這個企圖，給與資本家諸國的經濟之打擊，比給與蘇俄的，還要大些。沒有俄國的穀物，森林，亞麻，大麻及皮革，英國是立脚不住的，這猶如俄國沒有英國或美國的機械，不能立脚住一樣。資本主義在與生產關係之新形態作鬥爭之時，不得不承認其自己之無力了。於是生產關係之這個新的形態，代替資本主義而出

現了。

資本主義在解決關於莫大的戰費賠償這問題（賠償問題）上，完全曝露了其無力。被浪費了的金錢，必須有人去支付。現實的資本之一定單位盧布，不問從何處借來的款，或已變為火藥之煙，都要以擬制資本的形態或以國債的形態，繼續存在的。但對牠必須支付利子，且早晚必須償還。無論戰敗國底貸金業等願與不願，他們對於以本國的本位制所發行的，而為他們所有的債券，事實上不得不同意其廢棄了。例如德國因馬克下落之賜，現在能以數個金元，就可支付軍事並鐵路借款上所負的自己的一切債務，及戰爭終熄之時所蓄積的抵當證書（千五百億馬克）了吧。戰勝國方面，問題是不同的。他們這些國家底莫大的內外的負債，依舊保持着。法蘭西，白耳義，義大利既向英國借了款，又和英國一起向美國借款着。一九二一年之中期，聯合諸國底相互負債的書面如下：

各國對美國的借款(單位百萬金盧布)

英國	九二六二
法蘭西	七二二八
義大利	三三一八
坎拿大	一三九四
白耳義	九六四
俄羅斯	五三〇
墨西哥	五七〇
波蘭	二七二
日本	二一六
捷古斯拉夫國	一八二
智利	一七八

賽爾比亞與然成底義主本賽

合計	二三九二〇
各國對於英國的借款(單位百萬金盧布)	
俄羅斯	五八一四
法西蘭	五五七〇
義大利	四七六八
白耳義	九四四
	九〇
賽爾比亞	二二一
以上各同盟合計	一七二〇七
澳洲	九〇〇
紐錫蘭	二九六
坎拿大	一三八

差 費 學 入 門

南非洲

五五

以上一切殖民地合計一二七九

總計一八四八六〇

(對於法國的借款(單位百萬金盧布))

俄羅斯

二二二九

白耳義

一一二七

巨果斯拉夫

五七五

羅馬尼亞

四一〇

波蘭

四〇〇

希臘

三四〇

捷克斯拉夫

一〇四

合計四八八五

這一切債務支付底源泉，只有依靠德國之支付賠償金。對於保着殘喘的奧國，爲使牠將來有支付可能性起見，聯合諸國，現在還需借款給牠，使其得以支撐下去。

依凡爾賽講和條約，從德國掠取了愛爾薩斯，羅倫，煤炭豐富的薩爾地域，煤炭與鐵豐富的上部修列齊亞之大部分及東西普魯士之一部分。德國所有的一切殖民地（約三百萬平方哩囉米突）都被沒收而分割於聯合國各國之間。德國被強制的讓渡一切所有的商船，大多數的車輛，機關車及其他鐵路用的材料，且每月被強制的交付多量的煤炭業並化學工業底生產物。除全部沒收以上所說的一切之外，聯合國更向德國要求每年支付巨額之金，（二十億的現金及德國所輸出的總商品價值之百分之二六。而且支付總額是被漸次增加的），作爲利子與返還賠償金底支付。此項賠款總額，相當於千三百二十億金馬克。聯合諸國，對於這個總額，一點不許讓步。因爲他們自己的費用非常浩大之故

（聯合諸國底軍事費，已達二千五百二十億盧布）。完全疲憊已極的德意志，無論如何不能支付這樣大的總額。所以德國資本家們，雖有「社會主義者」參加着政府，把租稅的全重壓堅決的課負在勞動者羣衆底肩上。法蘭西因為德國不能勵行支付，占領了德國重產業的中心地——魯爾地域。……於是發生了消極的對抗（作爲向法蘭西的稅抗，把魯爾地方的工業底作業停止了）。爲助長消極的對抗，德國會消費了巨額的金錢，然這些大抵是進了資本家底私囊。後來這一企圖歸於失敗，且使德國的經濟，根本地發生了動搖。國民大衆嘗着未曾有的貧窮和飢餓。這些就是德國所陷入的絕境，同樣也是其追求者所陷入的絕境。

同時，戰勝國之中，卻成熟着爲獲得太平洋上的霸權之新的衝突。在殖民地方面，爲反抗外國並內國資本底權力而發展着勞苦羣衆之深刻的運動。美國大總統威爾遜氏，在凡爾賽條約締結之前所聲述的軍備全廢，已被強力的武裝建造軍艦及航空機關所替代了。從前，人們都以德國爲軍國主義之唯一的罪人。

現在軍國主義的強國德意志，已經不見存在了（德國沒有保持十萬人以上的陸軍之權利），但軍國主義却愈益強大着。資本主義自身的矛盾愈錯綜紛紜，則愈成爲好戰性的，且愈促進其自己之終局的破滅。

第七十四節 蘇維埃俄羅斯·國家資本主義·共產主義

若清楚地觀察了資本主義的事實，則很容易能夠預見：怎麼樣形態的生產關係必須替代資本主義而發生出來這件事。資本底集積，是和生產底集積，因而和無產階級底集積，伴隨而起的。技術底進步祇不過增加失業者軍與貧窮的勞動者軍而已。無產階級底結合，隨他們對於搾取者底憎惡之增大而增大下去；他們底自覺與組織上的教練，也日見增大。同時，生產依靠資本家底個人的企業心與創意性的事，也漸次地減少起來了。活動而好於企業的階級，往往變成而爲寄生蟲的貸金業。如我們所既知的，資本主義在其成熟的時代，已從

促進生產力發展底發動機這個機能，變成而為阻礙牠底發展止動機了。衰微了的經濟制度為繼續地存續起見，單靠勞動者底血汗已經不充分了。因此，還需牠們在帝國主義戰爭中流出血海。

在資本主義遭遇到這個絕對沒有出路的時候，無產階級不得不從生產界放逐那妨害生產底發展的障礙物，資本主義，且必須奪取經濟組織體在自己的掌中。俄國的無產階級，這樣做了。我們不由得不預想，在最近的將來，因賠償問題而到無路可走的德國底無產階級，也必這樣做吧。

無產階級把生產手段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專心一意地保持走向共產主義去的路徑。保持走向沒有榨取的，單一的全世界的計劃經濟去的路徑。共產主義不知道什麼市場及貨幣，也不知道什麼商品。牠是巨大的單一的合作社，一切社員，除幼兒與病人之外，都參與生產，且一切社員，沒有例外的，都以同等的權利去參與消費。生產與消費之間間隙，在這裏已經消滅了。社會為集團

地從事生產而集團地消費，且爲集團地消費而從事集團地生產；生產與消費，合流在統一的再生產過程之上。

對於利潤之渴望，已不是生產底原動力了，生產本身的利害關係，成爲生產底原動力。只有在沒有階級的共產主義的社會這個條件之下，現代一切技術上的可能性，方能發揮其完全的存存意義。生產過程，除實現已經到達了的可能性之外，更必須開拓新的可能性。而這些新的可能性之程度與意義，我們現在是很難想像得來的。

但是，在脫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裏，在勞動者階級奪取經濟的並政治的權力時機與共產主義完全見於實現之間，必有一個多少長期間的過渡期存在。所謂共產主義，就是世界經濟底組織形態，且牠只有在完全廢除了資本底權力之時，纔能完全實現。然而，在舊的資本家的諸國中，勞動者階級底勝利，在世界的社會主義的革命之第一期，要遭逢大的障礙。像勞動組合貴族過

着比較良好的生活一樣，勞動者階級底上層部分，一切熟練勞動者，製作人等也過着比較優裕的生活；因為舊的資本家的國家底資本家們，能夠把從自國及殖民地的廣大的勞動者羣衆搾取來的一部分殘餘，給與勞動者階級底上層部分。可是現在這等上層部分，也已經不能分得些殘肴了；他們於是也夢想共產主義，這是不足奇怪的，不過他們是並不着急的。勞動組合底機關，適合於合法的活動，即適合於爲獲得五課貝克或十課貝克而去鬥爭的；因此，要牠轉移到革命的軌道去是很困難。於是，那阻止勞動者羣衆之革命的鬥爭的社會妥協主義，便應運而生。社會妥協主義者，在勞動者羣衆作激烈的革命的鬥爭之際，便成爲資本底僕婦，便成爲勞動者階級之最危險的友人。

正惟因此，革命的火焰，最初的第一次，便在落後的國家俄羅斯中發燒出來。反抗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的革命，是從歐洲的西部進向東部的（英國，法國，德國以及於俄國）。反抗資產階級的勞動者階級的革命，將從東方向西方

進行。恐怕，繼俄國之後的，也輪到被逼的無路可走的德國身上吧。因為德國在這個絕境之中，除了社會主義的革命以外，再沒有其他的出路故。若原料豐富的俄羅斯與技術上高度地發達了的德意志，廢除了資本金底羈絆之後而互相團結，則必成爲未曾有的強有力的經濟的統一。這時候，至少在歐羅巴中，資本將被無產階級的政權之國家所包圍了。勞動者階級底權力，沿着地球之表面而愈廣泛地普及起來，則資本主義底生活能力，愈見困難，而革命也將從這國到那國而急速地蔓延下去吧。我們雖然不能正確地預見革命底路程進行圖，但是打破母國底經濟生活的一切基礎的殖民地並半殖民地的東方革命，必定會演很大的任務，這是毫無疑問的。

無論如何，某程度的過渡期是不可避免的。且這不僅是無產階級的政權國與資本主義諸國間的鬥爭期間，並且是這等國家底共存的期間。因爲不得和資本主義的諸國家共存下去的結果——且有與這等資本家的諸國家保持經濟的關

備之必要——無產階級底國家，不能在自己的經濟中，把交換價值要素一次地磨
 際乾淨。這個過渡期，不僅在國際的規模上的資本主義對共產主義底鬥爭的期
 間，而且也是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的國家內部的資本主義對共產主義底鬥爭的
 期間。在過渡期中，共產主義不僅要擴大下去，而且還會深刻化。牠將完成資
 本主義所未完成的生產底集積，而吸引農民及小規模生產者羣衆到共產主義的
 建設來。

現在蘇維埃俄羅斯，正沿着這個路程進行着。俄國的無產階級政權存在底
 最初三年間，是『戰時共產主義』的時代。其沒收資產階級底全財產及集中產業
 到蘇維埃政權所有去的方法，是這樣的：即第一使階級的敵人完全拋棄其經濟
 生活底操縱權，並必須沒收了他們與革命作鬥爭時所使用的（且使用過的）一切
 物質的材料，第二，一切戰線上實行的戰爭，使國家的一切物資有集中於勞
 農政府底掌中之必要（註一）。

(註一)產業底國有化與國家底軍國主義化相一致的。

在擊碎了資產階級底軍事的敵對行動之後開始了新經濟政策的時代。牠是一面採取交換經濟本身底方法(手段)，同時是交換經濟起變化的時代。

集中在勞農政權底手中的大產業和運輸，復轉移^到經濟交易，即移到買賣的原則去了。在第二位的產業部門上，小企業便貸借給個人。若蘇維埃俄羅斯底利害關係，認為有必要之時，則將利權貸借給外國的資本家。即以生產物底一部分付給國家，且限定幾年以後，將企業全部移歸國家為條件，而賦與創設企業之權利。

對於中農經營及手工業，則勵行種種的支持方法(與農村結合)。因為在戰時底破壞，未曾全部復興之前，且國家之電氣化，產業之完全的集積，與夫農業之向最便利的形態去的轉移，凡此一切問題未曾解決之前，九千萬農民的生活，對於蘇維埃共和國聯盟底經濟，實具有決定的意義。實施市場底合法化

(商業底自由)，以代替戰時時代之照票分配的制度(註一)。不過，這件事和交換社會底真髓的市場，是完全不同其趨的。和真實的商品運動相平行的，這裏已經有由一生產階段到他的階段的國營產業生產物底運動實行着。而這一運動，只不過表面地蒙着商品運動假面具而已。如果國營鐵路從國營的炭礦，購入煤炭，或國營炭礦從國營的機械製造工廠，購入機械，則我們必須條件的去理解這個賣買。因為購買者和販賣者，同一是國家本身故。國營的生產物，這時候，條件地取着商品形態。但是，這生產物底購買者為個人之時，便成為真實的商品。國家不僅僅作為生產者而出現於市場，而且作為商人，出現於市場。國營企業，在其與個人的企業家作競爭的過程裏，在資本從前不可分地流治着的場所——市場——上，學得征服資本之方法。國營企業之向托辣斯、新地嘉特的結合(參看第十五節)，以及國營股份公司，同樣是條件的所有者。在牠們管理下的生產手段與生產物，可作為資本看待；而關於其行動之得失，則可

依據平均的利益和損失來下判斷。轉移到勞動者階級手中的生產手段之一切結合物，都取着國家資本這個形態。

(註一)在戰時這個條件之下，這種制度是被一系列的資本家的國家所採用過的。

國家資本主義，在資本家的諸國中看得到的。這種國家主義，一方面在有純粹的國營運輸業和產業及混合型的股份公司（即公司之股票之一部分，為國家所有的）在存之時，發現出來，他方面在國家限制個人企業之若干的自由，使這些企業實行國家所必要的生產綱領之時，也要發現出來。國家資本主義，在世界戰爭中，尤其在資本家的諸國內風靡一時。那時候，多數的產業部門被軍國主義化了；其他的產業部門，在生產底問題並生產物底分配問題上（如世界戰爭中的沙皇俄羅斯的軍事產業委員會），蒙受了國家之某程度的計劃的干涉。但是，西歐羅巴的國家資本主義之意義和新經濟政策之間，却有如次的不同之點：即在前者的場合，擯取者階級，即在自己的階級的機關國家名義下之

生產手段底所有者階級，管理着產業；而在俄羅斯呢，則運輸和大規模產業都掌握在無產階級底手中。西歐的國家資本主義，是以鞏固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爲目的，然而新經濟政策，是以廢除資本主義爲目的；所以，蘇維埃俄羅斯的經濟，能夠漸次地增大計劃的基礎。國家之援助產業，其目標不在於以短期或長期的借貸這形態，而投資到容易收獲最大利潤的產業部門去，却在於投資到有必要於共產主義的建設之發展那樣部門去（燃料，金屬，電力〔註一〕）。產業各部門底生產計劃要經過特殊計劃委員會（國家計劃委員會）之審議，並經過勞動保護評議會之確認。由此可以達到資本家的經濟所不可能的，某程度的生產上的平衡，外國貿易，全部集中在國家底掌中。國家統制輸出入；而依此而統制着國家底經濟生活。

（註一）現在正研究並執着地實行着產業，運輸，農業之電力使用之漸進的轉移計劃。

俄羅斯產業增大之疾患中之一，有現在所謂剪刀這東西。這剪刀就是比較

戰前的關係，農業生產物的價格與產業生產物的價格之間所存在的間隔。剪刀底間隔，至一九二三年之終，擴大到可驚的程度。工業品底價格因這樣的（即建築物及機械不曾修理，熱練勞動力之不足）的主要原因，比農產物底價格本來不得不高百分之六〇，但實際却騰貴到二，三倍之多。產業方面發生這種剪刀之原因，在於多大的浪費（不利益的支出）。而國營企業呢，有幾分是以增大自己的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為目的，有幾分是因行政機關並商業機關之不馴熟，其結果，總使自己商品底價格騰貴了。這裏，信用之昂騰（高率的利子）也演着脚色。信用昂騰之原因，在於我們俄羅斯之二重本位制之不完全。農業方面發生這剪刀的原因，一部分是因輸出農產物到外國去這件事（因國內保持着穀物之高率的價格之結果），還不是十分圓滑無阻，一部分是因俄羅斯農民經營之不振，因而不能順應市場底要求，且不能將利益不多的植物的生產物，轉移到較為有利的生產物去，或因不能把植物的生產物，由牧畜業之援助，而使

之變為乳及肉的生產物。國營產業底商品購買，在國家之主要的購買者農民無力購買之時，便因「剪刀」之結果而發生銷路之困難。但是，我們可由此來說明經濟上的計劃的基礎之意義。於是，實行物價之計劃的統制，和使商業機關並產業管理機關純化起來而去壓縮這剪刀的企圖。現在（一九二四年之初）所達成的結果，有很可以滿足的成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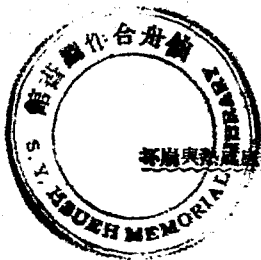
如上所說，蘇維埃經濟，是以市場的關係來廢止市場關係的。國家底運輸及燃料經濟，已被恢復，農業差不多達到了戰前的生產力，且我們的冶金術已經正常的復興了的現在，我們俄羅斯的生產，在最近數個年間，會到達戰前的水準，不，將跨駕而上之吧，這是可以確信來說的，（事實上，現在蘇俄的五年計劃之實施，其成績之良好，實足驚人，讀者可找各種介紹五年計劃的雜誌或書籍，便可明白——譯者）。此後，在完成了關於電氣化這個最重要的事業之時，則我們俄羅斯的生產規模，必會達到計劃的基礎終局地戰取克服市場的

自然成長性之勝利吧。

要約

- 一 競爭戰之結果所起的產業之集積，自十九世紀最後的二十五年間以來，又由嘉答爾化（企業之結合於嘉答爾，新地開特及托辣斯）即方法的集積而補充着。
- 二 股份的資本形態和信用機關（銀行）之影響，特別助成了產業之嘉答爾化，而這等信用機關，這時候，結合而成爲同樣大規模的康翠爾。
- 三 信用資本，在產業嘉答爾化的期間，漸次與商工業資本相結合，而形成單一的金融資本。
- 四 產業之嘉答爾化並信用資本之與商工業的結合，不僅不能緩和資本家的社會之矛盾，反使之尖銳化。

- 五 個個企業之競爭，被巨大的托辣斯及康翠爾之相互間的競爭所代替着。
- 六 股份公司創設之初期，資本之非個人的性質這個特徵，被少數的十億長者對於世界之經濟生活之霸權所替代了。
- 七 失業和勞動者羣衆之窮困底增大，是和資本威力底增大相平行的。
- 八 國內市場底限度與大量生產規模間所存在的矛盾，商品及資本之輸出，成爲資本家的國家非常重大的問題。
- 九 爲獲得殖民地並半殖民地之尖銳化的鬥爭，使巨大的武裝有必要，使資本家的諸國家經濟，變質而成爲軍國主義的了。
- 十 確立了獨占與金融資本底統治，資本輸出有重要的意義，開始國際托辣斯之世界分割，且最強的資本主義的諸國家，已經完成了地球上的全領土之分割，在這一發展階段的資本主義，便是稱爲帝國主義的階段的東西。



資本主義與崩潰

十一 帝國主義的時代，成熟着全世界的戰爭之危機。到這時候，沒有榨取

的經濟之意識的組織，達成了某程度之成熟；即在一方，有生產之集積，在他方，有無產階級之集積及組織化。因此，全世界的戰爭之危機，由勞動者階級為經濟的解放而實行公開的鬥爭來完結（社會主義革命）

十二 社會主義革命使交換，生產之無政府狀態及社會的階級的差別歸於廢除。無政府的資本家的經濟，被組織的共產主義的經濟所代替。

十三 資本主義之崩壞與共產主義之實現之間，必有某期間的過渡期存在。而在這過渡期之期間中，掌握政權在手中的勞動者階級，用革命這個方法，使資本家的經濟變為共產主義的經濟。

· 經濟學名著 ·

政治經濟學批判

馬克斯著
郭沫若譯

實價
八角

本書是馬克斯一生的傑作，也就是資本論的前篇，當他寫完了本書，才覺悟有寫資本論必要。所以凡研究馬克思主義者，研究經濟學者，同時研究資本論者，本書是絕不可少的讀本。本書由郭先生譯後，風行一時，但因過去特殊環境，被毀絕版，今再重排以餉讀者。

經濟學入門

作者 米哈列夫斯基

譯者 朱鏡我

出版者 言行出版社

總經理 神州國光社

上海福州路392弄4號

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再版

